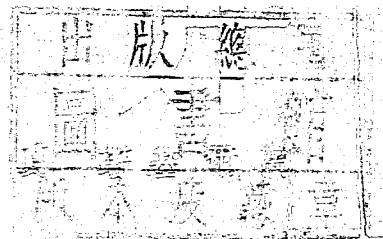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879.57

643-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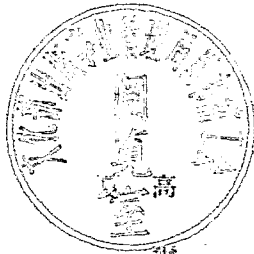
(7-5)210



3 0617 5831 8

奸

細



附

訂 基
譯 著

五
97
木道

~~20081~~

29051

埃夫賽·格林科夫四歲的時候，他的父親就被管山的鎗斃。七歲的時候，他母親正在收獲的當兒，突然的
死在田裏。因為這種死法太奇突了，所以埃夫賽看見了死尸，也不覺得害怕。

鐵匠彼得伯父，撫着他的頭髮說：

「那麼，怎麼辦？」

埃夫賽很胆小地望着他母親的尸骸，低聲的回答：

「我也不知道。」

鐵匠用袖子揩了揩汗，暫時沉默了一回，立刻就將他姪兒埃夫賽推開。

「啊，你是老太爺！」

從此之後，附近的孩子們就將「老太爺」當做他的綽號。這個名稱，和他非常相稱。因為他生得短小，舉動
也很緩慢，聲音很低，在他粗糙不平的臉上，突出了鳥嘴一樣的一個鼻子。全沒神氣的圓眼，非常慌張地運動着。

薄的絲線一般的頭髮，毛茸茸地長着。在學校裏，同伴們取笑他，或者用棒槌打他，他的那副貓頭鳥一般的嘴臉，確是足以使其他壯健的孩子們不高興的。

他總是孤獨無伴，獨自地坐在牆角下面，或者睜着眼睛望人，或者閉了眼睛，好像瞎子一樣的搖着他瘦弱的身體。在他伯父家裏，他也是儘可能的避開旁人，使別人不注意他。這一件事，大約是很費心機的事情。因為每逢中飯和夜飯的時候，他還是非和大家碰見不可。當他坐上桌子的時候，伯父的小兒子，長得胖胖的那個血色很好的孩子，總要想出種種法子來和他取笑。他裝着鬼臉，伸着舌頭，或者從桌子下面去抓他踢他。但是，這種法子，不能常常使大家開心，有時候，反而因為發痛，使他彎着身體，變了臉色，或者甚至於驚惶得跌下了手裏的瓢羹。

『爲什麼，老太爺！』伯父彼得問他。

『耶希加抓我！』他一點怨意也沒有地回答。伯父不是在耶希加頭上重重的打個栗爆，便是狠狠地扭他一把頭髮。但是，阿伽菲耶伯母，却總要蹙起了嘴巴，噁噁咕咕地生氣。

『啣說謊！』

後來，耶希加生氣來，將他按倒在牆角下面，重重的打了一頓。

埃夫賽知道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所以做夢也不想抵抗一下。因為假使伯父打了兒子，那麼伯母便會

重重的加了利錢，再在姪兒身上打還。那種打法，比耶希加的更加難當，所以每逢耶希加尋事的時候，他總是倒在地上，縮攏了腳，儘可能地將肚子貼在地板上，面或者將身體縮成一塊，兩手捧住了頭，用背脊去承受他弟弟的打踢。不過，他愈加忍耐地忍受，耶希加便會格外的覺得生氣，有時候，甚至於反而使他哭泣。有時候，一面哭，一面帶怒地喊叫。

『畜生，喊一下吧！』

有一次，埃夫賽拾了一塊蹄鐵，他便將它給了從弟。當然，即使不給給他，他也一定要來奪的。當埃夫賽將蹄鐵給他的時候，他放低了聲音，溫和地說：

『方才對不住了！很痛吧！』

『可不是嗎，怪痛的。』埃夫賽回答。耶希加似乎很爲難地搔着頭髮，歪着頭躊躇一下，低聲地說：

『就會好的。』

這句話，使埃夫賽感動起來，他很高興地反復一句。

『唔，就會好吧！』

埃夫賽記得，從前看見過女巡禮人用藥麻揉擦她麻木了的兩腳，所以，他也用藥麻在他傷痕上擦了一下。後來，果然覺得有點效驗。於是，每逢被打的時候，他便去尋覓這種大家討厭的藥草。

在學校裏，他的記性很壞，因為恐怕被人欺負，所以不時的提心吊胆。被人打了，他無從學校悄悄的回來，因為他着打的那種情形，明白地映在別人眼裏，所以碰見了他，別的孩子便會不知不覺的舉起手來。

因為埃夫賽能够用男高音唱歌了，所以先生將他採用做教會裏面的合唱隊員。因此他在家裏的時候可以減少，但是碰到唱歌練習生們的時候，還是受到比耶希加更利害的欺負。古舊的木造教堂，他覺得非常合宜。教堂裏面有許多陰暗的小屋，在那裏，他感到了溫柔的，好像魔術一般的誘惑。在這種屋子裏面，他好像感到了一種母親在，日曾經身受過的那種非常異樣的事情。

因為長時期的煤煙，聖像完全變了黑色。聖者的那種嚴肅的容貌，使埃夫賽想起了滿臉鬍鬚的彼得伯父。在教堂大門旁邊，掛着一張聖者接住了惡魔毆打着的圖畫。聖者顏色很黑，身材很高，兩手非常的高舉，好像火一般的鮮紅，身體很瘦，好像一隻小小的山羊。最初，埃夫賽努力地想要不看圖畫。因為那種樣子使他不快。有時候，甚至於想要吐他一口口水。但是，過了幾時，漸漸的覺得這個小小的惡魔，有些可憐起來。一個人都沒有的時候，他很想在這個山羊頭上，輕輕的撫弄一下。在他心裏，油然湧出了憐慈的感情。

他歡喜教堂的一個理由，就是因為不論怎樣的人物，譬如村坊上最難對付的人們，祇要一到教堂裏面，他便會立刻變成了靜肅和謙遜的原故。

埃夫賽害怕很高的聲音，看見了生氣的样子和罵人的情形，他便很快的逃走。有一天他看見幾個農夫高

聲的爭吵，過了一回，忽然的扭打起來。其中一個，舉起棒來，打了其他一個。聽見了怒喊的聲音，人們都跑出來，突夫被人一推，一交跌在水槽裏面。當他爬起來的時候，臉上淌着鮮血的那個巨大的農夫，揮着拳頭，向着他的面前趕來，因為那種樣子過分的可怕。他就大聲的哭了出來。好像，被人推進了黢黑的地窖，後來有人在他臉上潑了冷水，好容易方才甦醒轉來。

此外，他還怕醉鬼。這是因為他母親在日，曾經和他說過惡魔住在醉鬼肚裏的原故。這位「老太爺」心裏，以為惡魔這種東西，是像刺蝟一般的兇險，青蛙一般的滑膩，生着狐狸一般的綠眼，而且常常潛入人們身體，煽動人家胡鬧的東西。

教會裏面，在他看來還有種種合意的事情。和平，安謐，而且愛戀。此外，人們對於他的唱歌，也常常稱讚。當他不用樂譜而唱歌的時候，他總是緊緊地閉着眼睛。當他那種好聽的，如泣如訴的聲音，混在別人聲音裏面，一點也分別不出各人的音調的時候，他覺得自己已經完全消去，而陶醉在甜蜜的微睡裏。

他想，這種夢幻狀態，可以使他從地上飛升起來，而漸次的接近那和平的世界。夢一般的想像，在他心裏來往，於是他便去問他伯父。

「伯伯人類這樣東西，能够不被別人看見地走到別的地方去嗎？能够不被人家看見，而自己看見別的東西嗎？」

「不被人家看見，」鐵匠這樣的問，暫時想了一下，回答道：「那可辦不到啊！」

自從村上的孩子們也將他叫做「老太爺」之後，伯父便將他叫做「沒爺娘的。」這位鐵匠，也是一個不很平常的人物，他不鬧酒，也不生氣。在街上走路的時候，他常常除了鴨舌帽子，拿在手裏揮着，嘴裏哼着聲音很高而又似乎憂鬱的山歌，一邊搖頭，一邊流淚。

埃夫賽心裏，以為伯父是個村上最聰明而善良的男子。因此，不論什麼事情，他都想對他公開。伯父總是含着微笑，但是決不發出笑聲。在鐵匠作裏面的時候，他常常好像全不注意埃夫賽的存在，而獨自的自言自語起來。對於這種事情，埃夫賽覺得非常的歡喜。伯父好像和人討論，又像和人談話。「畜生！」他常常這樣高聲地喊，他決不在和別人生氣。

「吃不飽的狗子！我不做，立刻便會餓死！真沒味！世界上什麼希望也沒有了！」

伯父這樣高聲地獨語的時候，埃夫賽總以為他在和些什麼眼看不見的人物談話有一次，他問：

「和誰說，伯伯！」

「和誰說？」他頭也不回地回答，過了一會，笑着說：

「我在和我的那種蠢事談話呀！」

埃夫賽不常和伯父談話。鐵匠作裏面，不認識的人們很多，而且，胖得陀螺一般的耶希加，常常的混在裏面，

發出很響的喊聲，用煤灰去掩蓋那些石灰的爆裂，所以每逢耶休加在裏面的時候，埃夫賽總是悄悄的走開。

鐵匠作在一處很深的谷間盡頭，每逢春夏或者秋天，埃夫賽總是躲在楊柳樹下消閒，豁谷好像教會一般的安靜，而且是非常的和平，小鳥不斷的鳴着，蜜蜂發出了嗡嗡的聲音，他坐在樹下，靜着的搖着身體，閉了眼睛，好像在想什麼事情，有時候，在樹林裏面走走，戴着耳朵聽那鐵匠作裏的聲音，好容易知道了裏面祇剩伯父一個，他方纔大胆地跑進門去。

「唔，波爺娘的」伯父裏着他濕潤了眼淚的小眼，對他招呼。

有一次，埃夫賽問他伯父：

「惡魔能不能在碗上混進教會裏去？」

鐵匠想了一下，回答他說：

「不會不能吧，不論什麼地方，他都能去的，這一點事情，在他是不算一回事吧！」

孩子聳着肩膀，好像打探一般的用眼睛望四周看了一下。

「用不着害怕的，惡魔算得什麼呢？」伯父鼓勵他說。

於是，埃夫賽喘了口氣，低聲地說：

「一點也不怕！」

「他不會來欺負你的。」鐵匠用力的說了，用他黝黑的手掌擦了一下眼睛，
過了一會，埃夫賽問：

「那麼，上帝怎樣？」

「上帝。」

「爲什麼上帝會讓惡魔走進教會去呢？」

「這是什麼話呢？上帝又不是教會的門房。」

「可是，上帝不是住在教會裏面嗎？」

「上帝，上帝是除出教會之外什麼地方都可以住的，教會是爲着人而建造的。」

「那麼，人們爲什麼要住在教會裏？」

「在那裏，人們大概做着各種的事吧。沒有人，不是什麼都辦不成嗎？」

「那麼，人們是爲着上帝而活着的嗎？」

鐵匠從側面望着他的姪兒，回答他說：

「當然。」

他在圍裙上面揩了揩手，望着爐火，繼續說：

『我不懂這些事情。你去問問先生吧，或許，問問牧師。』

埃夫賽用袖子揩了一揩鼻子，說：

『我，怕這些人呢。』

『那麼，不管這些事，不是很好嗎？』伯父擺着很認真的臉，和他說。『你年紀還小，所以你祇要好好的玩着，弄好自己的身體。要生活，身體第一件要緊。——你要去做工，非將身體弄好不行。像你這樣的身體，或許會死掉的！什麼上帝的事情——我是不懂的！』

眼睛望着爐火，伯父暫時的思想了一下。過了一下，才又斷斷續續地說：

『一方面說來，——一方面的是什麼都看不見，——什麼都不知道。什麼事情，都要用自己的聰明去想出來的。說起來……』

他四面望了一下，對着牆角邊的孩子，高聲的喊：

『還在這裏鬼混幹嗎？滾出去玩吧！』

埃夫賽偷偷摸摸的走了出去，——於是鐵匠立刻從後面喊：

『火花飛進眼裏，立刻會變瞎眼，——獨眼龍，那是誰都討厭的！』

母親活着的時候，埃夫賽也會常常聽過童話。那是隆冬的晚上，——雪珠打在小屋的壁上；狂風吹進煙窗，

發出了一種啜泣一般的聲音。她用微弱而催人入睡的聲調，講給他聽。故事常常中斷，有時候情節混亂，有時候同樣的事情講了幾遍。在小孩子看來，覺得她的說話雖則不很明白，但是在黑暗裏面好像有些什麼映在他的面前，和彼得伯父談話的時候，他也想起了母親的事情。鐵匠彼得，在他面前的火爐裏面，也好像可以看見了上帝，惡魔，和可怕的人間生活。伯父常常流淚，大約就是這種原故。在埃夫賽心裏，牢牢地記住了伯父所說的事情。在他頭腦裏面，喚起了新的希望。不知不覺之間，他的希望逐漸的強大起來。這種希望和住滿了酒醉鬼，壞女人，和頑皮孩子的村莊生活，完全兩樣在那裏，好像充滿了教會裏面的上帝一般的慈愛和嚴肅。

鐵匠作隔壁，有一個叫做丹妮亞的盲目姑娘。埃夫賽和她，是很好的朋友。他常常和她在村上玩耍，或者和她到山裏遊戲。很不安地帶着眼淚和她談話，在埃夫賽覺得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這兩個孩子的要好，使村裏人注意起來。

大家都很歡喜。但是有一天，那姑娘的母親，跑到彼得伯父那裏來告訴。

「埃夫賽，這東西和丹妮亞說了許多事情，因此，使她完全嚇碎了胆子。現在，那孩子無論如何也不肯獨人住了，晚上，總是哭泣，不睡，或者着魔，或者突然的跳起身來。況且，他所說的，完全是些鬼話！他說了什麼惡魔的事情，說了什麼天上完全黑暗，裏面有個小孔，從那裏可以看見火餓的事情——還有什麼惡魔在火裏跳躍，常常欺負人們……這是什麼話呢？對於這種孩子，爲什麼要講這些話呢？」

「過來！過來！」彼得伯父將女兒喚來，過了許久，埃夫賽方才從牆角裏面出來，於是伯父將手按在孩子頭上，問他：

「你說了那些話？」

「唔。」

「爲什麼說這些？」

「不知道。」

鐵匠順手的用力一推，注視着他的眼睛，用嚴肅的調子說：

「那麼，天上是黑暗的？」

埃夫賽低聲的呻吟了一下。

「唔，可是，那孩子是看不見天空的。」

「誰看不見天？」

「丹妮亞呀。」

「啊啊，對啦。」鐵匠這樣說，暫時想了一下，又問：「那麼，火的事情，從什麼地方想出來的？」

孩子低着頭，說不出來。

『好好的說，我不打你，爲什麼，你胡說八道！』

『可是，因爲那孩子很可憐。』埃夫賽好像耳語一般的說。

鐵匠將埃夫賽輕輕的一推說：

『從此之後不准再和那孩子談話！懂了嗎？……不要你多擔心事！布拉司科維耶太太從此不准他們做朋友了！』

『打他幾下吧！』那姑娘的母親說。『那孩子是決不妨礙他人的，她獨自一個玩耍！——誰都不准去碰她！』

布拉司科維耶回去之後，鐵匠將侄兒帶到天井裏面，問他：

『好，你爲什麼要去恐嚇她，好好的說出來！』

伯父的聲音雖則很低，但是非常的嚴肅。埃夫賽覺得害怕，格格不吐地說明了事情的原委。

『我不去恐嚇她的。不過……她常常嘆息着說：「不論看些什麼，都是完全黑暗！」那麼，你……看起來怎樣呢？』所以，我說了，我們看出來也是很黑暗的。我爲着使她不羨慕我……我是一點也不想去嚇她的。』

他痛苦起來，喘個不住。但是伯父却是靜靜地帶着笑說：

『傻瓜！想一下吧，那孩子是三年之前纔瞎了的。她不是天生的瞎子，她是出痘子的時候才瞎了的。她什麼

都能够回想得出呢！你這傻小子！

「我不傻，她很相信我的話呢。」埃夫賽不服地說着，揩了一下眼淚。

「算了吧，可是以後不准和她玩耍，懂了嗎？」

「懂得了，以後不和她玩了。」

「你哭，——有什麼用呢？你再想起她，我便要打你！」鐵匠拍着孩子的肩膀，帶笑地附加着說：「兩個都是蠢子！」

孩子將頭頂住了伯父的肚子，用抖着的聲音問：

「爲什麼，大家都看不起我？」

「誰知道沒爺娘的！」彼得想了一下，這樣的回答。

埃夫賽因爲從小就受了過分的虐待，所以不知不覺地生出了一種痒痛一般的感情。因爲自己和別人不同，所以別人都要和他爲難，——這種漠然的意識，在他心裏漸次的生長起來。

村莊是在小山上面，河的對面，有個池沼。到了熱天的傍晚，從那裏發出一種蒸熱的紫霧，向着村莊，送出一種溫熱的微風，蚊子的羣集，一陣陣的飛渡過來。因爲這種蚊子，可憐的人們都生了氣，在被刺了的地方，往往壓出了血。晚上，隱約地飛着青色的燐火。據說，這是罪人的游魂，看了燐火，大家都很悲傷，有些，咬了牙齒嘆氣。但是，

對於現在活著的同伴，他們却是一點都沒有慈愛。

不過，他們也會互相協力而獲得了儘快的生活。坎夫善自己曾經看見過這樣的事情。

富農威來田尼科夫發倉，晚上起了火災。坎夫善跑到屋外，爬在柳樹上面，望着起火的地方。張着可怕的火，那個黑色的胴體，搖曳地生着翼翅，好像要望空中飛翔一樣。抬起了火紅地燃燒着的頭，張開了灼熱了的嘴，好像貪食一般的嚼碎了茅草，咬嚼住了樹木。那種黑烟一般的胴體，自由自在的在空中盤旋，罩住了一個個莊莊，鑽進人家屋裏，緊緊地跟隨着從地上燃燒起來的火頭，更加華麗地豎立起來。牠的那個憤激了的嘴巴，愈加貪食般的擴大起來。

在火災前面，人們祇是一些小小的黑點。他們或者澆水，或者折屋有的扯下了屋上的稻草，將牠踏在腳下。於是，劇烈的黑烟噴射起來，迷住了人們的眼睛。大家儘是叫喊他們的呻聲和火聲，前聲善混在一起。黑點似的人們，漸漸的和那個怪物接近。燃燒的火嘴，被那些黑色的生物圍住，好像用一根繩子縛住了怪物的咽喉。這兒那兒地切斷，但是立刻修好，更加緊切的縛在牠的身上。怪物的胴體膨脹起來，好像蛇一般的屈折被人們縛住了的。哥哥拚命的望着空中掙扎，但是，牠的力量已經完了，衰弱起來，咬着牙齒倒在附近的倉庫上面。那茶田，身體漸漸縮小，一點點地分散，終歸逐漸的消滅。

『快啦！』人們互相激勵。

『我去拿水來吧』女人的聲音喊着。

女人們大家排列起來，從火燒場到河邊排成了一條鎖鍊。不認識的人，有親戚關係的人，敵人，友人，大家團結起來，在她們手裏，盛滿了水的水桶不斷地傳遞着。

『快些，師母！快一點吧！』

對於火災鬥爭的時候，能夠看到這樣協同一致的行動，確是非常愉快而值得高興的事情。大家相互的鼓勵，相互的稱讚着各人的靈巧。即使高聲命令的時候，那種態度也是非常和善。在他們喊聲裏面，毫沒有一點惡意。——好像，在火災面前，祇能看到善事一樣。各人，也好像相互的在使人高興。當他們打勝了火災的時候，他們的心臟，都是愉快地興奮起來，他們嘴裏，自然地唱出歌來。這樣，他們對於自己做了的工作，互相說笑，互相歡喜，乃至互相鼓勵。大人爲着增加氣力，喝了一杯火酒，孩子們因爲高興，這裏那裏的跑到了天亮。總而言之，他們都像做夢一般的歡喜，做夢一般的良善。

從他們的言語裏面，埃夫賽不會聽到一句含有惡意的呼喊。同時，從他們表情上面，也不會看到一副含有怨意的容貌。火燒繼續着的當兒，沒有一個人爲着悲苦而哭泣，也沒有一個爲着狂暴而爭鬥。

第二日，埃夫賽對伯父說：

『昨天真是好日子呢！』

『什麼好日子沒爺娘的村坊的一半都燒完了！』

『我在說村坊上的人呢！』孩子說明着：『就是說，伯伯！昨天晚上，村坊上的人們都和陸起來了！可是他們平日真不行呢！祇願他們常常有火燒就得了！』

鐵匠暫時的思想了一下，吃驚一般地問：

『什麼話？你說，村坊上常常要有火災才行！』

他的那雙嚴格的眼睛望着孩子，用指頭威脅着說：

『聽仔細！你這混賬東西！說話要當心！這種傻心思快丟了吧！世界上有常常歡喜火燒的忘八嗎！』

埃夫賽在小學卒業的時候，鐵匠說：

「將你帶到別處去吧。這裏已經沒有你的事了！過幾天，我得到城裏去買一個新的風箱，那時，將你帶去
吧。」

「伯伯自己帶我去。」埃夫賽問。

「對啦！可是，離開這裏，在你怕是很難受吧！」

「哦哦，真的，我不願意離開伯伯呢！」

鐵匠將一塊鐵丟進火裏，用火條攪着煤塊，沈思着說：

「我，可不要你耽心！我是大人，和別人一樣，我是一個老老實實的百姓！」

「伯伯是最好的人呢。」埃夫賽低聲地說。

彼得，伯父，或許不聽見這句說話，所以毫不注意地拿出一塊燒紅了的鐵塊，開始錘鍊起來。但是，不多一會，

他忽然停止，放下了繡綉，帶笑地說：

『希佩，或許可以教你幾件好的事情。』

埃夫賽以為可以聽到好聽的說話，所以立刻舉起了自己的耳朵。但是鐵匠祇將鐵塊丟進爐裏，茶桌的望着，好像忘記了炸兒一般的指拭了臉上的眼淚。正在這個時候，一個傭夫拿了一個破壞了的車輪進來，於是，埃夫賽立刻走出工場，照例的坐在草堆裏面，等待工場裏祇有伯父一個人的時候。但是，到了日暮，還是沒有這個機會。

出發的那一天，埃夫賽已經記不清楚，那一天，記得是一個陰鬱而沈悶的日子。車子變得非常利害，車子兩旁，排着黑色的樹木。一直走去，好像世界逐漸的光明起來。伯父在路上非常懊惱，對於埃夫賽的質問，也無心回答。走了一日，第二日方才到了一個小小的村莊。晚上，有人長時間的吹着很好聽的口琴。一個女人在哭，於是，常常有一個帶笑的聲音罵她。

『不要鬧！』

難聽的罵聲，繼續在這種呼聲後面。晚上，他們也是繼續地前進，兩隻狗帶吠地跟在車子後面。然而，到村莊的時候，左邊森林裏面有隻夜鶯在那裏啼叫，那種聲音，好像是哭訴一樣。

『但願那鳥給我們些幸福！』鐵匠低聲地說。

埃夫賽睡熟了，一直等到伯父用鞭子去輕輕地打他腳為止，他什麼也不知道。

「喂，看吧，沒爺娘的！這是城裏了！」

在小孩子的睡眼裏面，街市好像是一個很大的楊柳樹林，密密地擠滿了綠的帶色，無限地延伸，街市正中的那個寺院的金色圓頂，好像是毛茸的花，陰暗的街道，覺得和畦路一樣。

「了得！」他仔細看着，嘴裏喊了出來。

漸次，街市的各種色彩可以辨別出來。綠，紅，灰，金，都是模糊地映着太陽的光線，照在窗框和寺院的圓屋頂上面。這種情形，在少年人心裏，引起了好奇的心裏，他捏住了伯父的手，不睡醒地望着前面。幾位和他說：

「聽着！此後應該聽着我的吩咐做事！沒有事的時候，願從地給我坐在屋子角裏，不三不四的人，不要和他們交際。成功的人，十個裏面祇有一個剩下來，九個，完全不成東西！」他噙着嘴巴，似乎是在尋覓更好的說話。埃夫賽發着耳朶，仔細地想要聽些對於新生活冒險的武器。

鐵匠重重的透了口氣，確實地，似乎很期待地說：

「從前，在衙門裏，我差不多被鞭子打死。當時，我還有一個訂了婚的女人，可是他們仍舊打我這種事情。在他們是什麼都不管的那些傢伙，是絕對不替別人着想的。我到知事那裏去告狀……在地裏裏向關了三個月……出來，從新挨打，打得太利害了，我吐了血。從此之後，我的眼睛老是淌着眼淚，一個面盤很小的紅毛鬚，老

是打我的頭蓋。」

「不要說這些話吧！奧！埃夫賽靜靜地說。」

「那麼，說些什麼好呢？」彼得伯父帶笑地說：「除此之外，沒有話了！」

埃夫賽很悲傷地低了頭，疎朗朗地排列着的，那些污穢而有惡臭的家屋，迎接了他們進去。

騎馬乘車的人們，漸次地走進了那些雜亂的格子。紅色綠色的屋頂上面，發瘧一般的長出了許多碎肉。煙囪頂上，噴出了青灰色的煙氣。其中幾根，很高很高地聳着，吐出了火熱的煙灰，踏平了的地上，好像搽了一層很髒的油水。這裏那裏，放出一種鈍重而可怕的聲音，這種聲音，好像壓迫他們一樣——鐵塊發出了咣咣和恐嚇一般的聲音，不斷地震撼着他們的耳膜。

伯父說：

「不要忙，這還不是城裏！這是工場！」

他們，走進了排着高大的木造家屋的街路。古風的，很結實地建築着的房屋，表現出一種和平而值得懷念的情景。尤其是有院子的房屋，更加好看，清潔幽雅，而且裝着綠色的遮陽。

「不遠了！走進了一條此路不通的小巷，鐵匠說：『什麼都不必怕的！』」

車子停在一家開着大門的屋子前面，他們跳了下來，走進院子裏面。房子已經很舊，在那些小小的，隱匿了

的瓦沿下面，好像被屋子的重量壓出了一般的突出了幾根樣子。而且講的天井裏面，排着四部馬車，四個農夫一般的男子，圍着一匹白馬，他們正用手掌敲着，嘴裏噴着很響的聲音。其中一個圓圓的禿頂，在紅臉上長着淡黃鬍子的男子，看見彼得伯父，立刻舉手招呼。

「噢！」

……在狹小陰暗的屋子裏面，他們開始喝茶。禿頂帶笑帶顯，因為鬧得過分利害，桌子的碗蓋也發出了格格的聲音。室內很熱，充滿了焦麵包的香味。埃夫賽覺得非常渴睡，所以他的眼睛儘是望着那在污穢的門幃後面排列着許多枕頭的床鋪。許多黑的蒼蠅，在他臉上飛過，在他出了汗的皮膚上面，嗡嗡地撲個不了。但是，渴睡

的埃夫賽却是懶得將牠驅逐。

「立刻給他找事情吧！禿頂好像很高興地點了點頭。」

「娜泰霞瑪德威伊奇那裏，差人去接了嗎？」

一個具有褐眉毛，小嘴巴，和充分發達的胸部的夫人，用非常好聽的聲音回答：

「問了幾遍了，彼得魯哈你看中了娜泰霞，正像甜的蜜蜂一樣！她的聲音差不多要震聾了耳朵。」

彼得伯父靜靜地帶着微笑——他好像是在怕她的樣子。她拿一個很熱的，充滿了乳漿的燕麥點心，交給孩子，對他說：

「吃吧！多吃一點！在城裏，那是非多吃一點不行的……」

埃夫賽在這種飽滿的空氣裏面，覺得疲倦起來。但是，他毫不想要推却。很當心地，凡是給他的東西，什麼都好好的吃了。

「吃吧！禿頭賊着，立刻對伯父說。」

「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八天之前，馬兒踏死了一個孩子，那孩子，是到小酒店去要開水的，突然……」誰都不注意地，偷偷地走進了一個男子。他，也是一個禿子，但是身材很小，在大鼻子上面，架着一副黑色眼鏡，頰上長着灰色的長鬚。

「你們在幹嗎？」他靜靜地問。於是，主人從椅子上跳起身來，帶着帶笑地嚷嚷。埃夫賽心裏，鼓動得利害。那個瘦小的男子，將主人和彼得伯父併在一起，儘是「你們」「你們」地喚喊，而將自己當做一個例外。他在稍稍隔開桌子的地方，占了一個坐位，尤其是和鐵匠離開，悠然地搖擺着他細瘦的頸項，仔細地將室內望了一遍。在他右眼上部的額上，生着一個很大的贅瘤。那雙小小的尖耳和頭部緊緊地貼着的地方，好像完全遮掩在灰色的鬚髮裏面，他好像是粗野而衰老的人物。埃夫賽用盡心機，想要觀察一下藏在黑眼鏡裏面的眼睛究竟怎樣，但是這種目的沒有達到，使他覺得阻撓起來。

「你看這個滾爺娘的孩子怎樣？」主人向着新來的客人說。

「恰恰正好。」有癩的客人說他在瘦弱的膝上，按着兩手。他的說話很少，常常在埃夫賽看來，祇聽到了兩三句似乎很有意義的說話。

最後，這漢子說：

「那麼，就是這樣的說定了……」

彼得伯父似乎很慎重地說：

「沒爹娘的怎樣，你的事情已經決定了……這裏的這一位，就是你的主人。」

有癩的男子，隔着黑眼鏡對他望着。

「我的名字，叫做瑪德廣。瑪德威伊奇……」

他旋轉身體，拿起茶碗，將牠沒有聲音地喝了一聲不響地站起來，行了個禮，很快地走了出去。

於是，埃夫賽和伯父走到院子裏面，在馬廄側面，坐下身體，談話用一種不很容易了解的說話靜靜地說：

「好好的服侍那個人吧，他在一年之前，經過了種種的困苦，現在，他是已經祇要餓吃飽了的摩羅。一樣過着就行的了。」

「他不是一個魔法師。」

埃夫賽問：

「什麼魔法師一般的人，在城裏是沒有的。這是一點也不會錯的。」

但是他仔細想了一下，繼續地說：

「但是，結果呢，什麼都不要怕。魔法師也是一個人啊。當心城裏，真是很危險的。本來，在城裏，真的學不到一件好的事情。譬如，到廚房裏去走動一下，女人們便會來和你纏擾，和你調情。在那個老頭子家裏，和這些下流東西，是不准來往的。好好的服侍他。要這樣，那麼你一定緊緊地跟隨着他——祇做他一個人的事情就行了。」

……
「假使那人死了，那麼……」埃夫賽胆怯地問：

「但願，最近沒有這種事情……頭上搽一點油，不要讓頭髮亂得這個樣子。」

伯父別了宿舍的人們，和埃夫賽到了街上。埃夫賽睜着貓頭鳥一般的眼睛，仔細地望着一切的東西。他緊緊地靠着伯父的身體，店舖的門戶聲音，滑車聲音，馬車聲音，貨車聲音，商人的聲音，走路的足聲，一切都在渾濁的空氣下面，沸騰一般地混在一起。

人們走得很慢。大家好像恐怕就誤時刻，所以有些望着馬頭下面鑽過，走到對面的街道。這種刺激的光景，使埃夫賽的眼睛疲倦起來。他將眼睛閉了一下，於是，就在路上絆了一交。伯父說：

「走快些吧……」

他，很想走到一些不像這樣喧擾和煩熱的地方。後來，他們走到了一處被舊屋子圍住的小小的空地。這裏，因為那些房屋好像都要傾倒，所以特別覺得狹小。空地當中，裝着一台噴水，周圍，很有幾處潮溼的陰地。在那裏，人聲的喧嚷比較的鎮靜了些。

「啊！」埃夫賽說：「人家，祇是些人家！連什麼籬笆都沒有！……」

鐵匠嘆了口氣，回答說：

「你看一看招牌吧！拉斯薄薄夫的舖子在那裏！」

他們走近了當中的噴水旁邊，埃夫賽睜圓了眼睛，舐着嘴唇，開始尋覓他伯父所說的招牌。但是招牌非常的多，差不多每家都有，好像和乞丐衣服的補釘一樣。埃夫賽尋着了那家店舖，大聲地喊了出來；但是，伯父呢，却祇是仔細地觀看。那塊招牌，已經生了鐵鏽，下面的那家屋子，好像是通達到什麼陰暗的洞穴去的入口。門前街道上面，有一條陰溝，兩邊圍着低矮的鐵柵。開着店舖的家屋，是全體淡黃色的四樓四底，四周的牆壁，已經好像就要頹倒。從前面看過去的時候，這間房屋非常憂鬱，而會使人感到不決的情緒。

他們走上石階——這也不過五步——到了正門旁邊。

鐵匠脫了帽子，望店裏仔細地看了一下。

老頭子坐在窗邊喝茶，頭上戴着土耳其帽子。

「老鄉請坐！一起來喝茶吧。茶館，嘿，徒弟到櫃檯上去拿。」老頭子望陰晴的裏面指了一下，埃夫賽望裏面仔細一望，但是誰都不在。於是那老人旋轉身體說：

「什麼，你還不承認自己是徒弟？」

「這是聽不慣的原故吧！」彼得爾又假裝的辯解。

老人從新指着店舖的裏面說：

「右邊的第二格上。主人的說話，是應該聽了半句就能够理解的。」

伯父歎了口氣。埃夫賽在陰暗的欄板上面，尋着了茶碗，正要趕快的去拿的時候，忽然在地上堆着的書籍上面絆了一下。

「放在桌子上，還有茶盤呢！」

「啊，像想。」伯父說，「沒有茶盤，不是什麼都沒用的嗎……」

「一樣樣的教他，可是了了不起呀！」老頭子好像恐懼伯父一般的凝視着說：「徒弟什麼東西在什麼地方，好好的看一遍，記住了！」

埃夫賽覺得，好像有種追逐自己的力量，已經走進了他的身體，而在支配他的一切。他將頭頸縮在兩肩上面，好像刺蝟一般的緩緩地旋轉身體，依着主人的命令在室內仔細地看了一遍。

店內很冷，而且非常的暗。好像墓地一般狹窄的屋子，擠滿了書架。此外，在地面上面也是堆滿了書籍。書籍之外，埃夫賽祇看到了梯子，拖鞋，和已經壞了的水壺。灰塵非常的多，這些就是屋子裏面發出微臭的原因。

「我是一個冷靜寂寞的人，所以，那孩子假使和我住在一起，一定是可以將他教育好的。」老頭子和伯父說：「我忠厚老實的過了半世，對於壞事情，我是討厭的，假使有了這種事情，那裏立刻就要送進警察局去的。近來的孩子們，也是不比以前了，現在還有了什麼專門管理未成年者的感化院，小孩子做了賊，……」

他的那種誇張的教訓，在埃夫賽心裏給了一個強烈的印像；他想，此後應該好好的服侍主人，而取得他的歡喜。

「那麼，告辭了，小孩子是應該給他事情做的。」鐵匠立起身來，嘆口氣說：「好，沒爺娘的……好好的在這裏吧，……東家講的話，好好的記牢！——他老先生是決不會使你壞的，——好好的在這兒，不要牽掛……」

「對囉！」埃夫賽回答說，

「應該說「知道了」的，什麼「對囉」不是你講的話？」老頭子告訴他。

「知道了。」埃夫賽狼狽地說。

「好好的在這兒吧！」他將粗糙的手按在埃夫賽肩上，似乎很親熱地握了握手，就是這樣地走了出去。

埃夫賽全身感到了痛一般的悲哀。他走到門口，用他圓圓的眼睛，望着他主人黃色的臉孔。老人用指頭捻

着他的花白鬚鬚，俯視着埃夫賽的身體。這時候，埃夫賽覺得，在他眼鏡裏面，還有一雙大而帶濁的眼睛，兩個人好像互相等待着什麼似的站了一會，於是在埃夫賽心裏，湧出了一陣莫名其妙的恐怖。

老人從書架上拿了一本書，用指頭指着書的封面說：

『這是幾號？』

『一八七三。』埃夫賽在書上歪着頭，這樣地回答。

『對。』

主人用他綉紋很多的手拉着孩子的下顎，說：

『看這裏！』

埃夫賽抬起頭來，閉了眼睛，好像呻吟一般地說：

『伯伯！我一定很規矩的。』站着的他，閉住眼睛，好像自己的身體就要消去了一樣。

『到這裏來！』

老人坐在椅上，將手放在膝上，很快地從頭上除下帽子，在禿頭上用手帕揩了一下，上上下的將埃夫賽打量起來。眼鏡從鼻梁上面滑了下來。本來的眼睛，生得很小，一點不動，眼臉上面帶着紅色。

『你常常受人欺負的吧！』

『是。』埃夫賽低聲的說。

『被誰。』

『被孩子們……』

老人除下了眼鏡，用舌頭舐着黯黑的嘴唇說：

『這裏的孩子們，也都是些頑皮的東西！不要和他們合夥！知道了嗎？』

『是，知道了。』

『要當心！他們都是歡喜打架，都是偷兒一般的東西！住在我這裏，是不給你做壞事情的！聽我的話，我是誰都立刻就會歡喜的好人。你，祇要我歡喜，就可以提拔你。知道了嗎？』

『是。』

主人的相貌，重新變了本來的可怕的样子。他牽了孩子的手走進店裏去說：

『這裏，有許許多多的書，不論那一本，在裏面，都寫着年號，一年十二本，縛在一處。你將牠照次序的排起來，來，排一下看！』

『那可……』埃夫賽想了一下，胆小說：

『不，我不是教你的。你能够讀書識字，由你一個人排吧，好，立刻開始。』那種乾燥無味的聲音，在他聽來好

像雷聲一樣，他已付了已經淌出來的眼淚，默然的開始整理書籍，每捲書籍跌在地上，而發出響亮的時候，他總是吃驚般的向周圍觀望一次。主人坐在桌子前面，好像是在寫字，筆尖輕輕的發出一種聲音。望門口走過的人們的脚步，隱約的可以看見他們的影子，也是忽現忽滅地反映在店舖前面。

不自主地，埃夫賽的眼睛流出淚來。

他很快地彎了下去，用他很憐的手掌擦了一下。心裏充滿了悲憤，手裏仍舊繼續地整理書籍，起初，覺得非常的困難，但是過了一會，似乎覺得安心起來，好像和平常被打之後躲在牆角避一樣。這時候，他感到了這種寬心的狀態，眼睛望着書上的字號數字，兩手機械的將牠整理。一只腳跪在地上，左右地擺動身體，於是，他漸漸地覺得朦朧起來。這種時候，和平時常常想過的，一樣，在他心裏，茫然地湧出了一種淡淡的希望！——也許會有什麼特別的事件發生好幾次，他想起耶穌加的說話，「就會好的」，那句說話，溫柔地將他的心緊緊地抱起來。在他，覺得這句說話裏面湧的着基礎的希望——不知不覺之中，他的兩手似乎執練起來。時間就在這種當兒悄悄的過去。

「嘿——排得不錯。」

埃夫賽抬起頭來——在他，還不知主人已經站在他的面前，他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問：

「這樣行嗎？」

『不行，不喝嗎？』

『不要。』

『應該說「謝謝」，或者說「好的」才對什麼「不要」，那是下流人的說話。』主人說：『繼續做下去吧……』

他重新回到桌子旁邊，埃夫塞默然的望着他的後面。這時候，一個沒有鬚鬚而在腦後發着一直絨帽的漢子進來，他坐在桌子前面，桌上擺了寫着黑色和白色的東西。當埃夫塞重新開始工作的時候，紙牌裏主人和客人在說些什麼『王』啦『城』啦的事情。

街上的騷鬧，室內也可以聽見。他們兩個的那種珍奇的對話，在他覺得好像和池沼裏的青蛙一樣。

『他們在做什麼？』埃夫塞害怕起來，獨自低聲地說。他知道在他周圍還有許許多多不會知道的事實。但是，這種雜然的一切，都不是他所期待着的事情。雲埃飛進了他的耳邊，在他牙齒中間發聲。他想起了伯父和他所說的說話：『他是你最好的保護者……你得依從他的說話……』

天色晚了。

『完了！』客人低聲的說，於是主人用舌頭啣的響了一下，對孩子說。

『徒弟，開店吧！』

主人住在四層樓上的兩間小屋，其中一間，祇有一扇窗子，擺着一口很大的木箱，此外還有一口衣櫃。

『你睡在這裏。』老人對少年說：

第二個房間，突出在街道前面，窗子外面，可以看見無限地起伏着的屋頂，和蔷薇色的天空。屋角的塑像前面，點着一盞綠色的玻璃洋燈，對面角上擺着一張紅氈子蓋着的櫃子，壁上掛着一張畫着俄皇和幾個將軍們的圖像。房間很小，但是非常乾淨和村裏的教會一樣，也有一個地穴。

埃夫賽站在門口，望了一下主人的寢室。於是老人站在他旁邊說：

『好，你得仔細地看一下！不論什麼時候，我總是收拾得清清爽爽的。』

牆邊，在圓桌周圍擺着一只土耳其式的黑色沙發，和三只黑漆的椅子。房間的四隅，都是非常陰鬱，任在裏面，差不多使人感到不安的樣子。

一個身長色白，具有一雙綿羊一般腫子的女人，走了進來，用低聲的，唱歌一般的聲音問：

『可以給你預備夜飯了嗎？』

『很好。拉伊莎·彼得羅夫娜。』

『這是此番新用的徒弟。』

『對……叫做埃夫賽。』

女人走了出去。

「開了門。」老人說。

埃夫賽將門關好之後，主人放低了聲音說：

「他是這家屋子的女房東，我是向她租房子的，還包了中飯夜飯，燻了嗎？」

「是……」埃夫賽回答。

「所以你祇要聽我的話就行了，好，開了門，到廚房裏去洗了臉來。」

埃夫賽到廚房去洗臉，偷偷地將正在儲飯的女房東看了一下。她的前面，擺着很大的盤子，碟子，刀叉，和許多麵包。她的那種細細的眉毛和圓圓的臉龐，有些使人歡喜的樣子。好好地梳理了的灰色頭髮，不打髮的二重眼皮，平正的鼻子。埃夫賽看了這種樣子，覺得對她有些好感起來。

「的確像個可愛的人……」

當他看見女房東閉着紅紅的嘴唇，正在對他看着的時候不禁嚇了一跳，將盆裏的水潑在地上。

「措吧！」她一句埋怨的話也不說，祇說：「抹布在椅子下面。」

他回到房裏，於是老人望着他說：

「她對你說了些什麼？」

可是，埃夫賽沒有回答的時候——女房東拿了食物進來，放在桌上，和主人說：

「我，可以到外邊去嗎？」

「請便。」主人說。

她舉起手來，將鬚在額上的前髮整了一下，——指頭非常的纖秀，——她就是這樣的走了出去。

他們開始吃飯，老年人慢慢的吃着，嘴裏常常發出響聲，或者好像吃力一般的喘息一下。當他們吃到一盤細細的切着的燒魚的時候，主人和埃夫賽說：

「懂嗎？我這裏化了很多的錢，所以，我是永遠吃這些好東西的……」

吃過夜飯，埃夫賽將食具搬到廚房裏面。於是主人教了他點燈的方法。

「睡吧！擱板上擺着毛氈，墊被，還有枕頭。棉被，這是歸你用的。明天，給你買件好看的衣服好，去睡吧！」

埃夫賽躺在床上，正要睡的時候，老人走了進來。

「睡得怎樣？」

「很好。」躺在櫃上，覺得有些難受，可是埃夫賽依舊這樣地說。

「假使嫌熱，你可以開了那扇窗子。」

於是，孩子立刻聽從了他的忠告。推開窗子，便可以看見鄰家的屋頂。那裏有四根煙筒，都是同樣的形式。埃

夫賽用着盤囚裏面的野獸一般憂鬱的眼光，望着天空的星點。但是，那些星兒，一點也不能告訴他要知道的事情。他伸直了身體，用棉被蓋好了，緊緊地閉上了眼睛。——漸漸的悶熱起來，他擡起了頭，閉了眼睛，靜靜地聽着。在他主人房裏，明白地可以聽見一種明晰的聲音。

「我在至高的佑護之下生活，在至尊的保護之下生存……」

埃夫賽知道，主人在讀詩篇……於是，他聽着那種自己也能歌唱而却不能理解的大衛王的詩句，靜靜地睡去。

埃夫森的生活，毫無變化地，平淡地過去。他，想要博得主人的歡心。他知道，祇有博得主人的歡喜，纔是他自己的好處。但是對於主人，他總是害怕，而沒有一點親熱的感情。因為他對於任何人都是覺得害怕，所以不論對於那個，他都想博得他們的好感，而替他們做了各種的事情。這種辦法，是他自衛的手段，也是他防備他人攻擊的方法。因為，他不時的在準備危險，所以在他心裏，造成了一種敏感的觀察能力。這種性質，使他格外深刻的不肯相信別人。

他非常注意地觀察了這家屋子，和這家屋子的那些人們的奇異的生活，但是對於這些，他還是不能瞭解。從朝到晚，人們住在屋子裏面，好像籠裏的羣蟹一樣的在那裏蠢動。和村坊裏比較起來，還是這裏來得忙碌。他們每天擺着險峻，所以似乎更加兇暴，更加利害。他們的生活，充滿了——不安，喧鬧，和莫名其妙的慌張。有時候，好像他們都在期待，他們的工作能够早些得到一個終了，有時候，好像他們都在希望那充滿了和平和自由的例假的到來。在這個已經非常萎縮了的少年心裏，發出了一種漠然的疑問：

「不知要到什麼時候，方才有那種放假的日子？」

但是，放假的日子終於沒有。人們互相追逐，互相威嚇，乃至互相爭鬧。每天每天，因為一點毫不緊要的事情，竟至互相地爭執起來。

到了早上，主人就上店去做事。埃夫賽剩在家裏，處理未了的事情。整好一切，洗了身體，就到房東那裏去要些開水，回來才到店裏，和主人在一起喝茶。這種時候，主人差不多每天的問題：

「噯，噯，有什麼事嗎？」

「什麼都沒……」

「什麼沒用的傢伙。」主人說。

但是有一次，埃夫賽回答說：

「今天鐘錶店的在和皮貨店的女僕說呢，說您買了贗品……」

他不知不覺的說了，但是說出之後，立刻覺得不安，低下頭去。

老人靜靜地獨自的笑着。過了一會，一點生氣的樣子都沒有地說：

「那個忘八！他的黑鐵的嘴唇，還變般的動了一下，繼續說：

「你報告得好辛苦了！」

從此之後，對於這家屋子裏面的談話，埃夫賽便仔細地聽着，聽了之後，便悄悄地去告訴他的主人。說的時候，他總是正面地望着他的主人。

三五天之後，埃夫賽掃地的時候，在地板上拾了一張圓摺了的鈔票，於是在喝茶的當兒，當主人照例的問着：「噯，噯，有什麼事嗎？」的時候，他就回答：

「是的，我拾着了羅布。」

「哦，你拾着了羅布？——拾着了金子呢。」主人帶笑地回答。

還有一次，埃夫賽走進店去的時候，在地上拾了二十個銅子，於是，他立刻將牠交給了主人。老人將眼鏡架在鼻尖上面，用指尖擦着銅幣，靜默了兩三秒鐘，望着少年的臉上說：

「根據法律，拾得物的三分之一，是歸你的，所以給你六個銅子……」

老人暫時不響，過了一會，透了口氣，將貨幣塞進上衣口袋說：

「可是，你真是個有趣的傢伙。」

不過，他終於不會將六個銅子交給孩子。

不多說話，不很顯著，而又誰都歡喜的這個少年，差不多沒有人注意他的存在。但是在他，他却用着貓頭鳥一般的眼光，在那裏拗執地注意着一切人們的言動。祇是遇到他的人們，却是誰也不留心他的這種眼色。

從最初的一天起，靜穆的拉伊莎。彼得羅夫娜就使埃夫賽歡喜。每天晚上，她總是穿着一件暗色的發出
一種靜謐聲音的衣服，戴着一頂黑色的帽子，悄悄她出去。早上，當他掃地的時候，她還是睡着不會起來。他們兩
個，祇在夜飯前後，纔有見面的機會。但是，這也不是每天如此。她的生活，好像有點奇怪。這個具有白色的臉龐和
凝思的瞳子的女人，在他完全引起了奇異的印象。

在他心裏，不知不覺發生了一種感想，覺得拉伊莎比別的人們過着較好的生活，知道着更多的事情。對於
她的同情，不自覺地在他的心裏浮映出來。每天，他覺得拉伊莎不斷地在那裏漂亮起來。

有一次，天未亮的時候，埃夫賽從夢中醒來，跑到廚房裏去喝水。這時候，他突然覺得，廊下的門，有人在那裏
開動。他吃了一驚，跑回自己房裏，將頭纏進被窩裏面，彎着身體，儘可能地縮攏了自己的身體。過了一會，他慢慢
的伸出頭來，祇聽見廚房那邊發出很響的足音，和衣服摩擦音響，——這是拉伊莎。彼得羅夫娜的聲音。

「畜生……」她說。

埃夫賽爬起身來，走到門口，向着廚房那邊窺望。

那位靜寂的女人坐在窗子下面，正在取下她的帽子。她的臉色，比平常更加顯得蒼白。眼瞳裏面，還是淌着
眼淚。她左右的搖着身體，慢慢的擺動她的兩手。

「我知道你這忘八的！」她發怒一般地搖着頭，將身子靠在窗板上，從椅子上立起身來。

主人房裏，聽見了寢台軋響的聲音。埃夫賽很快的退到衣櫃旁邊，在櫃門下面藏掖了自己的身體。

「她是被欺負了。」他這樣想著，覺得她的眼淚，是值得歡喜的事情。他想，這種眼淚，是可以使這個幹癆可
怪的夜晚生活的靜寂的女人，漸漸的和他接近起來。

不知誰，望他的身邊走過，他不自覺的擡起頭來。於是，在他耳邊，發出了一種尖銳的罵聲。

「滾出去！」

主人穿著睡衣，從廚房裏出來。他立定了身體，狠狠的說：

「去騎吧，去騎吧，你在幹嗎？去騎着就得了。」

第二天早上，老人問：

「昨天晚上一定嚇了一跳吧？」

「啞啞。」

「那女人喝醉了酒，她是常常這樣的。」主人嚴重地說：「她是什麼事情都幹過的。她嘴裏不響，可是心裏
却是利害得很。而且——她是不正經的。她能够彈鋼琴……許多人都可以來的人家是什麼，你知道嗎？」

關於這件事，埃夫賽也會在院子裏聽見皮貨店的和玻璃店的談過，但是他想要更加知道一點，所以回答

說：

「不知道……」

老年人詳細地熱心地和他說明。他不時的吐着口沫，皺着眉頭，對於那些醜惡的事情表示嫌惡。埃夫賽仰望着他的主人。但是對於他的嫌惡，並不照樣的相信。

關於老人所說的那種許多人出入的人家的事情，埃夫賽也是覺得相信。但是關於那個女人所說的事情，却祇是增加了他對於主人的不信。

除出拉伊莎之外，引起埃夫賽的興味的是玻璃店的徒弟阿那托利。

他是一個蓄着亂頭髮的瘦小的青年。獅子鼻子，身上老是帶着油臭，一天到晚的非常高興。聲音很響。埃夫賽最歡喜聽他那種似唱非唱的叫賣的聲音。

「玻璃，配，玻，璃，窗——」

他開始和埃夫賽談天，當埃夫賽正在樓梯上掃地的時候，他突然的從下面問：

「喂，小鬼，你是那兒人？」

「本縣的。」埃夫賽說。

「我是從科司特羅姆來的呢，你幾歲？」

「十一。」

『不和我同去嗎？』

『到什麼地方？』

『河裏去洗澡。』

『可是，我是非在店裏不行的。』

『今天不是禮拜嗎？』

『什麼禮拜不禮拜，都是一樣的。』

『賤胚！滾蛋！』

玻璃店的徒弟去了。埃夫賽對於他的罵聲，一句反罵的話都沒有。

阿那托利因為每天背了玻璃箱子在外面叫賣，所以一定要關了店門的時候方才回來。到了晚上，他總是在院子裏高聲談笑，或者吹着口笛唱歌。埃夫賽對於他的那種大膽，和不將他人當做一回事的態度，覺得吃驚。最初，他祇是覺得有點羨慕，後來，竟引起了對他尊敬的意思。埃夫賽在這種混亂了的夢幻裏面，漸漸的在他的自己的心裏，也發見了一種不管前後的，乃至不將別人當作一回事的性情。吃過夜飯之後，埃夫賽向主人問：

『可以到院子裏去走走嗎？』

老人勉強地允許了。

埃夫賽跳下階步，躲在一些什麼影子的後面，悄悄地窺望着阿那托利的行動。院子很小，周圍因為都是人家，所以圍着好像一圍高牆。牆壁旁邊，堆着許多糧穀；上面，休息着——勞動婦人和工人同伴。其中，阿拉托利正在試弄他的本領。

『皮貨店的史華里根到教會裏去。』阿那托利喊着。

埃夫賽垂着小小的上唇，望着那個假裝着的老是垂着眼睛的皮貨店官。阿那托利突出肚子，歪轉了頭，脚步很小而且似乎不高興地走到了門口。於是，看把戲的人們一起地笑了出來。

『史華里根從酒店裏出來。』

阿那托利自己出了題目之後，就在院子裏面躑躅踴躍行走，好象沒有氣力一般的垂着兩手，睜騰騰的眼睛，突出嘴唇，發出了奇怪的笑聲。他立定身體，用手拍着胸脯，用笛兒一般的聲音說。

『啊啊，我愛的上帝！……我是如何的滿足！世上的一切，都……都是如……如何的美麗！……你的僕人耶！

種夫·伊凡涅奇如何的歡……歡喜！啊啊上帝啊！……但是，玻璃店的庫琴，——那是一個惡漢……一匹野獸……啊啊，我的上帝。』

人們，突然的笑了出來。祇有埃夫賽一個，依然靜默地不笑。因為，一種半驚半羨的感情，壓住了他的心胸。在埃夫賽心裏，忽然發生了一種空想，他想乘阿那托利演下次把戲的時候，想個法子使他為難，因之使他失去了

面目，因為，他不做危險的把戲，而儘弄些引人發笑的事情，在埃夫賽覺得有些不快起來。

『玻璃店的庫琴來了。』阿那托利喊。

埃夫賽的前面，站着一個瘦小的，紅面孔的，蓄着左右對分的口鬚，穿着很髒的襯衫的，喝醉了酒的男子。右手插在圍裙裏面，左手慢慢的摸着鬍鬚，在埃夫賽前面緩緩的踱着，睜着陰暗的眼色，用帶啞的聲音說：

『還在說人家的壞話嗎？這個壞傢伙老是叫人家聽這些說話嗎？永是這樣囉！打他就得囉！這該死的東西！』

『西！』

『吝齋鬼拉斯薄薄夫』阿那托利通知大家。

不使埃夫賽聽見是音，模擬着他的主人的那種柔弱小的姿態，在他面前走過。也揪着鼻子，好像嗅些什麼一般，不斷地擺動着他的頭部。小小的手畫着圓弧，拿到下巴下面去撫摸他的鬍子。好像是告訴別人，又是覺得非常的好笑。人們對於這種擬態，一起的笑了出來。但是，在埃夫賽的潛怒，却是更加增長起來。他確實地相信，他的主人決不和那個玻璃店的徒弟所演的一樣。

阿那托利演完了埃夫賽的主人，很快的跑到大家前面，發出愉快的銅鐘一樣的聲音，毫不覺得夜深的疲倦一般的和大家談笑。他用這種言語，博得了沒有惡意的歡笑。他的目的達到的時候，不知那個跑了出來，要想將他抓住。於是，在人們裏面，又發出了一陣哄然的聲音。

埃夫賽不禁嗷嗷不堪地嘆了口氣。

阿那托利發見了埃夫賽的時候，立刻將他抓住，將他帶到觀衆面前。

「好，他也出來了。諸位，這是和苔高鬼拉斯·蒲漢夫同一種類的東西！」

他將這個瘦小的孩子拖來拖去，發出了種種的罵聲。這時候，帶便的說起了埃夫賽的主人和拉伊莎·彼得羅夫娜的事情。

「放手！」他低聲的說。他一面努力地想要掙脫阿那托利的把握，一面還是小心地聽着他的指揮。一方面，他雖則充分地覺得了他的可惡，但是其他一面，還是努力地想要理解他的那種諷刺。當埃夫賽用力地掙扎的時候，觀衆裏面發出了一種呼聲。尤其是女人，都是紛紛的在那裏談論。

「還不放手！」

這位女人的出現，在埃夫賽看來決不是希望的事情。因爲經她一喊，阿那托利格外的興奮，反而將他推倒，和他扭打起來。兩三個男人喊道：

「好，扭纏來了。——看他們那個利害吧。」

女人們反對地說：

「叫他們不要打吧。」

結果，從他們裏面，埃夫賽聽見了一種不愉快的聲音。
「哼，沒用的東西！」

四

「有一爿，關店之後，埃夫賽和他的主人走到了院子裏面。在那裏，忽然聽見了一陣喧擾的聲音——這是阿那托利的悲鳴。」

「下次決不這樣了，下一次決不……伯伯，饒了吧！」

不知什麼緣故，埃夫賽心裏覺得說不出地好過。差不多，想要喊出了「痛快」的呼喊。從阿那托利一般誰也歡喜的活潑潑的少年胸裏，也會發出這種恐怖和苦痛的呼聲，這是在他看來覺得是非常痛快的事情。

「看一回不妨。」埃夫賽向主人問，於是主人說：

「要吃夜飯了，可是，今天特別……讓我也看一看這小鬼吃苦的樣子吧。」

許多人都在踏步後面的磚瓦小屋門口喧擾。其中，可以聽見很利害的叱責和阿那托利的呼聲。

「伯伯，下次不敢了，痛決不這樣了，饒了吧，饒了吧！」

「再打對呀，再重一點！」鐘錶店的耶庫薄夫啣着烟草說。於是，金娜也睜着眼睛贊同他的主張。

「可不是嗎！這樣打一頓，以後可以稍稍安靜些！以前，真是鬧得不成樣子了。」

拉斯薄夫回轉頭來，對埃夫賽問：

「這條伙專會學別人的怪樣？」

「對啦。」皮貨店的女工，立刻表示贊同。「這真是討厭的小鬼！不論對誰，都要開頑笑。」

發出了一種鈍重的摩擦的聲音。——好像一種盛着些什麼柔軟的東西的麻袋，在地上拖走。這時候，忽然

聽見了庫琴的狠毒的聲音和漸漸地喪失了氣力的斷斷續續的阿那托利的呼喊。

「饒了吧！救命！下次不敢了！痛！」

阿那托利的說話，漸次的混亂起來。後來，他的言語終於消失在一種呻吟般的呼聲裏面。埃夫賽想起了在村莊裏面被打的那種苦痛，不覺戰慄起來。從羣衆裏面聽着各種談話，在他心裏湧出了各種混亂了的感情。祇在一天之前，人們對於這個孩子的那種愉快的行爲，還是大家抱着好感，但是到了現在，他們却又是似乎非常有趣地在那裏觀看他的受難。埃夫賽看着這些人們，心裏覺得奇怪，但是，對於做完了一天工作，而已經疲憊得像病人一般的心境，却是充分的能够理解。他想，不論誰，都在希望觀看那種使人受難的殘忍行動，這並不是沒有來由的事情。他對於阿那托利的受罪，雖則感到些微的同情，但是聽着他的那種悲鳴，却也覺得有點痛快。他想，從此之後，對於阿那托利的感情或許可以好一點了。

這時候，皮貨店的工頭尼古拉跑了出來……他是一個瘦小身材，黑色捲髮，鬍鬚很長的男人。他照例毫不客氣地推開了旁人，跑進小屋，用他粗暴的聲音，喊了幾聲：

「走開，走開！」

人們從門口讓開，庫琴從小屋裏面出來，兩手抱住了頭，一屁股坐在地上，他瞪着一雙大眼，用噁噁了的聲音說：

「叫警察！」

「走吧，免得連累。」主人說。

埃夫賽站在階步旁邊，看着這種光景。

尼古拉抱了那個孩子，從屋子裏面出來，將毫無氣力地癱掛在他的臂上的孩子放在地上，用怒聲說：

「拿水女的！」

金娜和下女，很快的跑去拿水。庫琴縮着頭，用呻吟一般的聲音說：

「這是殺人叫警察！」

尼古拉跑到他的面前，對胸的踢了一腳，然後睜着眼睛說：

「狗子！孩子被打死了，還有什麼高興？給你吃個嘴巴！」



四面八方的引起了騾騾，但是，一個人也沒有走近尼古拉的身邊。

「走吧！」老人牽着埃夫賽的手說。——他們兩個正要走的時候，庫琴彎着身體，很快的走到門邊。

「大概是去叫警察了吧。」老人和埃夫賽說。

埃夫賽回到自己房裏的時候，對阿那托利的妒意已經一點沒有。他對於自己，慢慢的自問自答起來。人們因為阿那托利做的樣子好笑，所以裝着歡喜他的樣子，但是，這不過是表面的事情。不論誰，都是歡喜人家笑話，祇要看見別人打架，立刻就會浮出殘酷的微笑。尼古拉救了阿那托利，目的祇是要使庫琴為難。每個禮拜，尼古拉沒有一次不打庫琴。尼古拉有了他的氣力和胆量，所以不論那個都可以征服，但要碰到警察，他可一點辦法都沒有。所以，結果呢，不管你柔順也好，剛強也好，總而言之，大家都要被打，大家都要受辱。這個就是所謂人生！

四五天之後，聽着院子裏的談話，知道玻璃店的徒弟已經送進病院，但是已經變了狂人。聽了這些說話，埃夫賽忽然想起了阿那托利做把戲時候的那種異樣的眼光，粗野的行動，和突然可以改變的他的表情。他想，阿那托利一定以前癡有了些瘋了。想到這裏，有些害怕起來，但是，不多幾日，他就完全忘了。

秋天，在一天晚上繼續地下雨的時候，埃夫賽房裏的屋頂上面，可以聽見繼續的聲音，聽着這種聲響，埃夫賽往往不能入睡。在這樣的晚上，他常常聽見主人罵着「畜生！」的聲音。於是，拉伊莎照例用她唱歌一般的調子，回答他說：

「什麼？畜生罵誰？」

於是，主人又說：

「畜生想一下給你用了多少錢了？」

主人的房門閉着，所以聲音聽得非常清楚。滔滔的細雨，打在窗子上面，秋風沿着屋頂，發出了飛倦了的孤鳥一樣的，輕輕地將牠打溼了的翼翅拍在窗上的聲音。埃夫賽坐起身來，兩手抱着膝部，靜戰地聽着他們的對話。

「噢，還我二十五個銀布你這賊婦！」

「那是我拿了的，可是那是多利梅同給我的呀。」

「誰，誰你這媳婦！」

「可是，那——那不是我叫我打探他的時候給我的嗎……？」

「噯，說得這樣……」

立刻，門鎖上了，但是，隔着牆壁，還是隱約地可以聽出他們的談話。

「噢，媳婦，真忘記了，你是我的人！」主人敲着窗子，「你有胆子和多利梅鬧在一起……！」

女人的聲音，非常的溫和，那種有彈力的聲調，好像小貓的動作一般，不知不覺的從埃夫賽記憶裏面，打滑

了主人的那種惡意的言語。

一定，那女人是對的。不論是從女人的態度，不論從她和主人的關係，埃夫賽想，那一定是女人是不錯的了。埃夫賽十五歲。他在這位譚淑而漂亮的女人旁邊，莫名其妙地使他心曠神怡起來。和拉伊莎的接近，雖則機會很少，而且是很短的時間，但是這種接觸，使他歡喜，使他羞恥，終於使他覺得陶醉。女人的那種坦白的言語，使他充滿了歡喜，使他更加熱心想要和她接近。在村裏的時候，他已經暗暗地知道了一些野性的男女關係，可是到了市上，這種事情變得非常的顯露，在埃夫賽看來，這種事情好像泥沼一樣，在他自己，覺得非常的乾淨。總之，他是一個胆小的孩子。所以，僅從人們的談話，還不能挑動他的欲望，反之，這種言語，非常的引起了他的惡感……想起了拉伊莎的那種親切的言語，優婉的微笑，埃夫賽轉側地不能入睡。正在這個時候，主人的房門推開，在他眼前，明白地映出了一個拉伊莎的頭髮蓬鬆，兩手接住胸口的半裸的姿態。吃了一驚，很快的躲進被窩裏面。拉伊莎帶着笑容，用指頭惡魔似的指着他，悄悄的回向了自己的屋子。

早上，在廚房裏掃地的時候，拉伊莎站在門口。當埃夫賽担着掃帚，站在女人前面的時候，拉伊莎說：

「早呀，不和我同喝咖啡。」

歡喜的打戰。埃夫賽回答說：

「可是，還不會洗臉呢，那壞，立刻……」

過了一刻，埃夫賽坐在拉伊莎房裏的桌子面前，他歡喜得莫明其妙。在他眼裏，僅是那拉伊莎的蒼白的臉龐，和浮着微笑的潤澤的瞳子。

「你歡喜瑪特威·瑞特威奇？」女的問：

「不，最討厭！」

「可是他很歡喜你呢，他自己對我這樣誇過……」

「不！」孩子搖着頭說。

拉伊莎聳了一聳肩毛，靠近埃夫賽的身體，問道：

「你相信我？」

「哦，你所說的，我什麼都相信，可是主人說的，那就……」

「爲什麼爲什麼？」女的靠近身來，很快的問。她的臉上，流露着歡喜的光輝，這種歡喜，貫徹了他的胸膈，對於他，賦與了一種雜言的搖動。於是他說：

「我怕主人呢，除出你之外，我什麼人都怕。」

「爲什麼？」

「您也被人欺負着……我看見您在哭呢！我很知道，那時候您喝盡了酒，各種的事情，一樣樣的我都知道。」

可是綜合起來，我就不能理解……這是爲着什麼呢？不能合在一起，這兒一種生活，那邊又是不同的一種……」

「你講什麼？」拉伊莎吃驚地問。

兩人默然地望著，埃夫賽的心臟，格外的跳得利害，他覺得含羞，臉上熱了起來。

「好，你去吧。」拉伊莎低聲的說，站起身來。「否則，他要問呢，爲什麼在廚房裏坐了許久。你在我這裏的事，不能和他說的，懂得？」

「懂了。」

她的那種可愛的聲音，使他歡喜，同情的眼光，使他勇敢。他走出了拉伊莎的房間。她的言語，整日的留滯在他的心裏，這種獨自的歡喜，使他的心臟溫暖起來。

這一天，在埃夫賽看來，覺得特別的長久。人家的屋頂和廣場上面，照着一片烏雲。憂鬱陰暗的太陽，好像和這一塊潮溼的烏雲凝在一起，一點都不會移動。傍晚，店裏來了兩個客人——一個，稍稍有點駝背，背着半白的鬍鬚，是一個瘦弱的漢子；其他一個，滿腮蓄着紅鬚，長着同顏色的頭髮，鼻子上面架着眼鏡。他們仔細地翻閱了各樣的書籍，瘦小的男子，獨自的嘖嘖吹出一種聲音。當他吹噓的時候，口邊跟着顫動。一方面，紅鬍子的男子，在和主人談話。埃夫賽一面整理着他們翻過的的書籍，一方面傾聽着他們的談話。

他因為預先知道了他主人要說的話，和如何的說法，所以爲着消磨工夫，熱心地監視着主人的說話，是否和他的預料相同。

「不是要買這裏的書嗎？」拉斯薄夫很親密地問。

「對，那是替教育會買的。」紅鬍子回答：「可是……」

「好，主人一定要稱讚一下了。」埃夫賽想他的預想果然一點不錯。

「我看足下有非常優秀的鑑識眼光，足下非常的理解書籍的價值。——我覺得非常的歡喜。」

「當真你覺得歡喜？」

「此書一定要笑了。」埃夫賽想。

「對啊。」老人微笑着說：「我對於商品，非常的親近，或許可以說非常的愛惜。這不是什麼柴炭，這是精神的生產。所以，當我看見買主明白了書籍的價值而購買，總之——這是值得歡喜的事情。買書籍的人，一般的總是有點奇怪，走進店來，問還有沒有什麼有趣的書籍。這種人，不論讀了什麼，都是一樣的，他們不是爲着從書裏得些益處，而祇是找些娛樂，換句話，就是找些遊戲的器具。在他們，這種那種地問着的時候，往往會問起有沒有禁書的。」

「什麼禁書？」紅鬍子問，盡了二十他的小小的眼睛。

「有些在外國出版的，有些在俄國印刷的……」

「這種書也有賣嗎？」

「此書一定要放低了聲音聽了。」埃夫賽回想着同樣的情景，獨自的想。

客人凝視着紅鬚子的買主，低聲地說：

「爲什麼不賣呢，有人要買文庫全套呢，——那裏，那是什麼都有，什麼都……」

「你這裏有這種書？」

「稍稍有一點。」

「請給我看一下。」紅鬚子說。

「可是，請您絕對的保守秘密。您得知道，這不是爲着賺錢，可以說，這是爲着尊敬這些書籍而服務……」

龐背的男子停止了吹噓，將眼鏡架一架好，很注意地望着主人。

這一天，埃夫賽覺得主人特別的可惡。從朝到晚，他祇是用着痛惡的憤怒，望着他的主人。當紅鬚子和主人

一同的走進店後的時候，他立刻用低聲和其餘的一個客人說：

「那種書是買不得的。」

他這樣說着，立刻蹲到了他的身體。從眼鏡裏面，好像尋問一般的一雙炯炯的目光，注射在他的身上。

「爲什麼買不得？」

過了一會，埃夫賽很興奮地說：

「我，可不知道。」

客人又整了一整眼鏡，離開埃夫賽，重新開始他的吹噓。同時，他用斜射的眼光，望着主人的方向。他抬起頭來，於是，他才他好像驟然的變成強健起來。他毫不思索地走近他的朋友，從他手裏奪了書籙，將他丟在桌上。埃夫賽的視線跟在這個男子的後面，在他心裏，覺得有些什麼可怕的事情籠罩在他的身上。但是，駭背的男子祇是將手按在友人的手上，靜靜的說：

「走吧。」

「可是，書呢？」紅鬍子說。

「走吧。」

紅鬍子望着他的朋友，又望了一望主人，將小眼愛了幾下，一起的走到了外面去的門口。

「什麼都不買嗎？」拉斯薄薄夫問，從這句說話的聲調裏面，埃夫賽覺得，主人一定在那裏非常的吃驚。

「什麼都不買。」客人說，環視着老人的顏面。主人將頭縮在肩膀上面，向後一退，突然發出一種激烈的姿

態，勉強地用擠出來的聲音呼喊。這種特別的聲調，埃夫賽從來不會聽過。

「隨您的便吧。可是，失敬得很，我真不懂。」

「什麼不懂？」駝背的帶着微笑問。

「你們將書籍翻來翻去的看，手兩點鐘，開了什麼書的價錢，現在呢？」——忽然的不要，爲着什麼？」老人非常興奮地喊。

「大夥，這是因爲我想起了你的那副討厭的尊容的原故吧。你還活着嗎？那真是遺憾的事了。」

駝背的男子慢慢地說。聲音雖則不大，可是說得非常清楚。——說了之後，用他鈍重的腳步，很響地走了出去。

一瞬間，老人對着他望着，忽然跳起身來，蹣跚踉蹌的走到埃夫賽身邊，一把抓住他的肩膀，低聲地說：

「立刻跟在那傢伙們的後面，打聽一下他們住在什麼地方。不要被他們知道，懂了嗎？好，快走！」

埃夫賽差不多向前跌倒，老人將他支住。他的心裏，感到了一種虛空。老人的說話，好像發鼓裏面的豌豆一般的發出了乾燥的聲音。

「爲什麼這樣的發抖，畜生！」

埃夫賽覺得，主人的手離開了他的身體。他走到門口。

「等着！」吃了一驚，他又立定了身體。

『你望什麼地方走啊？預備的事，你是不中用的啊！』

埃夫賽從新回到屋角裏面。這時候，他方才知道，主人如何的在那兒生氣。從他表情裏面，埃夫賽知道，在那種憤怒裏面，帶着一種恐怖——這種感情，他是知道得非常清楚。他的四肢，還是在那裏驚戰。但是對於主人的興奮，却是感到異常的歡喜。瘦小的，帶着灰塵臭的，好像老鼠籠裏的老鼠一般的走進了店裏。跑到門口，伸出頭去望了一望，從新回轉身來，用他倉惶的，脫了力的兩手，在自己身上摸了一下。嘴裏，不時的發出唧唧的聲音。同時，因為常常用力的搖頭，所以鼻子上的眼鏡差不多就要跌下地來。

『啊啊，那些惡黨！啊啊，惡黨！我還活着呢！』旋轉頭來，對埃夫賽狠狠地說，『開店吧！』

回到自己房裏，他畫了十字，一屁股坐在黑色的沙發上面。平常非常滑潤的顏面，今天帶了皺紋，看來，好像非常的憔悴。在他因為興奮而戰慄着的身體上面，衣服就好像打了皺摺一樣。

『和房裏太太說，向她要一杯滲胡椒的燒酒。——大杯的。』

埃夫賽拿酒來的時候，店主站起身來，一氣的將酒喝完，張着嘴巴，在埃夫賽臉上癡癡的望了一下。於是，他問：

『那樣僅作弄，你知道嗎？』

『是。』埃夫賽說。

老人舉起手來，用指頭裝着時人的樣子，斷斷續續地說：

『我認識那傢伙！』

他除了頭巾，在禿頭上用兩手摸了一下，望着空中，抱着頭靠在沙發上面。拉伊莎拿夜飯來，在桌上放了盤子，問道：

『倦了！』

『有點不舒服，在發熱，再拿一杯放胡椒的酒來！這兒坐下吧，還不到出去的時候呢。』

他好像命令一般的說了，拉伊莎坐下來，於是將眼鏡架在額角上面，好像不信任她一般的望着。——吃飯的時候，他舉着鬍鬚，突然地說：

『我不想吃！』

說了，將頭深深的垂在盤子上面，沉默了一會。

埃夫賽竭力的思索，想要知道今天店裏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情。好像一根火柴引起了火災，連他自己也是牽連在猛火裏面。

人們，是被一種看不見的線索束縛着，纏繞着的，所以偶然牽動其中的一根線索，立刻便會難堪地憤怒起來。

老人充滿了不安，突然用低聲說：

「你在想什麼？」

埃夫賽狠狠地站起身來。

「什麼都不想。」

「走吧！你去吃夜飯吧！走！」

埃夫賽故意的要使主人生氣，儘量的在桌上將碗碟整理起來。於是老人生氣起來，怒喊道：

「不是叫你滾嗎？畜生！」

埃夫賽走出門外，坐在衣櫃上面。但是，房門不會關好，因為他想知道老人說些什麼。」

「在這裏望着什麼？」

他回轉頭來，看見主人站在門口。

「到那邊去！去睡！」他說。房門，用力地關上了。埃夫賽脫了衣服，躺下身來。隔壁，老人的那種乾燥的聲音，好

像風吹落葉一般的在那裏響着。

常常，老人發出一種怒吼的聲音，——被這種聲音折磨着，埃夫賽不能思想，也不能入睡。

第二天早上，埃夫賽又被邊進了拉伊莎的房裏。當他坐下來時候，拉伊莎帶笑地問：

「昨天店裏有了些什麼？」

埃夫森很詳細地和越鏡說了，於是，她露出了滿意的微笑。突然，她閉了眼睛，問道：

「那人是誰？你知道嗎？」

「不。」

「那是好個呢，真漂亮呢。」她說。同時，她的眼睛好像不安一般的睜開。

埃夫森流轉着不覺，於是她站起身來，走近他的身邊，撫着他的頭髮，似乎思索一般，又似乎表示秘密一般地說：

「你還是一個孩子，什麼都不知道。可是，你上次不是說過生活嗎？說過什麼別樣的生活嗎？」

他忽然覺得活潑起來，在他心裏，從新感到了一種要說這些事情的衝動。用阻法的眼色望着她的容貌，慢慢地說：

「的確是有別的生活的。你想，電話這種東西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不懂實話……」

拉伊莎含笑地摸着他的頭髮，

「你真是個傻孩子啊！」她認真地裝着嚴肅的樣子，和他說：

「不論什麼人，都可以隨意的將你帶到什麼地方，都可以隨意的將你使喚，——這個，就是生活的全體。」

爲着對於拉伊莎的言語表示同感，埃夫賽默然的點了點頭。她嘆了口氣，眼睛望着窗外，當她重新望着他的時候，他覺得她的顏色變了樣子——她的臉色發紅，眼睛變成很暗。於是，她用慢慢的鈍重的聲音，和他說：

「要是你再聰明一點，要是你再能幹一點，那麼什麼都可以和你說了。現在，你呢，還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孩子，可是你的主人……那是非將他弄死不可的。你假使要去報告，那麼儘去報告也是不妨，可是，請你一切不要說吧，怎樣？」

埃夫賽站了起來。她的說話，使他難堪，他啞咕地說：

「你的事情，我什麼都不說，真的，我是非常的愛你。即使你殺了我的主人，我還是愛你。我愛你，到了這樣的程度……」

他機械的走向了門口，於是，女人的兩手，好像白色的，溫和的雲翹一般地將他擁住。

「我，使你生氣了？」他聽見她這樣說。「好，不是生氣吧，他是如何的一個壞蛋，恐怕你還是不知道吧，說起了那個可惡的傢伙，那真……」

她將他擁在自己胸裏，接了兩次的吻。

「真的愛我？」

「啞啞」埃夫賽低聲地說。好像，他游泳在他所不會預期的歡喜的渦卷裏面。

帶着笑，她愛撫着他。

「啊啊，好孩子！」

走下樓梯，他獨自地笑着。他的頭腦，完全想得混亂。身體沉醉在甜密的疲勞裏面。他好像恐怕震落了意外的心臟的歡喜一般，偷偷地，毫沒聲音的走下了樓梯。

「在什麼地方鬼混？」當他走進店裏的時候，主人問。少年望着主人，但是在他眼前，祇看見了一個不分明的，沒有定形的影子。

「我有點頭痛。」他慢慢的說。

「我也有點頭痛，這是什麼故呢……拉伊莎起來了？」

「是。」

「和你談了天？」

「是。」

「談了什麼？」主人帶哈地問。這種質問，好像鞭子一般地打在他的臉上。但是，他立刻鎮靜一下，回答說：

「她說我廚房裏的地掃得不乾淨。」

埃夫賽聽見主人用低聲在那裏說。

「危險的女人！哼，哼，她想要打聽，想要打聽些不能使她知道的事情……」

五

日子，很快地好像混亂了的羣衆一般地前進，正像在未來的什麼地方，有些歡喜在那裏等待。今天，好像比昨天更加來得迅速。

老人，變成更加不快，變成更加沉默。用他異樣的帶着殺氣的眼光，望着周圍的一切。突然興奮的時候，好像叫喊着的瘋狗一般的怒吼起來。

他常常覺得不快。不時的嘔吐。餐飯的時候，他老是不能信用一般地嗅着一切的食品。用他顫着的瘦手，將麵包撕成粉碎，白蘭地和茶，他都要拿到光亮的地方去驗過。晚上，罵拉伊莎的次數，逐漸的增加。常常恐嚇她，說要將她殺死，但是被罵的時候，她總是溫柔地回答。埃夫賽對她的愛情愈加增加，同時，對於主人的憎惡也是不斷的增進。

「你在計劃的把戲，你以為我什麼都不知道嗎？孃子！」老人用着似乎非常悲傷的憤怒，對她怒罵。「我的病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都是你下了毒藥的原故！」

「這是什麼話呢，這是什麼話呢？」拉伊莎靜靜地說：「你的毛病，大約是上了年紀的原故吧！」

「放呀！鬼話！」

「加上你老是飛樣的害怕……」

「哼，畜生！閉了嘴！」

「你已經到了不妨想到死的年紀了。」

「啊啊，你這樣的希望着嗎？可是我卻不會給你望到的，你還有什麼希望呢？你的前身，知道的不祇我一個和多利利爾同，我已經告訴他了，真的，當心着！」

於是，他又重新怒罵起來，用哭泣一般的聲音喊道：

「知道的！你的情人，他叫你下毒藥的吧。你以為跟着他，你可以過好日子了嗎？嗚！恰恰相反！」

有一天，經過了同樣的吵鬧之後，在黑暗裏，拉伊莎露着雪白而豐滿的半裸體，手裏拿着燈台，獨自的從老人房裏出來。她好像夢遊病的一樣，帶跌帶撞的走着。很大的腳，在地上拖着，她的眼睛，也是半開半閉。伸着右手，在空中癡癡的抓扯，蠟燭的火焰，在她的胸前閃耀，正像舌頭一般的搖動。紅色的火焰，差不多要接觸她的衣服，癡癡地張着的嘴巴，露出了繡貝一般的牙齒。在埃夫賽旁邊，她悄悄地經過。他不知不覺的跟在後邊，一直走到廚房裏面。從門口一望，他嚇得戰慄起來。燈台放在桌子上面，拉伊莎拿着一把很大的廚刀，用手指在那裏

試驗刀口是否鋒利。她低倒了頭，用她兩手在自己頭頸上面仔細地摸了一下，於是，用她細長的手指，好像是在尋覓些什麼。吐了口氣，將廚刀放在桌上，兩手好像脫力一般的掛了下來。

埃夫賽抓住了門口的庭柱。這種聲音，使她旋轉身來，好像發惱一般的說：

「你在幹什麼？」

埃夫賽喘着氣，回答說：

「那個老東西，是不殺也會死的，你爲什麼這樣的使自己不幸呢？」

「啐！」她遮住了他的言語，好像要靠在他的身上一般在他手上搔了一下，重新走進了店主房裏。

不久，老人變成了鎮日的躺在床上。他的那種聲音——不，或許可以說是喉嚨裏面發出來的噪音，漸漸的微弱起來。顏色帶黑，失了力氣的頭頸，也是豎不起來。灰色的鬚鬚，反對地豎着。醫生來了。當拉伊莎給他吃藥的時候，他總是喉嚨裏面咯咯的響着。

「是毒藥嗎？什麼？」

「不吃，我便將他丟了。」拉伊莎靜靜地說。

「不要，不要，你去丟了吧！明天我去叫警察。不知下了些什麼毒？」

埃夫賽站在門口，或者從鑰匙孔裏張望，或者貼着門板偷聽。對於拉伊莎的那種忍痛，真的使他吃驚。在他

心裏，不能抑止地湧出了兩種感情：一種，是對拉伊莎表示同情，一種，是想將主人殺掉的那種激切的慾望。

寢台在響，顛羹丟在杯裏，發出了一種響聲。

「讓你去搗亂吧，你這畜生，讓你去吧！」老人說：

每天，這種情景在他們之間反覆。

「將我搬到沙發上去！」有一天，他命令她。

拉伊莎將他抱了起來，好像抱孩子一般的將他搬了過去。他的那個黃色的頭蓋，靠在蒼蠅色的她的肩膀上面；沒有光澤的襪剩了皮包骨的兩腳，在她白色的上衣前面，毫沒氣力地掛着。

「啊啊上帝！」他似乎很苦痛地呻吟。在廣闊的沙發上面，他慢慢的移動。「啊啊！爲什麼將你的僕人交給了這樣的一個罪人！我的罪，莫非比這女人的罪惡更大嗎？啊啊，全能的上帝！」

他喘不過來，喉嚨咯咯的鳴響。過了一會，再用破笛一般的聲音說：

「滾開，你已經用毒藥藥死一個人了！我從流刑的罪犯裏面將你救了出來，現在，你却又要將我藥死，啊啊，不要說謊！」

拉伊莎悠然地站在旁邊，埃夫賽痴痴地望着他主人的瘦小的身體。他的肚子，看去好像鼓了起來，一會子却又縮小下去，胸，發發地正在抖動。灰色的臉上，嘴巴痙攣地吊了起來。一會子張開嘴巴，立刻却又閉攏了去，薄

薄的舌頭，往外面翹了一下。滯汗的髮角，似乎發出光來。那雙很大而又凹進的眼睛，不斷地望在拉伊莎身上。

「肯留在我身邊的，一個都沒有，在地上，一個都沒有。一個朋友都沒有！爲什麼呢？啊啊，我的上帝！」呻吟一般的聲響，繼續地講：「淫婦！你假使不放毒藥，那麼在聖像前面罰個誓！」

拉伊莎向着屋角的聖像，畫了十字。

「我不相信你，不相信你這東西！」他用破喉嚨說。同時，他的瘦手，癱瘓的地抓着襯衫，胸口，和沙發的椅背。『喝了，吧，就會好的。』突然，拉伊莎用叫喊一般的聲調說。

「會好？」老人反覆着。「我的愛人啊！你是我所有的唯一的人呀！你就是我的一切！我將一切都剝給你了！我的愛人，拉伊莎！」

他伸出了瘦骨稜稜的兩手，想將拉伊莎擁抱過來。

「我討厭你了！這惡黨！」拉伊莎用反駁的聲調說。她從他的頭下抽出一個枕頭，望着他的臉上丟去。於是，用她全身的氣力，壓在他的身上，低聲的說：

「到閻王那兒去吧……去吧……去吧。」

埃夫賽聽見了窸息的聲響，和一種好像用些什麼鈍重的東西打擊一樣的聲音。他立刻知道，當老人用腳擦住了沙發的時候，拉伊莎很快的壓在他的身上。對於老人，他也並不同情，也不感到恐怖。他祇在希望，一切都

是這樣好好地迅速地完了。他用兩個手掌，遮住了自己的眼睛。

突然，主人的房門推開，在埃夫賽的腋下撞了一下。他立刻跳起身來。——拉伊莎站在他的前面。她正在整理披散在她肩上的頭髮。

「你在看？」她不經意地問。

「曖曖。」點點頭，埃夫賽說。於是，拉伊莎走近他的身邊。

「那樣，到警察那裏去報告吧，假使你要告發我的時候……」

她旋轉身體，走進房去。門依然還是開着。埃夫賽站在門口，努力地想要不看那張沙發，低聲的說：

「已經完全死了？」

「對。」她回答說。

於是，埃夫賽旋轉身體，他用不帶同情的眼光，望着平伏地躺在黑皮沙發上面的主人的瘦小的尸體。望着他的顏面，再將拉伊莎看了一下，於是，他好像安心一般的透了口氣。

房間角上，掛鐘低聲地，好像胆法一般地在那兒鳴動。一、二。拉伊莎將身體縮了兩下，走到旁邊，動着她倉惶的右手，制止了響動着的振子，將身體坐在寢台上面。她將肘部柱在膝上，手掌支住了自己的顏面。重新，她解開頭髮，好像黑色幕布一樣地披在她的臉上。

埃夫賽走到拉伊莎身邊，爲着恐怕妨礙那種沉重的嚴肅，所以他的裸足，差不多不獨發出一點聲音。他望着她裸出了的肩頭。

『在他，那是當然的結果……』

『開了窗』拉伊莎命令他。『等着，你怕？』

『不。』

『當真不怕？你不是平常很胆小嗎？』

『和你在一起，我不怕。』

『那麼，開了窗。』

晚上的冷氣，吹進房來，變成一個渦卷，吹滅了桌上的燈光。壁上的這裏那裏，常常掠過一些影子。拉伊莎抬起頭來，頭髮披在她的肩上。於是，她站起身來，張着很大的眼睛，望着埃夫賽，好像懷疑一般地說：

『爲什麼我非這樣地死不可呢？爲什麼我要這樣的死呢？我的全生活，都是這樣。從這個墳墓，走到別個墳墓……這些墳墓，愈走愈深似的。』

埃夫賽從新走近她的身邊。他們，長時間的沉默不變。一會，她用柔滑的手抱住了他的身體，用低聲說：

『真的，你不將這件事告訴別人？』

『不。』他向答着，閉了眼睛。

『誰都不決不。』她好像沈思一般的說。

『決不。』他用低聲而堅決的調子說。

她站了起來，望周圍看了一遍，說：

『去穿衣服吧，怪冷的。我們非將房裏收拾一下不行呢。好，去穿吧。』

等他回來的時候，主人的屍骸，已經蓋着白布。一方，拉伊莎依然穿着一半的衣服。這種清狀，使他心動起來。她毫不匆忙地收拾着東西。埃夫賽覺得，這種夜靜更深的工作，使他和同樣地感到恐怖的女人，愈加接近起來。他努力地想要和她接近。——一方，他竭力的要想不再看那主人的尸體。

天亮了。

『好，去吧。你去睡一回吧。』她命令他。『一會兒，我就得起來。你也得到多利梅同那裏去的。』用手撫着褥子，她說：『呀，你的床真硬。』

埃夫賽踰了下來，女的坐在他的旁邊，溫柔的，銀魚一樣的手，輕輕地撫摸着他的頭蓋，低聲地，婉和地，她說：『你去送信呢。』停了一停，又說：『假使對方問你，怎樣死的，那麼你祇說，我什麼都不知道。我睡着，所以什麼都不看見。』

她低聲說，——但是明白地，和他說明了一切要做的事情。她的愛撫，使他想起了他的母親。埃夫賽非常的歡喜，臉上帶着微笑。

「多利梅同也是偵探呢。你是非當心不可的。假使，他知道了你，探出了你常常替我做事，那是他一定要將你送進監獄去的。」

他聽着女人的那種使人入睡一般的溫和的聲音。她帶着笑，又說：

「監牢呢，還有徒刑懂得？」

埃夫賽用他半睡了的眼睛，似乎很歡喜地望着女人，低聲的說：

「啊，對。」

「渴睡了那麼，你睡吧。不要忘了我的話。」

他朦朧地聽着她的說話，就是這樣的睡熟了去。但是不多一刻，他立刻聽見了一種銳利的聲音。

「孩子！起來，喂，徒弟！」

他跳起身來。床邊，多利梅同拿着手杖站着。

「虧你這樣好睡。喂，你的東家死了呢！你還能睡嗎？好，快穿衣服。」

偵探的那張扁平而粗糙的顏面，籠罩在孩子的上面。埃夫賽站起身來。

「到警察那裏去拿這張字條去。」

埃夫賽慢慢的穿了衣服，走出門去。擦着睡眠不足的眼睛，沿着人行道，碰着過路的人向前奔過去。

「總得很快的將他葬了才對。」他想。「多利梅同一定要恐嚇她吧。那時候，她或許會說出來吧。這樣，我或許也要坐監牢了。」

當他回來的時候，黑鬍鬚的警察和白頭髮的男子，已經坐在主人的房裏。多利梅同用命令口氣對警察說：

「依凡·伊凡諾維奇醫生這樣說，這是癌腫！哦，徒弟回來了，喂，孩子，拿兩三杯啤酒來。快！」

拉伊莎在廚下燒茶。捲起了襯衣的袖子，雪白的手臂很快地動着。

「這事做完了，給你喝咖啡吧。」她帶笑地說。

這一天，他跑來跑去，簡直不知家裏有了些什麼事情。但是在拉伊莎好像一切都是順當地進行。這一天，比平時特別的笑罷。差不多，每個人都歡喜她的樣子。

到了晚上，埃夫賽累得要死，差不多好像病了一樣。嘴裏，覺得非常的難受。睡了之後，聽見多利梅同用着嚴厲的口氣和拉伊莎講：

「應該賞心他，——懂得他是傻子。」

過了一會，他和拉伊莎走到了埃夫賽的房裏。他伸出了兩手，帶喘地和埃夫賽說：

「起來！你算怎樣？好，快講！」

「我什麼都不知道。」

「什麼，你不知道？那麼你說此外還有知道的人嗎？」偵探突出了眼睛，鼻子很紅，似乎他的呼吸非常困難。但是，這個正像熬着的暖爐一樣。

「你以後要住在我們這兒了呢，我們這兒呀。」拉伊莎很親密地說。「對啦，住在我們這裏，將來可以替你找個好的事情。」

埃夫賽什麼話都沒有。

「爲什麼？哦！」

「沒……沒有別的……」埃夫賽格格地說。

「仔細想一下吧！孩子！」多利梅同比較的和地說。

在埃夫賽看來，好像偵探的那雙小小的灰色的眼睛，差不多要將自己牢牢地釘住了一樣。

「我們，比你的親戚還要盡力的替你幫忙。」多利梅同說了，剩下一陣啤酒和汗脂的臭氣，很快地走了出去。埃夫賽推開窗子，想要安息一下，但是街上的市聲，妨礙着他的清夢。他躺下身子，用他就憂的眼光，望着暗中看了一下。黑暗裏面，衣廚箱子，好像都在顫動，看不清楚的牆壁，也像正在搖動。他覺到不能忍耐的驚愕，好像自

已被幽禁關在潮溼陰暗的屋角，無論怎樣也逃不出來的樣子。

拉伊莎的房裏，偵探還在那裏怒叫。

「這些，什麼都不要緊，哼！立刻就會償的。」

埃夫賽不願再聽偵探的那種討厭的聲音，所以將頭躲進被窩裏面。但是，不到一分鐘光景，立刻覺得氣悶，從新透出頭來。死了的主人的那隻瘦腳，在他眼前閃着。他的小小的紅色的眼睛，好像在他面前閃照。埃夫賽噉了出來，伸長了手，跳下床來。這樣，他帶跌帶滾的跑到了拉伊莎房裏，帶着哭聲，他說。

「怕呀！」

兩個好大的白色的身體，正在室內顫動。其中一個，發出了恐嚇一般的怒喊。

「滾開！」

埃夫賽蹲在地上，好像打死了的蜥蜴一樣，他平伏地爬在他們兩個的腳下。

「怕呀！」

埋葬的日子到了。從此之後，拉伊莎搬進了多利梅同的家裏。埃夫賽的想像，好像小鳥一般的在那暗雲裏面低迷。

『我怎樣辦呢？』

這種思想，始終盤旋在他的心裏。他想逃到開的地方，不使別人知道，但是多利梅同的箭一般的眼光，始終射在他的身上。什麼地方，都聽得見他的那種粗暴的聲音。

『快些！小鬼！』

這種命令，常常在他心裏反響。一天之內，不斷的差來差去。到了晚上，非常疲倦地回來，於是，不知不覺的陷在鈍重而可怕的亂夢裏面。

他開始了別的生活。天將亮的時候，在一家天花板很低的大屋子裏面，埃夫賽在一張鋪着一塊醜陋的綠畫布的桌子前面醒了轉來。在他面前擺着一本很厚的，一半已經寫滿了字的賬簿，和兩三張畫着格子的白紙。他的手裏，鋼筆在發抖。他不知如何纔好，所以很可憐地望周圍看了一遍。房間裏面，擺着幾張桌子，桌子前面，坐着兩三個各樣的人物。他們裝着非常嚴肅而又似乎很不高興的模樣，交換着粗暴的言語，很忙地在書上，同時又是胡亂地咬着煙草。很臭的膏煙，在窗口飄漾。窗外，震聾耳聾一般的聲音，不斷地傳送進來。一羣蒼蠅，在他頭上飛來飛去，一忽兒爬在告示和桌子上面，一忽兒却又飛到玻璃窗上。那所樣子，和在醜陋的盤中的人類，同時一樣的忙碌。門口，站着守衛。各樣的人們進來，守衛總得招呼，詔喚，或者深深地嘆氣。這些人們的那些說得很快的暴言，常常受了吏員們粗暴的喊聲的妨礙。

在桌子前面，埃夫賽伸長了脖子，向周圍的吏員們看了一遍，好像想要尋覓一個能够救他的人物。自己保存的衝動，在他心裏澎勃起來。這種衝動，操作了他壓制着的感情，整理了他零星的思想，努力地想要和這種環

呢，這些人物習慣適合，而將自己從他們的注意裏面逃遁出來。

官吏們不論老少，都有一些相像的地方，他們都是非常憔悴，都是非常疲勞，他們而且都是非常興奮。露着牙齒，捏着拳頭，發出了怒吼般的聲音。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紀，所以一半都是禿頭。兩三個長着紅毛，兩個長了白髮。其中一個，蓄着很長的頭髮，很長的鬍鬚，是一個身材高大的人——不過，他祇蓄着口鬚，下顎以下，剃得非常乾淨。還有一個，可怕的長着鬚鬚，是一個顏色陰險的老人。

命令埃夫賽坐在屋角裏的男子，將賬簿擺在他的前面，用指頭敲着，叫他抄寫其中的一節。

他的前面，站着一個黑衣的老婦，似乎很悲傷地正在陳說：

「老爺！」

「討厭！」老人似乎怕麻煩地說，頭也不回轉來。在門口，站着一個男子，一邊嘆氣，一邊說明自己的正當。他似乎非常恭敬，似乎又在哭泣。另外一個，亂哭亂罵，一會子抱怨自己，一會子却又罵人。紙張發出窸窣的聲音，筆尖在紙面滑動。在這種噪音的渦卷裏面，漏出了一個年輕的女子的悲聲。

「亞歷克賽！白鬍子的老人高聲地喊：『將這個女的帶到那邊去！』

他的眼睛，望在埃夫賽身上，慢慢的走近身，裝着吃驚的樣子問：

「你在幹什麼？爲什麼不寫？」

埃夫賽一聲不響，垂下了頭。

「帶來子這樣一個傻子，」老人說着，擰了一縷肩膀。於是，向對方說：「怎樣爾魯平？」

身材瘦小，在小小的頭蓋上面長着黑頭髮的一個少年，敏捷地望四周看了一下，走近埃夫賽身邊用臂膀觸着他的腰背，低聲的說：

「爲什麼不寫？」

「究竟怎樣才好？我不知道。」他用害怕的聲音回答，於是那個男子不知從他身上的什麼地方，發出一種奇妙的聲音。

「我教你吧，可是發薪水的時候，你要給我半羅布的，可以？」

「呀，可以。」

黑頭髮的教了他抄寫的方法。從他身上好像聽見了一種「哦哦」的聲音。於是，很輕快地從桌子中間爬了過去。他走路的時候，彎着背脊，用臂膀擠開別人，將兩手放在胸口，左右地擺動着頭髮，用他的細眼睛向周圍望了一下。

埃夫賽將筆尖浸在墨水裏面，不多幾時，覺得習慣起來，似乎覺得快活一般的忘記了自己。對於周圍一點不敢偷看他的全身，完全注意在無意味的機械的工作身上，所以他不知不覺地忘記了自己的恐怖。

不久，他就慣於新的工作，不論什麼事情，他都能機械地做任，平常，爲着避開周圍的人們，所以儘可能的聽從他們的言辭；一天到晚，很恭敬地躲避在自己的工作裏面，避開了同伴們冷酷的好奇和粗暴的敵意。於是，他在這種環境裏面，造成了一個沉默寡言，消極胆怯的存在。在他圓圓的，沒有表情的眼睛裏面，反映着每日不同的事情；但是對於這些，他一點也不想知道。每天，他聽着嘆息，怨恨，罵聲，警官的粗暴的談話，和書記的興奮的喊聲。有時候，隱約犯罪的人們，將他們推到門口，甚至於打出了鮮血。常常，警察官將用繩子縛着的人們帶進門來，將他們按在地上，用可怕的聲音怒罵。但是犯了罪的，都是非常的憤常，對於這種對待，並不覺得吃驚，而祇是疲癆的冷笑。寬條褲浮着婦人的微笑，裝着嬌態，在整理自己的衣服，沒有放棄的旅客，似乎很高興地站着，流露出陰鬱的眼光。因爲政治的嫌疑而被捕了的人們，到了這些地方，也是叫儘議論，對人毫不理會，擺着一種世間一切都是自己的敵人的樣子。他們對於什麼官吏，都是表示嘲笑，表示敵對。埃夫賽對於這種嘲笑和憤怒的行爲，暗暗的覺得了興味，對於這些毫不認識的人們，引起了充滿了敵意的恐怖。

書記們最感到興味的，就是擺着不能形容的險峻，老是沉默着不響的那些粗野的秘密偵探。他們都是書記們羨慕的目的。書記們常常帶着恐怖地談論，以爲他們沒有一件不能知道的事情。可以左右人類生命他們的力，簡直是全無限制，不論怎樣的人，不知逃到什麼地方，總說，是沒有一個不能立刻就抓住的。

在不知不覺之中，埃夫賽·密林科夫積蓄了他的經驗。他的那種薄弱的理性，雖則不能使他創立些個的

秩序而和調和了的全體配合起來，但是假使重力的法則，漸漸的使他發見了某種的意味。他的好奇心尖銳起來，有時候，甚至於使他想起了足以使他自已吃驚的事情。在他周圍，對於別人的同情和好意，當然一點沒有，所以埃夫賽對於他人，也是顯着沒有溫和的感情。人們被打的時候，或者正在哭泣的時候，在他，也祇是看作各人任意的行動。在每個人的臉裏，他都看出了有些被脅着的，或者不能置信的東西，有時候，他聽見了一種很低的普追的聲音。

「祇要等着就行了，我們的街上，是有祭典的。」

晚上，家裏的那間大房間裏，他繼續一個人地坐着。當他想起了每天每天的印象的時候，他覺得一切一切，都是沒用而虛偽的東西。一切，都是覺得茫然！不論誰，好像大家知道，人們應該沒有惡意地，安穩地生活。可是，對於別人的生活，却在絕對不肯將自己知道的事情，告訴他人。大家，都是不能置信，大家，都是互相說謊。不論誰，都是抱怨他人，對於別個，都在暗中當作自己的敵人。在每個人們心裏，生活的不滿，都在對於別人的不信抗爭。他，常常感到了難堪的無聊，苦痛的倦意。他的指頭，覺得發倦起來，將筆放在旁邊，將頭靠在桌上，用他倦意的眼睛，凝視着充滿了煙氣的屋子。於是，臉上剩得很光的那個上司的老人，立刻怒喊起來：

「喂，布林科夫，睡着了嗎？」

埃夫賽拿起筆來，嘆了口氣。於是想：

「過幾時總能慣吧！」

但是，他這樣的相信，或者僅是這樣的安慰自己，那是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家裏，比警察署的記錄室更加無聊，更加倦怠。早上，拉伊莎在她衰弱的臉上，發出鈍重的眼光，在廚下準備早晨的咖啡。在她房裏，多利梅同不時的咳嗽，不時的吐痰。中飯夜飯的時候，他扎扎地發出了很響的聲音，用他太而且厚的舌頭，在他嘴上舔了幾下。每逢飲食的時候，他總是表示出非常的滿足，非常的歡喜，在他的喉嚨裏面，發出了豬叫一般的聲音。他的那張充滿了紅色瘰癧的臉上，發出了光亮。灰色的眼睛，在埃夫裏看來好像是兩只冷濕的爬蟲；這種爬蟲，好像是在那個難看的臉上爬動。

「不論甜酸苦辣，我都知道。善惡幾錢文鈔一斤，我知道得比誰還要清楚。對啦，你到了我的地方，總算你一生的福氣。我替你造就了你的位置，將來可以發達到什麼地步，現在雖則不能知道，但是不論什麼時候，我總是提提你的。」

這樣說着，當他那個胖得難看的身體搖擺的時候，每天坐着的那張椅子，總要發出格格聲。埃夫裏常常想到，這個男子對於拉伊莎，或許會做出不聽怎樣的醜怪的事情。

「有時，多利梅同常常誇口地說：

「今天菲立普，菲立普向着我道謝，不懂道謝，而且和我握手。」

有一天吃夜飯的時候，他照例的摸着手袋說：

「在一家館裏裏面，我看見了一個男子，他一邊吃着牛排，一邊始終地注視着周圍，而且常常看錶。埃夫裏聽着了好好的規矩人，決不會這樣地東張西望的。那兒又沒有好看的事，時間也是早已知道。所以，鬼鬼祟祟地窺着別人的，祇有歹人和秘密偵探。我注意了他，那是很當然的。於是，郊外電車到了，館子外面，來了一位紳士。那是一個猶太人一般的，臉色很黑而且帶着一點小鬍子的男子。他的襟扣上面，插着兩朵花兒，一紅一白。當然，這一定是約定了的詔號。他們，擠肩弄眼，互相傳達暗號。對啦——我這樣想，那是很當然的。黑的點了菜，喝了一杯露打，胡亂地吃了，便匆匆的跑了出去，於是其他一個也就慢慢的跟了出去。不必說，我是跟在後面。」

他敲着腮子，一口酒氣，倒在埃夫裏臉上。孩子坐在椅上，癡癡的望着，於是偵探吐了口氣，繼續地說。

「一個月和二十三天，我繼續地跟在他們後面。不出所料！多利蒂同老爺的觀察，是決不會落空的。後來終於將他們抓住，在訊問的時候，吃牛排的那個黑頭髮的傢伙，還想抵賴，說着什麼「沒有和你講的必要」，那個猶太狗子，也不肯說出自已的名字，仔細調查之後，方才知道，那些忘八，都是正在通緝的傢伙，和他們一夥，還拿住了一個女人，那媳婦也是前科三犯。他們的同黨，好像樹林裏面尋找樹苗一樣，仔細搜查了一下，那些傢伙差不多都是我們早已知道的歹人。我非常生氣，到了昨天，那個茶色的忘八方才說出了真的名字。這東西，是從西伯利亞逃來的傢伙。你看，手段怎樣，新年一定可以拿到許多的恩賞吧。」

拉伊莎將裏邊咕地說着，望着偵探背後，將麵包的邊皮撕成小片，慢慢地吃了下去。

「你們這裏總是說着抓住抓住，實際上呢，一個也抓不牢！」她似乎很倦意地說。偵探笑了，重重地說：

「你不懂得政策，所以總是胡說八道。對於那些傢伙，我們並不要將他們抓完。在我們看來，他們都是報章我們起火地方的流氓花炮。這個，好像從前當過政治家的菲立普所說一樣，才是我們的錦囊妙計！」

埃夫賽厭倦起來，望着周圍看了一遍。牆壁上，貼着黃色的壁紙。另外，貼着幾張皇帝的肖像和裸體的女人。這些，使他想起了病人身上的瘡癤。家具一切，緊緊的靠在壁上，好像，恰恰和屋子裏面的人們分開。房間裏面，充滿了白蘭地酒和油膩的食物的氣味。電燈因為綠色的燈罩，發出了慘淡的燈光。——偵探擱着桌子，一把抓住了埃夫賽的頭髮。

「我講話的時候，你不用心聽嗎？」

埃夫賽常常挨打。雖則不很疼痛，但是打在臉上，却是感到打在心裏一般的憤怒。尤其，打埃夫賽的時候，她常常歡喜用他帶着戒指的手指，他彎着手指，用他笨重的戒指，在他頭上叩了一下，這時候，便會發出一種敲碎東西一般的聲音。他打埃夫賽的時候，拉伊莎總是皺着眉頭，隨便地說：

「不要這樣多刺梅阿！」

「那裏，打後，有什麼要緊，這東西非教訓一下不可！」

埃伊新的眼瞠面圓，發出了三圈青暈，她的眼光，變成呆板，變成渾濁。偵探不在的晚上，常常叫埃夫發賣了白蘭地酒，在奉小杯裏，將錢歸了，然後唱出一種沒有抑揚的莫明其妙的唱詞。有時候，一副不響，獨自的嘆聲嘆氣。這種時候，她總是搓着身體，一個個地解了鈕扣，寬了衣帶，然後，半裸體的躺在床上。

「好無聊呢。」她說着，搖了搖頭。「假使你再好看一點，再長大一點，那麼我也不至於這樣的沒味的了。你真是沒用的人。」

埃夫不響，低下了頭。在他心裏，感到針刺一般的苦痛。

「去睡吧，飯酒。」他聽見了一種憂鬱的嘆聲。「別的男人，到了你的這種年紀，早已會得看想漂亮女人的了。」

噙了白蘭地的時候，他常常將他接到，或者捨他，或者趕他，在他的心裏，引起了一種羞恥，恐怖，胆小，好奇等等濕滑的感情。他閉了眼睛，在她那毫不怕羞惡的手指播弄。一聲不響，對於恐怖的預感，喪失了氣力……

「到那邊去睡吧，阿剛。」她這樣喊着，像風一般的將他推開。他走到外面，睡在床上。她的態度，一天天的冷淡起來。埃夫發賣，覺得從前感到的那種莫明其妙的溫暖的感情，一天天的減少，他興奮地躺在床上，聽着拉伊莎的那首在聲的，好像鴉鳴一般的傷感的歌聲——但是，到了深夜，當秋雨的細線，敲響了埃夫發賣床邊的窗子的時候，拉伊莎對於這遺憾來成人的兒子，終於喚醒了她所期待的事情。

「真機好啦。」拉伊莎在醉酒的臉上淺笑着微笑，輕輕地說：「好孩子，我兒來。這樣，你已經成了我的好人了，怎樣怪舒服的？」

他站在床前，好像聆聽氣息一般，手足震盪地抖着，望着她的豐柔的身體和媚笑的面龐。他已經不再覺得羞恥，但是在他心裏，充滿了對於不能回復的悲傷。他似乎想要哭了出來。他覺得這個女子，已經背叛了他。從前對於她的一切親密的感覺，一切溫柔的情緒，都是不留痕跡地消滅在她的那種淫蕩的肉體裏面，正像最後的雨滴，一起地消失在積水裏面一樣。

「將多和荷同那豬子趕出去吧，埃夫賽過來。」

他毫不反抗地走了過去。可是，在他心裏，已經掩飾不過那種萌芽了的敵意。在一個很長的時間，他將他拖來扯去，似乎輕蔑地笑做一起。

一會子，她又將他生了氣的身體推回，猛烈地罵了一陣，獨自的走了出去。

剩下一個人的時候，埃夫賽覺得無聲起來。

「總會使我墮落的那種鬼計，我是不忘記的。啊，我已經完了。」

他望着窗外。外面，一切都在和黑暗爭鬥。那些，都是充滿了沒有形態的憂鬱的東西。如泣如訴的聲音，打着窗子，抓着他的壁。有時候，好像籠罩在屋頂上面。——偷偷地，道的確是偷偷地，一種胆怯的思想，迫近了他的心靈。

「假使，我說了出來，那女人是殺死主人的兇手。」

埃夫賽對於這個疑問，不覺驚異起來。但是這種疑問，無論如何也是不能和他分開。

「那女人指着這種方法，使我墮落下去……」這樣說了，但是這種思想，還是盤據在他的心裏。

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拉伊莎好像完全忘記了昨晚上的事情。她裝着疲勞的樣子，將麵包和咖啡遞給了孩子，和平常同樣，好像宿醉的病人一般，一句話也不說，對於已經變化了的關係，好像全不知道的模樣。

他覺得安心，照常的出去辦事。從這一天起，開始了定刻以外的公事。爲着想要避一點回去，所以故意地慢慢的行走。單和拉伊莎兩個住在一起，使他覺得苦痛。對她談話，也是覺得害怕。但是，在他心裏，雖則非常微弱，他還是常常期待，或許，她總得說起，那次使他親密的好感完全消失了的，那晚上的事情。

大概，記錄室有夜工的時候，除出埃夫賽之外，還剩着耶科夫·薩魯平和他的上司。上司加彼東·伊凡諾維奇，蓄着花白的鬍子，在背後，大家將他叫做「煙筒」。在他剃得很乾淨的臉上，紅色的血管，一根根地顯露出來，蓬鬆着，好像紅着面孔，但是走近身去，却又像被一種細細的鞭子，打了一條條的血痕。在灰色的眉毛和不能閉緊的眼瞼後面，發出了一種似乎生氣一般的眼光。談話的時候，總像不高興，嘴裏，不斷地吸着一種用很厚的黃紙包着的煙草。在他頭上，老是蕩漾着煙草的青煙，所以在記錄室外面，也立刻可以知道他的存在。

「那人似乎很利害呀！」有一次，埃夫賽和薩魯平說。

「那東西是半狂人他坐過一年的獄人院呢。」頭髮很濕的薩魯平說。

埃夫曼看見他從很長的灰色上衣口袋裏面取出一本小小的冊子，將他拿到鼻尖近旁，歐歐地在那裏獨語。這時候他的口邊不斷地顫動。

「那東西也帶着靈性的呢。」

「哦，不知道……」

薩魯平陰暗的顏面，蠕蠕的顫動，他的小小的眼睛，發出了異樣的光輝。他望着埃夫曼，用低聲說。

「你玩過姑娘嗎？」

「沒有。」

「那麼，一起去玩一下吧，有什麼錢都不要的。祇要兩瓶啤酒和二十五個銅子，此外什麼都不要了，祇要說我們是警察局裏來的，那便可以不用化一個錢的。姑娘們也可以不用化錢，她們是最害怕警察的。」他放低了聲音，着力地說：「真有好的姑娘呢，胖胖的，好像羽毛筆子一樣。這纔是人生無上的快樂呀。姑娘們……好像自己親生的媽媽一樣的爱你……一定的。」

「你還有媽媽？」

「哦，可是，我是在我母親的。我的媽媽，什麼用處都沒有，她靠着一個賣肉的過活，我是水也不大的。那個

賈肉的真討厭……從前，我也會去過，可是他狠狠的將我踢了出來……了不起！

薩魯平小小的身軀，矮矮的料了一下。眯着的眼睛，奇妙地鋒向上面。沒手勢地用手指頭摸了一下嘴唇上面的顏毛，興奮地說：

「你爲什麼這樣的迂腐呢？做人是非狡猾一點不可。否則，這裏的那些傢伙，便會將一切事情都交給你的。起初，我因爲害怕，所以什麼事情都要我做。對嗎？我們此後做個好朋友吧。」

埃夫賽不喜歡看他的那種輕浮的樣子，引起了種種的疑惑，但是，覺得挨不過去，終於說：

「那是最好的了。」

「握手吧！明天去玩姑娘吧！」

「我可不去。」

他們不會注意，「煙囪」老頭兒已經到了他們身邊。

「你們兩個，誰比較的利害些？」——「煙囪」用乾燥的聲音問：

「我們並不是在這兒角力！」薩魯平不客氣地回答。

「不是？」煙囪說：「你不是在誘惑他嗎？格林科夫，你不准聽他的話！」

「是。」埃夫賽說了，在他面前恭恭敬敬地站起身來。在他心裏，發生了一種想要對他表示尊敬的好奇心。

理。於是，有一次，他忘記了自己的身分，大胆地向精靈傾吐：

「加彼東·伊凡諾維奇」

「什麼？」

「我想問你呢，請你講給我聽，人們爲什麼要消遣爭鬥着呢？」

老頭兒吊上了陰險的眼睛，凝視着埃夫賽的臉龐，反問着：

「我要問你呢，這和你有什麼關係？」

埃夫賽立刻覺得狼狽，他的反問過分的簡單，使他覺得爲難起來。

「什麼？」老人低聲地說，鑲了一級眉鬚，從口袋裏面取出一本小書，指定了說。

「這是福音書，你讀過？」

「讀過了。」

「懂得？」

「不。」埃夫賽搖了搖頭。

「再讀一遍吧。」老年人捻着口鬚，將聖書塞進袋裏。「對於少年人，——祇要有純潔的心，不論對誰，這都

是有益的書。」

在這種埋怨一般的說話裏面，覺得有些可以親近的地方，於是，埃夫賽覺得歡喜起來。他，要想再問幾句，但是，想問的話，一句也說不出來。「煙囪」點着了紙煙，噴出了泰氣一般的煙霧，在他，好像已經忘記了這個年輕助手的存在。埃夫賽悄悄地走開。對於「煙囪」老頭兒的愛着，在他心裏成長起來。

「和他更加能够接近一點，那就好了。」

他開始了這樣的空想，可是薩魯平的空想却和他的完全兩樣。

「你在想什麼，格林科夫？」有一天，薩魯平說得很快地對埃夫賽問，「我想做一個高等偵探呢。這樣，我們兩個更親近了，——對。」

埃夫賽一聲不響。——所謂特務偵探，都是用着酸澀的眼光，炯炯地注視着他的傢伙。而且，他們暗中潛聽的那種秘密，在埃夫賽看來，覺得是可怕的事情。

一天晚上，多利梅同穿着紛破的衣服，失去了帽子手杖，似乎非常疲勞，帶着充血的眼睛回來。肥大的身體，在那裏抖動，發腫的臉上，帶着眼淚，他一邊啜泣，一邊沒氣力地說：

「什麼法子都沒有了……非到別處去不行……」

拉伊莎一聲不響，用打濕了的手巾，揩了一下多利梅同的額面。於是偵探帶抖地說：

「當心吧！太利害了，他們……那些狗子打了我，用手杖……啊！」

埃夫賽從腳上替他脫下了長統靴子，心裏覺得驚快，聽着他說：

「我要從這裏搬家了，否則沒有性命了。」

「我不去。」

「閉嘴！你使病人生氣嗎？」偵探用哭喪了的聲音說。

第二天，埃夫賽從拉伊莎的那種似乎不服的臉色，和偵探的怒惱的興奮，知道他們兩者之間，又有了些險

惡的責備。夜飯的時候，又起了口角。憤怒大發的怒罵，他的那張青腫的額面，覺得非常的可怕。因為右手纏著紗帶，所以用左手裝着惡毒的手勢。

拉伊莎咕隆隆地旋着她圓圓的，青色的眼球，望着他的手勢，顫慄地，低聲地，反覆着同樣的說話：

「討厭，我不去！」

「爲什麼討厭？」

「討厭！」

「去，跟着我去！」

「討厭！」

「不由你說，不論怎樣忘記嗎？——你自己的事情。」

「噢，什麼都忘了。」

夜飯之後，偵探用圍巾包了臉部，跑了出去。拉伊莎又叫埃夫舜去買白蘭地酒。他買了一瓶白蘭地，和一罐利丘女的打開瓶子，每種喝了一碗。用手撫着頭頸，閉了眼睛站着不響。過了一會，她用嘴巴指着酒櫃，對埃夫舜問：

「你也喝喝一杯吧！這真是，一切的一切呢！嘗一下看！」

埃夫森望着她褪了色的嘴唇和溼潤了的眼睛，想起了她最近的行動，不覺獨自的悲傷起來。

「啊，但願一生能够以純潔的心靈活着！」女的不勝感慨地說。她的嘴唇，顫動地顫動，她酌了一小白酒地，遞給了他。

「喝吧。」

他搖頭拒絕了她。

「沒用，可是，你也受罪了，那麼，你活着幹嗎？活着幹嗎？」

「對！埃夫森愛理：『啊，可是，叫我怎辦呢？』」

他向他癡癡的望了一會，柔和地說：

「到後來，你大概除出自殺之外沒有法子吧。」

埃夫森很不高興，但是，他試做了一下，一動不動地坐在椅上。拉伊莎慢慢地，沒有足音地在房裏走了一會，始在鏡子前面，若若癡癡地望着自己的容貌。她用自己的兩手，撫着豐腴的脖子。不知什麼原因，她忽然戰慄起來。掛着兩手，再在房裏走了幾圈。她用鼻音唱，那極輕，極輕，好像牙齒痛的人們在那兒呻吟。

一張桌上，在綠色的燈罩下面，發出了慘淡的燈光，在空虛的大空裏面，隨着窗子，映着圓盤一般的月亮。——月亮，也帶着綠色。她也像房間裏面的影子一樣，非常沈靜，——似乎，這是什麼凶事的前兆一樣……

「睡了。」埃夫賽站起來說。她並不回答，也不看他。埃夫賽走到門口，再用低聲說：「我去睡了呢。」

「請便，誰也不會留你呀。」

埃夫賽想，她一定身體有些不好，於是想要對她說些親切的說話，站在門邊說：

「沒有什麼事做。」

她用渾濁了的眼光望着他，低聲說：

「不要討厭！」

夜半，偵探的很響的聲音，使他醒來。

「拉伊莎在那裏？你不知道忘八！」

他走到埃夫賽房裏，伸着頭頸，用嚴厲的聲音說：

「方才她幹了些什麼？」

「不知道。」

「她喝了燒酒？」

「對。」

「你這豬子！」

偵探抓着自己的耳朵，匆匆的跑了出去。不多一刻，發出咚咚的聲音，從新跑了轉來，喘着很響的喘氣，一邊擦旺了火柴，洋燈驟然發出了光輝，偵探閃着一只眼睛，用他獨眼閃閃的在埃夫賽床下尋覓。

視線終歸上滑下來，落在埃夫賽身上。

「牠什麼話都不和你說，鄰，拉伊莎。」

「不。」埃夫賽迎起身來。

「勸着勸着！」多利梅同樣地說，坐在他的床上，用從來不會有過的親切的口氣說：「假使你年紀再大幾歲，那麼我可以給你找一個秘密警察的位置，那是很好的差使，薪俸雖則不多，但是辦事穩當，就可拿到賞賜。好，你說吧。」拉伊莎很漂亮吧？」

「唔，很漂亮。」埃夫賽對他表示同意。

偵探臉上顯出了不着着的笑，他用左手整了一整頭上的綳帶說：

「女人……女人真是奇怪的東西，她是誘惑和罪惡的源泉。可是，他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

「不知道。」埃夫賽低聲說，他覺得不安起來。

「無聊她是不會有情夫的，對嗎？埃夫賽第一，她沒有這種機會在施……」

他穿着破舊的衣服，在埃夫賽面前走來走去，埃夫賽覺得他差不多就要倒下身去，他這時的舉動，帶

着陰慘的請緒，過了一會，用左手搔着胸口說：

「對她，我真是太執着了。」他用猜疑的眼光，在室內仔細的看了一遍。「女人是討厭的東西，可是世界上，除出女人之外，沒有好東西了。玩紙牌，當然是有趣的，可是玩牌的時候沒有女人，還有什麼趣味。打獵，或許也是有趣，但是和女人比較起來，那簡直不成話了。」

早上，埃夫賽看見偵探攤手攤腳地睡在沙發上面。洋燈還是點着，房間裏面，充滿了火油的臭氣。多利梅同正在打鼾。他茫然的張着嘴巴，將他壯健的手臂擱在地上。那種表情，似乎是不平不滿的模樣。

天亮了，隔着窗子，望見一片蒼白的天空。房間裏面的蒼蠅醒來，嗡嗡的飛舞在灰色的牆上，除出火油臭味之外，一種沉重的空氣，支配了全家。埃夫賽吹滅了洋燈，急急地洗了臉，出去辦公。正午，薩魯平忽然大聲的對他說：

「怎樣格林科夫拉伊莎·費爾科夫斯加耶，那是上司多利梅同的姪頭？」

「唔。」

「是她呢？」

「什麼？」

「割斷了喉管。」

好像被打了一拳一樣，埃夫賽跳起身來。

「在倉庫裏已經死了。現在明白了，去看吧。」薩魯平高聲地講。

「不去。」埃夫賽一屁股坐在椅上說。

薩魯平跑去報告：

「是多利梅同的姘婦呢，對了。」——「姘婦」兩個字，特別叫得響。

埃夫賽吃了一驚，望着薩魯平的背影。在他眼前閃着拉伊莎的影子，她的臉上好像流着一般的披着長長的頭髮，蒼白的面色，緊閉的嘴唇，陷進的眼睛。因為恐怖，埃夫賽茫然自失起來，在他心裏再也趕不掉死人的幻影。

「爲什麼不去吃飯？」「烟囪」老人問。一看，房間裏面已經沒有他人。埃夫賽歛了口氣，回答：

「家裏的女主人，昨天自殺了。」

「唔，一起去吃飯吧。」伊凡諾維奇老人，慢慢的走着，於是埃夫賽跑上前去，抓住了他的衣袖。

「啊，帶我一起去吧。」

「到那兒去？」

「不，請你許我和你一起住吧。」埃夫賽這樣的請求，老兒回轉頭來。

「一起」

「噢，在你府上，許我一起住。」

「哦，這樣嗎？吃了再講。」

小菜館裏面，金絲鳥不斷地在轉。老頭子吃着牛排，埃夫賽什麼也不入口。於是老頭子說：

「你說要和我一起住，那麼，一起住吧。」

埃夫賽聽了這句說話，好像從來的生活，從此可以完全的開放，所以很高興地說：

「噢，拜託。」

老人回答道：「那是最好的了。」

「那麼，明天就搬過來。」

「請搬來吧。」

「我可以給你擦擦長統靴子……。」

「烟筒」將他穿着長靴的脚一縮，俯着頭講：

「那倒可以不必……可是你那邊的女東家做人很好。」

「不知道。」埃夫賽低着頭說，講了之後，又覺得講得太生硬了。

「唔，唔，唔，唔，唔，唔。」

「什麼都不知道。」埃夫賽說，過了一下，打定主意地講：「當然看得很多，可是——我完全不懂，大概是別種的生活……」

「別的生活。」老人皺着眼睛說。

「唔，唔，唔，唔，唔，唔。」

「懶，懶，懶，懶，懶。」

「一瓶啤酒——唔，唔，唔，唔，唔，唔。」

「到這裏，遇見了多利梅爾，埃夫賽很快的走近他的身邊，他的眼睛，淌着鮮血，染紅了綉布，他似乎很悲哀寂寞地說：

「拉伊莎的事，聽到了？」

「唔，聽到了。」

「她，幹出了這檔事，一定是喝了酒的原故。」

埃夫賽說：「此後，我不想回家去了。」

「那麼，你想住到什麼地方去？」

「和僕兒結婚，先生備住。」

「哦。」多利蒂爾說着，面四周看了一遍，添加着說：「可是，要當心呢！那傢伙有點瘋病，對他，什麼都不要說！」

起初，埃夫葵恐怕偵探生氣，後來，看來沒有這種樣子，於是，很小心地聽着他的說話。

「我得到別地方去了，從此之後，不能再碰見你。在課長那裏，我已經將你的事情轉託了他，有機會，一定會捉獲你的。床，以及其他要用的東西，一起搬了去，今晚，我住在旅館裏了。」

他很快地轉過頭，多疑地向四周打探。房門響的時候，他總很狼狽地站起身來，發出蒼涼氣味的他的身體，奇妙地失掉了他平日的威勢。

「再見了！」他拍着埃夫葵的肩膀說：「好好的幹去！不要相信別人，第一不要相信女人，你得知金鐘的好處，薩克的俗語說得好，用銀子去買，——儲蓄金子，——不要看輕銅子，——用銀來保證你自己！我是哥薩克呢，你知道……」

埃夫葵不願意聽他的教訓，對於他的言語也沒有絲毫的信仰。

多利蒂爾去之後，埃夫葵覺得安心，——爲着想要驅逐邪念，很決地開始了舊的工作。這一天，好像在他心裏有了一種新的靈感，一種新的搖動，他感覺到這好像是新生活的前兆，伏在桌子的桌上，偷偷的望着

「烟窗」的舉動在他心裏，不自禁地想：「一個個的收拾了——在一天之內，她，又尋了短見。」

傍晚，他和伊凡諾維奇一同回去，在路上，老人特別的引人注意。他大踏步的走着，擺着身體，將頭伸向了前面。

「名字叫什麼？」

「埃夫賽。」

「你歡喜約翰這個名字嗎？我有過一個兒子，名字也叫約翰。」老頭子將舊帽子整一整好，一邊說。

「現在住在那裏？」

「什麼地方都好。可是和你說『有過』，那麼當然現在已經不在了。」這樣說了，歪着頭，望着埃夫賽，附加着說：「今天有朋友來——我的朋友，祇有一個。我們談的話，和你沒有關係。你知道些什麼，我不知道，你在幹什麼，我也不來管你——你也得和我一樣，一定要……」

埃夫賽不開口地點了點頭。

「這是一般應該服從的規則。一切人們都可適用。別人的事情，你當然不會知道，智識是惡魔撒下的種子，無智就是幸福的根本。這是很明白的。」

埃夫賽熱心地聽着他的言論。老人透了口氣，繼續地講：

「你的心裏，我已經看得非常清楚。——還有人性，——」頓了一下附加着說：「在你心裏，還有一些人性的，同時又像狗子一般的東西。」

不久，兩個走上狹狹的木造的樓梯，走進了一間陰暗隱隱的屋子。他們，走進了一間狹長的房間，房間裏面，非常簡陋，房門對面，開着一扇很大的窗子。入口的左面，有一個小小的暖爐，沿着左壁，放着一張床。房間裏面，充滿了樟腦和青草的氣味。老頭兒推開了窗，暢暢的吸了口氣。

「新鮮的空氣真爽快！」老頭兒說：「你睡在那邊的沙發上。你叫什麼？亞歷克賽？」

「埃夫賽。」

老頭兒拿起洋燈，照着牆上的相片說：「這是我的兒子——約翰。」

老人拿着的洋燈簸簸地抖動，燈罩和玻璃碰着，房間裏面發出了譁譁的好像嗚咽一般的低聲。

「約翰！」老人將洋燈放在桌上，說：「人的名字，是有各樣的意味的。」

聽了老頭兒的吩咐，當埃夫賽正在烹茶的時候，一個駝背的男子走了進來，開口說：

「已經秋天了，可是還是這樣熱。」

「噢，來了。」老人回答說。

坐在窗口，兩人低聲的談話，埃夫賽以為談的是自己的事情，所以聳着耳朵聽着，但是，什麼也聽不見。一會

子，兩個人一起的坐在桌子前面。「烟筒」老人倒了茶說：

「那麼，你讀。」

「從頭讀起。」

「唔。」

駝背從袋裏拿出一個紙包。

「現在開始，銜名略去不讀。」他噙了一下，蹙着可怕的嚴肅的樣子，讀着：

「臣等一人，誠惶誠恐，謹伏願上養于陛下之前。臣等年雖老朽，然於天子之盛德，國家之深恩，則碎身粉骨，未敢或忘……嗚呼……」

「讀下去。」老人說。

「我陛下萬眾之尊，臣民之父，至聖至明……」

「哦，句子用得不是很高明。」老頭子似乎不很為興地說，再添加道：「有些話，或許要讀會的。」

駝背聳了聳眼，說：

「好，好。批評等讀完了再說，嗚呼……我俄羅斯帝國，方今處於累卵之危，惡事蔓延，人心好亂，邪說橫行，綱常掃地，行將察陛下之盛德，貽天子……以深憂……」

「不行！我要上奏的，祇是國內醜態藉暴力的危機，而這種暴力，完全背反於人生的本義。」

「能背似乎不滿一般的搖着頭說：

「祇要將事實奏上去就行了，陳呈意見未免僭越！」

「我們的敵人是什麼呢？無神論者，社會主義者，和革命家。——家庭破壞者，我們的孩子的強奪者，反基督的預言人……」

「可是，你和我却不承認有這種反基督教的存在啊！」能背低聲地講。

「沒有關係！我們祇代大多數民衆發言，——大多數人已經承認了反基督的存在，——我們非指出這種罪惡的根源不可。根源是什麼呢？就是破壞思想的宣傳……」

「那是早已知道的了。」

「他們的宣傳建立在什麼上面的呢？那是建立在對社會的貧困，和對國家的腐惡上的。所以我們非直截痛決地指出來不可。所以……我想加上……我陛下居萬乘之尊，有天下之富，如能乾綱獨斷，開國庫以救貧民，則萬惡之源以社，國家之基以立……」

能背茫然的張着嘴巴說：

「假使這樣說，那是充軍西伯利亞一定可以保得穩的。」說着，將主人和埃未餐的臉龐比了一下。

聽着這種童話一般的文章和談話，埃夫賽好像是在做夢。他祇是癡癡的望着他們。但是，突然，從他們兩個人的樣子，好像對於自己已經不很相信，於是埃夫賽很快的站了起來，不管說話的前後，胡亂地說：

『一定保守秘密的，請你讓我住在這兒吧，我從前不是說過嗎，不論怎樣，現在這樣的社會，總是要不得的。』

『噢，你看安東這樣的孩子，也會知道什麼社會不社會了。這些智識，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可不是嗎？』兩個似乎嘲笑一般的望着埃夫賽說。

埃夫賽覺得茫然自失。老頭兒裝着腔勢，對他說：

『在這裏，我們在寫直訴表，我們請願皇上，嚴重地取締那些專幹赤化運動，而使皇上就愛的傢伙，憐了？』

『懂了。』

『他們都是……』說着慢慢的，但是很明確地說：『都是外國的好細！最多，是英國的。他們拿了很多的錢，煽惑俄國民眾，藉以減低帝國威力。英國爲什麼要這樣呢？那是因爲恐怕我們奪他們的印度。』

他們兩個輪着的和埃夫賽說。一個說完，第二個繼續下去。埃夫賽注意地聽着。對於難懂的言語，他努力地想要將他理解。因爲這種不慣常的頭腦的運用，他覺得眩暈起來。他覺得這一瞬間，好像完全了解，對於全人生，

至人類，乃至對於一切的不幸，有一種能够給與光明的什麼偉大的事情。這樣兩個聰明的人物，將他當做一個大人一般的談話，這事情使他難堪地歡喜起來。對於他們，對於穿着貧窮的衣服，而在努力地想要創造出一種不同的生活的人們，不知不覺地湧出了一種感謝和尊敬。但是，正在這個時候，他的頭腦好像鉛一般的沉重起來，各式各樣的事情，擠滿了他的頭腦，一種壓迫般的情緒，差不多好像要遮住了他的眼光。

「可以去睡了。」「姆，姆」老人說。

埃夫賽從順地站起身來，傻傻的脫了衣服，橫在沙發上面。

窗子裏面，秋夜吹進了溫暖而芳香的濕氣。黑暗的空，幾千幾萬的繁星，燦爛地好像在那兒飛舞。洋燈的火焰，也是一樣的向着上邊在那裏跳動。兩人頭對着頭，非常低聲的，而且是非常認真地在談話。周圍，好像充滿了神祕。這個聳着耳朵的少年，好像一種說不出的，新鮮而光耀的東西，已經到了他的面前。

和伊凡諾維奇一起住了三五日之後，埃夫賽的自己意識，覺得非常明確地成長起來。從前，對於在衙門裏當雜差的憲兵，總是非常客氣，現在呢，對於年老的蒲丹科，已經能夠將他罵出去了。

「我的墨水瓶裏，不是又溼死了蒼蠅了嗎？」

頭上堆着白髮，胸前掛着勳章和獎牌的憲兵，毫不着意地說：

「蒲丹兒的墨水瓶，一共四十三個，可是蒼蠅呢，不知幾千百只。牠們到墨水瓶裏去喝水洗澡，算得一回事嗎？除此之外，叫牠們做什麼事？」

埃夫賽走進化粧室裏，對着鏡子，很注意地望着他具有小小的鼻子和薄薄的嘴唇的那張淡黃色的方臉。上唇上面，新長了些淡淡的鬍鬚，他用手指摸了一下，於是望着他自己的那隻溼潤的眼睛。

「鬍鬚非剃不可了！想將淡黃的頭髮擠壓下去，但是不得成功。於是，獨自地說：『此後非戴上一點的硬領不行了，否則，人家覺得我的頭頸太細了。』」

等晚，他剪了髮，戴了腳支襪類。於是，他覺得已經成爲一個老練的兵士了。

「這個人將他當做朋友，而且待他非常的親切，但是在眼睛裏面，總是散發着一種冷笑的顏色，這個就是使他混亂和恐怖的一種子。就背來的時候，老人臉上浮着深慮的表像；他的聲音很響，朋友說謊的時候，他總是立刻向他回答着簡短的回答。」

「這樣的算不得一件很大的事情——這樣的你的頭腦，好像一被很壞的槍——你的思想，閉着各方面裏射出去。知道嗎？子彈是應該打準目的物的。」

「那槍插了一插歪了的頭，回答道。」

「太遲晚，知道嗎？」

「時間很快的過去——敵人的力量不斷的增加……」

「我聽見了一個奇妙的人說：『有一天駱將說。』」

「他在我的屋子附近，租了一間房子。他是一個身材很高，蓄着長長的鬚鬚，兩眼有光，而且走得很快的男子。我去開過門房，他在什麼地方做事，後來，方才知道好像是在做事。於是，我立刻通知保安隊，請他們注意他的行動。」

「這個人老人幾乎阻止了他。」

「這種事是沒用的。」他說。

「家裏潮溼，然後纔生木虱！像你這樣的幹法，木虱是永遠也不會斷的。要緊的，是要乾燥自己的屋子！」

「我是一個軍人。」他繼續說着，用指頭點着胸膛。「我曾經指揮過一個中隊，所以對於世事一切，我非常明白。規則，法律，我們都非確實地知道不可，知道了這些，方纔能够調和。那麼要知道法律，有些什麼在阻礙呢？那就是貧窮！愚蠢！貧窮，就是人類妄想的起點，就是對於皇帝的敵意的根本……」

「唉！夫賽熱心地聽着老人的說話，心裏想着：『人類不幸的根本，都是因為貧苦。這的確是明白的事情。因為貧窮，所以才有嫉妬，怨恨，乃至一切遺憾。因為貧窮，所以才有一切貪欲，才有一切窮人對於生活的恐怖。煙囪老人的計畫，那是聰明而簡單的，就是，皇帝太富，人民太窮，所以，皇帝的財產，應該讓給人民。這樣，大家滿足，大家善長。』」

「唉！夫賽的對人態度，和從前完全不同起來。對於別人的客氣，雖則不會改變，可是從這時起，他擺着已經了解人生秘密，能够指示和平安穩之路一般的臉色，而想要俯視一切大眾了。他對於自己知道的知識，誇耀得無法排遣。於是，有一天，當他和薩魯平一起在吃飯的時候，他將從老人那邊聽來的一切，非常誇耀地說了出來。薩魯平的小小眼睛，立刻就光亮起來，他走來走去，用手抓着頭髮，用很低的聲音說：

「對啦！——那個督吧！惡魔祇有一個，這是完全對的。他，不知有了幾千萬的財產，我們呢，大家都要餓死這

是誰講給你聽的？」

「沒有誰講過。」埃夫賽斷然地說：「這是我獨自想出來的。」

「不，說實話吧，從什麼地方聽來的？」

「誰哄你，——自己想出來的。」

薩魯平浮着多疑的微笑，望着他。

「這樣，你就聽明了，可是我想你是在說謊。」

埃夫賽生起氣來。

「管他什麼都好，——假使因為我自己想出來的而不相信，那麼你不相信就得了。」薩魯平愉快地笑着，將手狠狠地擦了一下。

兩天之後，警務副官科莫夫和一個短短的剃着髮的，灰色眼睛黃色臉孔的男子，走到了埃夫賽的面前。

「請你到保安課去一聽。」科莫夫用很低的——但是似乎可以招致一種不幸的響音說。埃夫賽從椅子上面站了起來，——但是因為兩腳發抖，所以從新坐了下去。剃了頭髮的男子，將他抽斗裏面一切的文件都收拾了去。

埃夫賽全不知道，究竟爲了什麼。這樣，垂頭喪氣地被帶到一間陰暗的，擺着一張綠色檯布的桌子的房裏。

胸底下，地板好像正在搖動。房間的牆壁，也好像在綠色的黎明裏面漂蕩一般的在那裏顫動。隨着桌子，望見一個落腮鬍子的男子。在他臉上，戴着一副藍色眼鏡。埃夫賽癡癡地看着他的眼鏡，凝視着眼鏡裏面的那雙青色的無底的眼睛。這雙眼睛，使他注意，好像從血管裏面，吸引了全身的熱血。於是，他用低低的聲音，將從「煙包」老人和駝背那裏聽來的說話，詳細地，好像剝掉了一層心臟的皮膚一般地，一句句的說了出來。

很響的，刀劈一般的聲音，阻止了他的說話。

「那王八們在說，一切罪惡都在皇帝身上，是嗎？」

藍眼鏡的毫不性急地伸出手來，拿了受話器，好像嘲笑一般的說：

「倍爾根是你嗎？喂，今天晚上，給我拿下兩個傢伙。噫，司法課書記加彼東。留索夫。伊凡諾維奇……噫，還有財務課職員安東·德梁根，什麼？對啦，當然。」

埃夫賽覺得，非緊緊的抓住桌子不可了。

「哦。」

黑鬍子的這樣說着，靠在椅子背上，兩手摸着鬍子，或者弄着鉛筆。過了一下，將鉛筆丟在桌上，兩手插進褲袋裏面。很長的時候，他沈默着不響。於是，用有力的語氣，一句一句地問：

「你爲什麼做了這樣的事？」

「聽了我吧！」埃夫賽像私語一般的求告。

「你叫格林科夫？」戴眼鏡的不理會他，繼續地說：「這名字好像在什麼地方聽見過的。」

「聽了我吧。」埃夫賽反覆着。

「你知道你做了很壞的事了。」

「知道，非常的不行。」

「唔，那麼你知道什麼地方不行？」

格林科夫什麼話也沒有。黑頭髮的男子似乎非常愉快非常安靜地坐着，所以埃夫賽覺得永遠也沒有解脫的希望。

「不懂？」他問着：「再想一想吧。」

埃夫賽歎了口氣，說起了拉伊莎和多利梅同的事情。

「什麼多利梅同？」藍眼鏡的隨便的伸了一個懶腰問：「啊，對了，你的名字我是早知道的。」

他立起身來，走到埃夫賽的身邊，用指頭抬起他的下顎，將他仔細望了一遍，於是，按了一下電鈴。

一個臂膊很粗的麻面大漢，走進門來。他伸着紅色的指頭，用陰鬱的臉色望着格林科夫。

「將這東西帶下去！」

埃夫賽差不多就要跌倒。他的兩腳，早在發抖，但是那個大漢不管一切，將他挾在腋下，拖下了石造的階段。「怎樣，小鬼怕？」他將埃夫賽推進一間小小的屋子，鎖了門，獨自的說：「祇是皮包骨，還要鬧什麼革命！」這句說話，嚇破了埃夫賽的膽子。

他蹣跚着外面鎖門的聲音，坐在地，用手抱着膝蓋，將頭載在上面。無聊的沈默，包圍在他的身邊，好像現在就要死去一樣。他從地上跳起身來，裝着手勢，靜靜地好像小老鼠一般的在裏面摸了一下，他摸着一張放着一條很壞的毛布的眼床。走到門口，看見門口的對面，還有一扇小小的四角的窗子，於是，他重新走到窗子前面。窗子是在地面之下。上邊嵌着很粗的鐵棒，經過鐵棒，從外面落下了一些粉雪和玻璃的碎片。他從窗口回來，靠在鐵門上面，用絕望的聲音說：

「饒了我吧……放我出去吧。」

這樣，他重新倒在地上，絕望的波浪，洗去了他一切的意識。

慢慢地，晝和夜織成了灰和黑的條紋，在微弱的單調裏面，好像死一般的流了過去。這是充滿了不安和恐怖的預想，而靜悄悄地過去的日子。這種緩慢的，異樣的步調，不知什麼日子纔能走盡。埃夫賽的心裏，一切沈默，一切凝固。他已經失却了思想的力氣，走着的時候，他也不敢發出腳步的聲音。

第十天，戴藍眼鏡的男子和將他帶到這裏來的那個大漢，從新將他帶到外面。

「裏面的滋味不很好吧？」德格利科夫黑頭髮的男子用他厚而且紅的嘴唇扎的響了一下向埃夫賽問。他的那種聲音，奇妙得好像是從他肚子裏面的笑聲浮漾出來一樣。藍眼鏡的玻璃，反射出電燈的亮光。這種光亮，在埃夫賽虛空的心裏，透進了強烈的光線。這時候，在他心裏引起了一種奴隸一般的根性，在他，以為祇要能夠走出這間黑暗的小屋，那是不論什麼事情，都是願意做了。

「可以聽了我嗎？」他低聲說。

「哦，可以聽你，而且，這裏可以用你。從此之後，你的職務，就是將另外的那些傢伙，帶進你方才出來的那間屋子。懂嗎？在那裏——此外，還有許多滋味很好的房間預備着呢。」他快活地笑着說。「死了的多利梅同，會將你的事情託過我，爲着他的前功，現在提拔你一下。此後每月有二十五羅布的薪水……」

埃夫賽默然的行了個禮。

「彼得，彼得羅維奇，是你的上司，就是你的先主。他的話，一切都要聽從，懂了你住到他的地方去，好嗎？」
「好的。」

灰色眼睛的男子，突然用大聲說。

「得了。」

黑頭髮的又和埃夫賽談話。他的說話，好像安慰，又好像鼓勵他的勇氣。埃夫賽緊張地聽着他的說話，眼也

不覺地注視着他的嘴巴。

「好嗎？從此之後，你要保護陛下的玉體和他的神權。懂了？」

「謝謝老爺！」

彼得·彼得羅維奇伸長了脖子說：

「讓我好好的去教訓他吧。可是，現在是非去不行了。」

「啊，那麼走吧，格林科夫你和他同去。辦事的時候，應該動謹些！這樣，一定可以好好的提拔你的。不過，要知道你和舊書店主人拉斯薄薄夫殺害事件有關，那是忘記不得的！——你自己招出來的一切，我都已經記錄下來，懂了！」

菲立普·菲立波維奇點了點頭，同時，好像刻在木頭上面一般的那些從來不會動過的鬚鬚，向下面動了一下。他將小指上面戴着金戒指的那只肥白的右手，伸到埃夫賽前面。埃夫賽閉了眼睛，向後退了一步。

「這樣的胆小，這小子！」菲立普用他好聽的聲音說了，格格的笑了出來。「現在，已經是什麼都不用怕了。你，已經是陛下的吏員。你應該鎮靜一點。現在，你已經有了確實的位置。——懂得了！」

走出街上，埃夫賽覺得氣息起來。——他帶跌帶撞，差不多就要跌倒，他的同伴豎起了披肩的領頭，向周圍望了一週，舉起手來，低聲喊了一輛馬車。

「喂，回家去。」

埃夫賽將他斜視了一眼，差不多想要噥了出來。彼得的方才割的臉上，不知什麼時候已經長了一層淡淡的鬍鬚。

「爲什麼呆人一般的張着嘴？」彼得看見他吃驚的樣子，很不高興地說。埃夫賽垂着頭，努力地想要不看這位運命所賦與的新主人。這位主人端端的坐在馬車中央，一聲不響地，好像計算東西一般的一個個的屈着指頭，又像是在思索一般的繃着眉頭，咬着嘴唇，常常向着趕車的怒喊：

「喂，快一點！」

外面降着冰雪，是一個很冷的日子。埃夫賽覺得，好像馬車以一種非常迅速的勢力，從山上跌落到陰暗污穢的山谷裏去。在一家高大的三層樓家屋前面，馬車停了下來。房子分作三排，上面開着許多好像盲人的眼睛一般的窗子，在這許多窗子裏面，祇有兩三個地方，放出了淡黃色的燈光。屋頂上面，好像嗚咽一般的滴下了許多雪水。

「上去。」彼得說，他的臉上，已經除下了方才戴的假髮。

他們走上樓梯，經過長長的，似乎沒有盡頭的走廊，和許許多多白色的門戶。最初，埃夫賽以爲這兒又是監牢，但是後來聞着了油豆腐和皮鞋油的氣味，方才覺得安心。這些氣味，似乎是和監獄沒有緣分的。

彼得用力的推開了一扇白色的房門，走進裏面，關了兩盞電燈，仔仔細細的望屋裏看了一下。於是，脫了上衣，很快的，似乎很性急地說：

「假使有人問你名字，祇說從沙皇村來的我的從弟。只說來找事做，說了說錯是不行的。」

他的臉上，似乎帶着興奮的顏色。眼睛好像也是帶着怒色。說話不很連續，歪着薄薄的嘴唇，說話的時候是在顫慄。他接了電鈴，推開房門，伸出頭去喊：

「拿茶盞來！」

埃夫賽蹲在房間角上，好像被打倒了一樣。向周圍望了一眼，覺得一定有些什麼意外的事情。

「脫了外套，坐着！」彼得對他說。「隔壁的房間是給你住的。」

他很快的放好了紙牌桌子，從袋裏拿出一本札記和一副紙牌，將牠分作四份，不看着埃夫賽說：

「我們的工作須要祕密，這你應該早已知道的了，我們應該躲在暗中工作。否則，我們便會送了性命，好像

多利梅同被人打死一樣地……」

「他被打死了？」埃夫賽低聲問。

「可不是嗎？」彼得毫不經意地回答。他揩了一揩眼角，開始揀牌分好的紙牌。

「第一千二百十四……heart的A和七……club的queen……嚶……」

他在那時會上寫了一下，從新繼續下去。因為低着頭，所以他的聲音，好像有兩種不同的聲調。計算紙牌的時候，聲音很不清楚，好像注意着別的事情一樣，但是，和埃夫索說話的時候，却又換了非常明白而性急的音調。

「所謂革命黨，都是上帝和皇帝的敵人。…… diamond 的十和三，spade 的 jack……他們受了德皇的收買，想要破壞俄國的治安。我們俄國人，現在是什麼東西都能自己造了，可是，德國人呢…… king，五和十，混賬十六擲的破頭……」

一會子，彼得突然高興起來。他的眼裏發出光輝，臉上露出了溫和和滿足的表情。

「方才說到什麼地方？」他望着埃夫索問。

「說到德國人……」

「唔，對啦！德國人是貪得無厭的東西，他們都是俄國的敵人！他們想要征服我們，希望我們向他買取一切貨品，而他們呢，想要收買我們的殺類……在德國，一點五穀都不能出產…… diamond 的 queen，如 heart 的 King 的十。」

他閉了一半眼睛，望着屋頂，嘆了口氣，從新分牌。

「大概，外國人都在妒嫉俄國的富強……第二百十五……他們想在俄國引起暴動……篡奪帝位……三張 A，唔……於是，支配我們的土地，在我們上面任命他們的官吏。這時，他們奪取我們的一切，滅亡我

們的國家……怎樣你看，這樣也好。」

「不，絕對的不可。」埃夫賽雖則全不知道，但是這樣說着，靈敏地望着他巧妙地分着紙牌的手指

「這種事，當然是誰也不希望的。」彼得凝視了一下，這樣說了，重新分配他的紙牌，好像忘記了自己一般的摸着自已的巴掌。

「所以，你得知道，我們應該和革命——就是和外國的暗探鬥爭，而保護俄國的自由，保障皇帝的權力。要知道的，就是這一點，要怎樣做才行……那是立刻就會知道的……祇是，應該和你說，不能貪懶，吩咐你的事情，非立刻做好不可……我們不僅要注意前面，而且要當心後方……否則，他們在後面用暗箭傷人……spade 的A, diamond 的七, club 的十。」

外面有人敲門。

「去開門。」彼得命令一般的說。

一個淡黃色捲髮的男子，捧了一個架着茶壺的火盆進來。

「伊凡，這是我的從弟。」彼得說。

「大約要住在這裏，所以你替他收拾一下隔壁的房間。」

「契旭夫先生來了……」僕人伊凡低聲的說。

「喝了酒。」

「稍稍，」他說要進來……

「埃夫賽去煮些茶。」僕人出去之後，偵探說。

「你自己也煮些喝吧。在警察署的時候，薪俸多少？」

「每月充個羅布。」

「身邊已經沒錢了吧？」

「哦，沒有了。」

「非去拿一點錢不可。你得去定一套衣服。在這兒，老是穿一套衣服是不行的。人家應該一個個的認識清楚，但是你自己却不能使衆人知道。」

他數着紙牌，從新獨自地說話。埃夫賽倒了茶，想要整理一下今天的一切奇妙的印象。但是，這個覺得非常的困難。他好像生了什麼毛病，身上發冷，手足抖動。他閉了眼睛，想要靜靜的在角子上靜坐一下。在他腦裏，許多人的說話，在那裏反覆。

「身體不舒服。」非立普在那裏問。

「腳下有火猛烈地敲門。彼得拾起頭來。」

「沙裏！」

外面發出了一種發怒一般的聲音。

「對呢，快開門！」

埃夫賽開了門，於是在他前面，兩個最銳地抖着，帶着一個鬍鬚很粗的，口饒的高大的男子。那男子，一直延長到下巴下面。他從禿頭上面除下帽子，將帽丟在床土，用手猛烈地擦着自己的兩頰。

「帽子不是打進了嗎？為什麼丟在我的床上？」彼得說。

「什麼床不床，管你媽的！」客人不乎一般地說。

「埃夫賽！將外套掛了！」

客人坐在椅子上面，伸直了腳，燃了一根紙煙，於是問：

「埃夫賽！這是誰？」

「我的從弟！」

「從弟？以乘，我們大家都是從弟……沒有燒酒！」

彼得拿密林料去，叫他的吩咐僕人，拿瓶燒酒，和些下酒的東西。埃夫賽傳達了之後，立刻將面部躲在茶爐後面，不給客人看見地坐在桌子前面。

「這錢怎樣老賭鬼？」客人這樣說着，望紙牌看了一眼。
彼得跳起身來，很起勁地說：

「我發見了祕訣了呢——當真。」

「什麼？」發見了？」客人這樣說，可是搖了搖頭，懶洋洋地，「白癡——你是。」

彼得拿出一本扎記，用指頭點着客人的胸口，熱心地說：

「可是聽我講。沙夏已經重複了十五次呢。好嗎？一共，祇弄了一千二百十四次。現在，常常有同樣的東西出來。本來，非弄二千七百零四次不行……可是……好嗎？五十二乘五十二回，將他十三倍……總之，這就是紙牌的數目。——那麼，就是一共三萬五千一百五十二。再將這個四倍……這是顏色的數目。——結果，是十四萬六千零八次。」

「噢，傻子！」客人用鼻音說，搖着頭，歪了一歪，嘲笑似的噘着嘴。

「什麼叫做傻子？沙夏爲什麼告訴我？」彼得低聲地叫。

「紙牌的配合，我是全部都知道的，好嗎？祇要一看牌。他將扎記本子拿到眼睛前面，很快地說：——spade 的七，diamond 的十，——假定某人有了這四張牌，第一個是heart的十，diamond的十，spade的十，heart的十，和七，再加club的十，最後的，那便是diamond的queen，heart的十，club的十……」

他的兩手正在發抖，額角上淌着汗。臉上好像有些什麼容易使人親近的模樣。格林科夫從茶爐後面望過去，祇見沙夏的兩只充血的眼睛，大而且腫的鼻頭，和在黃色皮膚上面許多網目一樣的瘡痂。從左邊的太陽到右邊太陽，這些瘡痂散佈得好像花環一樣。從他身上發出了一種難聞的惡臭。

彼得將扎記簿按在胸口，裝着手勢，差不多好像發了瘋一般的說：

「一次不失敗地可以做幾十萬，幾百萬次，完全不成問題。毫無欺騙，毫無作弊，這都是從知識得來的。方法就是這樣，完全正確的。」

因為他用力將拳頭在胸口拍了一下，所以禁不住咳嗽起來。可是他還是靜靜地帶着微笑坐了下來。

「爲什麼燒酒還不拿來？」沙夏將雪茄帶頭丟在地上，似乎不滿地問。

「埃夫賽去問。」問着。當彼得很性地說的時候，恰恰外邊有人敲門。

「再喝酒？」彼得帶笑地問。

「沙夏拿住了酒瓶。」

「不是什麼再喝，現在才開始喝呢。」

「對於毛病沒有害處？」

「當然沒有好處。酒和空想都不是有益的東西。比方說，像你一般的，怕立刻就會變成白癡的！」

「放心吧，我是決不會這樣的。」

「根據數學看來，你的確似乎是個傻子！」

「哼，看不出，你還在身邊帶着什麼數學。」彼得生了氣說。

「閉嘴！」沙夏說着慢慢的喝了一杯，拿起麵包來嗅了一嗅，重新酌了一杯。

「今天，我……」低了頭，將手肘拄在膝頭上面，他說：「今天，我再和將軍談了一次。我和他說，向你借些本錢，那麼我們同志相謀，可以建立一個文學俱樂部，那麼，將主要的那些無賴一個個的安插進去。——於是，那傢伙，絞着腸子，突出了肚子，哼，那忘八說：要怎樣做纔行，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哼，好像很清楚的样子，哈哈，可是實際上呢，小老婆在馮·路真前面裸體跳舞，女兒打了胎……他自己還什麼也不知道。」他又喝了一杯，重新注滿。「這個那個，都是一些流氓，我活得討厭了……莫賽曾經殺過二萬三千個梅毒患者。那時候，人數也少了些。假使我能够大權在手……我得殺他幾百萬人……」

「第一個，先得殺你！」彼得帶笑說。

對於這句說話，毫不理會，沙夏好像發了熱病一般的繼續地用鼻音哼着。

「自由主義者，將軍，革命家，淫婦，一個不剩地殺個精光……堆起柴來，將他們燒了！血流成河，骨粉做了肥料，那一定大豐年吧。百姓們可以大家吃飽，同時也可建立一個好好的政府。人類，本來是動物的一種，那麼豐饒

的牧場和青腰的田地，當然是必要的。什麼都市，完全將他踏平……不必要的東西——總而言之，嬌懶簡易生活的，完全推翻，這些，拿去給惡魔吃吧！」

他的那種有熱性的，帶臭氣的說話，有力地吸住了埃夫窰的心靈。——可是，聽着他的說話，覺得有些討厭，覺得有些危險起來。

「或許，又會突然的被拿了去，詢問着他所說的話吧。那東西，或許又是故意的說給我聽的……後來，再將我抓了去……」

他覺得害怕起來，在椅子上發發的抖着，用低聲問道：

「可以走嗎？」

「到什麼地方去？」

「去睡……」

「啊，當然可以。」

「害怕了……」沙夏從後面望着他說。

九

回到房裏，埃夫賽悄悄地，不點燈火地脫了衣服，撲到床的前面，用那濕冷的毛巾，裹住了自己的身體。他什麼都不想看，什麼都不想聽，儘可能的不使人們看見，將身體縮做小小的一塊。在他耳旁裏面，還彌着沙夏的聲音，鼻子裏面，還是留着沙夏的臭氣。那些額上的，黃皮上面的瘡疤，好像還是映在他的眼睛前面。不知從什麼地方，透過了牆壁，埃夫賽又聽見了沙夏的聲音。

「我是天生的老百姓需要些什麼，我很知道。」

不知不覺地埃夫賽聳起了耳朵。這個討厭的男子，不知將自己當做一個什麼人物，這樣想着，愈加覺得不安起來。

這是一個黑暗而寒冷的晚上。窗子外面，這裏那裏地隱約着一點微光。忽然聽見了一種很低的聲音——這是雨點被風吹着，一點點的打在窗上。

「到什麼地方的僧院去躲避一下吧。」格林科夫悲傷起來，清澹的想。

忽然，他想起了上帝。上帝這個名稱，自從到了城裏之後，從來不曾聽過，也是從來不曾想過。他在一般常常爲恐怖和苦惱所壓榨的心裏，當然沒有期待溫暖的神惠的餘裕。可是，現在呢，這種期待偶然的復活起來。他的心裏，充滿了溫情。但是不多一刻，重新又是遮上了一層沉重的絕望。他從床上跳起身來，跪在地上，兩手按在胸口，默然地向着房間的一角，閉着眼睛，等待着心靈的平靜。他覺得非常的疲倦。空氣很冷，因爲這個原因，在他身上，感到了針刺一般的疼痛。忽然，全身感到了非常的寒冷。他重新躺下，當他第二次醒來的時候，發現了昨晚上一無言地所禱的地方，並不會掛着神像。那邊，掛着兩張圖畫。——一張，畫着一個帽子上面揮着綠色羽毛的獵人，正在和一個鄉下姑娘接吻。其他一張，畫着一個裸胸的金髮女人抱着一束花。

他嘆了口氣，穿了衣，洗了臉，胡亂地將房間裏面看了一遍，然後坐在窗子前面，望着街上的樣子。人道，車道，房屋——這些，都是堆滿了灰塵。一輛馬車，在街上走過，馬兒似乎很愉快地搖頭，馬夫，好像沒有骨頭一般的在那裏搨睡。照例，他們似乎很忙的跑來跑去。埃夫賽覺得有點飢餓，但是他心裏懷疑，不知有沒有要求早餐的權利。他祇是石頭一般坐着，忽然，聽見了敲牆壁的聲音。

他走到彼得的房間，站在門口。

偵探睡在床上說：

「喝了早茶，向他拿吧。」他將露出的腳伸下床來，將腳趾動了一下。「喝了茶，一同出去。」他又打了一個

欠伸。『讓一個給你吧，跟在後面，一直跟到他住的地方，攔了馬，對方走進屋子，那隻你要記在簿子上面，住了多少時候，他去訪了誰，也得仔細記往。或者，他在路上遇到的同類，對於身材容貌，也要記在心裏，還有……此外還有許多，可是說得多了，這是要忘記的，今天就是這幾點吧。』

他望着格林科夫，嘴裏吹着口笛，過了一會，向着旁邊，似乎憂鬱地說：

『再和你說一樣吧……沙夏那傢伙，昨晚不是說了許多話嗎？那些事，是不能對別人說的。懂了嗎？那傢伙是個病人，是個醉鬼，可是他很有權勢，想要收拾他，也是沒辦法的，或許，反而被他收拾了——好嗎？他是大學畢業生，所以一切法子，他都知道。而且，他是坐過牢的，現在，他拿着一百羅布的薪水。』彼得的似乎還未甦醒的臉上，忽然陰影起來。他穿了衣服，用鈍重的口氣說：『這裏的事情，可不是玩耍……當真，立刻，祇要咬住他們的喉管就得了。可是在起初，單單跟着一個人，也會被他們帶來帶去的帶到一百哩以上的路的。』

昨天，雖則非常的興奮，可是到了此刻，埃夫賽對於彼得，似乎覺得有點興味起來。今天的說話，奇妙的有些瑣碎而重複的地方，他懶懶地聽着，於是埃夫賽鼓起勇氣來問：

『一天到晚，都是非在街上走着不行的嗎？』

『常常，晚上還得出去呢，在零下三十度的冷天，那些可惡的惡魔，真替我們想出了這樣的差使。』

『那麼，將他們一個也不剩地抓了？』埃夫賽又問。

「將誰？」

「那個……那個，將那些敵人……」

「那是叫做什麼政治犯和革命家的。抓完，那是不容易的。他們，不論那一個都像變生子一般的……」
德維爾了茶，彼得翻開札記來一看，於是立刻高興起來。他從椅子上面跳起身來，很快地翻着紙牌。

「一千二百十六回勝負。在我手裏，spade的三，heart的七，dia的A……」

彼得走出屋子，他穿了元色外套，戴了羊皮帽子，手裏拿了一個皮包。他，好像是個官吏的樣子，於是擺着架子和埃夫賽說：

「業主，在路上，不能跟在我的後面，而且，不准和我談話。我就要走進一家屋子，那時候，你得走進那家門房的屋子，和他說，等一等梯莫菲耶夫先生。我立刻就出來的。」

埃夫賽覺得害怕起來。他恐怕在人叢裏面失去了彼得，所以眼也不發地注意着他，跟在後面走去。但是，走了一會，彼得忽然不見。格林科夫看錯了人，一直走到前面，但是，終於立定在一根路燈柱子前面。在他眼前，微明裏面，聳着一間用鐵絲網遮着窗子的屋子，狹小的正門對面，有一個荒廢了的院子，那裏，鋪着許多很大的石板。埃夫賽覺得胆小，不敢走進門去，所以走了一步，總想望四面窺探一下。

從院子裏面，跑出一個穿着毛皮圍衣，低低的戴着帽子，在轎上蓋着狐色口氈的男子。他用灰色眼睛對埃

夫賽做了一個眼色，低聲地說：

「爲什麼不到門房那邊去？」

「因爲被你在路上丟了。」埃夫賽辯解一般地說。

「丟了？忘八！非當心不行！那麼，喂，從這裏過去第三家，那是地方會議所。從那裏就有一個男子出來，他叫做德特米里·伊里奇·庫爾諾索夫。——懂了嗎？到這裏來，我告訴你那個人。」

兩三分鐘之後，埃夫賽好像喪家之狗一般的，在人行路上，跟在一個穿着破外套和黑帽子的男子後面。那人身材高大，似乎是非常強健，揮着手杖，用他很大的脚步，用力地踏在柏油路上。黑帽子下面一些夾着白頭髮的捲髮，披在頭蓋和耳朵上面。

埃夫賽有生以來，從來不會對人表過同情。但是看了此人，却似乎流露了一些類似同情的感情。因爲過於興奮，他一路揩汗，一路急急地跟在後面。那人從這路的這邊走到那邊，所以在很近的距離，埃夫賽和他碰在一起。他是一個淺黑臉膛，蓄着濃濃的口鬚，緊蹙着眉毛的男子。眼睛裏面含着一種莫明其妙的微笑。好像是在唱歌，又像是在獨語。——因爲，他的嘴唇是在顫動。

埃夫賽站定身體，揩了揩汗，聳了聳肩膀，重新跟在後面。他低頭走路，常常抬起頭來。

「那人年紀已經不小了吧。」他想。「好像是個窮人……一切都是因爲貧窮而起的。」他想起了烟筒老

人的事情，忽然騷擾起來。『或許，他要報仇的。』

他這樣想，於是對於烟窗老人似乎有些抱歉起來。

街上的雜音，和那種濺起粘性泥濘的膠響，不斷的滾進他的耳鼓。他覺得非常寂寞，覺得非常孤零。他想起了拉伊勃的事情，差不多，他要想從這種環境逃避出去。

他所眼看的男子，站定在一家屋子的前面，用手指按了一下電鈴。取下帽子扇了一下，從新將他戴在頭上。埃夫賽站在離開界右五六步遠的地方，很不安地望着他的容貌……他很想和他談話，那個男子或許早已知道，所以皺了一皺眉頭，立刻看着旁邊。於是，埃夫賽祇好沒手勢地望着地面。

『從保安課來的。』

他聽見了一種低聲而尖銳的聲音。一個身材高大的，紅面孔的男子，手裏捏着掃帚，身上繫着污穢的圍裙，站在他的前面。

『是。』埃夫賽低聲說。說了之後，立刻又覺反悔起來。

『又是一個新手！』門房埋怨一般地說。『你是跟着了庫爾諾索夫來的。』

『是。』

『哦，那邊去和你主人說，拿着三個皮包的客人，今天從停車場到了那人的地方，還不會報告警察，還有一』

十四小時的猶豫。他是一個身體小巧，很漂亮的男子，生着鬍鬚。」

門房說完之後，用掃帚在地上掃了幾下，泥濘灑在埃夫賽的皮鞋和褲腳上面，於是他說：

「在這裏容易給人看見，誰都不是傻瓜，你會立刻被他們發見的，索性走進門裏吧。」

埃夫賽小心翼翼地走了進去。

忽然，在對面路上，他看見了薩魯平從那裏走過，手裏拿了手杖，身上穿着新做的外套，斜斜的戴着黑色帽子，手上套着新的手套，那種擠眉弄眼的樣子，完全和自命漂亮的賈笑婦一樣。

「早安！」他望着埃夫賽說。「我來和你交代的。你到萊比亞西街的索莫夫酒館去吧。到那裏去問一問，尼古拉·巴甫洛夫在那兒？」

「你也進了保安課了？」埃夫賽問。

「比你早十天就進去了呢，爲什麼？」

埃夫賽望着他很有光潤的黑臉。

「那時候，我的事情是你去報告的吧？」

「不是你先背叛了烟館主人嗎？」

埃夫賽想了一下，擱着陰氣的臉嘴說：

「那是以後的事呀，除出你之外，我誰都不會和人說過。」

「可是烟旬老人在很你呢！——愛愛，怎樣？」薩魯平愉快地笑着，拍了一拍埃夫賽的肩膀。

「快去吧！獸孩子！」他這樣說着，揮了一揮手杖，和他並排着走。

「這事情真不錯。我非常歡喜。過着紳士一般的生活——既可散步，又可參觀。喂——看這衣服很不錯吧，怎樣？」

他立刻和埃夫賽分開，很性地回了轉去。格林科夫悵然的望着他的背影，重新陷於沉思裏面。他覺得薩魯平比自己下賤，比自己淺薄，但是他居然能够這樣得意，心裏不覺有點難過起來。

「他可以密告我，我便不能招出烟旬老人的事嗎？當時，實在是怕得沒有法子。那麼，他自己呢——為什麼要去告密我？」於是，他像威嚇一般在心裏叫：「對啦，看最後笑的是誰！」

他走到酒館，開了巴甫洛夫，於是跑堂的指點了他樓梯的方向。他走上樓梯，站在門口，對面聽見了彼得的聲音。

「賭輸贏的時候，紙牌祇有五十二張，可是在街上呢，我管轄的有幾千個人。其中，我雖則祇知道了二三百個，他們住在什麼地方，幹些什麼勾當，我完全知道。不過，那些傢伙常常能够調換，而紙牌呢，却是永也變不出花樣。」

房間裏面，除出彼得和沙夏之外，還坐着一個男子。他是一個瘦長的漢子，因為坐在窗口看報，所以不會知道埃夫賽的進來。

「攜着這樣的蠢相！」沙夏用惡意的眼光望着格林科夫，說：「非變個樣子不可，——對嗎？瑪克拉科夫！」
看報的旋轉頭來，用他大而且亮的眼睛將埃夫賽望了一下，說：

「可不是嗎。這是必要的。」

彼得胡亂地搔着頭髮，似乎很興奮地坐在地上。一面用鵝毛管子挑着牙齒，一面命令埃夫賽報告看見了的事情。桌上吃剩的殘菜還是擺着，脂肪和菜葉的香氣，引起了埃夫賽的食慾。他站在彼得前面，用着隨便的聲音，報告了門房所說的一切。聽了第一句話之後，瑪克拉科夫立刻將他拿着報紙的手反向背後，歪着頭，摸着淡黃的鬚鬚，一句也不放過地聽着他的言語。他的頭髮，也是黃色，但是換了許多白髮，所以看去已經變了銀色。潤澤而緊張的顏面，蹙着的眉頭，沉靜的眼睛，半新不舊——但是非常合身的衣服，康健的身體，鎮靜的姿態，低沉的聲音——凡此一切，都可以使他在彼得和沙夏裏面顯著出來。

「門房替他搬了皮箱。」他向埃夫賽問。

「他不會說起。」

「那麼，一定不會搬，否則，或輕或重，他總得說的……那傢伙一定是自己搬的。」瑪克拉科夫說了，再添上

一句：『大概……是雜誌吧，下一期的。』

『唔，那麼，非派人去搜查一下不行了。』沙夏很高興地說，用拳頭裝着打人的樣子罵道：『非找出印刷機不可，你們祇要給我活字就行了。——機器，我自己能够裝配。我可以立刻將那些王八尋出來，那邊要的東西，一切都造起來。——於是，將他們一網打盡。這生意不很好嗎？』

『當然不壞。』彼得說。瑪克拉科夫望着埃夫賽說：

『你不會吃過飯。』

『不會。』

彼得用下巴指着桌子說：

『快點吃！』

『殘菜可不行。』瑪克拉科夫很響地說，走到門口，開開門來叫：『喂，來一客午飯！』

『你去講一下看。』沙夏用鼻音對彼得說：『去看一看傻瓜阿芳納索夫，和他說，兩三年之前沒收的印刷機，可否借用一下。』

瑪克拉科夫看着他們，自己捻着鬍子。

午飯搬了進來，和跑堂的同時，走進了一個圓臉的，有麻子的，似乎很和氣的男子，對大家堆着笑臉說：

「今天晚上在契司托夫那裏，有一個革命家的宴會。我們已經決定，派三個人假裝侍者進去。你也是其中的一個，彼得魯西加。」

「又是我？」彼得似乎生氣一般地說。臉上現出斑點，愈加覺得難看起來。「兩個月之間，我當了三回侍者，這次是再也不幹的了。」

「對我說，有什麼用？」

「索洛維育夫爲什麼專門派我當侍者呢？」

「實際上，這是最適當的任務。」沙夏帶笑說。

「決定了三個人去。」索洛維育夫又說了一遍。「不是可以喝啤酒嗎？」

「請看瑪克拉科夫。」沙夏說：「在我們同伴裏面，認真的獻身的地工作的人物，一個都沒有。可是他們呢，什麼都是辦命的。舞宴會，會議，雜誌的洪水，還要在工場裏面公開的宣傳……」

瑪克拉科夫一聲不響，望着旁邊。

圓臉的索洛維育夫似乎很親密地笑着，低聲說：

「今天在火車站裏，我抓住了一個帶書籍的姑娘。那是在避暑地曾經看見過的——當時，我以爲小姐們，大概是幹齋戒的。今天呢，一個監視的都沒有，在車站裏這兒那兒的走着。我走到旁邊，很容易地說，有句話和你

談談，於是那女的吃了一驚，臉色都變白了，連忙將皮包藏在後面。我想，是沒有疑問的了。將她帶進屋子，打開皮包來一看，不是多得很多嗎？最近出版的解放雜誌，和其他許多激烈性的東西。我將她帶到保安課去——除此之外，是沒有法子的。不能捕鮪魚的時候，那麼祇好捕個鱈魚吧。在馬車裏，她旋轉了頭，鼓起了腮子，眼裏淌着眼淚，可是，一句話也沒有。我說，小姐，身體舒服嗎？她呢，一句應酬話也沒有。」

索洛維育夫低聲的笑了。於是他的臉上面，充滿一條條的震動着的皺紋。

「她叫什麼？」瑪克拉科夫問。

「梅利霍夫醫生的千金。」

「啊——」沙夏引長了聲音說。「她的爹，那是我知道的。」

「很有名望，拿過烏拉奇米爾和安娜勳章。」索洛維育夫說。

「我知道。」沙夏又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蹩腳醫生罷了，要是能醫好我的病……」

「你的那是除出上帝之外，沒人醫得好吧。」似乎很親熱地，索洛維育夫說。「你的身體，已經完了。」

「畜生！」沙夏怒喊着。

「你們在等誰？」瑪克拉科夫。」

「正在吃飯。」

「喂，喂，快吃！」沙夏向着埃夫賽喊。

埃夫賽一邊吃飯，一邊打量着這裏的人物。其他的人們，似乎都不及沙夏一般的凶狠和可怕。於是，在他心裏浮起了一種和大家都好而使大家歡喜他的念頭，放下了刀叉，用白布揩了揩嘴，說：

「吃好了。」

忽然房門推開，跳進一個人來，領帶領頭扭得一塌糊塗，彎着身體，望隔壁房間聽了一下，很快的關上房門，喊着：「快些上鎖。」再望四邊看了一下，長長的吐了口氣，喊道：「啊，好容易逃了性命！」

沙夏帶輕蔑地說：

「喂，遭打了！」

那人站在沙夏旁邊，喘着呼呼的透氣，揩着汗說：

「啊，啊，險些兒被鐵錘打死了！我弄完了牢裏的事，正在回來的路上，忽然兩個人跟在我的後面——其中一個在口袋裏藏着一個鐵錘！」

「或許是手槍吧。」

「鐵錘！」

「你看見的？」沙夏嘲笑一般地說。

「誰管這些，他們想用鐵錘打死我，聲音也沒有地……其中一個……」

他非常倉惶，非常狼狽，好像不能制止心裏的恐怖。突然，他望着埃夫賽的相貌，退後一步，問：「誰？這個。」

瑪克拉科夫走過去安慰他。

「鎮靜一下吧！埃利查爾！他是新加入的同伴。」

「他的朋友？」

「聊！滾進瘋人病院去吧！」沙夏噤裏噤咕地講。

「可是，我還不會被打得躲進電車底下過呢，將我當瘋子看，不是太早了嗎？」

「可是你的樣子實在太狼狽了。對嗎？瑪克拉科夫！」沙夏這樣說，於是埃利查爾生氣起來。

「你自己去嘗一下吧，被不認識的人們打，被不注意的人們打啊。在這裏，這些王八不知有幾千幾萬，在裏面，我一個人不論什麼時候都要混在裏面。」

埃夫賽聽了埃利查爾的說話，覺得有點害怕，眼睛頭腦都覺得眩暈起來，好像有種偉大的力量，已經罩在曹巴上面，似乎就要將這間屋子裏面的人們壓死。

「那裏走呢？」瑪克拉科夫對埃夫賽說。

「走了馬車，埃夫賽悄然地說。」

「這種事情，我是幹不來的。」

「爲什麼？」

「我怕。」

「過一下就會好的。」

「不，決不。」

「不要緊。」

兩個之間交換了這樣的談話，但是結果呢，埃夫賽仍舊被征服了。陰暗，寒冷，天上下着雪雨，路燈亮光在水面上面反映轉來，現出黃金的顏色。行人和馬車，望這種燈光下面走去，兩人沈默了一會，於是瑪克拉科夫開始說：

「立刻就會價的。可是，假使別處有了事，那麼這裏可以辭了，別處有。」

「不。」

「什麼時候進保安課的？」

「昨天。」

「哈，所以，那是難怪的。」

「現在，往那裏去？」

瑪克拉科夫不同答他，祇管自己問：

「有親戚嗎？」

「不，沒有。」

柔和而帶着暖感的鐘聲，在空中漂漾，厚重的黑雲，好像蚊帳一樣的罩在頂上，使人憂惱的鐘聲，紆迴地籠罩在人家的屋上。

「明天是禮拜。」瑪克拉科夫低低地說：「你去做禮拜？」

「不。」埃夫賽說。

「爲什麼？」

「不知道，祇是……」

「我每禮拜都去，——我最愛早上的默禱，唱歌班的人們唱着，太陽照在窗上，……不是怪有趣嗎？」

瑪克拉科夫的單純的言語，鼓起了埃夫賽的勇氣，於是他說：

「唱歌真有趣，我還是孩子的時候，也會在教會裏唱過歌。唱的時候，飄飄蕩蕩的好像自己的身體也化去

了。」

「好，到了。」

瑪克拉科夫說：「遮住道路，車站已經聳在前面。他們走進熱鬧的月臺，靠在牆壁旁邊。於是，瑪克拉科夫假裝渴睡起來。憲兵們的馬刺發出刺耳的聲音。一個黑黧子的淡黑臉龐的女子，正在很愉快她歡笑。」

「在那邊的，女的和男的，在那兒笑的，記住了！」瑪克拉科夫偷偷地說：「那是收生婦薩拉·路利埃，住在沙多瓦亞街第七號。曾經起過訴，曾經充過軍。那男子也是充過軍的新聞記者。」

忽然，瑪克拉科夫將帽子向下一扯，緊張地說：

「看見了吧，那個穿黑衣服的，紅頭髮的高個兒？」

埃夫賽點了點頭，於是瑪克拉科夫繼續說：

「他是小說家，叫做米隆諾夫，這裏那裏坐過四次監牢。你歡喜小說嗎？」

「不。」

「那就可惜了，那傢伙寫得真不錯。」

頭上噴火的，三只眼睛的鐵製的怪物，發出喊聲，驕然的開進站來，停了之後，發着咪咪的聲音，吐出了許多白的蒸汽。埃夫賽臉上也噴着了熱的蒸汽。人們擠在一起，和偉大的火車比較起來，真是覺得怪渺小了。

在眼睛前面看見火車，埃夫賽還是初次。好像是個活的東西，所以他不自覺的對他警戒起來。車輪迴動，啾

尚遲轉。

「啊。」瑞克科夫低聲的喊。

「爲什麼？」埃夫森問。

「不，什麼事也沒有。」瑞克科夫隨便的回答，咬了一下自己的嘴唇，他捻着口鬚，望向前面走去，從他的顏色裏面，可以知道他在追跡這個文人米隆諾夫和一個已經上了相當年紀的，頭上戴草帽的男子在一起。

走出車箱，瑞克科夫和埃夫森同坐了馬車。

「向那在那輛車的後面。」

好像生氣一般的吩咐着，他曲着背脊，搖着身體沈默了許久，於是又像埋怨一般地說。

「去年夏天，我去搜查了那傢伙的家宅。」

「那個小監獄的。」

「啊，到前面去呢，快。」看見前面的馬車停止，於是瑞克科夫很響地喊。

立刻，瑞克科夫跳下車來，付了車錢，吩咐埃夫森等着，自己跑上前去。於是，在黑暗中聽見一個聲音。

「對不住，這兒是謝爾蓋夫先生府上嗎？」

於是，一個不很清楚的聲音說：

「不，這兒是耶科武萊夫。」

「那薩爾爾維夫先生的府上在那裏？」

「不知道。」

「對不住了。」

瑪克杜科夫回轉身來，用滿足的聲音說：

「這兒已經沒有事了，明天化了裝來，守在這裏。」

兩個人走到街上，瑪克杜科夫吩咐他說：

「到這兒來的人們的衣履態度，都要記住。世界上，決沒有完全一樣的人的，每人，各有他的特徵。我們第

三要認定他的特徵。——眼色啦，走路的样子啦，這些，在我們這生意上，都是必要的。」

埃夫察覺得，好像瑪克杜科夫心裏是在厭他，而又故意裝作和他親近的樣子，於是心裏又覺不安起來。

「你，你使人注意，眼眉有點特別，請樣子不行，應該變化一下。或者扮個商人看來，你有點像雜貨舖的行商。

瑪克杜科夫只箱子，去叫賣什麼針線，絲帶，紙紮……這樣，總能和僕役們認識起來。」

瑪克杜科夫停了一下，除了下假裝的鬍子，整了一整帽子，放慢了脚步。

「僕役們，大都歡喜講主人們的弱點的。所以，我們就利用這些。尤其是——女人，管孩子的女僕，幫工，都是

如此。他們歡喜多嘴。——很冷，到咖啡店去坐一下吧。」他換了一種聲調說。

「沒有錢。」

「不妨。」

走進咖啡店，瑪克拉科夫向主人要了：「一大杯香檳，兩杯啤酒。」於是對埃夫賽說：

「你老是不講話，在想什麼？」

「想各樣的事，還有自己的事……」

「可是，打算怎樣？」

「我想去進寺院呢。」埃夫賽認真地說。

「你相信上帝嗎？」

埃夫賽想了一下，好像道歉一般地說：

「我相信，祇是在我，——不是爲着上帝，而是爲着自己。在上帝看來，像我這般的人是什麼也算不得一回事的。」

「好，乾喝酒吧。」

埃夫賽喝了啤酒，覺得很冷很苦，他突然的問：

「常常要被人打」

「屢被誰？」瑪克拉科夫噙了起來。

「不，所謂特務，是否誰都要遭打的？」

「不要說特務，要說特高警察總對。」瑪克拉科夫訂正了他的說話，帶笑地說：

「被打的也有，可是我卻從來不曾被人打過。」瑪克拉科夫憂鬱起來，說：「我們的生計，真是好像狗的生計一樣，一被人，誰也瞧我們不起。可是，在這五年之內，被人家當做人看待的，我祇有過一次。就是那個米隆諾夫。我穿了警察副手的制服，和憲兵一起的到了他的家裏。那時候我正在生病，熱度很高，可是沒有法子被派了去。那時，米隆諾夫非常客氣，一點沒有厭惡的樣子。他和我們走在一起，用着『您老』一般的口氣，和我們談話，從科長，檢事起，一直到我們。那人，是很有名的，報上也曾登過他的照相，在外國，也是知道他的名字。米隆諾夫看見了我，走到我的身邊，說：『請坐，您老身體不舒服，很難受。』我非常難受，閉了嘴，沒有話講。——誰也不看我，他也毫不留意。」

瑪克拉科夫帶着微笑，繼續着講：

「他用糯米紙包了藥，可是我不自禁地噁了一口，很苦，差不多想吐。那時候科長站起身來，叫我先一步回去。當然，搜查是已經完了。那時候檢事和他講：『你現在非被捕不可！』請隨意！不論什麼人，都要幹自己能够

幹的事的。」他很坦然地講。

這話使埃夫賽感到驚喜，他希望能夠和瑪克拉科夫有更進一步的接近。

「那真是好人！」偵探堅決地講，透了口氣，再要了一杯火酒，慢慢的喝著。突然，他像失望一般的將頭靠在桌上。

埃夫賽心裏，似乎要問的事實很多，但是完全混在一起，簡直摸不著頭緒。好不容易尋出一個線索。

「那麼，他也是我們的敵人嗎？」

「誰？」

「那小說家？」

「你說他是誰的敵人什麼意思？」

瑪克拉科夫好像嘲笑一般的聽了一陣，覺得埃夫賽吃了一驚，不敢再問。瑪克拉科夫將銀幣丟在桌上，戴了帽子，走出門外。埃夫賽沒手勢地跟在後面。走到街上，瑪克拉科夫說：

「明天早上九點鐘，到方才的那地方去，十二點鐘交班。」

說着，他將兩手塞進袋裏，匆匆的走了開去。

「再會也不說一句地。」埃夫賽想着，蹣跚蹣跚的夾在人們裏面，電燈亮的地方，走得很慢，沒有燈的地方，

不知不覺加決了些。很冷。啤酒的固味。還是很苦。從胸到腹。覺得非常難受。各種各樣的思想。好像很重的雲塊。一般的緊壓在他的心裏。

「啊啊，這樣的總算捱了。一日今後，怎樣辦呢。世界上還會有入歡喜我嗎？」

睡在床上，做了一個夢見從弟耶希加的亂夢。耶希加騎在他的胸上，捏住了他的喉嚨，醒轉來，彼得在隔壁用混濁的聲音說：

「什麼皇帝，什麼祖國，放屁，這些王八！」

於是，一個女人的聲音制止他。

「啐，這種話也可以高聲的說！」

繼續着仍舊是彼得的聲音。

「誰正誰邪，我沒有仔細想的工夫，可是，我還年輕，我還得活下去。什麼皇帝的威嚴，說着有什麼屁用！替大逆犯人當侍者，站了三個鐘頭，腰骨和兩腿都站斷了。皇帝假使真的有恩惠，那麼爲什麼不加我們的薪俸？爲着這一點點金錢，我可不能永遠地將生命賣給專制政治啊。管他媽的，畜生！」

埃夫賽望了一望窗外，秋天的清晨從新使他沈沈的睡去。

四五點鐘之後，埃夫賽守在厄爾宰夫家的對面。在近旁走了幾次，仔仔細細地敲了一下窗子的窗戶，和家屋的開關，覺得疲倦起來，懶懶的坐在地上。不一會，小說家隆諾夫披了外套，斜斜地戴了帽子，從裏面出來。穿過街道，走到埃夫賽前面。

『要被打了。』

埃夫賽從他的眉眼之間的表现，直覺的地覺得要被毆打。於是想要站起身來，但是怕得不能顫動。

『爲什麼坐在這種地方？』一個帶怒的聲音講。

『沒有什麼。』

『走吧。』

『那可不行。』

『這兒有一封信，拿去交給你的科長。』

『不行。』

『爲什麼？』

很大的眼睛，好像是在命令，埃夫賽抬起頭來，支吾地說：

『我，我不會得到上面的許可，可以從您這裏拿東西，或者和您談話，可是，那麼，我走開吧。』

「走吧。」

米隆諾夫這樣的說，但是他的聲音，似乎帶着嘲笑。埃夫賽拿了灰色信封，望着前面走去。這個信封裏面，在他看來，好像有些什麼危險的東西，甚至於可以奪去了他的生命。他將這個封筒拿在胸口，好像拿着的手指有些疼痛。

「哦！這究竟是什麼？」

他這樣的想，站定了身體，仔細一看，信封不會封好。他向四面看了一遍，立刻拿出信來，寫着：

「將這個傻瓜趕走了吧——米隆諾夫。」

埃夫賽方才安心。

「交給瑪克拉科夫呢？還是再回轉去，或許要遭罵吧。不管他，一會子就會有人來交班吧。」

恐怖已經沒有了，但是，當他想到這種工作和他自己不適當的時候，一則內心覺得悲傷，二則恐怕方才感到一點親近的瑪克拉科夫或許又會生氣，於是，心裏覺得非常的難受起來。

埃夫賽走進屋子的時候，瑪克拉科夫正是和一個穿着黑衣服的斜眼的男子吃飯，看見了他，立刻替他介紹。

「格林科夫這位是克拉沙文。」

埃夫賽將手塞進袋裏，稍稍躊躇了一下，當他說着：「那個……事情是……」的時候，瑪克科夫又對痛住了他。

「好事帶過一會再談，不會吃飯吧？」

他的臉色蒼白，眼睛渾濁，頭髮胡亂地堆在一起。

「昨晚上一定喝得很利害吧！」埃夫賽想。

「不梯莫非·華西里耶維支！」斜眼的男子冷冷地說：「沒用的，不論怎樣的工作，祇要自己歡喜，一定是很愉快的。」

瑪克科夫將他斜斜地看了一眼，將一杯燒酒一口的吞了下去。

「他們是人，我們也是人，所以這是沒有意義的。」

斜眼的看見埃夫賽正在看他，很快的帶上了一副玳瑁邊的眼鏡。他的舉動，好像黑貓一般的敏捷。牙齒很小，鼻子很尖，講話的時候，蒼白色的耳朵簾簾的抖動。他將麵包的中心捏成糰子，一個個的擺在盤上。

「那是練習生？」克拉沙文指着埃夫賽問道。

瑪克科夫「唔」的應了一下，於是克拉沙文回轉頭來，對埃夫賽說：

「怎麼樣？」

「才從昨天起，什麼都……」

「哦，哦。」

克拉沙文點了點頭，捻着鬍子，於是說：

「瑪克拉科夫歸根結底，我們究竟怎樣，誰都不會知道，知道的不過是生出來死了去這一件事情而已。可是，這些，我們可以不去管他。我們的責任，祇是拿捕那些擾亂治安的東西。對嗎？雖則辛苦一點，但是也很有趣，好像和打獵很相像的。」

瑪克拉科夫將埃夫賽叫到屋子旁邊，問他：

「怎樣了？」

埃夫賽將信封交給了他，偵探吃驚一般的讀了，癡癡的望着埃夫賽的臉，用低聲問：

「誰給你的？」

「那人自己拿來給我的。」埃夫賽低聲說。恐怕被責備，連忙低下了頭，但是在耳朵裏聽到輕輕的笑聲，方才重新抬起頭來。這時候，瑪克拉科夫裝着忍禁不住的樣子，對他說：

「哦，你也可以算一個怪物了！這樣的事，對誰也不能說的。」

於是，克拉沙文問：

『有了些什麼好消息？』

『對啦，當然是很好的事啊。』瑪克拉科夫高聲的說，回到了本來的位置。

『那可有趣了。』克拉沙文高聲地叫了出來。

『結果，俄國是上了日本的當，克拉沙文！』瑪克拉科夫說，於是克拉沙文聳起了耳朵。

『什麼？還能這樣的坦然嗎？這一次，俄國人的血也流得够了。我們的軍備不足，完全暴露出來了。』

『這種事，是誰的責任？』

『當然是日本人啊。他們有什麼不足？在自己國內過活着，不是很好嗎？』

他們兩個爭論起來。埃夫賽對於瑪克拉科夫的態度，祇是覺得歡喜，所以關於他們的談話，也就無心注意。

不過覺得這樣的辱罵當局，或許再會做了『煙囪』老人的第二。他心裏想，和彼得同住，倒不如和瑪克拉科夫同住了。

克拉沙文回去之後，瑪克拉科夫再將那信讀了一遍，對埃夫賽笑着說：

『好嗎，不論對誰，這事是絕對不能講的。那人，一個人出來？』

『嚶，他說「滾蛋！」』埃夫賽自己也禁不住笑了出來。

『哦，假使不是他，那麼你一定要捱打的了。』瑪克拉科夫望着窗外，慢慢的補充着說：『所以，你得化裝起

來，扮一個尋常商人，那就行了。今天這樣就算了，沒有其他的事，回家去玩吧。有機會，我找另外的事務着。」

瑪克勃利夫伸出手來，埃夫黎爲着表示感謝，和他握了握手。心裏覺得高興，慢慢的走了回去。

十一

兩三個禮拜之後，埃夫賽漸漸習慣，心裏覺得自由膨大起來。

每天早上，他穿了溫暖而適意的衣服，腋下挾了一只裝着各種雜貨的箱子，走到偵探們集會的酒店或同僚們的家裏——在那裏，他接受那單純而容易的命令，「到某某人家裏，接近他的用人，從那裏打聽他的主人的消息。」

他跑到那種人家，假使能夠滲進他們的廚房，那麼將他的東西故意的賤賣，或者不要錢地送給他們，而博得他們的好感。經過這種方法，從那些用人嘴裏，很小心地探出了他所需要的消息，假使實際上探到的消息還是不夠，那麼依據那個年老而肥胖的盛清家索洛維育夫所傳授的方法，應意的在自己心裏捏造些不夠的材料。

「我們碰到沒有興味的這些人，」索洛維育夫高興的時候，常常好像感到自己滿足一般地說：「都有一種共同的習慣——他們不相信上帝，不做禮拜，穿的衣服都是非常樸素，但是待人却是非常的殷勤。他們讀了

許多的書，晚上總是深更不睡，客人很多，但是他們不喝酒，不玩牌。談論的話，大都是外國的情勢，國家的組織，工人的社會主義，還有什麼人們所需要完全的自由。他們也常談起民間的苦痛，他們想要推翻現存的支配，抓到最高權力，採用社會主義，獲得完全的自由。同時，他們還要創造一種新的法律。」

偵探的口齒清楚的談話，在此頓了一頓，輕輕的咳嗽一下，似乎感慨無量地說：

「自由……這當然是誰都歡喜，誰都希望的事情。但是假使，對於我這樣的人給了完全自由，那麼，我或許會變成一個世上最大的罪犯。此外，小孩子，難道也可以給他們自由的嗎？神聖的族長們，似乎是上帝一般的人物，但是他遇到了肉體的引誘，或許也會犯下了滔天的大罪。人類生活之所以能夠統一，不是因為自由，而是因為恐怖——在法律下面低頭，這是沒有法子的事。可是，那些革命家呢，却是否定了這種法律，他們有兩個黨派：一方主張用暴動及其他方法，襲擊大臣和對皇帝忠實的人物，他方主張最初引起一般的暴動，然後一起的撲滅這些首領。他們的主張，就是這樣。」

索洛維育夫抬起他深思熟慮的眼睛，暫時靜默了一下，然後繼續地說：

「要正確地明白他們的政見，在我們當然是困難的事情，他們或許實際上知道一點，但是在我們呢，這些都不過是危險的幻夢。我們，要實行皇帝的——要實行上帝所選擇的皇帝的意志。對於我們，皇帝也許有對於上帝的責任，但是我們，當然非聽從他的命令不可。第一，革命家們為着要博得民衆的信賴，當然非向民衆陳訴

不可，譬如說，窮人的生活很苦，若是受着警察的作踐。對於平民，法律已經失了效用。人類本來帶有一些犯罪的傾向，而且這類說話都是容易使人相信，所以大家都要王當，可是，你得知道，對於僕人，你也不要露出破綻。他們不全是呆人，有必要的時候，你可以將東西賣得便宜，薄取他們的好感。但是，你也不要做得過分，引起他們的疑心。譬如他們要想：這樣究竟是在幹嗎？東西賣得這樣便宜，而且那樣的歡喜打聽消息。最好的法子，就是在他們裏面，找出兩三個女人的朋友。——不論怎樣都好，祇要吊上幾個輕浮而有趣的女人，那麼你就好了。她們可以替你縫紉衣服，或許，可以讓你住在她們那裏。這樣，你要知道的一切，什麼都能知道，而且，她們都能替你打聽。女人那纔是可愛的東西！祇要被女人愛了，那麼你便可以大大的發展了……」

這位厚嘴唇大肚子的廊面男子，比任何人都要歡喜談論女子。他裝着女子喉嚨，說着耳語一般的說話，滿頭大汗，兩手不斷的搖擺，沒有睫毛和眉毛的眼睛，看過去好像是一團腫漲了的脂肪。鼻尖非常銳敏的埃夫賽，覺得從他身上，不斷的發出一種腐肉一般的臭氣。

他說：當埃夫賽在警察署辦事的時候，這裏的偵探已經探知了一切秘密，抓住了一切證據，不論什麼地方，都已經安排下了他們的助手，所以，假使想要將這些危險人物拿捕，真是不難。一網打盡。不過假使真的將他們牽完，那麼自己的職業便會變成沒有用了，所以他們絕對不提不必要的人物。同時，又說進了保安課之後，不論自己的父母兄弟，也就沒有情面，對於自己一生盡力的那種可怕的秘密，也要自己宣誓，絕對不得吐露出來。

自。埃夫賽心裏，以為他們都是些冷靜而奇怪的人物，以為他們的言語，常人不能了解；他們之間，具有一種妖法一般的洞察能力，他們能夠猜測他人的心理，能夠察知他人的秘密。

露西祖裏，在事實上，他知道了這些人物，一點也沒有和常人不同的地方。——他們，不比常人更加無情，也不是比常人更加危險。在他們生活裏面，埃夫賽漸漸知道，或許，他們之間的關係，比普通人的更加親密，對於自己的過失和失敗，比常人更加沒有隱諱。有時候，他們似乎很滿足地嘲笑自己，或者，用着比較的劇烈的語調，笑罵他們的官長。

他們之間，結合得非常堅固。有時候，相互的注意別人的安全。每逢有人遲到或者缺席的時候，大家便會表現出顯著的憂慮，於是，一定要派遣埃夫賽、薩魯平一般新來的伙伴，到各處去尋找他們的下落。多虧，對於金錢不很執着，玩牌的時候，常常將所有的完全輸光。有時候，他們也肯拿出自己最後的所有，來幫助他們的同伴。他們，都是歡喜賭錢，對於骨牌戲法，感到孩子一般的興味，尤其，他們羨慕詐欺賭博者的方法。——對於上官的境況，他們常常表示出非常的羨慕。同時，對於那些有名的高等內侍的身體，常常詳細的敘說。有時候，還要充奮地爭論着他們淫蕩的各種的性慾的方法。大半都是獨身，而且都是年輕。所以他們對於女人，都當作一種麻醉的快樂的，或者當作一種火酒一般的——可以使人鎮靜安眠而掃蕩他們卑賤的職業的枯燥的東西，每個人的袋裏，差不多沒有例外地藏着淫猥的照片，常常互相傳觀，或者貪食般的凝視。這種時候，他們說出一切猥褻的

言語，在埃夫賽心裏，引起了不快的好奇，或者疑惡的厭惡。埃夫賽明白地知道，在他們裏面，有的嗜好男色，有的患着不能告人的毛病。大多數都是歡嘗酒，他們常常在啤酒裏面添些火酒，或者在啤酒裏面加些香橙，這樣儘可能的使他能够很快的喝醉。

祇有一兩個人，獸身的地用着狩獵者一般的熱心，在從事於自己的職業。很少數的，誇示自己的本領，在他面前表示他的能幹。其他多數，都是沒感覺地，隨便地從事於他們的事業。

當他們談起那些好像從森林裏面尋覓出來的野獸一般的人物的時候，在沙夏的說話裏面，也是不常流露出那種激情的厭惡。梅爾尼科夫比較的是個顯露頭角的人物，他是一個具有嗟嘆一般的聲音，和披蓋長頭髮的男子。當他走路的時候，奇妙地捻着頭頸，他的那雙陰暗的眼睛，似乎很緊張地在期待着什麼東西。他的說話很少，但是在埃夫賽看來，好像在他心裏，不斷地在那裏計劃着危險的事情。克拉沙文因為他冷酷的惡意，使人注意。索洛維育夫說起毆打和女人的時候，常常表示出似乎很歡喜的渴望。

在年輕的伙伴們裏面，薩魯平表示出特別的勤謹。不論什麼時候，他總是興奮地拿着一個問題，跑向社會的一切方面。似乎害怕地皺着眉頭，注意着關於革命家的消息，有些什麼，都是一一的記在札記本上。他對於一切優秀的偵探，都想博取他的稱讚，但是，很明白地，誰都不歡喜他。他的札記，大家都將他當做不關緊要的東西。大多數的暗探對於「革命家」們都是不很留心，他們，祇將革命家當做不明事理的人物。有時候，嘲弄的

地，將他們着魔似以慰安自己的怪物，有時候，似乎很生氣地將他們看作沒有家教的胡鬧孩子。埃夫賽看了，爲一切革命家，都是傻子，對於他，沒有認真地考慮的必要，在他心裏，漸次的相信，以爲革命家祇是些莫明其妙的祇想在世上招致些壓迫和擾亂的人物。

有一天，他隨着彼得開：

「記得有一次，你曾經說過，革命家受了德國的收買，可是現在說的，似乎和從前的不同了。」
「這是什麼話啊？」彼得似乎生氣一般地說。

「有人說他們祇是因爲愚蠢和貧窮……關於德國人的事，誰也不會說起……」

「這種你要管他幹嗎？這不是和你一點關係都沒有嗎？你祇要依着命令幹就得了。現在你是已，那麼你儘管出牌就得了……」

關於公事，大家都是沒精打彩。普通，總是胡亂談論，一會就算。不論什麼時候，人們總是聽着旁人說話。

「你是什麼也不懂的……」

「那麼你呢？」

「所以我不開口啊……」

埃夫賽努力的避開沙夏，不願和他接近。硫黃氣味和那種雜響聲，使他討厭。病人的那種難看的樣子，也

是使他害怕。

「這些惡黨」沙夏這樣的罵着他們的上官。「他們得了幾百萬，對於我們呢，幾個銅錢還要小氣！可是，對於那些女人和所謂上流社會的名人紳士們，那麼出幾十萬元也不可惜！——這是非說不可的！王八們！革命是從下面起來的，特在大地下面，大眾裏面生長起來。假使給我五十萬圓，那麼——我可以在一個月裏面，使革命跑到街上來，使他們從陰暗的地下跑到光亮的街上來……那時候，一氣的將他們撲滅就得了……」

他不斷的在那裏計劃，想要將那些有害的人物完全地掃除。每逢這種時候，他總是帶職地伸着黃色的手指，好像要將前面的空氣抓開。他的臉上帶了錦色，充血的眼睛一點沒有光輝，而且，不斷地在地上吐痰。

在他面前的人，誰都會要嘔吐，誰都對他害怕。同時，在各人態度上面，很顯着地可以看出，誰都想要遮掩對於他的那種毛病的厭惡。祇有瑪克拉科夫一個，若是表明的地不願和他接近，每逢招呼和分手的時候，也是從來不會和他握手。

一方面沙夏將阿薩的全部當做僱子，將他們看作一錢不值，但是對於瑪克拉科夫，却是顯然的是個例外。對他，總是認真地講話，自己看到的事情，也是第一個歡喜對他報告，而且，即使瑪克拉科夫不在的時候，也不講他的壞話。

有一次，當瑪克拉科夫一句招呼也沒有地走了之後，沙夏說：

「他在討厭我，因為他是一個名門出身的紳士……這是很當然的，噯，管他呢。他的祖先，住了高廳大屋，吸了新鮮空氣，穿着飲食了美衣美食。他是在那樣的生活裏面長大起來……可是，我呢，是個農夫，在那種豬狗一般醜陋的生活裏面長大，黑麵包和人家的殘飯，便是我們的食料。他的血，比我的清淨些……的確，他的血，他的腦，都比我的好。况且，腦子，就是精神……」

他停了一下，放低了聲音，一點不帶嘲笑地說：

「有些傢伙說，人類是完全平等的，那些不是天公地道的傻瓜，就是十足十足的騙子……紳士們嘴裏講着什麼平等，實際上他們都是沒有能力和不能做事的東西……什麼你是和我一樣的一個人物，什麼我可以給你一些更好的生活，哼，這些，就是所謂平等的理論……」

他的說話，在其他暗探裏面，絲毫沒有反響，他的憤激，也是不能感動他們的心情。他們祇是沒關心地聽着他的怒吼。紙有着着長頭髮的梅爾尼考夫，對於他的議論表示了同意。

「對啦，他們都是騙子……」這樣講着，好像表示贊成一般的捏緊了手，將他毛髮茸茸的頭部點了幾點。

「對於他們，應該像鄉下人打死小偷兒一般的將他打死！」沙夏吼着。

「打死，那可說得太過分了，不過，巴掌，總得請他們吃幾下的，對於那些紳士們。」暗探却新說，他是一個打彈子的好手，有一個一統的鼻子，和捲縮的頭髮。「不要講吧，我說一件好笑的事情給你聽。一禮拜之前，我在科

諾諾夫酒店監視一位紳士，仔仔細細的看了一會，那人的前後底細，逐漸的知道。總而言之——天下是沒有不生翼翅的雞的。對方，也是癡癡的望着我——什麼，我還怕嗎？我想個法子，向他騙了三個羅布，和六瓶啤酒。兩人正在喝酒的時候，那位紳士突然的站起身來說：「我是知道你的，你是密探，那是當我在大學的時代就知道了。」還說：「託你的福，坐了四個月監牢，你這壞蛋！」起初，我確是有點慌張，可是立刻拿出勇氣，對他說：「那時候你也在內的嗎？這個，決不是我的原故。反之，這可以說是你的政治見解的功勞。對於我，一點關係都沒有的。可是，我呢，因為監視你，不論晝夜，不開晴雨，足足跟了一個年頭，因此在病院裏睡了兩個禮拜，那是千真萬確的事。」那傢伙，以為是時機到了，拚命的要想對我非難，好像和尚一般的鼓着腮子，胸口掛了金錢，領帶上面插了鑲着寶石的金針……」

地說：亞基姆·恰維霍托夫是一個樣子很好，而且能够像優伶一般使眉弄眼的男子，這時候，好像想起了一般

「這樣的笑話，我也知道。他們年紀輕的時候，總是不管什麼地幹着，可是上了年紀，娶了妻子，便會無聲無嗅地過去，或者規規矩矩地陪着妻子散步。同時爲着可愛的麵包，不論什麼時候，他們都是很容易地可以叫他們到這個保安課裏來幹事。老實說，這就是自然的法則。」

「在他們裏面，也有許多除出煽動革命之外什麼都不知道的分子，那才是最危險的傢伙。」梅爾尼科夫

說。

「對！克拉沙文好像放炮一般的喊着，將他的那雙斜眼向左向右地望了幾眼。

正在玩紙牌的彼得，好像非常疲倦一般地問：

「這種討厭的日子，究竟要到幾時方才過完？」

索洛維育夫將他凝視了一眼，鼓着他的厚嘴唇說：

「我們從來也不想到，要考慮你的這種質問。」他說：「我們的任務，非常的簡單，假使你依照當局的指示，或者憑藉你自己的探訪，抓住了危險人物，而且你的調查和觀察與規定符合，那麼你祇要將報告書提上去就行。以後怎樣，自有當局作主。假使當局主張活活的剝皮，那也和我們沒有關係。——什麼政治，和我們全無關係。——在我們那裏也有一個叫做格林夏·索科甫寧的暗探，後來是因為要想研究什麼理由，——終於在病院裏害肺病死了。」

最普通的會話，大概像上述一樣。

恩科夫暗探，他表面上是有着理髮匠的職業，而且身上穿着非常漂亮的服裝的人物，可是他的態度却是非常虔敬，非常鎮靜。他開始說：

「昨天捉了三個人……」

「又是新事件。」不知誰冷淡地說。

可是，惠科夫對於自己知道的事情，不論怎樣，總要將他講完。他的那雙小小的眼睛，發着執拗的光，他的聲音，好像是在尋求別人的回答一樣。

「在尼茲加耶街，革命家好像又有了什麼計劃了，——在那方面，他們真活動得利害……」

「放屁！那方面的門房和用人，早已安排停當的了……」

「在我們看來，那個門房真是幫手！」

「當然。」

「可是，或許會有人被收買呢……」惠科夫很慎重地說。

「那就是你吧！不論什麼人都是可以被收買的，問題祇在價錢的多少。」

「大家聽見了嗎？昨天塞加巧夫贏了七百羅布。」

「那是因為他偷了牌啊。」

「或許是吧，可是他並不會詐欺賭博，他或許是一個紙牌的好手。」

惠科夫帶着似乎很爲難的微笑，向週圍望了一轉，整了整皺了的衣裳。

「又會有新的宣言出現了呢。」在其他一次，他說。

「什麼宣言，已經够多了，什麼是新的，什麼是舊的，誰也不知道。」

「可是這一次的却是寫得很利害呢。」

「你看過了？」

「不，菲立普·菲立波維奇說着什麼「這又是新的」而在生氣呢。」

「上官們老是在生氣的——這就是所謂自然法則啊！」格羅霍托夫嘆了口氣說：

「有誰要看這種宣言！」

「可是有人看了，而且是非常熱心地。」

「這又有什麼關係呢？實際上，我也看過幾次，可是讀了之後，我的紅頭髮並不變黑，問題是不在宣言，而在炸彈……」

「對啦——傳單是不會爆裂的！」

對於炸彈，似乎誰都不願討論。談到這個問題，不論那個，都會將話頭轉到別的方面。

「在喀山地方，價值四萬羅布的金器被偷去了。」有人似乎很就寢地講：

「這可又是一個問題。」

「四萬……畜生。」有誰起勁地問：「那偷兒抓住了？」

『一定能够抓住的吧。』其他一個毫無把握地說。

『能够——可是要到什麼時候？總而言之，有錢的人，總是滿足地過活着的。』

不知誰，被羨望驅使着，又是陶醉在高官、豪賭、和女人的夢想裏面。

和別人比較起來，梅爾尼科夫格外的注意着戰爭的結果，對於這個問題，他常常詢問瑪克拉科夫，或者翻閱每天的新聞。

『我們還是依舊吃着敗仗？』

『唔，依舊的。』

『原因在什麼地方呢？』梅爾尼科夫懷疑地喊，睜大了眼睛。『一定是因為兵太少吧。』

『因為計策太少了。』瑪克拉科夫隨意地吐露了自己的意見。

『因為工人們表示不滿，他們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聽說將軍被收買了……』

『那是的確的吧。』克拉沙文插嘴進去。『他們都不是俄羅斯人……』他很下流地罵了幾句，繼續說：

『我們的性命，和他們的有什麼關係？』

『這就是不值錢的性命啊。』索洛維育夫說着，奇妙地笑了出來。

一般地他們不喜歡談論戰爭原因，或者是因為相互間不能置信，或者是因為怕說出些什麼危險的事情。

投降的那一天，他們比平常喝了更多的酒，一直喝到不知人事，還要因爲一點細事而互相爭鬧起來。這一天，埃夫賽恐怕被打，悄悄的回到了自己屋裏，在那裏，仔細的想了一下暗探的事情。同伴的人數，逐漸的增加起來，但是在埃夫賽看來，覺得他們誰也是不幸的人物。不過，混在他們裏面，聽着他們的談話，却是覺得非常的有味。假使沙夏也在裏面，那麼他一定要激昂地怒罵。

「你們這些蠢才！你們不懂得他的意義。換句話，你們不能理解這些蠢才！」

大家不去理他，有的浮着解嘲般的微笑，有的憂鬱的地不響。有時候，也有人低聲地說：

「每月四十羅布，要理解也是理解不到什麼地方去的……」

「你們還是早點滾出去吧！」沙夏高聲的喊。

據埃夫賽看來，覺得沒有一個歡喜沙夏。所以，他也漸漸的和他隔離起來。

大多數都在恐怖死亡和毆打，好像埃利杏爾一樣，因爲這種恐怖而終於送進了瘋狂病院。

「昨天，當我正在俱樂部裏打撲克的時候，」有一次彼得很興奮地說：「好像覺得後面有人在那裏按我的頭頸，身上的汗毛都豎了起來。回頭一看，——角子上站着一個彪形大漢，不轉眼的監視着我，好像是在打量我的樣子。那樣的情形之下，還能賭牌嗎？我立起身來，好像那人是跟在我後面，我很快地跑下了後門的樓梯，可是到了那裏，我是一步都不能走了。不斷的好像那人還是跟在後面，我叫了馬車，坐在一邊，不斷的望着後面。」

可是，出其不意，那人不知從什麼地方，穿過道路，站在我的馬車的前面——或許不就是那人，可是那時候誰還能仔細認呢。呀，我大聲的喊了出來，那人也站住，我跳出馬車，拚命的逃走。——後面馬夫追着，我儘是逃命！你看，這是何等可怕的事！」

「這種事確是有的。」格維霍德夫帶着微笑說：「有一次，我躲在院子裏面，可是，漸漸的覺得不安起來。後來，我終於爬上屋頂，在烟筒背面蹲到了天亮……人類非互相恐懼不可，這是自然的法則……」

有一次，克拉沙文變青了臉，滿頭大汗地回來，他的眼睛注視在一處，用手按住了額角，低聲地說：

「喂，玉八們跟在我後面呢……」

「誰？」

「不知道是誰……可是他們來了……來了。」

索洛維育夫安慰他說：

「不論誰，都是非走不行的，克拉沙文！」

「我聽見腳步聲響，我知道後面有人跟着的……」

此後兩個禮拜，埃夫賽不會碰到克拉沙文。偵探們對待埃夫賽，並沒怎樣的不好，有時候，他們也要笑他，但是對於這種取笑，並不怎樣留意。有一次，當他因為自己的過失而非常的生氣的時候，他們安慰他說：

「就會憤的，有什麼生氣呢，這已經是過去的事了。」

密探們究竟在什麼時候從事於他們的工作，埃夫賽全不知道。——在他看來，好像他們一天到晚的行動是消磨在酒店裏面，對於偵察的責任，似乎完全交付在新來的助手和像他一般溫厚的人們身上。

他也知道，他所認識的人們之外，還有其他的暗探。他們不管一切，不怕危險，混在革命黨人裏面活動在同伴們裏面，他們叫做煽動家，或者其他的名字，比任何人還要緊張。一切工作，差不多完全由他們指導。這種偵探的人數很少，當局將他們看作特別珍重。但是普通的私人偵探，却是因為嫉妬，所以說他們傲慢而看他們不起。有一天，在街上，格羅霍托夫指出這樣的一個戰士，對埃夫賽說：

「看！格林科夫！快看……！」

沿着步道，走着一個身材高大而且肩膀很闊的男子。他的梳倒，在後面的頭髮，露出在帽子外面。他的相貌，很有一點貴族的風彩，下面蓄着好看的鬍鬚。他穿着非常清潔的衣服，一見之下，似乎是一個非常高尙的紳士。『噯，看那個漢子！』格羅霍托夫誇示着說：『那不是堂堂的紳士嗎？你看怎樣？他是我們新編組的一個當然，他是因爲十二次的炸彈事件而成名的。他和革命黨一起的製造炸彈，——因爲他們想要暗殺某某大臣，所以他一方指使他們如何去做，一方面又去告密！你看這不是狡猾的方法嗎？』

「對——噯！」埃夫賽說着，心裏驚嘆着那個男子的漂亮，將他和自己旁邊的私立偵探比較起來，那真是

完全不同了。

「他好像是我們的領袖！」梅維霍托夫說：「他可以做得部長，而且，他也生就了部長的容顏。可是我們呢？我們像什麼？我們是可憐的，飢餓的被支配者！」

埃夫賽嘆了口氣，對於這個堂堂的偵探，引起了嫉妬的念頭。

他爲着想要聽到一兩句親切的言語，爲着想要看到一兩眼和善的眼光，所以勤勉地在街上踱走，仔細的觀察，而將探知的報告上去。假使，這些目的能够好好的達到，那麼他覺得自己已經是不行了。他勤懇地一直做到身體疲倦，所以連一點穿鑿事件真相的工夫都沒有。

在埃夫賽看來，覺得穩重認真的瑪克拉科夫，比他認識的任何人還要認真。不論什麼時候——當他想要問他的時候，或者想要和他說些什麼的時候，他總是自己覺得彷彿——在他看來，這個年輕的暗探臉上，那樣的認真，那樣的可靠。

有時候，埃夫賽問他：

「梯莫菲·華西里耶維奇革命家的薪水大概有多少？」

瑪克拉科夫的明亮的眼睛裏面，很快的掠過了一片陰影。

「不要說這些混話！你。」他低聲地用不高興的調子說。

日子很疲地，單調地，忙碌地過去。埃夫賽常常覺得，好像這些日子，都是一天天的流向那灰色的未來。這些日子裏面，雖然地充滿了照例的奔走，和聽膩了的談話。這種想像，使他感到了陰鬱的厭倦，同時，使他覺得了身體上的疲勞。在他，好像一切一切，都是空洞，都是無味。似乎，他的身體，一天天墮落到什麼無底的深淵。

但是，到了隆冬時節，一切事物，好像一時的地燃燒起來，搖動起來，而使他感到了異常的眩暈。人們興奮地觀看，指手舞腳的爭論，或者凶暴的地吵鬧。好像出其不意的打暈了眼睛一樣，他們發狂一般的跑來跑去。

有一天晚上，格林科夫拿了緊急報告，跑到保安局去。在那裏，他看見了一種和從前不同的，不可解的事情。——稽查，帶探，書記們，都是籠着和從前不同的臉色，表示着和平生同樣的態度。他們好像都在驚嘆，好像都在歡喜。有的輕輕的談話，有的高聲的怒罵。他們毫無目的地從這裏跑到那裏，聳着身孕聽着旁人談話，或者跳着懷疑的舞蹈，獨自的搖頭嘆氣。一會子，大家靜默不響，一會子，大家又在爭着談論。好像，有些什麼恐怖和疑惑的暴風，吹過了這間屋子，將這些塵埃一般的吹在一起，而作弄得他們成爲毫無力量。格林科夫站在屋子角上，望

着那種亂做一團的事態而聳起了他的耳朵。

梅爾尼科夫伸了一伸身體，用他毛茸茸的大手抓住了別人的肩膀。

「要問民衆究竟爲什麼幹了這種亂子？」

「聽說有十萬人以上。」

「了得！可是，民衆總得安分守己地生活啊！……」

「幾百個已經死了，負傷的當然很多。」索洛維育夫說。

不知從什麼地方，聽見了沙夏的那種破竹一般的震耳的聲音。

「那個和尚不是應該下獄的嗎？……第一……應該拿住這個東西。」

隨着眼請向周圍望了一轉，這時候恰好克拉沙文走了進來。他反背着兩手，咬着嘴唇，溫和的惠科夫走到埃夫賽旁邊，用手指捻着背心的鈕扣說：

「事情終於幹出來了……啊啊，流血之慘！……你以爲怎樣？」

「究竟有了些什麼事？」埃夫賽也用低聲說。

惠科夫很仔細地將周圍望了一下，扯着埃夫賽的袖子，用聽不清楚的低聲說：

「今天早上，彼得堡民衆和一個和尚，豎着大旗，擁到皇帝那兒去請願。——懂了嗎？可是他們不能接近，那

裏，已經預備了軍隊，因此引起了虐殺的暴行。」

風雅的茶恩碧夫，望他們身邊走過，他從鼻眼鏡裏面望着埃夫森，問道：

「菲立普在那裏？」

不等他的回答，他就跑了過去。可是惠科夫立刻站起身來，跟在他的後面。

埃夫森閉了眼睛，想將現在聽到的消息研究一下，在路上游行的一隊，這是他也能够想像的。可是，軍隊對着他們開鎗，那是他所不能了解，也是不能相信的事情。一種奇妙的不安，籠罩了他的身體，使他也像別人一樣的跑來跑去。不過，他終於沒有勇氣，去向認識的偵探們問個清楚，於是，他祇好悄悄的退到屋子外面。

人們，很性急地望他身邊走過，——他們，好像也是爲着想整理自己的思想，所以在那裏尋求一個安靜的地方。

瑪克拉科夫走了過來，他站在門口，兩手插在袋裏，皺着眉頭，望着旁邊的人物。於是，梅爾尼科夫到了他的旁邊。

「這是因爲戰爭而起的？」

「我可不知道……」

「那麼爲什麼要請願呢？假使真的是民衆……那麼一定是有什麼誤會吧。他們在祈求些什麼？你知道？」

「爲着憲法。」瑪克拉科夫回答。

對面的那個陰險的暗探搖了搖頭。

「我不相信……」

「那祇好由你了。」

這時候，梅爾尼科夫好像熊一般的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一邊走，一邊囁咕地說：

「有了什麼亂子，誰都不知道……他們祇是混亂起來，跑來跑去……」

埃夫賽走到了瑪克拉科夫的旁邊。

「怎樣了？」他問。

「我有一份報告書在這裏。」

瑪克拉科夫將手揮了一下。

「今天的報告怎辦？」

可是埃夫賽更加走近一步，對他問：

「梯莫菲憲法是什麼？」

「某種不同的社會制度。」暗探靜靜的說。

淌着大汗，滿臉通紅的索洛維言夫跑進門來。

「還不知道嗎？我們是不是派到彼得堡去？」

「我什麼都不知道。」

「管他怎樣都好，這不是什麼事啊！這個，明明白白的是一種暴動，是一種真正的暴動……對了？」

「到明天總得知道的。」

「啊，聽說流了血，是嗎？」

瑪克科科夫不安靜地走來走去。這一天，他的身體特別的彎曲，他的鬍鬚，也是掛在下面……埃夫心裏，不住地反覆着他的那些說話。

「某種不同的社會制度……某種不同的……」

這句說話，接觸了他的內心，在那裏，喚醒了想要根究牠的意義的希望。但是他的周圍，依舊不斷的在那兒紛擾。梅爾尼科夫的那種埋怨一般的聲響，很討厭地震動了周圍的空氣。

「第一我們應該知道，所謂民衆，究竟怎樣的成分？假使，單是工人，那裏和市民階級便不同了……這一點，應該區別出來纔對！」

於是，克拉沙文用尖銳的聲調，明白地說：

「假使民衆對皇帝起了暴動，那麼參加暴動的便不是民衆，而是暴徒……」

「等一等……假使那裏有了欺騙？」

「喂，老狐狸！」薩魯平對着埃夫賽的耳朵說：「我有一句好話在這兒，你來，講給你聽。」

格林科夫默然的跟在後面，忽然站定了身體。

「到那裏去？」他問。

「到一家啤酒酒店去，那裏有一個姑娘，你知道嗎？叫做瑪加麗泰的，她是一個雜貨店的女人認識。她們每逢禮拜日晚上，都和一些類似學生的傢伙在那裏讀書。我想將她們收拾一下。」

「我可不去。」埃夫賽說。

「什麼你不去……唔。」

一種不可思議的印象，留在埃夫賽的腦裏。他的那種劇烈的效果，混亂了他的心靈，而使他不知道眼前究竟起了些什麼。他抱着一種好像有些災厄將要來到的預感，避開人們，跑向自己家裏。不幸，好像埋伏在什麼地方，用他可怕的手腕攔住了他的去路，在他心裏塞滿了憂鬱和不安。他期待可怕的危险，沿着牆壁，偷偷的走着。他的心裏，看着興奮的顏面，聽着不安的聲響，好像斷斷續續地聽着一些關於將那些入們的尸體，好像塵芥一般的拋進公共墓穴去的事情。

回到家裏，他站在窗口長時間的望了一回黃色的燈火——在這種光明裏面，人們走了進來，一瞬之後，他們又是沉進黑暗裏去。埃夫賽心裏也是同樣，一會子閃着蒼白的光輝，一會子又是遮了鈍重的灰色。那種零碎的思想，結成了不安的硬塊，好像聚集的蚊蚋一樣，相互的衝突一下，立刻好像失了連繫一般的消失了去。等到這些想像消失之後，他的靈魂好像靜寂的月光，陰鬱地照在沙漠上一樣。

從此之後，他們好像全在熱狂裏面生活。每天，儘是傳聞着那些虐殺無罪民衆的消息。埃夫賽看來，好像一只黑黑的沒有眼睛的怪物——張開了吸血的大嘴，噴着窒息一般的血腥的臭氣，而在地上爬走。人們奔走逃避，號呼哭泣，他們的血淚混在一起，但是這個盲目的怪物，却是不管男女老幼的將他們虐殺。他的主人——帶着雲一般的灰色的那個大河一般的恐怖，將他們完全驅向到滅亡。

那時候的所謂事件，是爆發於很遠的埃夫賽所不知道的地方。但是，他却知道，這種恐怖實際上已經存在於全國的各地，而且，這種恐怖已經不斷的傳到了自己的身邊。

對於這件事情誰都不能了解，誰都不能說明，在大家面前，這種事變好像是個難解的謎語。偵探們每天從朝到晚的奔走，看着報紙，或者擠在保安局的官房裏面，或者互相談論，喝着火酒，好像是在等待着什麼事變的到來。

「有誰能夠說明事件的真相呢？」梅爾尼科夫問。

幾天之後的晚上，沙夏很狂暴地說：

「不必要的多嘴，省些吧。那些，完全是日本的鬼計——日本用一千八百萬收買了牧師加朋，使他煽動民衆起來暴動，懂了嗎？到皇宮去的路上，他們將民衆灌得很醉——革命家們打開了幾家酒店……這不是很明白的事嗎？」

這樣說着，將他充血的眼睛向四面望了一下。這個，好像是在尋覓聽衆裏面有沒有人對他表示同意。

「他們以爲皇帝愛惜民衆，那時候一定能夠出來，他們就打算在那個瞬間刺殺皇帝，這是很明白的。」

「很明白的。」薩魯平啞裏啞着，又在他的抄本上面寫了幾句。

「蠢才！」沙夏向他罵着，「誰和你講……你現在纔明白嗎？梅爾尼科夫！」

梅爾尼科夫坐在旁邊，好像牙痛一般的捧着腮子，前後的搖着身體。他毫不改變他的姿態，低聲的說：

「都是謠言！」

「什麼謠言——那是你說的。」沙夏重新開始，毫不停滯地繼續下去。常常，他揩着額角，望着手指，或者撫着自己的膝蓋。埃夫賽覺得，好像他的言語裏面，也是混着他的毛病的臭氣。他皺着眉頭，聽着他的談話。的確，他能夠了解他的言語，可是那種言語，無論如何也是不能消去在他腦裏留下的恐怖的印象。周圍的人們，都

是低下了頭，偶爾點頭一下。可是不論那個，都不想觀察一下他的周圍。房間裏面，非常的肅靜。祇有沙夏的說話，

不能感動別人的心靈地祇在人們頭上飛過。

「可是假使已經知道，民眾是受了利用——那麼，爲什麼要鎗斃他們？」瑪爾尼科夫忽然的問。

「混賬！」沙夏喊。「假使有人告訴你，說我姘了你的妻子，你呢。喝醉了酒，拿了尖刀要來殺我，那時候我怎麼呢？那時候，即使知道你是受人利用，可是我也祇好殺了你的……」

突然，瑪爾尼科夫站起身來，大聲的怒喊道：

「不准胡說，鬚皮狗！」

埃夫聽了這些說話，覺得害怕起來，坐在他旁邊的惠科夫，似乎很不安地說：

「噓……噓……快拿住他。」

沙夏露出了牙齒，將手望口袋裏一塞，向後倒退了一步。其他的人們站着不動，等待那事變的到來。瑪爾尼科夫擰了一下無邊帽子，慢慢的走到門口。

「我是不怕你的手鎗的。」他說。

他用力地推開房門，走了出去。惠科夫站起身來，關好自己的房門，回到原來的位，嚙裏說：

「那是危險人物……」

「那麼，明天早一點。」沙夏從袋裏摸出手鎗，仔細的看了下，「自己所管的區域，應該好好的照管。懂得嗎？」

現在，不論誰都是很忙，所以不要忘記了自己的責任。——我們一部分，日內就要到彼得堡去。在那裏，聽說拘留着有一倍以上的人。人們對於彼得堡事件的原因，說得很多，革命家們一定要更加大胆了吧。懂了嗎？你們。」

格羅登托夫歎了口氣說：

「的確懂了，這是很明白的……真的，日本人出了這許多錢，那麼……不論什麼都可以懂得的了，總之……」

「沒有說明，那是不會懂的。」不知誰說。

「當然……」

「人們都在相互的詢問，究竟爲了什麼原故？他們說了許多有害的言語……而且，不論誰，都不知道要怎樣說才好。」

「他們是對於暴動都是有興味的。」

聲音裏面，可以聽出沒有氣力，好像都是貧血的病人一樣。

「現在才明白了吧，事件現在是怎樣了，對於他們，應該怎樣的講。」沙夏狂暴地說：「不論那個王八，假使有人胡說，你便將他抓了交給警察。對於奸黨應該怎辦，對這一點上面已經有命令了……喂，惠科夫！不論誰都好，按一下電鈴，給我拿些食鹽水來。」

薩魯平跑到電鈴旁邊。

沙夏望着他，露出了牙齒，喊道：

「喂！賤狗！方才罵了你，那可不要生氣……」

「一點都不亞歷山大·尼基底奇……」

「對啦。」坐在角上的格羅霍托夫，好像想起了些什麼一般的說：「不論怎樣說，總之，他們是一種權力。他們幹了些什麼？他們不是動員了十萬多人嗎……」

「傻子是沒有斤兩的，動員了他們，有什麼用？」沙夏攔住了他的話。「要發動他們，那是非常容易——第一，已經有了金錢。假使將錢交給我，那麼事件會變成怎樣呢……」

沙夏說了許多卑俗的說話，從沙發上面站起身來，伸出了捏着手鎗的瘦手，將眼睛望着屋頂，格格地說：

「我……一定要幹給你們看……」

一切說話，姿勢，視線，笑容，埃夫賽都已早知道。對於這些，他祇是覺得，好像是在那些燃燒着的屋子上面降下來的細雨，都是毫無力量，都是全無必要。凡此一切，都是不能從他心裏趕掉他的恐怖的。

從這時候起，在他心裏，不知不覺地發生了一種對人交涉的不同的思想。幾千幾萬的人們，聚在街道上面，對於有錢有勢的皇帝，請求他的救濟，還有許多，因為這種原故，自擊了他們的死亡。在他心裏，明白地想起了煙

勿老人所講的故事。不論誰，都是因爲恐怖——有些受了貧窮生活的恐嚇，有些爲了恐怕自己的死亡。但是，那些人們的自暴自棄的勇敢，使他覺得驚嘆，在他心裏，喚起了不知竟有這樣利害的感想。

當他拿了貨箱在路上行走的時候，——碰到對面有人的時節，他還是照舊的讓開。或者走到車道上面，或者沿着牆壁行走。可是，到了現在，他開始仔細地觀察人們的模樣。因爲這種原故，對於人們的恐怖，稍稍的緩和，人們的顏面，好像變了樣子，成爲更加暗示，更加多樣。他比從前胆大一點，能够和人談話，從他走路的姿態裏面，也是增加了一種確乎的自信。

埃夫賽常常到一家醫生和新聞記者住的家裏去，因為他們都是非監視不可的人物。在醫生家裏，有一個叫做瑪霞的姑娘。她是一個具有快活的碧眼的女子，身材不高，可是生得非常豐滿。待人很好，說話的時候，很快地好像唱歌一樣。她穿着好看的青白色的衣裳，胸口掛着玻璃的胸飾。在她姿態上面，表示出一種飽滿的健康，這一點，使埃夫賽覺得非常的歡喜。自從沙夏說明了暴動原因之後第五天，埃夫賽又和姑娘相會。她坐在靠窗的婦的床上，眼睛有點浮腫，下唇奇妙地突出外面。

「今天好，」她冷冷地說：「我們什麼都不要，請出去吧。」

「東家埋怨了你。」埃夫賽問。

他覺得她們生氣的原因，好像是他自己。可是，他想，他是有這樣追問一下的義務。他重重的透了口氣，添加着說：「又不是一生纏着他們做事的……」

瘦小的，歡喜吵嘴的煮狂婦恩菲莎。彼得羅夫突然的說：

「他的姊丈被虐殺了，姊姊被打壞了，她現在還在病院呢。」

「在彼得堡？」格林科夫低聲的問。

「對啊。」

瑪霞嘆了一口長氣。「啊啊上帝！他是一個裝訂工人，是非常誠實的男子，不喝酒，一個月也有四十羅布的收入。那些王八將丹妮亞打壞了，她正在快要生產的時候。他們將她丈夫的朋友也打傷了。不是虐殺，就是成了殘廢。畜生！這些沒人性的東西！」

她發出充滿了憤怒的尖銳的聲音，狂亂地倒臥在床上，全身發抖，嘴裏低聲地呻吟。

「她的伯父有信給她。」素任婦在暖爐和桌子之間走着說：「寫着的一切，都是……從那封信，事件的順序可以知道的……真是太不講理了。大家是和聖像一同去的，僧侶（俄羅斯正教的僧侶）也在一起，大家差不多和基督教的儀式一樣，全體排着隊，到皇帝那裏去。他們想要說：「陛下！我們的慈父！請你取締一下那些官吏吧！一層層的官吏，實在是太多了。租稅，是不夠他們的薪水的。可是他們呢，却是說着，對於我們有無限的權利的。他們所要的一切，都是從我們身上剝削去的。」這種事情，警察都是知道的，他們事前毫不阻止，可是當大家到了宮殿前面，他們便突然的開起鎗來。他們是四面八方的包圍起來開鎗。此外，還要用刺刀刺，用馬蹄踏！這種虐殺，繼續了兩天之久啊！你想一想吧！」

火爐發出了脂肪燒灼的聲音，水壺噴出了滾滾的白汽，在這種聲響裏面，很可憐地漏出了瑪霞的嘆聲。埃夫賽覺得對於烹任婦應該有些回答，對於瑪沙應該有些慰藉。他故意的咳嗽了一下，輕輕地說：

「聽說，這是日本人計劃了的。」

「這樣，烹任婦好像嘲笑一般的說：『又是日本人？日本人我們也知道的。我們的東家曾經說過，這決不是日本人的事情。關於日本人的事情，我祇要問一問我的哥哥就可以知道的。我的哥哥，是對於日本人很知道的。殺人的是流氓，決不是日本人。』」

梅爾尼科夫曾經說過，恩菲莎的哥哥木匠瑪特威·琪民，也是一個讀着禁書的人物。此刻聽了恩菲莎的說話，在他心裏忽然引起了一種對她說明她的哥哥也是受着警察監視的意思。可是正在這個時候，瑪霞從上跳了下來，整着頭髮說：

「不論怎樣辯解都是不行的。什麼責任都想轉嫁到日本人身上去。」

「流氓！」烹任婦挺一挺身體說：「昨天在小菜場上，也有人談及什麼日本的事情，後來一個老年人聽了他的話，立刻起來演講，痛罵了那些總督和大臣……老實說，人民是不會受欺騙的。」

埃夫賽望着地板，沈默下去。對恩菲莎說明她的哥哥受着監視的那種機會，已經完全沒有。他心裏想，這一次被殺的人們，一定都有親戚。這些親戚，一定都在互相尋問，『究竟爲着什麼原故？』在他們心裏，對於替殺人

著辯證的那種人物，一定是含着非常的敵意。於是，他嘆了口氣說：

「這真是可憐的事啊！」

可是，他噴中想：

「我還是非替上面出力不可的。」

瑪霞用腳踢開了門，走了出去。房裏祇剩了埃夫賽和烹任婦兩個。她向着房門，好像呻吟一般的說：

「可憐的她，非常的悲傷。她的奶水，已經出了毛滴了……她，已經三天沒有奶了。你知道嗎？下禮拜四，是她的生日，同時，也是我的命名日。所以，那時候請你來吧。至少，你得送她一串好看的珠子。因為對於她，是應該安慰一下的。」

「當然要來。」埃夫賽說。

埃夫賽走出之後，唔唔的將他們所說的事情想了一下。烹任婦所說的一切，在他看來，覺得過分的大胆，過分的簡單。他直覺的感到，以為他所講的，祇是一些冷淡的言語的反響。但是，他想，這種說話，總是有點異常，總是有點意想不到的大胆。對於恐怖支配民衆，武裝兵士虐殺無抵抗愚民這一件事變，埃夫賽想要自己加以解釋，但是這種解釋，也是不能使他的心情鎮靜的東西。他明明地看到，人們都想解除這種恐怖的束縛，他們都想不負這次事變的責任。他們已經發見，他們已經決定了方向。不論什麼地方，都發現了小小的傳單。裏面，爲着革

命家在彼得堡血壓的抗爭，咀咒皇帝，和煽動民眾起來反抗。埃夫賽讀了這種傳單關於內容，他是不能完全理解，可是在這些文字裏面，他也發見了一些和他思想共通而又使他感到恐怖的事情。

上面下了命令，要發見印刷傳單的工場和散佈傳單的分子。沙夏非常生氣，因為一點小事，打了惠科夫的巴掌。菲立普常常在晚上邀他去談話。不論什麼時候，他總是靠着房間中央的桌子，或者舉起了手，或者胡亂地摸着桌上的東西。他的指上，一顆白色的寶石放出光輝；黑色的鬍鬚下面，掛着一塊金色的徽章，他左右地擺動着矮短的頸項，藍眼鏡的玻璃，順次的望着靠在牆上的偵探。他老是坐在椅上，從不站起身起來。最多，不過是擺動二下他的頸項和指頭，肥胖的顏面，好像畫着的一樣，黑色的鬍鬚，也好像是粘上去的東西。面色很白，長得非常肥胖，可是他靜默的時候，能夠給人一種尊敬印象。他的聲音，非常低小，好像是在砥石上磨着鋸齒。黑的上衣，動章，寶石，鬍鬚……這些，都像和他很不相稱。有時候，埃夫賽看來，好像他是一個身體裏面躲着一個妖怪的傀儡，好像祇要大聲一喝，傀儡裏面的妖精就會逃走的東西……

但是，格林科夫還是怕他。爲着想要避開從他藍眼鏡裏射出來的視線，儘可能的和他離開。

「諸位」低小的聲音，透過空氣，抖動一般的響着：「我所講的一切，希望能夠深切地記住。各人應該用盡全身心力，去和國內的敵人爭鬥。爲着祖國俄羅斯的生存，在戰爭裏可容許一切的手段。革命家們，是什麼手段都要用的。他們，決不避忌殺人。在諸位的同僚裏面，有許多已經被他們殺死。當然殺一個人，算不得一回事。這

種爭鬥，那些王八誰都會做的。法律，是諸位的幫手！你們應該爲着法律而和他們鬥爭。對於他們，應該斬草除根。你們應該這樣，才能使那正在膨脹的革命死滅，這是應該各人自己考慮的事情。國家和你們的祖國，在對你們這樣的要求。」

他的說話，告了一個段落。向伙們凝視了一下，繼續着說：「你們太不熱心，對於爭鬥，太沒有決心。譬如，老革命家薩伊達科夫，你們讓他逃了。我明明知道，他在這裏住了三個月之久。還有，印刷所也還不會發見……」

「奸細不抓住，總是沒辦法的。」不知那個揮嘴。

「不要遮斷我的話。我很知道，什麼事情容易，什麼事情困難。你們對於以煽動精神著名的一國，到如今還是不能抓住他們有力的嫌疑證據。要逮捕他們的根據，還是一點沒有。」

「那麼你說沒有證據也可以幫人嗎？」彼得笑說。

「不要說笑，我是很認真地在講呢。假使我們沒有證據地抓了人，那麼我們當然非放免他們不可，彼得。彼得羅維奇君和你，早已講過的了。還有，克拉沙文君也講過了。有人能够帶你們和恐怖主義者認識，那人的線索已經弄好了。」

「那傢伙是無賴漢呢，可是，一定可以成功的，請你等一下吧。」克拉沙文靜靜地說。

「可是，我希望你們了解，辦事應該起勁一點！鬥爭是很急迫的了。」

他說了許久，擺穩了步位，用着同樣的語調，繼續地講了一點鐘以上。「非如何如何不可」這是他特有的口調。可以說他是二拍子的說話，先用「非」如何如何來提高，然後用他轉像一般的聲音用「不可」來結束。那時候，他將藍眼鏡的青色，射在人們身上。非如何如何不可的句法，好像緊緊地絞住了埃夫賽的喉嚨。

可是偵探們還是相互的在那裏談笑。

「改宗了的猶太人……講什麼！」

「從去年起，他已經拿了五百羅布的恩賞。」

有時候，穿着酒灌的服裝的萊恩契夫，代替非立普來和暗探談話。他和大家一樣，兩手插在袋裏，在大家身邊踱來踱去。臉上，擺着冷酷的表情，不愉快地擺動他的嘴唇，用他好像閉着一般的眼睛，憂鬱地凝視在人們身上。

偵探耶司薩古爾斯基，從彼得堡派到了這裏。他是一個身材短小的禿頭男子，胸口掛着勳章。他有很大的嘴巴，枯敏的顏面，和一雙石頭一般鈍重的眼睛。說話的時候，聲音很高，言語裏面，埃夫賽是記牢了一句。就是：「他們對人民說，他們可以創造一個更加安樂的不同的社會。可是，諸位！這些，都是假話。生活，祇有支配我們的皇帝和我們神聖的教會方才能够創造。其他的人們，一點都沒有辦法。」

每天，他是罰茶錢。「因為革命家更加活動所以我們非格外努力不可」或者「非更加熱慮不可」一般

的訓話有時候，他說，因為俄國皇帝從外國支配之下解放了其他民族，就是從土耳其王下面解放了保加利亞人，和塞爾維亞人，從波斯王下面解放了希文布哈拉，和土耳其曼人，更從中國皇帝下面解放了蒙古人，所以外國皇帝們，嫉妬俄皇的良善，敬畏俄皇的英明。但是，德國人英國人，日本人，都是表示不滿，因為他們希望被解放了的民族，從新歸服到他們的隸屬之下。可是，俄皇對於這種希望不能許可，所以他們怨恨皇帝，努力地想要煽動俄國的革命。

埃夫賽聽了這些說話，當他講完的時候，他祇是期待能够講些俄羅斯人民的事情。爲什麼全國的人民都充滿了憎惡和苦惱？爲什麼他們非經歷這種不安的苦痛不可？爲什麼貧困和恐怖支配了各處？爲什麼怨聲充滿了民間？

可是，誰都不會談及這些問題。

在這樣的談話之後，惠科夫一邊走路，一邊和埃夫賽說：

「你聽見了嗎？說道他們已經獲得了權力，理由不知道。——天下有這種事嗎？祕密的人們，不會有過公開的生活。何況他們突然的使一切生活不安，搖動了全部生活，他們從什麼地方獲得了這種力量？這是不不知道。」

於是，沉默寡言，似乎非常消沈的梅爾尼科夫突然的用拳頭在腿上敲了一下，好像怒吼一般的說：

「我懂了，真理在那裏。」

「怎麼？」瑪克拉科夫被他引得注意起來。

「有什麼怎樣呢？哦，我懂了。就是，主權變成薄弱了。就是一種新的權力，代替了我們的主權，這種新的權力，就在人民裏面發生出來。就是如此。」

「你又說這種癩人一般的話了。」瑪克拉科夫帶笑說。

梅爾尼科夫望着他，嘆了口氣。

「不要說謊！梅莫菲，你老是騙人，你很聰明，可是歡喜說謊！」

關於革命家的談話，深深的印在埃夫賽的腦裏。從此，在他思想的生長裏面造成了新的地層。這種思想使他不安，同時，也就給他開拓了一條新的道路。

十四

訪問瑪霞當烹任婦領他進去的時候，他忽然想起。

『今天可以和革命家的木匠齊民認識，和他談一下吧。』

他到的時候，誰都未到。埃夫賽拿一串磨藍色的玻璃球送了瑪霞，一個骨製的木梳送了恩菲莎。她倆都非
常的高興，拿出茶和酒來請他喝。瑪霞歪着豐腴的頸項，帶着微笑，用她衷心地使人歡喜的眼光，望着他的顏面。

恩菲莎一邊倒茶，一邊說：

『噢，你在什麼時候請我們吃喜酒？』

他抑住了狼狽的表現說：

『結婚，那是不能隨便的決定的。總之，這是麻煩的事情。』

『麻煩？那裏，你真是瑪霞聽見了，他說結婚是麻煩的。』

瑪霞等着恩菲莎的笑聲融了，帶笑地望着他。

「所謂麻煩，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含意？」

「完全能夠同心一氣地過活的人，那是很難找到的。完全地信賴他人，那是很麻煩的。」埃夫賽抬起頭來講。

瑪麗走到他的身邊，嘆了口氣，好像埋怨似的說：

「假使我將自己幹的勾當和夫賽宣佈了，那一定要……」這種思想，使他打了一個寒慄。他用力地將牠抑住，高聲地說：「自己都管不了之前，獨身是最好的了。對嗎？」

「獨身也是很難呢。」瑪麗倒了一杯酒，說。

埃夫賽感到一種衝動，想要完全地對她公開。望着她們兩個熱心地聽着自己的說話，覺得有點興奮起來。這時候，新聞記者的女僕瑪莎走來。她非常高興，大家望着了她。左眼有點斜視，很清爽地修了臉，穿着漂亮的衣裳。坐下之後，她說：

「討厭呢，今晚又是客人，一點休息的工夫都沒有，真是管不得這許多。」

「客人很多？」埃夫賽想起了自己的使命，這樣說。

「噯，很多可是，那都是些怪人呢，新年的喜封，我也祇得了兩盧布三十戈比。」

「那麼，他們也是不很富有的嗎？」埃夫賽問。

「那裏有書呢，連套鞋都買不起的。」

「幹什麼生意的呢？那些人。」

「各種各樣。一個是雜誌記者，一個學生，還有一個有一雙美麗的黑眼睛的快活的人——蓄着一點點口鬚，他的牙齒生得真好，那人才從西伯利亞回來，若是講着什麼打獵的事。」

埃夫賽望着麗莎，低下了頭。心裏想說：「這些話不要講吧。」可是嘴裏問道：

「那人是充過軍的？」

「啊，那可不知道，不過我們主人也是充過軍呢。」

「煮任婦叫了出來。」

「這個年頭兒，充軍是該當的。」

「我在技師林科夫先生那裏當工的時候，一天晚上突然的憲兵處來，將主人捉去。他有很好的屋子，馬車，家裏非常有錢，而且是剛剛結了婚，那人也是被送到西伯利亞去了。」

「可是，我對於主人一點都沒有反感。」麗莎攔住了恩菲莎的話，「真的，他做人很好，從不罵人，待我們也很不錯，而且，很替我們着想。」

埃夫賽沒手勢地望着瑪霞的圓臉，心裏獨自地想。

「啊啊，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她是什麼都不知道的。」

瑪麗，起勁地說：「嗚呼，主人什麼都知道呢。彼得堡暴動的那時候，每晚上都開了會。」

「我們的主人，也到了你那裏去。」麗莎很流暢地說。

姑娘插嘴道：

「對啦，許多人嘈雜地談話，也有人放肆的哭了出來。大家都寫了請願書。」

「哭出來，那也是應該的。」

恩非莎嘆了口氣。

「那人似乎很苦痛地抱住了頭，嘴裏喊着：『不幸的俄羅斯！』後來有人拿水來給他喝。當時我感動了，也

陪着流了眼淚。」

瑪麗望四面看了一眼，說：

「啊啊，我又想起了姊姊的事了。」

她立起身來，走到女僕的房裏。麗莎似乎很同情地說：

「啊……怪可憐的。」

埃夫賽陪着嘆了口氣，向着麗莎，語語不吐地問：

「那麼，他們簽了請願書。」

「不知道。」

「瑪麗在哭呢。」素任婦恩菲莎說。
推開門，恩菲莎的哥哥帶咳地進來。

「冷，外面真是。」

除下了紅色的圍巾，他說：

「好，喝一杯吧。」

「多謝多謝，那麼，今天諸位多福！」

他長得很瘦，可是他的態度却是非常沈靜。那種鈍重的語調也和他漂亮的口鬚相配。臉上聳着顴骨，可見仍舊有些可以使人親近的地方。此外還有一雙很大的碧眼。

默然地握着手，埃夫賽心裏想：「這才是革命家！」

握了手，埃夫賽說：

「不早了，我先走一步。」

「爲什麼再坐一會吧，大家很高興地玩一下。」恩菲莎不知覺地握了他的手說。

琪民望着他，很當心地說：

「又是向玉場訂了貨呢，食堂，會議室，和寢室，都是將校住的，那些傢伙贏了許多錢，便會想出這種事來。」

「不得了，唔，一來就提起這個問題。」埃夫賽心裏想。

「你的玉環裏面，也有革命家嗎？」他終於不管前後地說了出來。

琪民好像被黃蜂刺了一針一般地回轉頭來，凝視着他。恩菲莎搖着頭，似乎很不高興地說：

「不論什麼地方都有革命家呢。」

「所謂革命家，究竟是偉大的呢，還是愚蠢的呢？」麗莎揮嘴說。埃夫賽被木匠看着，祇好低下了頭，於是琪

民很鄭重地說：

「爲什麼對於這種事情有興味呢？」

「不，不過偶爾聽到而已。」埃夫賽說。

「那麼，爲什麼那樣問呢？」

「不，那裏說話暫時中斷了一下，」不過隨便談談罷了。」

木匠笑了出來。

埃夫賽覺得，在場的六只眼睛，都注射在自己的身上。他好像喝了一些什麼似的，感到了一種難言的不快。

瑪霞臉上浮着一種調解一般的微笑，可是當他看見衆人的表情的時候，這種微笑也消失了。

「啊呀，爲什麼？」

「唔，這是喝干酒的原故吧。」埃夫賽心裏想着，躊躇地站起身來。「我所聽到的，關於你的事，早想和你令妹離了。」

琪民站起身來，皺着眉頭問：

「聽了些關於我的什麼事？」

埃夫賽耳邊聽到瑪霞的耳語一般的聲音。

「噢，噢，你聽到了些什麼？」

「是的，我知道。」身體好像浮起來一般，用一種看透了一切的情緒，埃夫賽喊了出來。「你被監視着呢，被警察廳的傢伙們監視着呢。」

恩菲莎抖擻在椅子上面，害怕地叫：

「啊，瑪霞！」

「靜靜的。」琪民搖着手說。「唔，朋友回去吧，我也走了，好穿了外套。」

埃夫賽帶着微笑，心裏覺得非常輕快，獨自的愉快起來。注意一看，琪民已經走出門外，他如何的出去，埃夫

「我」不知道，祇是大家一聲不響，誰也不會和他招呼。走到街上，琪民抓住了他的背膀說：

「下次請你不要再到我妹子那裏去，知道了嗎？」

「爲什麼？我又不做什麼壞事。」

「那麼，你是什麼人？」

「商人。」

「那麼你從什麼地方知道我被監視着？」

「朋友那裏。」

「那是暗探吧？」

「對……」

「那麼你也是暗探吧？」

「不。」埃夫賽說。可是，當他看見琪民的蒼白的臉色的時候，他立刻改轉來說：「對，我也是其中的一個。」

兩人默然的走了幾步。

「你先走吧。」琪民忽然站住說。他的聲音，傳到四方，——他奇妙地將頭擺了一下。

「向那邊走吧。」

埃夫賽將背脊靠在牆上，對他望着琪民揮着手，也注視着他。

「可是，」埃夫賽帶疑的說：「我對你說明了你被監視的事了。」

「於是，」

「你呢，因此而對我生氣。」

木匠裝了一個鬼臉，很快地說：

「混帳東西，滾吧！被監視着，那是早已知道的了。怎樣？你很難吧。你想籠絡了我，使我出賣同志們嗎？下流種子！這種方法，你的良心能夠滿足的嗎？滾吧！再不走，我就將你打死！」

埃夫賽離開牆垣，望前走去。

「混帳東西！」從後面，聽到了琪民的那種狠毒的聲音。

埃夫賽站定身體。有生以來第一次的，從心裏怒罵出來。

「狗子——垃圾殘滓！」

木匠一聲不響，大概是往什麼地方去了。揚子在他身邊滑過。滑木上面的粉雪，點點灑在鋪石上面。

「他一定回到他的同志那裏去了吧。」格林科夫一邊走，一邊想。唾了口痰，低聲的唱：

「綠園，我懷想着的綠園！」

他站在路燈下面，心裏渴望着一些安慰。

「好，一邊唱一邊走吧！唱什麼？」我是不怕警察的，給他微笑着就得了……那木匠可就沒有在晚上高唱的權利了吧！妨害安眠，免請你坐一夜拘留所再講吧！」

埃夫賽獨自的笑着，望着前面的黑暗，嘴裏胡亂地說。

「喂，兄弟們，唱個歌吧！」

可是，依舊覺得寂寞。——寂寞黏在身上，永也不能分開。嘴巴好像封了，什麼話都沒有。眼淚獨自的淌着。

「刺刺綠園，我懷想着的綠園！」

他張着嘴巴，閉了眼睛。可是，依舊沒有辦法。傷心的眼淚，從睫毛流到頰上，畫了一條條的線路。

「趕車的！」埃夫賽揮作一下，喊了馬車，可是走進車子，又感到了血管被塞一般的難受。低下了頭，讓車子震着，胡亂地喊：

「作踐得够了……畜生……旁若無人地……多謝……哼，善良而聰明的人們……」

這種怨恨的况味，埃夫賽在孩子的時候已經嘗受得很久。在他心裏，這時候反而充滿了陶醉一般的甘味。

——這種情緒，使他引起了對於他人的殉教者一般的心境，和明白地知道了和別人不能合致的事情。

十五

「第二天早上，埃夫賽翰在床上，癡癡地望着上面的屋頂。他回憶着自己記憶裏面偶然能够想起的事情，深深地沈溺在陰鬱的沈思裏面。」

「不，觀察別人，不如先觀察自己。」

這種思想，使他覺得奇怪起來。

「我也曾犯了罪嗎？」

他慢慢的穿了衣服，勉強地聯想到職務上的事情。今天，他是應該到一處的工場地帶去的。

太陽光亮地照着屋頂上面，流下水來，染污了的白雪，漸漸的融消下去。人們，很快地走着。溫暖的空氣裏面，發出了思鄉的鐘聲。這種聲音，一直停佈到遠方，報告着大祭的將近。

「到什麼地方去呢，跨過山野，到草場去吧。」埃夫賽翰在一個鎮市的路邊上轉彎，獨自地想他的周圍，舞着舞舞的磚牆，空中，盪漾着灰色的煙氣。空氣裏面，充滿了熱臭的油煙。周圍一切，都是覺得不快。望着帶着白煙的勞

動的石燈，不知不覺的倦意起來。

格林科夫走進一家酒店，揀了一張靠窗的桌子，坐下身來，喝着茶，他強地聽着人們的談話。那裏客人不多，而且全是工人。他們祇是吃喝，很少講話，祇在一處角上發出了一種年輕的激越的聲音。

「可是，仔細的想一想吧。所謂富，究竟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埃夫賽很討厭地旋轉身來。從前，他也常常聽過關於富的談話。可是從那些談話裏面，他祇是聽出了嫉妒和貪慾。他切實地知道，這種言語，是帶危險性的。

「工錢很少——物價卻是那樣的高……對嗎？——不論怎樣的富，都是從我們的工錢裏面剋扣下來的。」

「他們都是貪慾！」埃夫賽想。這種思想，充滿了他的頭腦，因此，對於別的談話，已經聽不進去。於是，突然的聽見了一個愉快的聲音：

「你不是格林科夫嗎？」

他立刻擡起頭來。在他面前，站着一個很瘦的愉快的青年。可是，他已經記不起來。

「你已經不認識了嗎？不認識耶科夫了嗎？喂，我不是你的從兄弟嗎？」

青年愉快地笑着，在他身邊坐了下來。從他的笑聲裏面，引起了對於鐵工場，教會，山坡，以及伯父的回想。這

種回憶的情緒，好像雲一樣地包住了他的身邊。埃夫帶着狼狽的笑容，握住了從兄弟的兩手。

「我已經忘記你了。」他說。

「對吧？」耶科夫說。可是，我一眼就認識你呢，你和從前一點都沒有兩樣。現在在幹什麼？」

格林科夫很賞心地回答。第一，他先得考慮這種會見，對他究竟有沒危險。可是，耶科夫呢，却是搶着說了兩個人的說話。他聽了許多村上的故事，而且，好像非常急迫地要將說話講完。在兩分鐘之內，他說了父親盲了眼睛，母親害病，以及自己在三年前已經到了這裏住在一處工場做工的事情。

「這是我的經歷的全部。」他結束了一句。

耶科夫身上染了許多的煤灰，他的態度非常公開，聲音也非常響亮。衣服雖則很破，可是從樣子上看來，似乎相當的有錢。格林科夫很愉快地注視着他，毫無憎惡地想起了從前被他毆打的事情。同時，他心裏就愛地想：

「不知他是不是革命家？」

「你的生活怎樣？」埃夫賽問，「身體很好？」

「勞動過度，決不是愉快的生活。」耶科夫說。「被那過度的勞動逼着，人生全沒有快活和閒暇的時候。老闆們，一天到晚，一年到頭地玩着，我們呢，一分鐘的空閒都沒有。連看一本書的工夫都沒有，我們也是想看戲的，假使看了戲，那麼睡的時候呢？你讀書嗎？」

「我不。」埃夫賽說。

「也是這樣吧。你沒有工夫吧。有了時間，你也讀書。這一點時間，我是有的，我有這樣的書呢。你假使讀一遍，那麼你便會好像被愛人羅往了一般，再也不能放手了呢。喔，你和女人的關係怎樣？女人們歡喜你？」

「一點也不……」埃夫賽說。

「不論那樣的女人，都是歡喜我的。這裏也有女人呢。你常去看戲？」

「也去看過。」

「我常常去。我什麼都歡喜，因為明天能不能活，今天是不知道的。這裏有一個動物園，那是好得很的。」

耶科夫在他沾污了的頸肉上面，露出了興奮的表情。眼睛發出光輝，嘴裏好像喝了一些清涼飲料，嘴唇不住的發出了唧唧的響聲。埃夫賽對於他健康的身體，覺得有點嫉妒。看了他的身體，更加明顯地想起了從前被他有力的拳頭毆打的事情。他性急而愉快的談話，好像沒有愁緒的時候，那種愉快的聲調，燕子一般的左右飄動。埃夫賽不自覺地帶着微笑，感到了非常的適意。他向旁邊旋轉頭來，忽然在街上看見了格羅霍托夫的姿態。他在左邊牆上淋着破舊衣褲，偷偷地和埃夫賽使個眼色，嘴裏喊着：

「舊衣服，——賣——賣！」

「我很忙。」埃夫賽說，站起身來。

「禮拜日有空吧。到我那裏來！我先來看你吧，你住在那裏？」

埃夫賽不響，他的住址，是不能對人說的。

「怎麼樣？啊，你和女人住在一起嗎？那有什麼關係呢，你給我介紹一下就得了。大家認識認識吧，有什麼怕羞呢。」

「對，我不是一個人住。」

「看自己講出來了！」

「不是女人，我是和一個老頭兒同住著。」

耶科夫高聲的笑了出來。「啊，你還是一個滑稽的人！老頭兒，對於我們當然沒有用處，可是我那裏却是住着兩個同志呢。到我那兒去不便，那麼，我們在什麼地方會呢？」

他們約了地方，大家走開。耶科夫和他分手的時候，緊緊的握了握手。埃夫賽恐怕回轉身來再要握手，所以很快的走開。

「那麼，到什麼地方去呢？」他一邊走着，一邊陰鬱地想。「這裏，是容易找機會的地方。這裏的革命家，比什麼地方還要多。可是耶科夫要妨礙我吧。」

一種不快的刺激，好像灰色的陰影一樣，在他心上掠過。

「舊衣服——」格羅霍托夫在後面唱着，於是輕輕地說：

「格林科！去買件襯衫吧！」

埃夫賽爾轉頭來，手裏拿了破舊的衣服。偵探提高了聲音將貨品讚揚了一下，然後用低聲說：

「好，你真是交了運了，那個瘦鬼——我是注意得很久了。——那東西是社會主義者。不要放開他，利用他，我們可以釣到許多革命家。」

當他這樣說着，從埃夫賽爾手裏奪了衣服，侮蔑一般地說：

「五戈比這樣的貨色，胡說，朋友！太少了，我不能賣。」他嘴裏喊着，望着前面走開。

「對啦，此後我應該當心自己了。」望着格羅霍托夫的背影，埃夫賽爾心裏想。

凡是經驗很淺的暗探認識了一個工人，那麼他立刻有報告部長的義務。於是，部長或者另派一個熟手替他幫忙，或者叫他自己混到工人羣衆裏去。假使，大家對他沒有什麼期待的新手幹了這種事情，那麼大家一定會用嫉妬的眼光看他，說他「大概自己想做一個煽動分子。」

這種職務，確是有點危險。可是，因其危險，所以假使能夠探出這種團體而報告上去，那麼，政府一定可以給他很好的酬勞。因此，偵探們不僅一天到晚的等着這種機會，而且誰都想要獨自的建立功勞。因為爭功，而破壞了全般的計劃，這也是常有的事情。一個偵探混進工人裏面，假使他的計劃不能成功，而被他們看破了他的職

幾。那麼他們常常有被打的危險。這種不被看破而能脫出的事情，暗探們將它叫做「漏網」。

梅林科夫不能相信耶科夫真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對於他的嫉妒的感情，和耶科夫妨礙他的工作的怨恨，相互地作用起來。從前打他的記憶，從新浮映出來。傍晚，他將認識耶科夫的事情告訴了彼得。

「唔，那麼以後呢？」彼得不經意地問。「你大約還不知道吧，你應該怎樣才好。喲，不論怎樣，我們總得替你幫忙。」

他很快的走了出去，頭髮抓得很亂，眼睛周圍添了一層黑圈。

「一定又是瞎說了吧。」

第二天沙夏知道了埃夫賽成功的事情，仔細的盤問之後，想了一下，然後露着牙齒，對埃夫賽說：

「過幾天，你和他說，你已經做了印刷所的賬房。那麼，他們一定要問你，你能不能夠替他們搜集一副活字。這時候，你說，大概可以。可是，對於他的問題，你一定要裝作隨隨便便，不要過分的熱心。同時，你絕對不要問他，要來做什麼用處。你自己，要裝成一個傻子，本來，不裝你也够傻的了。——假使做得不好，那麼一切都是你的責任，和他們會見之後，一切情形都要報告。」

在沙夏面前，埃夫賽好像被牽着的小狗一樣的柔順。他擡起頭來，望着沙夏的被麻點遮着的黃色的顏臉。他毫不思索，祇是期望着早點能夠許他從這種不快的臭氣裏面解放出來。

第二天會見耶科夫的時候，他的從兄斜斜的戴著帽子，嘴裏啣著香煙很高興地將他接了進去。埃夫裝出親密的樣子向他笑着。

「怎樣？」耶科夫很滿足地說。

「我找到了事情。」埃夫養答。說了之後，又覺得「說得太快了。」

「在那裏？」

「一家印刷店的賬房。」

耶科夫很響的吹着口笛。

「在印刷店我們今天在一起玩吧。我有幾個很好的同伴。兩個姑娘，一個是撚絲工場的庶務，一個是絡絲工人，還有一個年輕的銅匠，他能够唱歌，能够彈琴。此外，或許還有三個兩個，都是有趣的人。」

他很快的說，眼睛裏面，表示出非常的親密。或者，站在商店的窗飾前面，好像一切都是歡喜，一切都有興味一般的觀看。過了一會，將他帶到一家武器店前面，狂喜地說：

「這是手槍，你看好像是玩具一樣。」

埃夫裝也變成和他一樣，祇是茫然的望着一切的東西。使人歡喜的，各種燦亮的材料，各種的書籍，耀眼的金屬，對於這些初次看到的一切，埃夫裝感到驚嘆一般的歡喜。他歡喜聽那耶科夫的言語，那種響亮而急速的

音調，貫穿了他沙漠一般死寂了的心靈。

「你依舊是那樣的愉快！」埃夫賽好像稱讚他一般的說。

「愉快是不行的，我在哥薩克學了跳舞呢。——我們工場裏有哥薩克人的。我們想要幹革命呢，我的事情，在新聞上登出來了。」

「爲什麼要幫助革命呢？」聽見耶科夫講起革命，於是埃夫賽問。

「你問爲什麼要革命嗎？那是因爲我們工人被虐待着的原因啊。不革命，我們應該怎樣？」

「那麼，哥薩克呢？」

「唔，那是沒有問題的。起初對我們擺出了官憲的架子，可是過了幾時，他們便說出：『喂，兄弟，你們的小報可以給我看看一張嗎？』的話了。」

耶科夫突然停止了說話，望着埃夫賽的臉孔，發了一皺眉頭，望前面走去。小報的事情，使埃夫賽想起了自己的職務，於是，他想要捉摸他從兄弟的思想一般地問。

「我看了那些小報呢……」

「那麼？」耶科夫放緩了脚步問。

「我不能了解。」

『那麼再讀一遍就行了。』

『不想讀呢。』

『沒有興味。』

『哦。』

暫時沈默地走了一段。耶科夫好像獨自沉思着的吹着口笛。不時偷偷的望着埃夫養的顏面。

『那些小報是很重要的。一切勞動的奴隸，都非看不可。』耶科夫靜靜的用誠懇的語氣說：『我們都是囚人。我們被勞動這一種鐵鏈鎖着，我們是資本家的奴隸！那是不會錯的那些小報，可以解放人們的理性。』

格科利夫走得很快，差不多不想聽他的說話。心裏，巴不得對他說明：『和我在一起的時候，請你不要再說這些話吧。』

可是，耶科夫自動的停止了這種談話。

『好，這裏是動物園。』

他們在酒店裏喝了些酒，聽着軍樂隊的演奏。耶科夫用手肘將埃夫養觸了一下。

『那不是很好嗎？』管絃樂終了的時候，他說：『在漢浮士德呢，那是歌劇。我在戲館裏聽過三次。真好！脚本雖則不行，可是音樂奏得很好，唱也唱得不錯，好，我們去看猴子吧。』

路上，耶科夫講了浮士德和惡魔的事情，好像要想吟唱，又是唱不成功，於是引得埃夫賽笑了出來。

音樂，耶科夫的關於劇場的談話，穿著禮拜日的新衣服的笑聲，充滿了陽光的天空……這些，都使埃夫賽陶醉起來，他望着從兄，覺得奇怪。

「他是何等的大膽，什麼都知道——而且，年紀也不比我大到多少。」

格林科夫覺得，好像從兄弟耶科夫忽然的在他面前替他開放了許多門戶。從這些門戶背後，遙遠地照耀着燦爛的光輝和快活的生活。他睜着眼睛，貪食一般吸取了那些新的印象。每一瞬間，他都是不安地望着——因為他的同儕的相貌，常常從那羣衆裏面浮映出來。

他們站在猴子的鐵籠前面，耶科夫帶着天真的微笑說：

「你看——那東西不是和人一樣嗎？怎樣眼睛，相貌——裏面不知有多少的聰明。」他突然不響，聽了一下，說：「等一等，那邊有我的同伴。」

他很快的跑了過去，一會子，帶了一個女人和一個穿毛線衫的青年過來。

「這又是怎樣？」他狂喜一般的喊：「你們說不到這裏來，真會變卦！這是從兄弟埃夫賽·格林科夫。上次不是已經和你們說過了嗎？這一位是奧妮亞——就是奧爾伽·孔斯漫了諾夫娜。這一位是亞歷克賽·斯梯潘諾維奇·瑪卡羅夫。」

格林科夫垂着頭，和新的朋友們握了手。在他心裏，暗暗的想。

「哦，終於這樣的和他們認識了，我真想離開這樣的環境呢！」

但是他完全沒有離開的勇氣，恐怕再有暗探跟在他的旁邊，所以再向周圍看了一遍，可是一個也不能發見。

「他是不很善於交際的。」耶科夫和那少女說。「那是沈默寡言的青年，和我們這種罪孽深重的傢伙是不同的。」

「在我們面前是不必客氣的，我們雖則這樣，可還是很素朴的人呢。」她對埃夫賽說。

她差不多比他高出一個頭的光景，同時因為上面梳着捲髮的原故，所以看去似乎特別的高了。橢圓形的白臉上，兩個青灰色的眼睛靜靜地含着微笑。

穿毛線衫的青年，生得非常天真爛漫，眼色也是非常單純。他的姿態，具有一種異樣的確實和安靜，那個強健的身體，規則的向着左右搖擺。

「依舊像一點改過的样子都沒有的罪人一般的在這裏蕩蕩吧！」

「很想休息一下，可是……」奧爾伽歪着頭，看了埃夫賽一下說。「你從前到這裏來過？」
「還是第一次呢。」

他和她並肩走着。埃夫賽想要將脚步比平常提高一點，可是因為這種原故，反而覺得難走起來。揀了一張桌子，要了啤酒。耶科夫講着笑話，瑪卡羅夫低聲地吹着口笛，將周圍的人們看了一遍。

「你有朋友？」奧爾伽問。

「不，我一個都沒有。」

「我相信你祇是一個人呢。」她帶着笑說。

「你看那個是暗探！」瑪卡羅夫低聲說。

埃夫賽站起身來，從新坐了下去。將奧爾伽望了一眼。想要探知她會否發見了他的狼狽的行動。可是，這種真相，還是看不出來。他注意着梅爾尼科夫的黑影，祇見他放慢了脚步，沿着桌子前進。掛下了頭，望着地面，兩手好像脫節一般的掛在手上。

「那傢伙一定是到白楊樹那邊去的。」耶科夫輕輕的說。

「老是囑醒着呢。」瑪卡羅夫說。

「不，他生來是這樣的。」埃夫賽差不多想要這樣的說了出來。勉強的忍住，在椅子上前後搖了一下。

在羣衆中間，梅爾尼科夫好像一塊黑石頭一般的前進。過了一會，他的影子便消失在羣衆的雜色裏面。

「你看見他的走相嗎？」奧爾伽問。

埃夫賽抬起頭來，嚥了一口唾嚥，望着她。

「我想，意志薄弱的人，是可以成爲極端的孤獨者的。」

「對啦！」埃夫賽低聲的說。這句說話，一直貫徹了他的心底。他好像表示感謝一般的注視着少女的顏面，從新用較高的聲音反復了一遍。

「對啦。」

「我在四年前就認識他了。」瑪卡羅夫說。「比從前，他的臉盤好像變長了，相貌也是變瘦了，顴骨突出，眼眶也是凹進了。他曾經拿掃過一個學生，那學生曾經將書籍送給我們，後來，他又拿掃了工人梯赫諾夫，使他坐了一年以上的監牢，後來就在牢裏患傷寒死了。」

「你也怕暗探？」突然與爾柳向格林科夫問。

「爲什麼？」他用沒氣力的聲音反問。

「方纔看見暗探的時候，你不是吃了一驚嗎？」

埃夫賽用手摸着頭頸，不望着她地回答：

「祇是嚇了一跳，因爲我也認識他。」

「啊——」瑪卡羅夫引長了聲音說。

「你看！這才是真的會守秘密呢！」耶科夫眯着眼睛，望着他說：

格林科夫不注意這些驚嘆的聲音和親密的眼色，在他自己的沈默裏面，又陷於恐怖的狀況；就是他又要怕在他不自覺的盲齋裏面，又會說出一些足以擾亂他這幾分鐘的愉快的半睡的事情。

春寒的蕩漾，調和着音響和色彩，靜靜地，安穩地，深沈下去。天上，反射着美麗的夕陽，禮拜堂發出了憂鬱的鐘聲。

「那麼諸位！你們還是留在這兒呢，還是回去？」

他們決定了回去。路上，奧爾伽向格林科夫問：

「你有沒坐過牢？」

「有。」他回答，可是過了一瞬，又加着說：「可是不很長久。」

他們坐了騾車回去，於是，埃夫賽到了一家壁上糊着壁紙的房間。地方很小，可是裏面充滿了活潑和愉快
的空氣。瑪卡羅夫彈着六絃琴，唱着埃夫賽從來不會知道的歌曲。耶科夫大胆地談了一切世上的事情，嘲笑富
人，罵倒官僚，後來終於跳舞起來，房間裏面充滿了歡呼和口笛的聲音。六絃琴的聲音和他混在一起，彈出了不
合節奏的諧調。瑪卡羅夫說得起勁，對着耶科夫鼓勵一般地說：

「啊，什麼哀愁，是不敢在橋決的人們面前出現的！」

奧爾伽靜靜的聽着，可是常常帶着微笑對埃夫賽問：

「你歡喜這些？」

陶醉在一種未知的氣氛裏面，埃夫賽祇是浮着微笑。他忘記了自己——在他心裏，祇是瞬間的地浮出了不快的觀念。但是，在這種意識尚未變成思想之前，這些觀念早已不留形跡的消失了。

回到家裏，埃夫賽方才想到，這些愉快的朋友，都是非交給憲兵不可的人物。冷靜的悲哀，籠罩了他的心靈，他好像沒有感覺的木偶一般的站在屋子的中央。他的心裏，覺得非常的難受。他用乾燥的舌頭，舐了一舐嘴唇，然後，很快的脫下衣袋，走到窗邊，坐下身來，在那裏呆呆的坐了一下。他心裏想：

「我同他們說明了吧，斬然地對她說明了吧！對於那奧爾伽。」

但是，這時候在他心裏，忽然想起了木匠漢民的那種侮蔑的聲音。

「下賤的東西！」

格林科夫好像打滑一般的搖了搖頭。

「寫信給她吧，寫着『請你留意你的身邊。』關於我自身的毒，也告訴他吧。」

這樣的想頭，在他的心裏掠過，過了一會，他重新想：

「假使寫了信，那麼搜查屋子的時候我的信一定被發見的，於是，筆蹟立刻就可以知道的，這樣，我自己也

破滅了。」

在窗口，差不多坐到了天亮。他的身體，好像出了氣的皮球一樣，差不多像要凹進去了。裏面，憂愁吸引着他的心臟，外面，圍繞着燃燒着憎惡的烈火的沙夏，幾千個不懷好意的惡漢所期待着的黑暗，已經迫近了他的面。前格林科夫，曲了背脊，縮小了身體，過了一會，偷偷的走到床前，胡亂的鑽進了被裏。

十六

世上，變成了好像狂奔着的劣馬一樣，不論怎樣馱制——儘是一天天的形成了一個狂暴、慘酷、完全不能阻止的世界。

每晚，祕密警察們儘是談論着逐漸激昂的民憤；打算用暴力沒收土地和糧食的農民結社；工人的集會；公然攻擊政府的言論；以及革命勢力漸次擴大的事情。菲立普痛罵着偵探的沒用，彼得堡派來的耶司諾古爾斯基用手按在胸口，張着嘴巴，對偵探們發表了悲痛的演說。

「諸君！靈忠於皇帝的，除出諸君之外，是沒有他人的了！」

可是，當克拉斯文問他：「用什麼方法來靈忠呢？」的時候，他張開了可怕的大嘴，變成什麼話也沒有過了。

「會方才大聲的喊『捉拿他們』」

埃夫賽聽見愛漂亮的萊恩契夫乾咳了一下對沙夏說：

「這是很明白的，他們現在已經好像發狂一樣，所以用從前一樣的方法，是再也鎮壓不住了。」

「對啦，唾沫是救不得火的。」沙夏用私語一般的低聲說。

互相悲憤，互相怒罵，過了一會，沙夏拖着他的長腳，好像嘲笑一般的說：

「怎樣，革命家收拾你們的時候，終於到了。」

偵探們不分晝夜的出去打探，得到的消息，詳細的回來報告。

「狀態已經這樣的急迫了嗎？」

要怎樣纔能抑制暴動的根源，這種方法好像誰都不會知道。

「說有人給我們梳頭髮呢。」彼得在桌上敲着指頭說。

「假使能够活下去，假使能够給我們年俸，那麼我們也可以安心的工作了。」索洛維育夫垂頭喪氣地說。

「被人家敲頭頸，是有分的，還要說什麼年俸。」梅爾尼科夫似乎非常的不平。

前幾天，埃夫賽覺得他們還是非常威武的人，現在都已經變成秋風裏面的落葉一樣的憔悴了。

此外，他還發見了一件可驚的事情——這就是那些認真而充滿了確信的人物，勇敢地 and 一切障礙爭鬥的人們，埃夫賽將他們和自己的同伴們比較了一下——和那些懶洋洋地躲來躲去，專為送人入獄而尾行着的那些人們，他發見了偵探自身，並沒有鞏固的信念。

對於奧爾伽的那種活潑潑的對人的情熱，埃夫賽感到了非常好意。他歡喜那愛開玩笑的耶科夫，同時也歡喜那不管前後的肯將自己所有的一切送給他人的瑪卡羅夫。

埃夫賽看見了自己盡心竭力地保守着的專制力量的崩潰，於是想出了一種不對耶科夫們倒戈的方法。『假使再密切的和他們接近，那麼我的地位要變成非告密不可。可是，將我的任務讓給他人，那麼結果更加不對，我向他們說明了吧！他們的力量是在一天的加強，我去幫助他們，一定可以得到很好的結果。』

因此，他對他們更加感到興味，愈加頻繁的去和耶科夫、奧爾伽們談話，和他們談了之後，又將詳細的狀況報告了沙夏——和他們談話，埃夫賽覺得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他偷偷地反覆着奧爾伽的說話。

『你真緩慢！』沙夏嘲笑他，用他暗褐色的眼睛怒視了一下。

『你要慫恿他們，你要說，可以替他們收集活字，懂了嗎？已經和他們談起過？』

『還沒。』

『傻貨，明天就去說。』

實行沙夏的命令，在埃夫賽看來並不是困難的事情。因為，耶科夫和奧爾伽從前曾經問過，能否收集活字的事情。

第二天傍晚，他懷抱了憂鬱的心情，走到了奧爾伽的家裏。實行這種行為，是他人勉強地叫他執行的任務。

所以在他心裏，全沒有再考慮的必要。這種情緒，占領了他的全心，一切恐怖和同情，毫沒有並存的餘地。但是，當他走進陰暗的房間，站在楚楚的奧爾伽的前面的時候，——當他看見在她後面擴大而搖動着的影子的時候，他的內心感到惶惑，他自己覺得說話有點銹重起來。

「爲什麼身體有點不舒服？」奧爾伽握着他的手說。

她將洋燈的燈芯拔上一點，倒了一杯茶，對他說：

「顏色很不好呢。」

埃夫賽想，特意來說的說話，這時候已經非說不可的了，於是打起決心說：

「聽說你要些活字，是嗎？」

「噢，我想你一定可以給我設法的。」

因爲她的說話過分的認真，埃夫賽覺得有點爲難起來。他靠着椅子，沈痛地說：

「你爲什麼知道？」

「不——不過我想，你一定能够替我們設法的。」

埃夫賽不懂她的說話，於是避開了她的視線，再問一句：

「爲什麼這樣想？」

「的確，我想你是一個誠實的人，所以我信用你。」

「他人是不能信用的。」埃夫賽說。

「什麼，他人是不能信用的？」

「可是，假使上了當呢……」

她聳了一聳肩膀。

「不信用他人，就是最初就將他人當作惡人，當做說謊的人，這樣還行嗎？」

「我給你收集一副鉛字吧。」他說，嘆了口氣。

問題解決了。他低着頭，兩手放在膝上，等待她的說話。

奧爾側將手肘撐在桌上，說了一些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將那些鉛字拿來的事情。埃夫賽仔細地聽着她的說話，好像心裏有些什麼塞了上來。做完了這件工作，心裏好像就要嘔吐，同時，對於自己的憎惡，也是無限地增長起來。

「你曾經想過嗎？人們爲什麼很快的能够成爲知己。人類是要互相信賴互相友愛的。」她低聲說。

她的聲調，好像帶着微笑。他不敢正面的看她，所以祇好凝視着牆上的陰影。在這個影子裏面，他幻想着青色的眼睛，沒有光澤的嘴唇溫和而善良的容貌。

「和她說明吧，一切都是陰謀。」他怎樣的自問。於是，他自己回答：「那麼，我被驅逐，我受怒罵。」過了一會，他突然問：

「你認識木匠琪民嗎？」

「不——爲什麼？」

埃夫賽嘆了口氣。

「是個好人，是社會主義者。」

埃夫賽想：「假使她認識他，那麼關於我的事，她去問他就行了哪……」

埃夫賽深深的陷在椅子裏面，不快的感覺，擠住了他的喉嚨。他咳了一下，看了一遍這間小小的房間。

月光從窗外照射進來，洋燈的光亮，全然變成不要。埃夫賽對於這個少女和這間靜寂的房間給他的銘感，

漸漸的屈服下去。他獨自的想：

「我吹滅了燈吧！我跪在她的足下吧！可是，可是，她不會踢我嗎？」

但是，對於最後的話，他並不覺得害怕。他站起身來，將伸手到洋燈的方面。可是，他的兩腳，拒絕了他的行動。

他躊躇起來……

「爲什麼？」奧爾加問。

他要想回答，可是他的眼淚淌了下來。他跪在她的面前，用抖着的手抓住了她的衣服。她用左手抵住了他的額角，很快的將兩腳縮進椅子下面，激越地說：

「不行，不行，這是什麼樣子。我討厭的，快起來。」

她的體溫，喚起了他的慾望。她的防護身體的手掌，也使他感到了愛撫和煽情。

「她，也決不是一個清淨無垢的女人。」這種想像，走遍了他的全身，於是，更加用力的抱住了她的膝部。

「不聽見嗎，快起來！」她嬌聲喊，這種聲調，已經不是撫慰而是命令的了。

他站起身來，一聲不響地。

「你什麼都知道了嗎？」他用兩手在空中一揮，支吾地說。

「憐愛，知道了。我早知道總有這麼一回的事。」她說。望着他的顏面，用力地講：「我最恨這樣的事。」

她走到窗邊。他們兩人之間，隔着一張桌子。無可如何的苦痛和羞辱，燒灼着她的心靈。

「下次請你不要再來！——好嗎？」

埃夫賽拿了帽子，將外套背在肩上，沒精打彩地走了出去。幾分鐘之後，他坐在路旁椅子上面，勉強裝着怒容，嘴裏噁咕的說：

「賤東西……」

他將一切卑賤的言語，丟擲在奧爾伽的身上。他想用一切下賤的言語，來污辱奧爾伽的身體。可是這些侮辱的言語，不落在她的身上，而祇是刺透了他自己的憎惡。

他長時間的望着正圓的月亮。好像，月亮和發光的皮球一樣，在空中跳着而發出了心曠鼓動一樣的聲音。引起哀愁的那個蒼白色的月亮，他從來就不歡喜。每逢感到悲哀的時候，他總覺得月亮老是冷冷的守在他的身旁。

夜深了，可是街市還不會睡熟，各處，都有嘈雜的聲音。

「從前，晚上是很靜的。」埃夫賽想。於是，站起身來，望前面走，照樣的肩上背着外套，腦後聳着帽子。

「好，當心着！」他想。「我一個也不剩的告發他們吧！得了酬勞，轉任到別處去吧。」

他將活字分做三袋，拿到瑪卡羅夫家裏，開了印刷所的地方，回來報告了沙夏。於是沙夏非常的高興，稱讚他說：

「做得很好，埃夫賽！你的大成功！」

埃夫賽裝着不關心的樣子。沙夏回去之後，他看見了瑪克拉科夫的近來非常消瘦了的姿態。他坐在很暗的屋角的沙發上面，望着埃夫賽的身體，捨着自己的鬍鬚，他的眼光，好像射在埃夫賽身上一樣。於是埃夫賽避開了他。

「格林科夫到這兒來！」他叫。

埃夫賽走到他的身邊，坐了下來。

「聽說你出賣了你的哥哥，真的？」瑪克拉科夫低聲的說。

「那是從兄。」埃夫賽說。

「不覺得可憐？」

「不。」他想起了上官的訓示。於是，用生氣一般的聲調說：「我們是和兵士一樣，沒有父母，沒有兄弟。我們，祇知道他是皇帝和祖國的敵人。」

「當然。」瑪克拉科夫帶着微笑說。

這種聲調和微笑，使埃夫賽知道了是在嘲弄自己。於是，覺得有點生氣。

「我也覺得有點過不去，不過，因為我公明正大……因為我對於責任忠實。」

「我不想和你爭，怪人。」他燃了一支雪茄，對埃夫賽問：「你為什麼還坐在這裏？」

「因為沒有別的事。」

瑪克拉科夫在自己的膝上敲了一下，突然地說。

「你是不幸的人。」

埃夫賽站了起來。

「梯莫非·羅西里耶維奇」

「什麼？」

「請你指導我！」

「指導什麼？」

「不知道。」

「那麼我能知道的麼？」

埃夫賽低聲說。

「從兄弟很可憐，還有一個姑娘同在一起。他們都是比我們更好的人質的！」
偵探站起身來，打了一個伸欠。走到門口，用冷淡的口調說：

「該死的東西！」

十七

到了晚上，在奧爾伽家裏，耶科夫和其他共同從事印刷的人們，都被拿了。格林科夫很詳細地知道，印刷所是在院子裏面，——就是在那附屬建築物裏面，在那裏，住着一個身體很大的紅鬍子名字叫做郭司加的男子，和一個同樣地肥胖的妻子。奧爾伽是在門口担任把風。郭司加的頭髮剃得很短，他的妻子，是一個黑臉孔大眼睛的女人。對於他們，兩個，埃夫賽都是感到不快，好像，他們方從病院裏出來。

「這是何等不快的人們！」有一天晚上，在瑪卡羅夫家裏，當他們聽着耶科夫的指示時候，埃夫賽說。

耶科夫好像感到榮耀一般的歡喜，將他快要禿頂的頭部動了一下，用做作的聲音說：

「這些，都是痛苦的生活使他們如此的。他們深夜的在潮濕的地穴裏面工作，空氣又是很壞，休息的時間，祇有坐牢的日子。過着這樣的生活，不論怎樣的人都會變成這樣的。」

埃夫賽從新發生了一種希望，要想再和奧爾伽見面一次。因為他知道，犯人送進監牢一定要走過一條必經之路，所以他先到那裏去等待。他祇是想用自己的計劃不能成功這一種希望，來安慰自己。可在關於奧爾伽，

他祇是想着：「她一定吃驚了吧，她一定哭泣了吧！」

他，照例的躲在什麼陰影後面，好幾次，他想要吹噓一回口笛，可是對於奧爾伽的回想，還是排解不開。——他，好像看見了她靜穆的容貌，好像聽見了她愉快的聲音。他想奧爾伽一定在說吧：「你這惡黨格林科夫你這極惡的人，你不知道你自己的罪惡嗎？」

他依舊相信，奧爾伽有正當的判斷。可是，一方面呢，他在希望：她一定吃驚了吧，悲傷着吧，痛哭着吧！

很遠的路上，來了一駕車子，格林科夫很快的將身體靠緊了牆壁。一輛車子，很近的在他面前經過。他抬起頭來，祇看見了兩個討厭的臉龐。馭者的花白鬍鬚，和坐在他旁邊的獵區監視人的頰鬚。

「完了！他想：『我終於不能再見她了。』」

可是，路的一旁，又來了一輛車子，在石子路上，顛搖得特別利害。鞭子和馬喘的聲音，可以聽見。埃夫賽覺得人的聲音，是在空中，而且，好像永久的是在空中。馬車裏面，奧爾伽身上蓋着一片毛布，坐在一個年輕的憲兵旁邊。她蒼白而善良的容貌，在他面前很快地掠過。這時候，埃夫賽明白地看到，她毫不驚惶，依舊是非常的安靜。

——他莫明其妙地騰快起來。在他腦裏，好像和不愉快的對手爭論一般的想：「她是決不會哭的！」

他閉了眼睛，暫時的站了一會。馬蹄和鞭子的聲音，通知他被捕的人們已經去遠。於是他離開這裏，轉了個灣，大踏步的回到了家裏。

第二天傍晚，非立普·非立波維奇戴着藍色眼鏡，嚴肅地，用一種比平常更低的聲音，對埃夫賽說：

「恭喜你，格林科！慶祝你的成功！同時希望你繼續這樣的努力！」

埃夫賽走近一步，發了一種排開眼睛看不見的手拷一般的手勢。室內，還有兩三個偵探。他們一聲不響的聽着非立普的說話，看着埃夫賽的行動。埃夫賽不看他們，從他們的皮膚上面，感到了他們的眼光，知道了他們的心境。

上官的說話講完之後，埃夫賽開始請求，想要轉任到別處地方。

「啊，這是無意義的。」非立普不客氣的說。「卑怯，是可恥的。爲什麼立了第一件功勞，你就想逃了嗎？我也在想，有機會的時候，或許可以給你轉任的好，去吧！」

沙夏將犒賞金拿在手裏，對埃夫賽說：

「喂，小子！」他走近一步，說：「拿了把！」於是，一只潮濕而黃色的手，捏住了他，將一些金錢放在他的手裏。
薩魯平走到他的前面。

「多少？」

「二十五盧布。」格林科夫說，沒辦法地捏着幾張鈔票。

「幾個人？」

「七個。」

薩魯平睜開眼睛，望着屋頂，噁噁地說：

「三七——二十一……四除七……每匹三盧布半嗎？」他將舌頭啣的響了一下，望着周圍，低聲的說：「沙夏拿了一百五十盧布呢，從裏面當作這次事件的用費，支出了六十二盧布，所以我們總是受開的。埃夫賽，對嗎？那麼今天你請客吧！」

「好，走吧！」埃夫賽將手裏的鈔票偷偷的看了一眼，似乎不好意思放進袋裏，於是說。走到路上，薩魯平說：

「你報告的那些朋友，也許是不值錢的。」

「爲什麼？」埃夫賽生氣起來，反駁他：「決不是不值錢的。」

「那麼他們不是祇付了這一點錢嗎，真是一點。他們的計算方法，我知道，我決不上當。你想，克拉沙文抓了一個革命家——於是此地賞了一百盧布，彼得堡賞了一百盧布，索洛維育夫抓了一個女人，也拿了七十五個盧布——怎樣懂了嗎？此外瑪克拉科夫又怎樣呢？當然，他拿住了律師，教授和著作家，那是特別的價錢的……」

他一點不疲倦地說下去，格林科夫沒辦法地聽着，連自己的思想也受了他的妨礙。

他們走進了一家妓院。薩魯平用一種常客一般口調對一個瘦弱而駝背的鴉母說：

「麗達好嗎？還有加巴呢？對啦，喂，埃夫賽，你和加巴認識認識吧！——她和你正是一對了不起的女人呢！她可以教育你，使你知道一些你——鴉子也是不會知道的事情好，給我們檸檬水和白蘭地，很好的，那是。埃夫賽這滋味和香檳一樣，喝了就會痛快起來的，怎樣？」

「我什麼都好。」埃夫賽說。

這是很華麗的房間。窗上掛着美麗的窗帷，家具也好像都是很值錢的東西。穿着漂亮衣服的女人，傲慢地好像難以接近。這些，都使他覺得狼狽。他退到冷靜的地方，希望誰都不再對他注意。女人們望他身邊走過，她們的上衣在他腳上擦過。憂鬱的，一個半裸體的肥胖的女人，從他身邊經過，她那變搽了顏色的眼睛，喀洛洛地轉着。

「那個大約是學生吧。」一個紅頭髮的女人，向着一個頸上掛着紅色絲帶的袒胸的胖女人問。這女人走到她的耳邊，偷偷的講了幾句。於是，那個紅頭髮的旋轉頭來，向埃夫賽裝了一個鬼臉。埃夫賽回轉身來，帶怒的和薩魯平說：

「她們知道我們是什麼人呢？」

「大概知道吧。可是茶錢可以對折，付賬也可打七五折的。」

埃夫賽拿起發着泡沫的那些美味的飲料，一連喝着兩杯，雖則不能使他感到愉快，可是對於周圍的一切，似乎覺得有趣起來。

他們的桌上，陪着兩個女人。一個是苗條美麗的麗地亞，一個是鈍重難看的加比托林娜。麗地亞的頭部和她身體比較起來，似乎覺得很小。她有一個微凸的額角，鋒的下顎，美麗的牙齒，小巧的嘴唇，和黑色的眼睛。一方埃夫賽看來，加比托林娜好像是兩個大小不同的重疊着的球體。

黑色的，使埃夫賽聯想到蒼蠅的薩魯平，不斷的搖頭擺手，桌上的東西搬來搬去。埃夫賽看着這種樣子，立刻覺得薩魯平是要利用這種機會，而使他陷於難堪的興奮。

「下流種子！」他想。「用我的錢，使我墮落，讓你自己享受！」

他倒了一杯白蘭地，一口將牠喝乾。喉嚨裏感覺到燒灼一樣，於是好像帶息一般的張大了嘴巴。

「那真勇敢！」薩魯平叫。

姑娘們一起的笑了出來。這一瞬間，埃夫賽好像睡去一般的覺得眩暈。

「埃夫賽在這兒的，是麗達，她是我的好朋友。那真是一個聰明而懂事的姑娘。」——這樣說着薩魯平將埃夫賽喊了醒來。「祇要公事順手，我想帶她出去，和他結婚，弄些什麼事情給她做呢。對嗎，麗多奇加！」

「等一等——喝杯茶吧。」女的說。於是用她油一般的眼睛，將他望了一眼。

「你爲什麼不讓朋友？」加比托林娜在埃夫賽肩上重重的拍了一下，用很大的聲音說。

「她是不論對誰都是這樣不客氣的。」薩魯平說。

「我什麼都不管。」埃夫賽頭也不回地說，和她離開一點，繼續着：「我不歡喜她，你給我叫她到那邊去吧。」

……

兩三分鐘之內，誰都不響。

「讓你去吧！那麼。」加比托林娜突然的說，將手撐在桌上，慢慢的將她笨重的身體坐了下去。她的那種坦然的態度，反而使埃夫賽惱怒起來。於是他望着她的背影說：

「她真是一隻象！」

「呵，你這失禮的！」置地亞在旁邊說。

「當真，埃夫賽這種話是太失禮了。」薩魯平表示贊成。「加比托林娜·尼古拉耶夫娜是個奇怪的人，知道她的誰都稱讚她呢。」

「可是，我却不管。」埃夫賽說：「我要啤酒！」

「喂！啤酒！」薩魯平叫：「加巴奇！拿啤酒來！」

胖女人旋轉身體，慢慢的走了開去。薩魯平靠近埃夫賽的身體，指着他：

「啊，埃夫賽——這裏雖然是妓院，可是她們和我們同樣是人啊。——你爲什麼說這種話，使她生氣呢？」
「管她媽的。」埃夫賽說。

他希望周圍沉靜，希望女人們好像空中的浮雲一樣，時的沉默，希望青青地刺透了鬚子的那個音樂師彈奏着的那架鋼琴不響。他希望大家坐着不動，希望什麼都不看見，——更希望着奧爾伽能够着純白的衣裳，從門外進來。他想着她和她坐在室內走着，或者任性地將那些討厭的人們打個痛快。——是的，他們的一切，都使他不快，他希望的，祇是再和奧爾伽會見一次。

他聽見薩魯平還在那裏非難。

「我們是來尋快活的，那麼你爲什麼使人家生氣呢？」

埃夫賽用他混濁的眼睛，向他望了一眼，冷冷地說：

「上了這狗子的當了……都是你這東西的原故。」他拿起一瓶啤酒，倒了一杯，將她喝了，拿着酒瓶站起身來。

「這是我的錢，不是你的，你這乞丐！」

「這是什麼話，我們不是同僚嗎？」

薩魯平的黑黑地剪短了頭髮的頭部，向後仰了一仰。埃夫賽尖銳的眼光，看見了他褐色臉上顯露着的牙

齒。

「好好的坐下來吧！」薩魯平說。

格林科夫拿起瓶來對準薩魯平的眼睛打了下去。立刻噴出了油一般的鮮血。於是埃夫賽感到了一種野獸般的歡喜。他第一次舉起瓶來，可是這一次却祇流出了些啤酒的殘剩。大家叫喊起來，各處的跑來跑去，不知誰的指爪，抓破了埃夫賽的巴掌，捉住手足，倒轉身來拖了出去。不知誰在他臉上唾了一口粘膩的東西，攔住了頭頸，抓住了頭髮。

警察來的時候，他方才清淨全身衣服，撕得粉碎，身上打得遍體鱗傷。他想起了方纔的事情，可是並不一樣胆小

「唔，怎樣？」

警察認識他，所以叫他洗了臉，放他回去。

「會起訴嗎？」埃夫賽問。

「我也不知道。」警察嘆了口氣，似乎羨慕般的附加着說：「大概不至於吧，最多也不過罵幾句罷了。」

兩三天之後，菲立普將埃夫賽叫去，大聲的罵了許久。

「你這畜生，你得給人民做個榜樣，爲什麼做了這樣的事情？下次再犯，罰你坐一個月監牢，懂了嗎？」

埃夫賽覺得害怕，縮着身體，悄悄地道了幾日。一天到晚，祇是想着這件事情，不知不覺的有些倦怠起來。當他第二次遇見薩魯平的時候，祇見右眼下面，留了一個小小的紅色的疤痕。在這個年輕的暗探臉上所添的記號，使他覺得歡喜。同時，在薩魯平眼裏，他發見了自己能够毆打他人的力量和勇氣。

「爲什麼你要打我呢？」薩魯平對他問。

「祇是，」埃夫賽說，「祇是因爲醉了。」

「你這惡鬼！你也得知道，像我們這樣的生意，臉孔是很要緊的，被你破了相呢。」

於是，他又逼着埃夫賽請他吃了一頓中飯。

十八

在偵探的夥伴們裏面，忽然散佈了一種風聞。據說國務大臣裏面，有人受了敵國的收買，他們想要從皇帝手裏奪取權力，用外國的有害的制度，來代替現在的組織。同時結合徒黨，在皇帝批准之下，發佈佈告，召集批判政治的集會，並向國民宣言，聲明在必要的時候，人民可以獲得在新聞紙上發表言論的自由，以及廢除信教的拘束。菲立普不時的召集克拉沙文，沙夏，索洛維育夫以及其他的老練偵探，開始秘密集會。每逢這種集會之後，他們總是陰鬱而不安地走着，對於同僚們的質問，也祇是簡單機械地回答幾句。

突然，從菲立普房裏傳出了一種沙夏的興奮和怒叫的聲音：

「和他們講憲法與政治，有什麼屁用！對他們，祇要說新制度實行之後，就要餓死，他們就要坐牢，那就行了。你以為我們這兒的是些什麼東西，不是畸形和廢人，就是癡人和傻子！」

「我不懂你的用意。」菲立普說。

於是耶司諾古爾斯基用悲痛的聲調說：

「總之，你的計劃怎樣？我們不懂。」

辦公室裏，坐着彼得·格羅霍托夫，埃夫賽和其他的兩個密探。——一個是紅頭髮的大鼻子，臉上堆着雀斑，鼻上架着眼鏡的人物，其他一個是青蒼地刺了鬍子，禿頭紅臉，而在左耳後面留着一塊紅漆的標仗。他們互相望着，悄悄的偷聽着沙夏的說話。彼得立起身來，在門口走了幾次，終於在門邊高聲的噓了一下。禿頭的偵探當心地用他瘦手揩了一揩鼻子，低聲的問：

「所謂變態，是說那個？」

最初，誰都不會回答，過了一會，格羅霍托夫嘆了口氣說：

「我們大家都是！」

「可惡的！」彼得皺着，低着頭，帶着微笑說：「都是徹底的墮落了！可是，漸漸的得了勢力，喂，這就是教養問題呀！」

禿頭用他的近視眼向周圍望了一遍，好像沈思一般的說：

「那麼，在說我們嗎？」

「在說政治政治是很討厭的。談政治，第一需要領袖！」格羅霍托夫說。

「假使我更有教養一點，那麼我一定可以幹得好些。」彼得感憤地說。

紅頭髮的似乎很樂意的坐在椅子上，面不時的打着伸欠。薩靈的房門推開，沙夏暴跳如雷的跳出門來。他站在門口，將在座的望了一眼，嘲笑一般的問：

「你們聽見了？」

不久，全體偵探，都是不高興地，拖泥帶汗的回來。他們交，提着各種的意見。克拉沙文睜細了眼睛，很快的推開了門，走進了隔壁的房間。

「新的組織計劃呢？」沙夏和彼得說。『聽說我們也要組織秘密結社呢。此後，對於我們的敵人，都可以叫他們白癡了。怎樣誰都不能回去，就要開會。』

談話漸漸減少，終於靜默下去。薩靈的耶爾諾古爾斯基進來，他在偵探中間踱來踱去，和大家握了手，做作的地招呼幾句，忽然，走到房間一隅，發出一種借人下淚一般的聲調，開始演講：

「諸位，諸位皇帝的忠臣！我在這兒向諸位談話！在正教之父，民衆之母的當今皇上看來，諸位是忠良的孩
子，勇敢的臣民。」

「又要說什麼了？」在埃夫雅遜旁，不知有誰說。格赫科夫看來，耶爾諾古爾斯基說的，不過是些平常的套話。

「諸位大概已經聽到了，敵人已經有了新的策略，已經有了新的破壞計劃，同時，諸位大概已經看到，大臣滿

里根所出的佈告。根據這種佈告，據說我們皇帝已經願將天授的政權分給人民。信賴的戰友們！兄弟們！凡此一切，都是將自己的靈魂賣給外國資本家的那些亂臣賊子的把戲，都是想要消滅神聖俄羅斯的新的計劃！從他們所期待的憲法，我們可以得到些什麼？他們所發佈的憲法和自由裏面，究竟有些怎樣的陰謀？

暗探們圍了進來。

「用上帝的聖名，向諸位宣誓：我們要在真理的光輝下面，觀察惡魔的策計！我們要用純真的俄國的聰明，預防這種陰謀要在我們面前粉碎一切叛逆的計劃！諸位請看吧！皇帝的神明一般的權力，現在已經瀕於被篡的危機，奉天承運的支配已經瀕於覆亡的危險。選舉日期已經佈告，根據這種佈告，人民可以舉出代表，制定法制，而縮小皇帝的政權。他們知道我國人民的無知和嗜酒，所以利用金錢和火酒，收買我們的人心。他們想將反逆的自由黨員，革命家，就是猶太人，波蘭人，阿美尼亞人，德國人，一切俄羅斯的敵人，以及許多擁護外國君主的好賊，送到國會裏去。」

格林科夫看見，站在耶司諾古爾斯基後面的沙夏，流露着嘲笑一般的笑容。可是，爲着恐怕被那旁邊的偵探看見，所以將頭俯了下去。

「這些被收買了的好臣，包圍了我們皇帝的燦然的王座。他們蒙蔽了皇帝的聰明，要想將俄羅斯帝國引渡給非俄羅斯系的外人猶太人，想在俄羅斯國內建立猶太人的國家。此外，波蘭人，阿美尼亞人，條頓人，拉丁人，

……各自想要建立他們自己的國家。如此，祇有我國孤立起來，祇有我們俄羅斯人……於是……那麼……」

站在耶司諾古爾斯基旁邊的沙夏和他說了幾句耳語，老人生氣一般的將他推開，用更響的聲音繼續地

說：

「如此，英國德國可以突然的和我們挑戰，用他們貪慾的手來支配我們的政權。俄羅斯的崩潰，已經到了目前親愛的戰友們！我的朋友大家當心着吧！」

他說完了最後一句暫時沈默一下，將手拿到頭邊，從新開始：

「可是，陛下還有他清廉勇敢忠誠如狗的臣僕！他們護衛皇帝的權力和尊嚴，組織專和他們鬥爭的協會，澈底的開始和那可阻死的革命家的計劃，憲法，以及一切可使真正俄羅斯精神墮落的行動相鬥爭！在這個協會裏面，有對皇帝和祖國建立了動功的伯爵，公爵，有遵奉皇帝意志和古代聖訓的知事，還有有名的大公……」

沙夏又向他說了幾句，老人歪着身架，滿臉漲得通紅，突然裝着凶暴的姿勢，嘴裏喊着：

「好，請你說吧……你說什麼？你有這種權利嗎？我說這些……」

他跳起身來，分開眾人，跑了進去。沙夏站在他的地位，將身體望前屈了一下，用他充血的眼睛看了一遍，於是

是揉着手。

「哦，已經穩穩了麼？」他很響的質問一句。

「是，我們懂了。」有幾個似乎抗拒地說。

「我也這樣想。」沙夏好像嘲笑一般的說着，充滿了惡意和氣力，非常明瞭地說：「仔細聽着！——假使你們裏面有幾個聰明一點的，那麼將我的話對惠羅納解釋一下吧！革命家和自由主義者已經打勝了我們俄國的一般紳士，——這了不得，已經決定，想要容納他們的要求，正在預備發佈憲法。對於你們，憲法是什麼呢？老實說，就是要你們餓死！」因為，你們素性懶惰，不能担任工作。對於其他的多數，或許還要坐牢。因為你們裏面有許多是和犯人相當。此外還有幾個非送進病院或啞瘋院不可。因為你們中間，不少是精神病者和十全的傻子。——等到這種新的社會制度實行之後，你們大家無條件的就要滅亡。警察部嚴正，保安局取消，你們便會流浪路頭，變為乞丐。懂了嗎？」

誰都不響，好像化石一樣。格林謝夫想：

「到了那時候，我逃走吧……」

「我想，已經是充分的懂了。」過了一息，沙夏說。對聽衆望了一眼，好像帽子一般的罩在額上的一團紅色，漸漸的擴大到了灰白色的全臉。

「這種新的社會制度，在你們看來，是沒用的，是有害的。所以，現在，我們就非和他抵抗不可！——對嗎？那麼，你們爲着什麼而鬥爭，爲着誰的利益而鬥爭呢？唔！——爲着你們自己，爲着你們自己的利益，也就是爲着你們

從來生活的權利。這件事是懂了的吧？那麼，你們怎樣辦？」

蒸熱的屋子裏面，忽然發出了一種低聲的噪音，「真像，一個巨大的病肺，疲勞的地喘了一下，粗的偵探，不高興地低下了頭，走了過去。有一個陰鬱地說：

「這話是可有不必講的，我想最好是加一點注意。」

「老是這樣的惡毒，」恐嚇了文怎樣呢？」

房間裏，沙夏周圍聚集了，計幾個大，裝夫賽悄悄的走到他們身邊，聽見了彼得的說話。

「所以，穩非說不可呀！——這就是所謂二二得四，所以，你們的牌都會被吃去的。」

「不，我却有點不滿，」索洛維育夫懶懶的，好像是在消遣一些耐愛似的說：「不論誰，除非自己想一想不

可——這是有什麼原故當然誰都能够想到自己的事情，可是應該怎樣，還是讓你說開一下。」

「那不是早已說明了嗎？克拉斯拉文隨便的說，」

「我不懂，」瑪克希科夫很鎮靜地說，」

「什麼你不懂說，你是懂得的，」沙夏賊了出來，」

「不」

「可是，——你是懂得的，不過，你胆小罷了，你是貴族，我是早已知道的。」

「或許是。可是你應該怎樣，你自己已經知道了嗎？」他冷靜而銳利的問。於是埃夫賽想：

「沙夏或許要打他吧。」

可是沙夏祇是用着輕輕的囉聲問：

「問我，我不知道自己應該怎辦？」

「對啦。」

「那麼講吧。」沙夏好像嚇人一般的說，提高了聲音。「我是快死的了，所以什麼都不怕，老實說，我是在拚命了，對你們這些沒心腸的庸從的夫人先生，我祇是憎惡。怎樣？這不是很對嗎！你在說謊。你……是奴隸。你是過着奴隸生活的東西。即使是貴族，你也是奴隸。我是農夫，可是我的眼睛很亮，即使進了大學，我也是一點都不受誘惑的。」

埃夫賽走近一步，站在他們旁邊，望着他們兩個的臉龐。

「我知道我的敵人這些，就是你們。」你們貴族階級。在我們偵探裏面，你還是貴族。你們的一切，都使我生氣，不論男的，女的，文人，偵探。實際上，我知道對付你們的方法，知道對付支配者的方法。不懂如此，怎樣對付你們，怎樣殺殺你們，我都知道。」

「這倒有趣，可是你不是歌司得里嗎？」瑪克拉科夫將手插進袋裏說。

「哦，有趣好，那麼請給你聽吧。」

沙夏將身體好像鐘擺一樣的左右搖着，向周圍望了一眼，很性地發表他自己的見解：

「創造現存制度的是誰？貴族階級！使可愛而善良的生物——人類墮落的是誰？使人類變為畜生變為病獸的是誰？這都是你們貴族階級！一切的生活，非對你們武裝反抗不可。一切生活的膿腫，非切開不可。這些蓄膿，就可以溺死你們。畜生對於你們的宣告和破滅的日子，已經到了。因為你們而變成不具的人們，都要站在你們的上面了！他們會絞殺你們，處置你們。懂了嗎？實際是這樣的。有幾處地方，已經在那裏試驗貴族的頭頸的硬度了。知道了麼？」

他靠在壁上，兩手張開，突的笑了出來。這種笑聲，一半剩在喉嚨裏面。瑪克拉科夫向周圍的人們望了一遍，帶着笑，用大聲問：

「那傢伙說的你們都懂？」

「人的嘴巴，當然是什麼話都能講的。」索洛維育夫很快地回答，又附加着說，「可是在自己伙伴們裏面，祇是我們要問，在彼得堡究竟有沒有這種秘密結社，這種結社的目的究竟爲着什麼？」

「那是非問不可的。」克拉沙文好像挑戰一般地說。

「對啦！兄弟，革命已經移到新的地方去了。」彼得似乎非常滿足的說。

「假使在那裏，這個結社裏面真的有了貴族，那麼我們的境遇，一定可以改好些了。」索洛維育夫空想一般地說。

「即使不是已經在銀行裏存了二萬庫布了嗎？老鬼！」

「大概有三萬吧，請你再數數清爽吧。」索洛維育夫說着，退了下去。

沙夏輕輕的咳了一下，瑪克拉科夫陰氣地望着他。

「爲什麼這樣地望着我？」沙夏對瑪克拉科夫大聲的說。瑪克拉科夫不去理他，獨自的走了開去，埃夫察不知不覺的跟在後面。

「懂了嗎？」瑪克拉科夫對埃夫察問。

「不願意聽。」

「爲什麼？」

「他老是罵人，即使不那樣，子也是够難受了。」

「對。」瑪克拉科夫點點頭，「那種樣子，真是討厭極了。」

「他什麼都不知道。」埃夫察仔細地望周圍看了一遍，埃夫察繼續着說：「一個這樣說，那麼別的家伙也就這樣說了。」

便探獨自的沈吟，用手帕拂了一下帽子上的灰塵，好像什麼危險的事都不會聽見一般，嘴裏說着：「再會，」膠手伸了出來。埃夫賽想要和他同走，可是偵探戴上帽子，捻了一下鬍子，對埃夫賽頭也不回的走了出去。街上，新奇怪誕的事蹟，不斷地出現。人們已經失却了他們的恐怖。最近還是非常和平而順從的人物，現在已經表出了明瞭而尖銳的表情。他們的一切，使人們想起了木匠的事情——想起了那些着手拆除舊屋，而考慮着要從什麼地方着手改造最爲便利的那些木匠的事情。

工場勞動者們，差不多每天，公然在工場地帶開會。那時候，總有警察廳注意的革命家們參加，而劇烈的罵倒了說成的一切。他們對於召集議會的詔書，祇看作一時的催眠興奮了的民衆，而用這種手段來更加確實地欺騙民衆的方法。他們對着民衆警告，除出自己的理性之外，沒有一樣可以相信的東西。

「祇有民衆，纔是生活的正當而真實的主人，一切自由，一切土地，都是民衆的。」有一天，一個煽動者這樣的說，於是埃夫賽聽見背後有人叫喊：

「贊成！兄弟贊成！」

埃夫賽旋轉頭來，祇見柯爾尼科夫滿頭大汗，站在他的後邊，好像烏鴉拍翅一樣，他拚命的拍着兩手，不斷地喊：

「講得不錯！」

格林科夫吃了一驚，悄悄的扯了一下他的衣服，用低聲問：

「你在幹嗎？在那裏演講是社會主義者呢……是監視着的……」

梅爾尼科夫鑿了二隻眼睛問：

「當真」在埃夫賽回答之前他又喊道：「萬歲贊成」

對於埃夫賽他用非常侮辱的態度說：

「滾開……有什麼區別呢？對於說真話的人。」

聽了這句新的說話，埃夫賽祇是胆法地裝出了一種苦笑。他沒有法子，向周圍看了一遍，在羣衆裏面，想要尋求一個能夠和他毫不隱諱地談話的人物。但是，即使他在人們裏面發見了一個似乎可以信賴的人物，他也祇能嘆了口氣，獨自的想：

「假使我和他講話——那麼他立刻就會知道，我是一個暗探。」

從革命家的演說裏面，埃夫賽常常聽到，將某種新的生活移到這個地上，是必然而不可免的事情。這些說話喚醒了他幼年的夢境，因之擴大而具體的地充實了他的內容。他相信了這種大而熱烈的說話，可是在被監視的印象沾污被恐怖的事變威嚇，而終於變成了疲勞萎縮的心靈。上面這種新的信仰，無論如何也是不能健全地成長這種萎弱的種子，好像一個具有永遠地望着遠方的大眼，和生就了滾身僵僵的小孩。

埃夫賽對於革命的急激的成長，覺得了無上的歡喜。可是，他沒有力量公然地說明這樣的心情。他確實地相信了這些說話，可是他不能同樣地相信這些人物。幻像興奮了他的精神，可是這種幻像不會煽動了他的靈魂。他的靈魂已經失却了他的生氣，他沒有勇氣將自己投身於可以蘇醒自己心靈的波浪，而祇能胆怯地逃避到河岸的對方。

最初，他對於革命家和上官們同樣地咀咒大臣，同樣地指斥他們欺騙民衆，覺得是一件不能相信的事情。可是等到民衆們自己走到街頭來議論政治的時候，他方才知道，這是真實的事情。

偵探們慢慢地，不活潑地，在各處徘徊。他們險惡地相對無言，好像各人都在期待著他們同僚的凶兆。上官們也是一聲不響，毫不指示什麼活動方針，也不報告新的事變。

「關於這一次彼得堡的貴族同盟事件，你什麼都不知道？」克拉沙文每天這樣的問。
有一次，彼得似乎很高興地說：

「噢，沙夏調到彼得堡去了。他在那裏一定會幹出些什麼來呢，看看吧。」

維亞希萊夫——一個高鼻子紅頭髮的偵探，胡亂的說：

「爲着組織以暗殺革命家爲目的的結社，所以許可了俄羅斯國民的同盟。我也要去參加，對於手鎗打靶，我是有自信的……」

「用手鎗打人，那真有味。」不知那一個同意他，「打了之後，立刻就走。」

「他們真能這樣兒戲般的談。」埃夫賽獨自的思想。他想起了樣子完全不同的奧爾伽和瑪卡羅夫的對話，勉強的將念頭轉到了別的方向。

沙夏從彼得堡回來的時候，身體好像比從前健康了許多。他沉重的眼睛裏面發出了光輝，身體全數也好，像結實了許多。

「我們今後應該怎辦？」彼得問他。

「立刻就會知道的。」沙夏露出了牙齒說。

十九

秋天，照例的靜寂而憂鬱地來了。可是人們，似乎還不知道，昨天，他們大胆地騷擾，今天，他們更加大胆而勇敢地走向了街頭。這樣，埃夫賽對於他們的勝利和平安的生活的到來，產生了更加有力的信念。

可是，今番，却是出現了一個可怕而奇怪的日子！——一切人們，停止了他們的工作，用着冷酷無情的翻弄，長時期的束縛了一切民衆的因襲生活，突然的到達了牠的終點。一切，好像被絞着一般的苦悶。工人們，對於他們的主人，對於他們的城市，拒絕了水、火、和麵包的供給。數日之間，城市便完全沈沒在飢餓、貧窮、和陰暗的裏面。在這種不安的晚上，工人們儘是唱歌，他們，好像小孩子一般的歡喜。——人們，在這種時候，方才知道了他們的力量，對於他們的人數，圓睜着吃驚的眼睛。他們，看着消滅了燈火的家屋，變成尸骸的機械，手足無措的警察，坐食無事而又自命不凡的人們——的狼狽，不覺歡呼雀躍起來。在這種時候，支配生活的力量，已經從他們手裏滑脫出來。——可是，冷酷和好詐，還是遺剩在他們手裏。格林科夫看見，從來慣於命令他人的人物，現在已經和那些飢寒交迫，年幼無依的人們，同樣地屈服下去。在他這種時候，方才明白地知道，從來的支配階級，雖則對於

工人說了許多自大的說話，可是他們心裏，却在暗暗的懼怕他們。同時，他已經知道，過去已經不再回來，新的主人已經出現，假使他們具有一般的改革生活過程的力量，那麼，他們一定能够很容易地形成一種不同的生活——一種不論自己或者他人，都能感到幸福和自由的生活。

舊的，惡的，可戰慄的一切，都從背上消去。牠們融解在黑暗裏面，黑暗藏匿了牠們，人們，似乎善良起來，即使晚上沒有燈火，他們也是喧嘩嘻笑，好像在白晝一樣。

不論什麼地方，人們都是聚在一起，活潑地，大胆地，談論着勝利和自由的日子。他們，狂熱地相信這個日子，可是，不相信的，却祇是默然的望着新的幻影，聽着新的說話。格林科夫常常在羣衆裏面，發現偵探。看着他們，他覺得有點難受，所以很快的逃避開去。最常常遇見的是梅爾尼科夫——他，引起了埃夫賽的興味。在他的旁邊，人們常常排了隊伍，於是他也站在中間，滔滔的雄辯起來。

「看吧！民衆希望這樣，現在是完全的實現了！他們要——所以他們獲得了！他們，才是真的力量。想一想！民衆們，你們所達到了的，不要再喪失了！第一，你們應該防備，你們應該注意支配者的陰謀和鬼計，你們應該立刻擊退他們！將他們交給惡魔，假使他們反抗，那麼將他們打死了吧！」

格林科夫聽着梅爾尼科夫的演辭，獨自的點了點頭。

「講這樣的話，早已該坐牢的了！不知有多少人，現在還是坐在牢裏，可是現在——他們自己也在這樣地

講了。」

他，從朝到晚的在羣衆裏面走來走去，覺得非常寂寞，屢次的感到了想要和人談話的慾望。可是，每逢感到這種衝動的時候，他總是憤憤的走進了小徑裏去。

「假使和人談話，那麼立刻就會被人知道，而且……」——這種煩惱的想像，不斷的追在他的後面，於是，他獨自的說：

「做這樣的事，現在還早，一定有一天可以在性的講一下的吧。」

有一次，當他晚上穿過道路的時候，遇見了瑪克劫科夫。這偵探躲在門背，仰起了頭，好像等待食物的狗子一般的注視着對面人家的燈光。

「他還在幹自己的臟器嗎？」埃夫賽這樣的想，問道：「喂，怎樣？我來代替你吧，梯莫菲！」
「你代我？」偵探低聲說。

格林科夫覺得有些什麼不很得稱。

「不要緊……你去吧。」他對埃夫賽說。

從來總是剃得非常清淨的鬍子，這時候已經蓄得很長，頭髮胡亂的披在額上，嘴裏帶着酒氣。
「再會。」埃夫賽聽了帽子，慢慢的走開。可是走了不到幾步，忽然聽見了後面的聲音。

「眼等一下……」

埃夫賽回轉頭來，瑪克拉科夫輕輕的趕上幾步，靠近他的身邊。

「一起走吧。」

「一定是喝得很醉了吧！」埃夫賽想。

「你知道嗎，那家屋子裏住着什麼人？」瑪克拉科夫這樣說，望後面看了一眼。

「不知道……」

「是來隆諾夫呢……那個小說家……想得起嗎？」

「曖曖，那個……」

「對啦，你是不該這樣輕易地忘記的，他曾經作弄過你的。」

「唔……」埃夫賽表示同意。

他們慢慢地靜靜地走着，差不多誰都聽不出他們的足音。狹小的街道，一個人影都沒有。

「回轉吧……」瑪克拉科夫說。他好好的戴上帽子，扣了大衣的鈕扣，非常沉痛說：

「我要到外國去呢。唔……到阿根庭，美洲的……」

從他的言語裏面，埃夫賽聽出了一種絕望而憂鬱的事情。在他心裏，覺得難堪的寂寞起來。

「爲什麼……到這樣遠的地方？」他問。

「非去不可呀……」

他從新望着點火的樓窗，默然的站定了身體。在黑暗的家屋正面，那扇窗子好像是一只眼睛；從這只眼睛裏面，流出了明亮的燈光。

「那是米隆諾夫的窗子，」瑪克拉科夫低聲地說。「到了晚上，他獨自地在那裏寫字……走吧。」

對面，來了一團羣衆，他們低聲的唱着：

——「這是最後的鬥爭，

團結起來……」

這種歌聲，好像問答一般的傳佈開去。

「往對面走吧。」埃夫賽說。

「你一定在害怕吧。」瑪克拉科夫這樣問着。先從人行路走進了車道。「不必害怕的……他們唱着戰歌，看去似乎非常凶暴，實際上，他們却是很和平的……在他們裏面，是沒有野獸的……現在到溫暖的地方去坐一回吧，到酒店裏去坐一回吧……可是，現在已經關店了吧，唔不行了，兄弟……」

「回家去吧。」格林科夫催促着說。

「回家謝你要回去，那麼你回去吧。」

可是，埃夫賽依然站着不動。在不能逃避的運命的裁判前面，他老實地低下了頭。

人行道對面，聽見了有人談話。

「米夏君，你當真相信這個嗎？」一個很清楚的聲音問。於是一個輕微的低音回答：

「我相信，可是決不想到能够這樣的快……」

「喂，埃夫賽，你真是一個怪人？」瑪克拉科夫用肘部將他推了一下，突然地說：「我已經將你觀察了許久，

可是你老是裝着這種好像吃了什麼吐劑一般的臉嘴。」

埃夫賽覺得這是一個暢快地向他說明一切的機會，不覺歡喜起來。連忙說：

「我要離開這裏，梯莫菲·華西里耶維奇……等到一切都恢復了之後，我立刻就走……我去做個行商，

可以靜靜地，孤獨地生活下去……」

「一切恢復了之後……這是什麼道理？」

「噢，等一切都恢復了之後……在新社會……在民衆掌握了權力之後……」

「啊啊！」偵探裝着一種否定的手勢，嘩嘩喊了出來。他發出了一種嘲弄一般的哄笑。埃夫賽想要對他說

明一切的希望，立刻在這種哄笑裏面消失了去。

他們沈默地走了幾步，重新回轉。一種破壞了的情緒，支配了他們的心胸。

「喂。」走到小說家住宅前面的時候，瑪克拉科夫又是突然的說：

「我真的要走……永久地，離開俄國……懂了嗎？可是，我有一包文稿非交給這個著作家不可……你看，就是這個包裹……」他將一個很大的四方包裹拿到埃夫賽面前，繼續低聲地說。「我不能自己拿去……我以為他或許能夠出來，所以在門口守了兩日……可是，他在生病，一次都不會出來。否則，我可以在路上交給他……郵寄，是不行的，他的信件，都關了封，一一的送到保安局去……和方才說過一樣，我又不能自己去……」

偵探癡視着埃夫賽的眼睛，將包裹放在胸前說：

「在這個包裹裏面，說明了我一生的歷史。這是我自己寫的——對嘛，我是怎樣的人，從前怎樣……這個，我想請他讀一遍……他，他是熱愛人類的……」他用力的抓住了埃夫賽的肩膀，搖着他，命令一般的說：「去將這個交給他，交給他自己，一定要交給他親自的好，你去吧，——和他說，這是……」

瑪克拉科夫突然的停止了說話，沈默了一會。

「對不住得很——這是一個保安局的密探叫我送給你的……懂嗎？和他這樣的說，可不要忘記……很失禮，請你仔細的看一看……我在這裏路上等你——去吧。可是，我在這裏等着，那可不能和他說的。假使他問，

那麼你說已經逃走了……逃到阿根庭去了……好，你說一遍看。」

『到阿根庭去……』

『對，可是你不要忘記，應該說對不住得很……』

『不忘記』

『那麼走吧，快！』

他在格林科夫背上輕輕的推了一下，將他帶到大門附近，自己退後一步，站在旁邊等着。埃夫賽聽從了他的吩咐，他的命令好像還在耳中響着。他一面用他抖着的手指按了電鈴，一面爲着想要早一點和這個密探離開，所以輕輕的用膝頭推了一下大門。

門開了。在放射出來的光帶裏面，站着一個朦朧的姿態，他用怒聲問道：

『什麼事？』

『那位著作家的……米隆諾夫先生，我想直接和他談幾句話。這兒有一封信，還有一個包件，這是送給他的。請快……』不知不覺的發着瑪克拉克夫的腔調，埃夫賽說。

埃夫賽的頭腦，突然的混亂起來。在他腦裏，緊緊的粘住了死人的白骨一般的既白且冷的那種瑪克拉克夫的言語。他的頭上，聽見了一種洪亮的聲音。

「和我說什麼話？年輕人！」

埃夫賽好像木人一樣，機械的地說：

「警察廳的一個密探，託我將這包文稿交給您老。對不住得很，請你看一過。那人，是到阿根庭去了……」

埃夫賽對於阿根庭這個珍奇的外國地名，覺得狼狽起來，立刻用低聲附加着說：

「阿根庭，在美洲的……」

「曖曖……那麼文稿呢？」

這個聲音，覺得非常的親密，埃夫賽抬起頭來，看見了一個蓄着紅色上髭的軍人風度的容貌。他從袋裏拿出稿件，交給他。

「請坐。」

埃夫賽坐下來，低下了頭。

打開紙包，取出文件的時候，埃夫賽不禁吃了一驚。他低着頭，很不安地從眉毛下面望着著作家的樣子。米隆諾夫站在他的前面，將口鬚動了一下，熱潮着包件的內容。

「這個人已經出發了……你方才說？」

「曖。」

「那麼，你也是密探？」

「噯噯。」埃夫賽低聲的回答，心裏想：「立刻就會招罵了吧……」

「我好像曾經看見過你……」

埃夫賽竭力的想要不去看他，可是依然感覺着他在微笑。

「或許真的看見過……」埃夫賽嘆了口氣。

「你曾經……在這兒觀望過我吧。」

「噯，從前……你從窗子裏面發見了我，後來走出來給了我一封信……」

「對啦，想起來了。啊，那真是無聊……那麼，那一位就是你了。請你寬恕，我記得當時罵了你……」

埃夫賽站起身來，凝視着作家的笑臉，再將周圍看了一遍。

「不，全不要緊。」他靜靜的說。

聽着這種似乎很熱的聲音，埃夫賽覺得非常的難過。他不斷的恐怖，或許米隆諾夫又會將他驅逐出去。

「怎樣？這不是很奇怪嗎？又會這樣的第二次見面，噯噯。」

「噯……此外沒有事了？」埃夫賽狼狽地問。

「是的，沒有別的事。可是你似乎很乏了，坐一下吧。慢慢的休息一下吧。」

『我要回去了。』

『那麼隨便吧，多謝你，再會。』

他伸出了一只毛茸茸的大手，埃夫賽輕輕的和他接觸了一下，不自覺的說了出來：

『失禮得很，我想告訴你，我自己的生涯……』

這樣說了之後，他自己想：『我一定是可以和他說明一切的人了，那樣聰明的梯莫非，還是那樣的尊重他，那麼其他的可能不必說了……』

他想起了瑪克拉科夫，常常的注視着窗外，在一瞬間的工夫，記起了或許他還在等待，心裏有點不安起來，可是，這個瞬間之後，立刻又想：『有什麼要緊呢……在外面凍着，又不是第一次……』

『好，請講吧，假使你願意……脫了外套，慢慢的……請喝茶吧，真是冷得很。』

兩三分鐘之後，埃夫賽閉了眼睛，好像在保安局裏報告自己的探訪成績一樣，講出了鄉里的村落，從兄的耶科夫，以及鐵匠店的事情。這時候，從自己的眉毛下面，不斷地注意着米隆諾夫的樣子。著作家坐在一張大桌子旁邊的椅子上面，一只腳放在桌子下面，右手用力地捻着口鬚。圓圓的頭部，頭髮剪得非常整齊，在兩枝蠟燭下面照着的眼睛，非常銳利的好像想要洞察出埃夫賽的一切。

他不在聽我講吧？埃夫賽這樣的想着，提高了聲音，將周圍看了一遍，從新將眼光注視在著作家的臉上。

薄唾支配了室內，擠滿了書箱的書架，幫助牆壁，阻止了外面傳來的噪音。書架和書架之間，被冷夜的黑暗所鎖閉的窗子，驟然的發出了一片微明。蓋着灰色桌布的桌子，擺在房間中央，周圍的一切，好像同樣的都是保持着一種灰色的情調。

埃夫賽坐在一張粗硬的韃皮椅上。起初，他將身體靠在椅子的靠背上面，可是後來漸漸的滑了下來。兩枝蠟燭，妨礙了他的說話。那種黃色的舌尖，好像默然的在那裏交換牠們的對話。慢慢地，相對地燃着，一會子，又好像筆直的向上面豎了起來。

著作家慢慢的捨着口竅，他的視線，似乎還是注視着很遠的地方。這種態度，攪亂了埃夫賽的追憶。他想要不被攪亂，自己閉攏了眼睛，可是閉了之後，黑暗立刻支配了他的心情。這時候，他輕輕的嘆了口氣。忽然，他的自身，好像分成了兩個：一個是在這裏活着的自己，一個是和不自認識的人們追述自己身世的化身。他的故事逐漸的展開，和他生涯連繫的事件，有次序的，好像單調的線球一樣的漸次的解開，好像弱小的靈魂，從生來就是穿在身上的那些繁重污穢的襪襪裏面解放出來。這樣的敘述自身的故事，在他覺得是一件愉快的事。他用低低的聲調，傾聽着自己的聲音。——他如實的敘說，覺得對於一切，自己都是沒有罪過。是的，在他一生裏面，自己所做的一切，真是沒有罪過。他所做的那些無益有害的事，都是人們強迫他的行為。他覺得自己可憐，差不多想要哭了出來。著作家對他開了一句，但是他不能了解他的意思。他閉了眼睛，低聲地說：

『等一下……我應該照次序的聽下去。』

他不知疲倦的敘述下去。講到遇見瑪克拉科夫的時候，好像前面碰到一個陷阱一般的突然停止下來。他張開眼睛，從窗子外面，已經看見了秋天早上的蒼白的晨光，和灰白無限的天空。他嘆了口氣，站起身來。——好像自己內部，已經洗刷得非常清爽。他感到了些輕快的心緒。在他心裏，立刻又是謙讓地接受了新的命令，準備了新的強制。

著作家站起身來。他的指頭發出了不愉快的聲音，向着窗子將手搓了一下。

『今後你打算怎樣？』他望着窗外問。

埃夫賽站着不動，從新將他和瑪克拉科夫說過的計劃講了一遍。

『新的社會成立了之後我立刻去做行商……到別的城市去。錢，我已經備蓄了，一百五十盧布……』
著作家慢慢的旋轉身來。

『這樣，』他說：『此外沒有別的希望？』

埃夫賽想了一下，說：

『嗚嗚。』

『那麼你相信新的社會就可實現嗎？你說什麼等他成立了之後……』

「爲什麼？假使人民全體希望，那麼……難道還不能實現嗎……」

「我什麼都不能講。」他重新向着窗子，默默的捻了一下鬍子。埃夫賽聳着耳朵，期待着他的說話。

「請你靜！」著作家低聲的開始。「你對於那些人……對於姑娘，對於你的從兄……對於他的朋友，一點都不覺得可憐。」

格林科夫低垂了頭，扯了一扯上衣的衣襟。

「現在已經懂了吧？他們是對的。」米隆諾夫說。

「以前，我覺得對他們不住……的確受過良心的苛責……可是，現在……已經不這樣想了……」

「不爲什麼？」

格林科夫躊躇了一下，用低聲說：

「他們都是善人，他們已經到達了自己的目的。」

「那麼，你不覺得自身職業的卑下嗎？」著作家問。

埃夫賽深深的嘆了口氣說：

「我一點也不歡喜這種職業……我祇是依着命令行事……」

著作家走近他的身邊，再向旁邊走去。格林科夫看見，米隆諾夫的眼睛望着自己走進來的那扇房門。

「非回去不可了吧。」他想。

「還有什麼要問的話嗎？」小說家問。

「不……那麼我失禮了……」

「再見……」

他將身體旋了轉去。當埃夫賽偷偷的走出套房，披上大衣的時候，聽見房裏低聲的說：

「等一等——你爲什麼將這種話講給我聽？」

埃夫賽手裏旋轉無邊的帽子，想了一下回答：

「噢，因爲那個差我到這裏來的極莫非。華西里耶維奇非常的尊敬你……」

著作家帶着微笑。

「喔，因爲……」

「實際——我究竟爲着什麼而聽了這些呢？」埃夫賽連自己都覺得吃驚起來，心裏這樣想着，眼睛凝視

着著作家的面容。

「那麼，再會吧！」米隆諾夫連襟袖擦着手，走到了離開窗子較遠的地方……

埃夫賽鄭重地行了個禮。

「再會。」

走到街上，當他望四邊觀望的時候，這道牆頭，在黎明前微亮裏，他看見了一個低頭沿着牆壁走路的黑影。

「還等着呢。」格林科夫想着，身體好像刺猬一般的縮了起來。他想：他或許要罵我吧，說我使他等得太久了吧。」

在清晨的靜寂裏，暗探大約聽見了埃夫賽的脚步聲音，他抬起了頭，很快的跑到他的身邊。

「交給他了。」

「交呀。」

「爲什麼這樣久？他和你談了天，說了什麼？」

埃夫賽覺得害怕，他的臉色變白，鼻字發熱起來。瑪克哥科夫抓住了他的外套，可是立刻放開，好像火傷了。一般的將手指虛了一下，他的樣子好像痛得非常利害，所以埃夫賽漸漸胆大起來。

「我已和他談了我的歷史。」埃夫賽高聲的說。對瑪克哥科夫這樣的說，在他是很滿意的。

「那麼，對於我談什麼都不問。」

「他問，你是不是已經出發了。」

「那麼，你怎樣說？」

「噢，我說已經走了……」

「此外什麼都不問？」

「噢。」

「哦……那麼走吧……凍死人了，你想。」他將兩手插在大衣縫裏，前屈了他的身體。「那麼你將自己的

歷史告訴了他？」

「全部……從最初起……到現在止。」埃夫賽這樣回答，心裏從新感到了使他自己高揚到比他尊敬着的偵探更加高貴的那種愉快的感情。

「他和你說了些什麼？」

「什麼都不說……」埃夫賽似乎很爲難地講。

瑪克拉科夫忽然站住，抓住埃夫賽的袖口，用確實的口詢問：

「我的文稿確實地交給他了？」

「你在我身上搜一下就得了，謝美菲·羅西里耶維奇！」埃夫賽很快地說。

「我相信你。」瑪克拉科夫嚴厲地講，「那麼，——我走了。我是非在今天之內逃走不可的……你聽着我

的忠告吧！——因為你很可能，所以和你說，早一點告了退吧……你自己也得知道，這種事情是對於你沒有好處的。——快告了退吧……現在，大概還可以告退。——現在是什麼時勢，那是你已經看到的了。死的，復活了！人們相互的信任，他們在這種時候，對於大概的事情是可以容許的。第一，你得離開沙夏……那傢伙是病人，是瘋子。從前，他使使着你，使你密告了你的從兄……這都是那傢伙的原故。這樣的畜生，是非像瘋狗一般的打死不可的。那麼再會了，兄弟！」

他用冰冷的手，握住了埃夫賽的手，再問一遍。

「那麼，你的確將我的文件交付了，不記錯嗎？」

「一點也不錯的交付了；而且，他看見了我，立刻把懂出來……」

「好的，我相信你……在兩三天之內，請你不要在別人面前說起我的事情。在這兒拜託你了……」

「我不把那錢去了……到二十我才去領薪水……」

「那麼你誰也不妨了……那時候，我已經走得很遠了。再會。」

他很快的轉了個灣，埃夫賽望着他的背影，心裏想：

「他這樣地走了，對於當局，一定幹了些什麼事吧。他一定是爲着害怕，你看，這是何等可憐的樣子……」

當他想到此後不能再和這偵探見面的時候，心裏覺得有些遺憾。可是，看見這個平常這樣鎮靜的偵探，現

在社會變成最惡的悲慘，心裏更覺得很快起來。瑞克對於保安局的會見，雖然和對待同輩一般的誠懇，可是對於警察所監視的作家，却變成非常害怕的模樣。

「像我一個可憐的人，」瑞克自個冷冷地在街上走着，埃夫森想：「我從來就怕一切的人，可是對於這位作家，我却是一點都不會胆小。我在房裏喘氣的時候，瑞克總斜着眼睛在外邊。」

於是，瑞克斜着眼睛的滿庭，獨自的笑了出來。

「著作家對我，什麼話都沒有……」

忽然，他又覺得哀愁起來。爲着想要明白這種哀愁的緣故，他放緩了他的脚步。

「爲什麼我將那事告訴了他呢？」他自己這樣的問：「或許，這是應該在那時候和奧爾伽講的……」

和事已經甦醒，埃夫森却是覺得渴睡。惡惡的感情，充塞了他的心靈。——他的心靈，好像是撥出了一切家具，除掉了一切的地板，而在牆壁和板上畫出了無言的形像的家屋一樣。

他想休息，可是回到家裏，却是離盡的苦痛。他不知不覺的放緩了脚步，沒有目的他沿着街上走去。

「倏午，愁眉苦臉的葛科夫，將他吓了醒來。——穿着外套，戴着一頂無蓋的帽子，站在床邊，將床欄用力的搖了幾下，然後低聲的說：

「喂，葛科夫！快起來！方才有命令，叫大家去出席。葛科夫！憲法發佈了，暗探們都從家裏召喚了去，這是非立誓，非立波羅維奇的命令。喂，葛科夫！聽清楚了！」

這些說話，好像雨滴一般的從他嘴裏降了下來。言語裏面，帶着哀愁，好像齒痛一般的歪着頭面，霎限的時候，他的眼睛好像就要淌出淚來。

「什麼？」埃夫！這這樣的問，從床上跳起身來……

「葛科夫！張開了哭喪般的嘴說：……
「怎麼能理解呢，據說昨天皇帝發傳了憲法，今天，宣言都發表了。喂，當真的憲法呢……我們保安局裏，好像變了瘋狂瘋院……那沙夏真殘忍……我真嚇壞了……他不斷的喊着：『打死他，刺死他們！……』他

這樣的說……可是，老實說，給我們五百羅布，我還是不能輕易的打定殺人的決心……現在，我們一個月拿了四十羅布，難道就幹殺人的事嗎？……聽了這些說話，也使我心裏難受起來……」

他皺着腮子，透了口氣，繼續的說：——說話的時候，不斷的走來走去。

「可是……快換衣服吧……那是非去不行的……」

埃夫賽穿上褲子，似乎懷疑一般地問：

「他們要我們殺誰？」

「殺革命家呀！假使現在還有革命家……皇帝發佈了訓令，革命好像已經終結的了。可是，他們呢，還要叫我們召集民衆，在街上拿了旗子行走，踴躍唱着什麼「上帝啊，保護皇帝！」假使真的能夠給我們自由，那麼也並不是不能唱，可是他們一起的說着什麼「打倒憲法」呢……這是亂暴的話……我簡直不懂……這是違反宣誓和皇帝的意志的……現在差不多誰都不懂這一回事了，不祇我一個……」

他的聲調，好像是在抗議，又像受了侮辱。他的脚步毫無把握，好像已經喪失了氣力。

「我不去。」埃夫賽說。

「什麼？不去？」

「唔，街上，我是一定要去的，看一看他們在幹些什麼。」

惠科夫嘆了口氣，再說：

「不錯……你沒有家小……可是，假使有了家小……就是，假使有了妻子，那麼因為妻子是這樣那樣的什麼都想要的，所以那時便什麼地方都要去了，即使不願去的地方也要去了……一定會去，生活困難，可以使你冒險……我看了那些，心裏真是難受。可是，假使沒有辦法，那麼，你或者我——伊凡·彼得羅維奇·惠科夫，誰都沒有方法可以避開這種危險……對啦，我們驚人，對於自己的要求，是不能沒有感覺的。格羅霍托夫所說的什麼自然的法則，一定就在這種地方……」

他很快的在室內走來走去，嘴裏獨自的磨着，鼓起了赤色的腮子。他瘦小的面龐，好像變成了一個氣袋，小小的眼睛，紅色的鼻子，差不多看不清楚。他哀切的聲音，前屈的姿勢，沒把握的言語——在埃夫賽心裏引起了一種憤懣。他望着同樣的側面，慢慢地說：

「不多幾時，世界就要變樣了……現在講這種廢話，有什麼用處！」

「可是保安局並不希望這種變化啊。」惠科夫裝着手勢，用力的說，站在埃夫賽前面。

埃夫賽懶洋洋的靠在椅上，想要對他回答，可是找不出適當的言語，深深的透了口氣，開始繫縛了他的鞋帶。

「沙夏說：『打死他們，使他們知道自由的利害……那麼他們就在自由面前低頭了。』維亞希萊夫手裏

拿了連發手鎗，喊着：「我一定要打中他的眼睛！」——克特沒交召集了許多絕望的傢伙，排了隊伍，在說什麼刺刀，用棍棒，或者用其他殺人的方法。——却新正在準備，想要弄殺一個奪了他的情婦的學生……此外，還來了一個生人，那東西奇怪得很，老是露出了一副可怕的牙齒……他的臉面發青……大家都好像發了瘋……」

他放低了聲音，好像有些什麼秘密，一種地說：

「不論誰，當然應該防衛自己……這是很明白的……所以，我們沒有理由可以殺人……我們殺了人，我們就得被大殺……」

惠科夫向窗口歪了頭，聳着耳朵，好像命令埃夫賽諾歐一般的舉起手來。

「外面有些什麼？」埃夫賽諾歐。

鎮重的隱音，遠遠地成爲悲劇的律動，衝擊在玻璃窗上，好像想要偷偷的壓破玻璃，侵入室內。埃夫賽諾歐不安地站起身來，好像尋問二樓的望着惠科夫的顏面。於是，他舉起手來，指了一指側面的窗門。很明顯的，他是恐怕路上的人們看見，他推開窗門很快的坐在窗臺上面。——這一瞬間，太陽的波動潮水般的湧了進來，望下面一看，人們擠在一起，儘攆儘擁在周圍，對着一家門戶，將牠推開，發出喊聲，壓倒似地湧了進去。

「什麼？什麼？」身軀發抖的惠科夫低聲地說。

「可是你看……那邊在幹什麼？」很快的披上一件外套，埃夫賽說。

這時候惠科夫已從小窗前面看着，不斷的旋轉頭來，斷斷續續地報告。

「軍隊前進……人數多得……數不清的……各樣的人都混在一起……連將校也在內……烏司本斯基主教……不戴帽子……荷爾尼科夫拿着旗……那荷爾尼科夫……啊，你看……」

埃夫賽將身體伸出窗外，——既見擠滿了街道的羣衆，好像雲崩一般的擁到前面。他的眼前，好像繁星一般的閃爍着無數的頭面，在羣衆頭上，紅色的鳥一般的翻展着一面紅旗。沸騰一般的人聲，差不多震聳了人們的耳朵。埃夫賽在隊程前面，看見一個亂地帶着鬍子的荷爾尼科夫。他用兩手捏着旗竿，不斷的將牠搖動。有時候，那面旗子，好像紅色的頭巾一般的纏在他的頭上。在他無緣帽子下面，露出了濃色的頭髮，有些披在臉上，和毫不修飾的鬍鬚混在一起。——他好像一只莽猛的野獸，因為是在呼喊，所以很大的張開了嘴巴。

「他們往那兒去？」格林科夫攔截的問。

「這是荷爾尼科夫的歡呼！」惠科夫頭也不回，獨自的說。他將額角貼在玻璃窗上，仔細地看。

他們一聲不響凝視着這些狂熱了的人流，聳起耳朵，從羣衆的騾聲裏面聽取一兩句各別的呼喊。

惠科夫搖着頭說：

「這是何等的力量！噫噫，人們都是爲着自己而生存，——這樣很快地團結起來。這真是未曾有的事情。」

……
「結果……他們聰明起來了，他們已經支配了一切。」埃夫賽帶笑地說。這時候，他相信了自己所說的書語。

「那是格爾尼科夫……你看見嗎？」

「他不論什麼時候都是民衆的帶手。」埃夫賽好像教訓一般的說着，從窗口退了下來。在他心裏感到了
一種新人一般的——一種應該歡喜的人物一般的，將要達到目的一般的歡喜。

「此後，一切都會改善起來。」別人命令我們一般的事情，確是誰也不願幹的。不論誰，都在希望能夠安靜和平地度着自己的日子。他獨自的說，凝視着在鏡子裏面反映出來的自己的瘦削的姿態。他覺得鎮靜，對於自己的容貌，感到了非常的合意。這種愉快的情形，似乎更加提高他自己的滿足。於是，對於自己的姿態，想要添上一點特殊的威權，而要求他同樣的鑑賞。忽然，他好像很有理由地說：

「你大概也知道吧？瑪克拉科夫逃到美洲去了。」

「當真？」偵探好像全不注意地說：「對了，他是孤獨的人。」

「爲什麼和他講呢？」埃夫賽質問自己，心裏感到一點輕微的不安，立刻央求他說：

「這件事請你不要和別人講，拜託你……」

「瑞克拉斯科夫的事好的。那麼我們上街門去吧，你不去？」

「啊，我們一同出去吧。」

走到街上，惠科夫抑住了興奮，低聲說：

「你看，民衆多少的套了紅旗唱歌，有什麼用處？假使真的有力氣，那麼擁到當局那裏去要求他立刻停止執政，那不是很好嗎？……此後，一切都該整頓起來，使人家能够生活……不論是我們，或者是革命家……或許我們的家族，或許革命家的家族，總之，大家應該得到報酬。而且，今後應該嚴重地宣誓，此後絕對不許再有政治運動。」

他對埃夫賽招呼也不打一個地轉了個灣，獨自的消失了去。埃夫賽依舊慢慢地走着，心裏想道：

「我存着一百五十羅布，自己有點商才，也能懂得一點貨品……最近，還有二十五羅布的進款。」

街上，興奮的羣衆跑來跑去，大家都是高聲談話，臉上都是浮着笑容。陰鬱的秋晚，差不多變成了復活節的禮拜。晚霧籠罩着街上，各處的發出了歌聲，突然，再加上一種高聲的叫喊：

「自由萬歲！」

各處，都可以聽見鈴鐺的歡笑，和那些充滿了感激的人聲。

這些，都使格林科夫歡喜。——他很客氣地讓路，在臉上裝出了快活而充滿了好意的笑容。在他心裏用那

溫和而明亮的色彩，描繪着自己的將來。

兩個男子，帶着微笑地隨了個過，走到他的前面，其中一個和埃夫賽撞了一下，立刻除了他的帽子。

「對不住！」

「不要緊。」埃夫賽很容氣地說。

埃夫賽前面站着的是格羅曼托夫。打掃得非常整潔，而且方才剃了鬚髮。他的那雙很快的眼睛，立刻望周圍看了一下一下。

「可是，埃夫賽，我差不多送了性命！那時候我假使沒有本事……你們認得的嗎？這一位是班·泰萊耶夫，也是我們的夥伴。」

格羅曼托夫還在喘氣，他搥了搥汗，說：

「你想，我走過林蔭夫街的時候，街上擠滿了人，當中，站着一個演說的人。於是，我就站在旁邊。你大概也知道吧，他們不管一切的講，我悄悄地问了旁邊的人，「那聰明人是誰？」我說，「好像很面熟的，你不認識他嗎？」——他的名字叫做班·泰萊耶夫。」——正在這時候，他的說話不會講完，兩個漢子已經將我抓住，喊道：「那一位是誰？」我一句話也不能講，我的地位是在羣衆中央，大家一時的靜了下來，錐子一般的眼睛，一齊的射在我的身上。班·泰萊耶夫總是沒救的。」

「班長」埃美賽吃驚地問。他回過頭來看了一眼，疾步走了幾步，格羅霍托夫在頭頂畫了一個十字，更加性急地說：

「可是，上帝保護着我！我繼續坐下，大聲的說道：『諸位！不要認錯！我不是偵探，我是有名的口技先生！我能够模仿名人的講話，動物的聲音，不相猜，不妨試一下……』可是抓住我的那天喊道：『不要相信他，我是認識他的。』但是，我不去管他，裝着警察局長的那種怪相，學着他的聲音說：『誰許可你們開會的？』看！不是大家都笑了嗎？……好，此後便不怕了，與一樣一樣的裝，學了總督，主教，以及錫子，小豬，蒼蠅的聲音……他們大家笑了，腳底下的天地就好像要搖動起來。當真……那用力地抓住我的傢伙，也笑得前仰後合了。那東西終於放了我，他們好像稱讚我一般的拍起手來。我可以宣誓，這位班泰萊耶夫可以證明，他是親眼看見的。」

「一點不錯。」班泰萊耶夫用壓聲說。他是一個矮胖的男子，戴着眼鏡，身上穿着毛絨的上衣。

「對啦！兄弟，他們都讚賞了。」格羅霍托夫狂喜地喊了出來。說了之後，用拳頭拍着胸口繼續說，「現在才決定了，我知道了自己，站在他面前，是一個藝術家！這是千萬萬確的！實在可以說，我的藝術，救了我的性命！爲什麼，這是很簡單，民衆是不會和你開玩笑的……」

「民衆完全相信了。」班泰萊耶夫認真地說：「他們的心地都和緩了。」

「那是真的。」格羅霍托夫大聲的說，說了之後，又將聲音放低，「今天，什麼地方都是公然的活動，我們整

泰爾監視的那些熟識的傢伙，一個個的爬上了舞臺……這究竟是什麼前兆？

「那木匠，確是叫做漢民。」埃夫賽再問一遍。

「那特威·漢民，因為在克羅肯家曷工場宣傳赤化而在審問中的。」班泰萊耶夫有力地說。

「聽說他是早已被捕的了。」埃夫賽似乎不滿一般地說。

格羅霍托夫愉快地點頭。

「被捕，你還不知道被捕的全部都從牢裏放出來了。」

「誰放的？」

「民衆呀！」

埃夫賽一聲不響，走了幾步，再問：

「那麼，誰許可的？」

「我不是講了嗎？這是不該許可的！」班泰萊耶夫說。他的眼鏡，在他大鼻子上擡了一下。「那麼，我們現在怎麼辦？當局一點都不替他們部下着想的……」

「全部都放了……」格羅科夫問。

「噢，全部。」班泰萊耶夫將鼻子擡了一下，用他啞喉嚨繼續的說：「非常不愉快而危險的事情，已經發現

了二三棒了……譬如却新，他是因為眼睛被打了，所以祇好拿出手槍來……最初，突然有一個女人指定了他，對民衆喊道：「啊呀，那邊……是個暗探。」當時，他還是一動也不動地站着，因為他是不能滿口技的，所以除用手槍來防衛自己之外是沒有方法的了。不是嗎？又不是大家袋裏都有手槍的……」

「有了決議呢，說大家都給手槍。」

「即使有，那也是沒有什麼好處的，拿了武器，是很不愉快的……有時候，手要發抖……」

「再會，下次見吧。」埃夫賽說：「我要回去。」

他走進了後街，每逢對面有人走來的時候，他總是避到對面，努力的不使人們看見。在這些人們裏面，或許會有奧爾伽和耶科夫在內，……這種預感緊緊的跟住了他的心靈。

「街路這樣的闊，人們又是那樣的多。」他獨自地想。每逢在他前面聽到足音的時候，他總是驚慌得戰慄起來。

「他們完全都出來了！」他心裏抱着憤激，獨自地想，「很簡單的出來了，……可是，和我有什麼關係呢！他們不論住在那裏，在我不是『一樣』的嗎？」

天色已經昏暗，警署門口，寂寞地燃着一盞角燈，當他走到門口的時候，忽然聽見一個聲音。

「在後面院子裏。」

他站住了脚，吃了一驚，望正門口一望，大門已經關了，在小小的入口旁邊，暗中站着，一個男子，這是很明白地是在等待同伴的。

「快走！」那人發怒一般的說。

格林科夫，滑着身體，穿過小門，回着建築物後面，依着隱蔽的燈光走去。那個燈光好像站在院子中央，從那裏，可以聽見脚步的音響，使人討厭的聲音，遠遠的傳遞過來……格林科夫站定身體，聳着耳朵，回轉身來——用他的大衣領子遮住顏面，高高地舉起了肩膀。當他走到入口，將要用手推門的時候，忽然扯開門來，走進一個男子，那人帶跌帶撞地走着，用手在換天袋身上推了一下，嬌聲罵道：

「你畜生……是誰？」

「是我。」

「你是誰？」

「格林科夫……」

「啊，那麼給我領路……爲什麼站在這裏，認識我嗎？」

換天袋看見了他彎彎的鼻子，荷後髻的頭髮，以及突出的顴骨，於是覺得安心，回答他說：

「認識——你是維亞希派夫。」

「對，那麼走吧……」

「埃美賽」摩不響，望着裏面走去。那裏，可以看見一團雜色的人影，他們走來走去，好像灑水盪面的一陣濺，魚鱗浴鱗青夫的鈍濁的聲音，可以聽見……

「不論怎樣，我都不合意……可是，假使有人生擒一個漂亮些的姑娘來，那麼我一定可以獻給你們看！」

「老嫗若是講這些混話，」維亞希萊夫埋怨着說。

「現在正是好時候……」

「打死人，我辦不到，可是用鞭子打幾下，那個很可以……我的外甥……啊，我是每天打的！」

角子上，沙夏的聲音，好像教堂裏面的音樂，緩緩地響着。

「假使你碰着一個拿紅旗的三八，那麼你就可以打死他，應該先打拿旗的，那麼其餘的自會散的。」

「假使不散……」

「你手裏不是拿着手槍嗎？假使你認識那些東西是參加秘密結社的標幟，或者是從前受過監視，坐過監獄的傢伙，那麼同樣地——掃個清楚，將他們一起地——」

「那當然要徹底地，」不知有誰說，音調很像班泰萊耶夫。「不是我們活，就是他們死！」

「爲什麼別的呢……」

「一方有了自由……那麼其他一方怎麼辦呢？」維亞希萊夫兇暴地喊。

埃夫賽驟在院子角上，靠着堆積的木料，不安地望着周圍，聳起了他的耳朵。高低不同的黑厚牆壁，圍住了院子的周圍，上面，白雲緩緩的推着。壁上，窗子的方塊，朦朧發着光輝。在院子的一邊，埃夫賽看見了一架小小的風吹雨打的梯子。沙夏站在梯子上面。他扣緊了外套的襟領，腦殼後方聳着一頂無緣帽子。角燈的亮光，好像儘可能的想要早些消滅一般，突突的跳着。沙夏後面，豎着一塊黑板，幾個黑色的人影，坐在他足下的梯子橋上，一個穿着灰色大衣的夫漢，站在院子門口。

「爲什麼給你們自由？祇是爲着要你們去和革命家搏鬥！這一點，非明白不可。」沙夏反背着手說。

踐踏鋪石的聲音，打碎東西一般的金屬聲響，不時地突發出來的呼聲。他們相互的吩咐：

「喂——當心！」

「現在不要發子彈！」

黑牆裏面，差不多誰都認不清楚。大家都是非常的相像，合成一體的這個黑色的姿態，聽着沙夏的講話。他們，正像被風吹着一般，沒有聲音地搖動。沙夏的演說，好像壓服了一切聲音。埃夫賽心裏，充滿了絞碎一般的寒冷，以及對於沙夏的不滿的感憤。

「你們是有權利的」他說：「這個就是在公開的戰鬥裏面，堂堂地反對暴徒的權利。用一切手段，來擁護蒙蔽了的皇帝，這是諸位的任務！況且，希你們已經知道一樣，多額的感賞，正在等待你們……還有不會領手槍的嗎？不會拿的走上前來！」

發出了多數的聲音。

「我……給我……還有我……」

人們，望門外梯子方面走去，沙貝站過旁邊，門裏站着一個灰色的男子。

「不能拿兩支嗎？」一個響亮的聲音說。

「爲什麼？」

「一支給同僚……」

「放屁！」

偵探們的聲音提高，好像大膽起來。

「我看大概不至於真的開槍吧……」一個說。

「這是早已聽你說過了。」班素萊耶夫的兇暴的聲音。

「不准多嘴！」

有一個表示不滿。

「哦……子彈太少，各自非有『包本可』……」

「今天將這匪區完全整頓掉。」沙夏說，「我倦了……」

「明天一定很有趣吧。」

「那當然。」

一切說話，一切聲響，在埃夫襄眼前，都好像是很大的火花。這些火花對於未來的明日賦與光明，可是，同時他自己對於將要到来的新生活的希望，也在這種煙霧裏面消失了。他從鎖住自身的黑暗，從他周圍的人們，感到了一種和他自己夢想敵對的力量。這種力量抓住了他，將他帶回舊的道路，將他帶回舊的恐怖。在他心裏，漸次的生長了一種對於沙夏的憎惡，漸次的發生了一種弱者的憤懣。現在，很明白地他的希望沒有實現的可能，他祇好眯着眼睛仔細地望着沙夏的樣子，好像貪食一般的傾聽着他的說話。

人們三五成羣的退出，一個個從那牆壁上面開着一張大口的圓洞門裏出去。偵探頭上的燈火燃了起來，忽又墮了下去。沙夏好像墮下陷阱一般的從梯子上面下來，用鼻音怒吼着說：

「今天我的部下有七個不到……這是什麼道理？這些先生們……他們或許以為是放假了。儂子是『和國清者』一樣的不能容許的……『好的』記能從賊之後，要制定嚴格辦法……我可不是和菲立蘭一樣的。誰

說梅爾尼科夫拿着紅旗在走誰說的……」

「噢，這是我看見的……」

「拿了紅旗？」

「拿了旗，而且……嘴裏喊着什麼自由……」

「你叫赫亞希萊夫？」

「對……」

當沙夏的影子溶化進門外燼燼的人影的時候，埃夫覺得他漸漸澎大，而好像變成一朵在黑暗裏面浮映着的烏雲，他放輕腳步，好像是在薄冰上面走踏一般的走了出去。可是沙夏的聲音，還是執拗地好像冰的氣息一般的，籠罩在他的身邊。

「你這案貨……」第一個就將梅爾尼科夫收拾了，我知道他。」沙夏這樣說着，忽然發出刺耳一般的笑聲。「對於德東西，我已經實了完全特別的命令，就是「爲着國民而打他」……還有，誰說瑪克拉克夫不幹了，

「什麼都知道，那王八。」埃夫裏自己也不相信一般地想。

「對啦，是我講的。」我是聽科夫和我講的，他呢，據說是聽格林科夫講的。」

「惠科夫，格林科夫，格羅霍托夫——都是好東西……寄生動物，十全不全，懶惰虫！這幾個傢伙在這裏嗎？」

「格林科夫是一定在這兒的。」維亞希察夫說。

「喂，格林科夫！」沙夏喊。埃夫賽伸一伸手，用他不確實的腳步，很快的逃了出去。

「格林科夫！」沙夏反覆了一遍。

埃夫賽聽見了克拉沙文的聲音。

「大概已經走了吧……你不該用這樣的大聲叫他的名字的！」

「我不要任何人忠告，不同意我的行為的東西，我一個個的都將他收拾了……！」

「我來收拾你吧！」埃夫賽緊緊的咬着牙齒，獨自的想。

埃夫賽走出門口的時候，全身麻痺一般的無力和虛空，佔領了他的心胸，已經有許多時候，他不會這樣明瞭地遭遇過這樣的感情。他恐怕這種感情奪取了他的生命，忽然的覺得戰慄起來。爲着防護他的生命，自己勉強地振作一下。

「大概一切都會好起來吧……他一定不會成功的……」可是，他已經不能相信自己。他用自己的推測他人以爲一切人們都是可以受人強制，——他堅決地相信，以爲沙夏一定能够自由地支配他人。

第二天，埃夫賽在出門之前，躊躇了許久。他躺在床上，凝視着上面的屋頂。可是在他眼前，依然是朦朧地浮映着沙夏的顏面，——沒有光亮的眼睛，滿臉糜瘡的額角。這容貌，使他想起了幼年時代朦朧地照在池上的，那個預告不吉的月亮。

這一天，他也是感到了無力和空虛。他將自己沈溺在對於被沙夏所打破的夢幻的怨恨裏面，而不斷地增長着憎惡這個偵探的感情。假使可能，他甚至於想要吃他的肉，挖他的眼。

他忽然想到，或許有些同僚會來找他，於是很快的爬起身來，胡亂的跑了出去。可是，立刻覺得疲倦，祇好站在一個電車停留場前面。人們不斷的望他身邊走過，在他心裏，懷抱着一種今天一定有些新的變化的預感。當他凝視着路人的時候，這種變化非常的顯著。就是，人們臉上，都是帶着疑惑和不安。他們都用猜疑的眼睛翹望，眼色裏面已經失去了昨天一般善良。人聲不像昨天一般的響亮，聲音裏面，反響出憤怒和不平。

和埃夫賽並排，站着兩個路人，一個是方才剃了鬍子的胖子，一個是蓄着黑鬍子的男人。

「那……打死了幾個？」

「死了五個……十六個負了傷……」

「是哥薩克開的鎗？」

「唔……還有一個少年被打死了，一個中學生……」

埃夫塞注視着他，隨意的問：

「爲什麼？」

黑鬍子的發了一聲厲聲，似乎很高興地說：

「聽說他們喝醉了……那些哥薩克兵……」

「那一定是沙夏指使的。」格赫利夫非常確信地點了點頭。

「在阿巴斯基橋上，塞麥打了一個學生，打了之後還將他拋進水裏。」別了鬍子的說。

「是怎樣的景象？」埃夫塞追問。

「我不知道……大概是愛國的人們吧……」

黑鬍子的加以說明：

「今天早上，有一隊穿破衣服的傢伙，拿了三色旗，在街上行走，他們帶了皇帝的肖像，敲打了衣服整齊的

「一定是埃夫賽！埃夫賽獨自的反應了一通。」

「據說，這些都是警察和保安局搗的鬼……」

「埃夫賽不自覺的喊了出來，說了之後，立刻咬緊嘴唇，從新將黑鬍子的看了一眼，他裝了一下要走的樣子，可是這時候電車來了，於是三個人一起的走上前去。」

「我非和他們回走不可，」埃夫賽想，「可是老是跟着，他們立刻就會發覺我是偵探的。」

他們上車之後，埃夫賽方才乘坐別的電車，車內的人們，似乎比街上的鎮靜了些。

「即便使一應被騙，這裏總覺得安全了些。」埃夫賽竊聽着人們的談話，心裏獨自的想。

一個瘦長的漢子，裝着手勢，用憐憫的聲調說：

「即便使我也被愛我們的皇帝……我衷心地感謝着他的宣言……假使講講不妨，那麼我可以說，我喊過

許多次的高聲，對於克理普，我可以替他祈禱……可是，託了所謂國家主義者的禍，窗子打破，人們打傷，這究竟

是什麼道理？」

「野蠻，這是這個時代的殘忍呀……」一個胖女人說，「啊呀，國民裏面，為什麼有了這些可怕的人！」

窗子，發出了「蘇明的聲響。」

「這些都是些警察搞的鬼，我可以簡略地說。」

「可是，究竟爲着什麼呢？」

「這問題都不難。」

「我是什麼都知道的。」埃夫裏想。

那個明確的聲音又說：

「他們在準備反革命行動……用俄羅斯的方法……所以你看——指揮這次愛國示威運動的是誰？那都是化了裝的警察，都是保安局的密探！」

埃夫裏很高興地聽着，偷偷地將這個生着一個軟骨性的鼻子，似乎很頑固的下巴，小小的口鬚，和淡淡的汗毛的這箇青年望了一眼。他站在電車角上，纏着兩手，將他青眼的銳敏的視線，投射在乘客們的身上。他的態度，好像對於自己的談話和思想，儼然地表示着一種支配，而且，他似乎深切地相信着這種支配的力量。

他上身穿着似乎很溫暖的短襖，腳上穿着長統皮鞋，一見之下，似乎是個工人，可是白色的手和刻在額上的細紋，表示出他是屬於其他的階級。

「是化裝的。」埃夫裏想。「管他什麼都好，橫豎不干我的事。」

他仔細地聽着這個捲髮青年的說話，偷偷地望着他敏銳的眼光，覺得他所說的，和自己的意見完全一致。

可是，他突然的覺到一種奇感，立刻將身體好像刺蝟一般的縮了攏來。隔着玻璃，他將和車廂並排地站着的——個瘦小的青年仔細的看了一下，覺得好像是在什麼地方看見過的。

車體搖動起來，埃夫賽覺得面熟的這個青年，將身體望前面晃了一下。

「那是耶希加·薩魯平！」忽然，在埃夫賽心上掠過。

他倉惶的望着這個人物，那人除了帽子，將捨毛撫了一下，重新開始說話：

「祇要我們的政治依然的掌握在軍隊和警察手裏，那麼沒有戰爭，不流鮮血，是再也不能將權力讓給人民的。這一點，我們不能忘記的。」

「不對。」那瘦長的說，「皇帝已經給了我們完全的憲法，——嚶，的確已經給我們了……這你總不能否定的吧！」

「可是，在街上的搏戰，那是誰敢的呢？喊着「廢除憲法」的，那是什麼人呢？」年輕人冷靜地問。「請你仔細的看一看這些舊制度的擁護者吧！——啊啊，那邊不是來了嗎？」

車子發出軋轆的聲音，停了下來。電車的聲音停止之後，立刻很清楚的聽出了喧噪的喊聲：

「上帝呀！保護皇帝！」

「萬——歲！」

一羣年紀還是很輕的人，向着電車，從橫路方面闖來。他們很快的散在電車路上，雜亂地擁成一團木楔的形狀，手裏拿着雜色的旗幟，嚶嚶胡亂的呼喊：

「萬一歲，給住孩子們！」

「打倒憲法！」

「不要這些！」

「上帝呀！保護皇帝！」

「萬一歲！」

人們互相擁擠，互相衝撞，有的指手畫腳，有的裝姿弄態，有些，還將無緣帽子拋上空中。在他們前面，好像牡牛一般的抬起了頭，梅爾尼科夫大踏步的跑來。他用兩手捏着國旗旗竿，提高了腳，一步步的走着。他的身體，好像和他腳步牽住一般，每走一步，他的頭部向着前後擺動一次。他的威嚴，在呼號擾攘的人羣裏面，隱約的可以聽得出來。

「我們是不會去監的……」

在他後面，一羣穿着褐色襖褲的人們，扭着頭頸，帶點帶敵地望着車道前面跑來。他們舉高了手，偷望着人家的會子，有的在路面上亂跳，有的故意的打掉了路人的帽子，跟在梅爾尼科夫後面，吹着口哨，或者三五個抱做

一起，在這種混雜裏面，格蘭尼翁夫揮着國旗，用他英雄一般的聲音呼喚：

「打倒煽動者……打倒煽動者——請住！」

「那東西一文不值是喝醉了。」埃夫索冷然的想。

「請住！偵探命令着，將旗舉高，有勁的將頭搖了起來。」

「大家唱！」

於是，從他大嘴巴裏迸出了凶暴而威壓的喊聲：

「上帝——上帝——呀！」

可是，他的喊聲，立刻被喧擾的人聲隔斷。

「皇帝萬歲——歲！歲！正統時信者們！服從舊律！打倒奸細！」

室內沒有人聲，大家變了顏色，祇是飄然的俯視着好像大浪一般的圍住了車身的那些飄然的羣衆。祇有

變裝的那個捲髮的青年，還是帶着膽子，撲上來，非常緊張，注視着牠。

「還要擺架子……！」

他帶着微笑，望着玻璃窗外，正從這座鋼鐵的木棚中，閃爍地透進了一種變裝的空氣，覺得，他們祇

是變裝中凜然的動不安，所以面龐閃爍地跑去，爲着反抗這種變裝，爲着想表現自己的木胆，所以祇能用那大

聲的叫喊，來麻醉自己。他們充滿被解放的歡喜，好像一羣從受慣了的恐怖解放出來的狗子，在車子外面狂舞亂跳。他們很明白地是在躊躇，不敢在這樣廣闊明亮的路上行走，同時，他們也不知道組成團體的方法。他們祇是喧擾呼號，期待着漠然的未來。

「緊緊的滑着車輪，站着一個穿着毛皮外套，蓄着尖銳鬚鬚的農夫。他抬起了頭，露出黃色牙齒，好像飢餓般的張着嘴巴，用蚊子一般的聲音喊了出來：

「收拾牠……我們不要這些！」

也許因為緊張，也許因為憂鬱，所以他的額上淌汗，他的頰上流淚。叫了之後，他縮攏頭頸，望四面觀望一下，好像恐怕被人毆打一般聳了一聳肩膀，然後閉了眼睛從新叫喊起來：

「打！打！」

「在別人看來，或許我也是和他一樣。」看了這個農夫，埃夫賽獨自的想。對於這個渺小的人間，覺得有點滑稽，可是在他心裏，立刻引起了對他——和對於自己的同情。

他看見了面熟的，老是埋怨他人的門房，誠實而哀愁的教會的管事克里米奇的生滿了鬍鬚的愁容，少年浮浪人的飢餓着的臉嘴，怯卑的鄉下人的窘態……更在這些姿態裏面，他看見了驅使他們，指示他們，使盲目地服從自己的意志，而在他們心裏注入自己毒素的那些狂人。他明白地知道，這些可憐的人們也是和他自己

「樣，生息在恐怖束縛裏面，而沒有解脫這些束縛的力量。——祇要一個強者，就可以支配他們，就可以使他們戴為新的專象的奴隸。他和他們之間，隔着一層玻璃，所以他可以居高臨下地俯視他們。他的眼睛發出光輝，一切的一切，好像已經非常的明白。於是一種一半憤怒一半怨恨的感情，使他覺得痛苦起來。」

在羣衆當中短小的薩魯平跑來跑去，他走到梅爾尼科夫身邊，扯住他的袖子，和他鬼鬼祟祟的說了幾句。格林科夫很快的旋轉身來，看了一下車子角上的那個戴着無邊帽子的青年。——他已經站起身來，皺着眉頭，走了出去。埃夫索緊緊的跟在他的後面。這時候梅爾尼科夫已經走近車廂，用他巨大的身體攔住出口，高聲喊道：

「脫帽！」

年輕的很快的旋轉身來，望其他的一面出口走去。那一個薩魯平站着，用他尖銳的聲音呼喊：

「不脫帽的就是這個東西！我認識他，……這傢伙是製造炸彈的犯人當心！」

薩魯平手裏，捏着手鎗，好像拿來防禦自己一樣。停車場上擠滿了人，附近立刻混亂起來。

「……帽……啊，爲什麼這樣呢？」一個女人用尖聲說。

大家混在一起，塞住了道路，凝視着這個變成狂人一般的捲髮的青年。

「打你滾！」他高聲的喊着，走近了薩魯平的身邊。偵探向後一退，躡了一下，望後倒下來，他用一手撐在

地上，一手望前一伸，立刻發出了兩聲的鈴聲——玻璃窗發出了格格的声音，一瞬間好像什麼都死了一樣。忽然，一個斷乎的聲音像驚一般的說：

「卑劣的東西！」

鈴聲又震動了空氣。

「嗚——」薩魯平喘着氣，好像向誰行禮一般的擡頭，倒下去。

周圍靜寂得很。格林科夫縮進了頸項，坐在角子上想。

「他或許會打我吧……」

這種想頭，好像絲毫不能喚醒他的情感。他用陰鬱的眼光，將周圍看了一遍。青年站在電車車門降口旁邊，於是梅爾尼科夫擦過袋去寒身體，一步步的走去。薩魯平的臉孔伏在地上，絲毫不能顫動。

「我來收拾你——好，滾過來！」在昇降口發出了一個嚴厲的聲音。可是梅爾尼科夫卻就是連近身去，鎖住了那青年的胸口，將他拋在地上，好像怒吼一般的說：

「打死這傢伙！」

這發手鎗的聲音，繼續的響了幾下，於是發出了一種鈍重的打擊一般的聲音。不知誰，嘆了口氣，好像與兒哭泣般的呻吟起來。

音說：

「啊……打這傢伙的頭……啊……啊……」不知那個用沙喉嚨說夾在中間，一個歇斯得里一般的聲

音說：「將這傢伙一片片的撕碎了放起來……他們的時候過去了……今番是我們的……是我們的時

候……可是，在這些一切喊聲的對面，突然的發出了一個充滿了侮蔑的絕叫：

「混賬東西！」

滿法抑拖着戰慄的腳，埃及賽倫倫的走到身障口前面，從那裏，觀望着那些正在蠢動着的羣衆，彎曲着背脊，舞動着手臂，他們帶喘帶噓，好像一條蠢動的蟲類，在路上盤旋。他們將已經打得不成模樣的青年，拖在鋪石上面，或者腳踢，或者在他臉上踐踏，有些抓住了頭髮手足，一時的向着各方撕扯，滿身鮮血的身體，變成非常柔軟，好像粉担的人形一樣，伏貼地倒在地上。繼續的毆打，使他漸漸的失去了人類的形像。人們爲着使他成爲工具，努力地揮着棍棒。瘦小的農夫，蓄意的要想打破他的頭顱，他用一腳踏在他的頭上，嘴裏喊道：

「啊啊……啊啊，現在是我們的時候了。」

他們工作完畢，於是一個個的從車道上面退了下來。一個癡面的徒弟，在他毛皮外套上面揩了揩手，似乎獲得了一些什麼似的尋問。

「那東西的手鎗給誰拿去了？」

人聲裏面都是帶着疲勞，可是，人行道上，在街燈下，忽然發出了一陣愉快的笑聲。

「放屁！——我是第一個，他擲下來的時候，我就在他嘴上狠狠的打了一下……」一個被人取笑的辯解似的說。

「第一個動手的是馬夫米哈伊洛——他跳上去，我也竄了上去。」

「米哈伊洛的脚上被打了一鎗吧……」

「祇要骨頭不打碎，有什麼要緊呢……」

他們看見了血，好像大胆起來，用着他們貪慾的眼光，好像期待似的望了望。

街路中間，鋪着一團不成形像的黑塊。鮮紅的血，從鋪石縫裏流開。

「那裏，牠們是這樣的了。」埃夫賽望着鋪石上面紅色的斑點，獨自的想。在紅黑色的，似乎顫動着的煙霧

裏面，映出了一個梅爾尼科夫的容貌，——似乎非常疲勞，他用低聲問道：

「那樣的，——將那傢伙殺了！」

「唔，真是快得很……」

「今天早上，他也殺了三個。」

「那是爲着什麼？」

「他說了些照例的話——站在舖石旁邊，他對羣衆講話，於是却新在他肚子上面打了一鎗。」

「我問爲什麼要這樣呀？」埃夫賽反覆一遍。

「他們欺騙了民衆……宣佈了假造的宣言……對於民衆一點沒有好處……」

「那都是沙夏想出來的。」格林科夫確信地說。梅爾尼科夫搖了搖頭，望着自己的手，好像醉了一般地說：

「不論什麼時候，總有人搗鬼的……薩魯乎死了……」

他走進車廂，俯在薩魯乎身上，將她抱了起來，朝天的放在坐席上面。

「死了……在那裏着了子彈……」

埃夫賽在他臉上尋了一下，自己用啤酒瓶將他打了的疤痕，已經不能發見。在他右眼下面，留着一個紅色的
的小孔。格林科夫的視線，和他一切的通知，好像吸住一般的不能和這個小孔分開，在此，他發生了對於耶科夫
的同情。

「你也帶着手鎗？」梅爾尼科夫問。

「不。」

「那麼這一支給你吧……那是耶希加的。」

「我不要……我又沒有用處……」

「現在，我們都是必要的。」梅爾尼科夫說，將手鎗塞進埃夫賽的袋裏。

「對啦，他是耶希加，可是，今後，他是永遠地沒有的了……」

「我給他做禱告吧。」望着同樣的死面，埃夫賽想。薩魯平緊緊地蹙着眉頭，眼睛裏面流露出憂鬱的表情。黑色的口鬚向上面，遮住了他的上唇，好像帶着興奮的樣子，從他半開半闔的嘴巴，似乎現在都還可以聽見他說得很洪的聲音。

「不走幹嗎？」梅爾尼科夫說。

「那麼，他怎麼辦？」埃夫賽問，好容易方才將眼光和薩魯平分離。

「警察會來收拾的吧，打死了的又不能帶了走的，——法律不許可的。到什麼地方去呢？好好的鎮靜一下吧……今天什麼東西都不會吃過……已經三日三夜吃不下……睡不着了……」他深深的嘆了口氣，似乎很憂鬱地說。「我一定會被人家使我睡的地方……在那耶科夫睡的地方……」

「大家都會給沙夏害死的！」埃夫賽在牙齒縫裏說。「我們都是精神上的瞎子……」

不看周圍，他們儘是望着前面走去。不論誰，都在談論他們所做的事情，這些，都是好像喝醉了酒的聲音。

「正義究竟在那裏？」梅爾尼科夫問，好像撫摩空氣一般的將手伸了出來。

「可是他們已經打死了兩個人，你想……」埃夫賽好像傳聽着自己的思想一般地說。

「今天一定有許多被打的……」

「爲什麼沙裏要惹出這種事來呢？」

「我也不歡喜他……」

「他一定會被人打死的。」埃夫賽用激怒的口吻說。

梅爾尼科夫沈默了許久，忽然捏着拳頭在空中揮了一下，決然地說：

「已經够了！我犯的罪已經多了！伏爾加河對面，我還有一個叔父，已經很老了。在地球上，我祇有這個親屬。

到叔父那兒去吧！現在是喪葬家……年輕的時候，因爲這假鈔票坐過牢……」

暫時沈默了一下，忽然低聲的笑了出來。

「爲什麼？」埃夫賽抱怨一般的問。

「記性真壞……叔父已經死了……在三年之前……」

不使人家注意，他們偷偷的走進了一家熟識的酒家。埃夫賽站在門口，留心地將裏面望了一下，於是嘴裏

支吾地說：

「這裏也是人……我不進去……」

「進去吧，一樣的。」梅爾尼科夫說，抓住了他，「一個人乏味得很……而且有點害怕……不這並不是恐怕被人家看出，被他們打死……不過，心裏老是這樣的跳……」

他們不進平時同僚們集會的房間，而揀定了一個普通的坐位。這裏坐着許多的人，可是一個都不會喝醉。不過聲音裏面顯然地帶着興奮。埃夫賽照例的聳起了他的耳朵，可是關於沙夏的事情依舊充塞了他的頭腦。被最近的印象所混亂的頭腦，這時候從新因為對於沙夏的憎惡而興奮起來……

「那東西完全使我破滅了……完全地……」

死了的薩魯平的陰暗的形像，在他心頭浮映出來。還有那個被殘踏了的捲髮的青年，他好像半睡一般的細着眼睛，將人們望了一遍過去的一切，好像是不連續的噩夢。梅爾尼科夫勉強地喝着酒，低下了頭。

離開他們不遠，坐着三個客人。他們穿着時式衣服，插着漂亮襟飾，很愉快地在談話。

「他們巧妙地利用了沒飯吃的流氓們的騷擾，拿來當做現在還不能讓民眾自由的證據。可是，你得知道——這些暴徒，不是今天昨天之內方纔產生。他們，什麼時候都有，不過，他們上面站着所謂官府！他們，被法律緊緊地管着那麼，現在爲什麼又許可他們一切慘酷的行爲呢……」

他好像誇耀一般的望四面看了一遍，於是自己回答着說：

「這就是對我們表示，你們要自由嗎？那麼這便是自由的好處。所謂自由，在你們祇是掠奪，殘殺，和一切野

雲的殘骸」

「聽見了嗎？」埃夫賽向梅爾尼科夫問：「這不是沙夏的計畫嗎？」

那人的情熱的言語在他心裏引起了靜靜的希望。

「大概沙夏不至於永久勝利的吧……」

梅爾尼科夫於是將他陰氣地看了一眼什麼也不回答。

擔憂的青年站起身來，將火酒的杯子在空中擲了一下，繼續地說：

「當然，這是他們的奸計！我們應該反對！但是善良的百姓所必要的東西。我說，我們對於漸次地緊張起來的不合理生活應該嚴重地防禦……自由是理性的女神！我們的血已經流得够了！我提出抗議！自由萬歲！」

聽眾叫喊起來，有的在地上頓了幾腳。梅爾尼科夫望着說話的人，獨自的說：

「傻瓜！」

「可是他所說的是真理呢！」埃夫賽阻住了他。

「這些話是從什麼地方聽來的？」偵探隨便地問着，慢慢的喝乾了一杯啤酒。

對於這個鈍重的偵探，埃夫賽很想對他說明他自身是個傻子，而祇是支配階級訓練了的走狗。可是，正在這個時候，梅爾尼科夫抬起頭來用他使人難受的那雙大眼睛，在埃夫賽臉上看着。於是，用他濕潤的低聲說：

「總而言之，埃夫賽因爲我在牢裏的時候有過一種經驗，所以能够使我那樣的難堪……」

「不要緊！」埃夫賽說：「不要妨礙了他們的話。」

在鈍重的聲音裏面，聽出了一種透徹的，故意做作的聲音：

「你們聽見了嗎……他說是女神呢，可是，在我們俄國，女神祇有聖母瑪麗亞一個……可是現在，這個縮毛的小子竟敢那樣的說了。」

「趕他出去！」

「閉了你的鳥嘴！」

「不，實在，尖酸得很！假使我們已經有了自由，那麼各人都該有了他的權利……」

「聽見了嗎？這些縮毛的傢伙，在街上，鬼混，說道這是反抗他們的背叛，嘴裏說着權利，而將民衆毆打——可是，我們俄羅斯的正教信徒，那是對於那些事情，一句話都不能講的……這是自由嗎？」

「又是吵架！」樞林科夫似乎不安地說：「在他們裏面，或許又會打死人的……我走了……」

「啊啊，你是這樣的人！」好走吧，那些討厭的傢伙，不過，這不是和你一點關係都沒有嗎？」

梅爾尼科夫將錢丟在桌上，低下了頭，遮住了他容易被人認識的容貌。

街上，很暗很冷，儘可能的放低了聲音，梅爾尼科夫說：

「我在牢裏的時候，那時候是因爲在工場裏被砍死了一個工頭——聽見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大家和我說，被殺了人，要處徒刑，預審判要這樣說，憲兵也是——那樣的時候……我還是年輕，什麼充軍，什麼徒刑，當然都不願意……可是，我還狠狠的哭了幾次……」

他用狗吠一般的音調啾啾起來，於是放慢了腳步繼續的說：

「獄內典吏助手的亞克賽·瑞克西米奇——那是一個誠實的老人，他非常的愛我，對於我的事件，表示了真正的悲傷。他說里耶平——對啦，我的本名是叫里耶平的，——兄弟，你很不幸……」

他的聲調漸次的單調而憂鬱起來。埃夫索聽着這種故事，好像將他帶進了一個陰慘的仙境。

「他走到我的地方，」我說，「他說：『想要使你走進善良生活，照你的罪，當然非充軍不可，可是，你有可以避兔的法子，就是你得担任一次殺人。這裏，有一個政治犯人，已經受了死刑的宣告，依據法律，祇要牧師出席，祇要他在十字架，上接一個吻，就可以處決。一切都停當了。』於是我說：『假使得了政府的許可，假使我因此可以免罪，那麼我就殺死他吧，可是，那種方法，我全不知道。』……『不，那是一定可以給你練習的。』他說，『在我們這裏，也一定有些知道的人，可是大家都麻痺了，誰都不幹。』這樣，有天晚上，我被帶了出去，——那也是在牢裏——將破布裝進麻袋，用繩子縛了，造成一個人頭的樣子，再將這袋子掛在鈴上，於是我就這樣墮了。第二天早

上，我嚙了半瓶火酒，帶到院子裏面，那裏站著許多金鎗的兵士。我看了一下，刑台已經完全弄好，這就是所謂絞首台了。此外，還來王許多的官員，……這一天恰恰很涼，那是在十月裏的時候，……我走上刑台，地板顫動起來，脚下好像嚼牙齒一樣的格格地響。我的心裏非常難過，嘴裏說着：「再給我喝些火酒，否則怪害怕的。」於是，他們給我喝了，將瓶口帶了出來。……

梅爾尼科夫開始咳嗽，用手擋住了自己的頭頸。這時候，埃夫賽緊挨着他，要想和他合配了步調。可是，他的視線，祇是望在地上，不敢注視前邊。

「一看，」那是一個強壯的漢子，好好的站著，不斷的向上的摸着他的頭髮。我一面替他打扮，一面和他說了許多說話，可是，這些都是祇能使他難堪。簡單地講，他對着我，靜靜地說：「當心些！兄弟，……」但是，他的臉上，一點都沒有生氣的樣子。對啦，……當牧師給他十字架的時候，他說：「請你不要替我勞心，我是不相信的……」還有，他的樣子，好像對於今天明天，或者許久之後，總之，在他死了之後到來的事情，好像完全知道。……後來，我總算胡亂的將他送了，可是，這時候，我的身上發抖，兩手硬直，兩腳難軟……總之，我覺得非常的恐慌。可是，這都是因為他的原故，對於死，他那樣的鎮靜，正像一個死的支配者一樣……」

梅爾尼科夫閉了嘴，吐了兩口唾沫，於是加緊了步伐。

「還有呢，……此後，埃夫賽用英語一般的低聲說……」

「對，我將會發死。於是，事情就是這樣的完了……不過，此後要講的，就是以後聽到殺人或者看到殺人的時候，總要想起這個漢子，因為我想，祇有他一個，纔是真正知道真理的。所以，他一點都不怕……明天怎樣，他知遷德非常清楚……」此外，什麼人都不知道……「噢，埃夫，今天到我那裏去吧，睡在我那裏，好嗎……」

「好！梅爾尼科夫非常低的聲說。」

這個提議，使他非常歡喜。——在這種黑暗裏面，經過了這許多街道，他已經不再願意回去。他的心裏非常難過。骨節裏面，感到了鈍重的壓迫。好像，不去越上行走，而是變質的，好像疲倦了。般的，在那路裏飛行。好傷，他的胸背，他的腰腹，受着不能避免的壓迫，而在向着前方極險的陷陣，向着無言地約束了的地下，一步步的陷沒下去。

「好，決定了。」梅爾尼科夫說。『你倆人實在太冷靜了。』

『你將測算那東西收拾了吧。』差淡淡的，不妄安面，埃夫說。

『這是什麼話，你。』梅爾尼科夫回答，『你必定以為我是歡喜那樣的殺人的吧，在那裏，他們和我談過兩次，要我再殺兩個。仔細說，一個女人，一個學生。可是，我都拒絕了。假使，我答應了，那麼以後不僅一個，我非處理兩個不可。被殺的，當然儘有……永久抓不完！』

『常常有……』

「看時候的。有時候，每晚上有兩三次……對於那些，是沒有法子防禦的。我又不曾祈禱，句子都忘記了……你講告嗎？」

「我還記着呢……」

他們走進院子，經過了一條很長的路。在石頭木板上磨練了幾次，方才走下了一個階段。格林科夫沿着牆壁，一步一步的走去，好像這個階段永遠沒有盡頭。好容易，走進了偵探的屋子。當他從方才點了的洋燈下面觀察的時候，他看見了各色各樣的紙花，和許許多多的畫片。牆上，差不多貼得沒有空處。白色的垂幕對面，擺着一張很闊的床，對於這間使人引起好感的房間，埃夫賽覺得，這暗探也和他同樣的好像是一個外來的客人。

「這些，都是我的女朋友給我弄的。」脫了衣服，他說：「可憐，她很遠地去了。憲兵的騎兵曹長，將她帶着走了。我真不懂，那傢伙是個白頭老人，越呢，生得那樣漂亮。一天，她竟這樣的走了。逃走的妻子，還已經是第三個了……好，睡吧……」

他們並排着睡下。埃夫賽覺得，好像床陷了下去。——一點一點的向下，在他差不多覺得氣悶起來。當那偵探繼續地談論他的故事的時候，好像一個夢魘一般的東西，突然的壓在他的心上。

「她叫做奧爾伽，那最後的一個……奧爾伽……」

「什麼奧爾伽？」

「對奧爾伽！爲什麼這樣問？」

「沒有什麼……」

「那真是巧小玲瓏的女人！她常常藏過了我的鬍子……當我問她：『奧爾伽！鬍子呢？』的時候，她總是說：『你尋，你不是一個偵探嗎？』她歡喜打趣，可是，心活得很！積不留心，她便和人勾搭起來。我不捨得打她，因爲她的身體很弱。所以，我祇是扯了幾下她的頭髮……」

「啊，」埃夫賽用低聲叫：「叫我怎麼辦呢？」

他的關係沈默下去，過了一會，用低聲傻傻地說：

「我也常常這樣的呻吟着呢。」

埃夫賽將頭埋進枕上，好像想將衝擊上來的悲感嚼碎一般緊緊地咬了一下牙齒。

埃夫賽醒來的時候，明白地感到了一種秘密的決意，好像一根闊幅的腰帶，緊緊地縛住了他的胸口。好像在這帶的兩端，有人緊緊地牽着，不問情由，將他胡亂地拖去。想要根究這種原由，也會適用了他笨拙而卑怯的頭腦，可是在他心裏，同時還帶着一種不願使他明瞭的感情。梅爾尼科夫已經換了衣服，洗了臉，坐在茶爐旁邊。可是，頭髮還是很亂，好像牡牛一般的嚼着麵包，慢慢地說：

「你睡得很好……我睡了一刻，就醒了……旁邊不是睡着一個人嗎？我明明知道，與爾伽已經不在這裏。可是在那時候，却忘了你的事情，於是我想或許是『那人』來了，睡在我的旁邊……想要取一點暖……」

他忽然哄笑出來，自己也覺得狼狽，繼續地說：

「不，這是真的，我真的這樣想呢……後來捻了一根火柴，將你看了一下……的確，你的身體不好，臉色青白得很，好像……」

咳嗽打斷了他的說話。但是埃夫賽覺得，梅爾尼科夫是在將他和他自己比較，於是他想：

「拉赫沙也會說過，我或許會自殺的……」

這個連續，使他吃了一驚。突然，他自己覺得，近來的他常常想將自己拋棄在曖昧模糊裏面。一種決心，在他心裏成長起來。於是，他激動地想在自己心裏，喚起一種希望，一種能夠鼓勵自己，能夠隱蔽這種不可避免的決心的希望。他問：

「幾點鐘了？」

「十一點……」

「這樣早？」埃夫賽說。

「唔，還早。」梅爾尼科夫將他的話語確定一句，兩個人都沈默下去。過了一會，梅爾尼科夫說：

「我們兩個——聽住吧……怎樣？」

「我不知道。」埃夫賽說。

「什麼不知道？」

「將來怎樣……」想了一下，埃夫賽說。

「有什麼怎樣呢！……你很靜，又不喜歡講話……我呢，也不過偶然歡喜講話……每逢苦痛的時候，我就歡喜多講，否則，我總是沈默着的……去問人家，那麼這個這樣，那個那樣，第三個又有了別的主見……一點結

果都沒有的，他們祇多了些說話，真的事情一點不懂……」

「對。」埃夫賽不甘沈默，胡亂的應了一句。

「非幹一下不可。」他鼓勵自己，突然的決意起來。「第一，先要收拾了沙夏……」後來怎樣，他是不願想了。於是，向梅爾尼科夫問：

「出去走走吧……」

「去上差。」偵探隨便地說。

「我可不上衙門去了。」埃夫賽堅決地說。

梅爾尼科夫摸了一下鬍子，將食器推開，兩手撐在桌上，用沈思一般的低聲說：

「我們的差使愈難辦了，大家都要暴動——可是，誰是真的暴動呢？我非打聽出來不可……」

「最大的惡人，最大的惡漢，我知道。」埃夫賽說。

「你在說的沙夏吧？」偵探問。

埃夫賽並不同答，獨自的開始他的活動計劃。梅爾尼科夫再向他年輕的同僚問：

「那麼，我們同住吧。」

「啊啊……」

「你今天將東西搬來嗎？」

「我不知道……」

「可是你打算睡在這兒吧……」

埃夫賽想了一下說：

「是的。」

偵探走出之後，埃夫賽跳起身來，將室內望了一遍，籠罩在異常的疑惑裏面，他覺得戰慄起來。

「他假使將我鎖在這裏，去告訴了沙夏，那麼他立刻會派人來抓我……我非從窗子裏逃走不可了……」

他走到門口……房門不會上鎖，稍稍覺得安心，可是仍舊獨自地想：

「這樣的還能活下去嗎？誰都不能相信……」

他不動地坐在桌子前面，運用全般智力，想要找出一個自己沒有危險而能使敵人跌入陷阱的方法。後來，他終於想好了一個法子。「想個法子，將沙夏從衙門裏面引誘出來，一同走到路上，當他遇見許多羣衆的時候，那麼高聲的喊道：『這是偵探，打死他！』這樣，他一定會做那個捲髮青年的第二的。可是，假使人們對付沙夏不像昨天對付那個化裝了的革命家一樣，那麼我埃夫賽第一非做一個榜樣不可。我得和昨天薩魯平幹的一樣，可憐，當然非打得很準確不可。對準了他的肚子！」

格林科夫覺得大胆起來，很想立刻實行他的方法，但是，薩魯平的回憶，使他貧弱的計劃挫折起來。他反復地想：

「他是我害了他的。」

埃夫賽不想着備自己，可是，一根秘密的線索將他和那個黑鬚的偵探連結起來，他想，這根線索，總得想法子切斷了的。

「和他，連永訣的話也沒有，現在不知他在什麼地方……」

他穿了外套，在袋裏裝着了那支手鎗。對於這種武器，他感到歡喜，覺得胆壯起來，於是，大踏步地走了出去。可是，走到保安局附近，他的元氣逐漸消沈，勇氣漸次的消散，後來終於喪失了全般的力量。當他走過橫街，遠望着街頭的那間陰氣的屋子時候，他覺得非找出薩魯平的屍體，去和他永訣一下不可的了。

「我累了他！在自己面前，他想替他自己辯護。於是，很快的轉了個灣，向着這條路上走去，和他的目的是離遠了。」

「我非將他殺掉不可……」

可是，同時，在他心裏漠然的起了一種感想，覺得在自己心裏已經成熟，已經支配了全體，而且，祇有這種方法，纔能指示自己逃出這種可怕的混亂的——那種不平的決心，已經是不能避免的了。

在幾小時之內，他熱心地向各處警區打聽薩魯平的消息。傍晚，方才知道了尸首安放的地方。這時候雖則已經不能去了，但是他心裏覺得滿足，儘快地跑了回去。

因為梅爾尼科夫不曾回來，所以埃夫賽獨自的在大床上睡了一夜。每逢反側的時候，床前的垂幕搖動，潮濕的空氣盪漾進來，床也是格格的發出一種音響。房間裏面，非常燠悶，他一動也不動地躺着。老鼠出來，發出微細的聲音，打斷了他關於耶考夫和沙夏的回想。但是，這種回想的間隙裏面，埃夫賽好像看見了一種圍繞在他的周圍，而靜靜地張着巨口的赤色的空虛，他心裏的空虛，也好像要和這種空虛融合起來。

早上，在一處大院子的一隅，他早已站在一所屋上有個十字架的門房前面。一個白頭髮的駝背門房，走出來說：

「這裏有兩具尸首，——一個已經知道，可是其他一個還是不會明白。立刻就要搬到墓裏去埋了，將那不明白的。」

埃夫賽看見了薩魯平陰暗的容貌。面色有點帶青，此外沒有什麼變化。傷口已經洗淨，變成黑色，瘦小的身體，脫了衣服，好像燈籠般的絃線一般直挺挺地躺着。褐色的兩手，組在胸口，臉上帶着怒容，好像在問：「你來幹嗎？」

埃夫賽和他並排橫着一個身上佈滿了紅，青，黃色斑點，而完全失去了人形的尸體。不知誰，在他頭上遮了一束淡

青和白色的花兒。埃夫賽俯身一望，看見了露出了的頭蓋，血染了的頭髮，和撕碎了的耳朵。

「那邊的一個，好容易方才查明了，頭部差不多已經沒有，可是確實的地方已經知道的了。昨天來了兩位女人，在他那種無常的姿態上面，遮了一束鮮花。——還有一個，到現在還一個不知道……」

「我知道。」埃夫賽說：「他是耶科夫·薩魯平，是保安局的偵探。」

門房凝視着他，搖了搖頭。

「不，那是合不來的。警察也說，他叫薩魯平，可是這裏的事務所去問了保安局，那裏說絕對不是。」

「可是，我認識他。」埃夫賽好像感到侮辱一般的說。

「但是保安局說不知道有這樣的人，那邊沒有這樣的探員。」

「那是謊話！」埃夫賽興奮起來，生氣一般地說。

走進兩個青年，向門房間

「身家不明的在那裏？」

「這個。」駝背將薩魯平指了一下，對埃夫賽說：「要看嗎？」

格林科夫走出院子，給了門房小費，頑固地說：

「不論怎樣說，他總是薩魯平。」

「就這樣？」老人說着，將背脊跪了下去。「假使真的，那麼別人當然也能認識，昨天來了一位偵探，聽說也在打聽死火，可是對於那人，他說絕不知道。那麼那個偵探爲什麼要說不知道呢？」

「那是怎樣的人？」埃夫賽問。

「唔，一個禿了頭的，講話很客氣的胖子。」

「那是索洛維青夫？」埃夫賽心裏想着，默然地看他們，將蒼白的薩魯平尸體裝進了一口粗糙的棺材。

「這傢伙放不進。」一個年輕的說。

「把腳彎轉來，畜生！」

「那會蓋不上蓋呢……」

「側轉來……讓他側着睡……來。」

「真傻，這樣年輕。」老人靜靜地說。

捧着尸首頭部的青年從鼻子裏透了口氣說：

「這是偵探費多爾伯伯！」

「死了之後，那便是死人了，還有什麼呢？」陀背走近身邊，好像指教他們一般的說。

年輕的一聲不響，將褐色的尸體勉強地塞了進去。

『你們爲什麼這樣笨呢，另外去拿一口吧。』駝背性急地說。

『一樣的。』一個青年說。其他一個補充着說：

『這是頂大的了。』

埃夫賽走了出來。在他心裏，感到了一種壓碎心靈一般的侮辱。可憐的薩魯平！他想駝背對於年輕人的談話，明瞭地可以聽見。

『那人有點奇怪，……跑來就說：「我認識他。」他一定爲着這人的事情而在操心呢……』
兩個青年差不多同時的說。

『他一定也是偵探……』

『所以和我們那樣說呢。』

格林科夫很快的跳上了馬車，對馬夫說：

『快走……』

『往那兒？』

『直去……』

鈍重的憤怒，牢牢地壓住了他的心胸。

「好像死狗一般的去埋了……誰也不理會他……將來，我也會和他一樣的吧……照樣地……」
家辰在旁邊很快的飛過……玻璃窗發出亮光，人們很快的走過……但是埃夫賽看來，這些都是毫無關係的事情。

「今天，我一定要收拾沙夏了……立刻到他那裏去打死他吧。」他堅決地想。
但是，一瞬間之後，他重新尋覓理由。

「這是不得已的事情……結果，不論怎樣，在我依舊是一樣的……」
他跳下馬車，走進一家俱樂部去。這裏，雖則不像別處一般頻繁，但是，這也是沙夏常到的地方。他站在平常偵探們集會的門口，獨自的想。

「一看見他，立刻就開鎗……」

用他戰慄的手，將門敲了幾下。袋裏摸着手鎗，癡然的等着。

「是誰？裏面有人問。」

「是我……」埃夫賽說。

房門拖開一條細縫，露出了索洛維育夫的一只眼睛。

「啊啊，偵探吃驚地喊：『他們說你被打死了呢！』」

「什麼？那有這種事。」格林科夫除了外套，攔住了他。

「知道了，關了門……對啦，聽說你和梅爾尼科夫在一起……」

他咬了一片火腿。從他厚實的嘴唇，祇能說出一些很慢的言語。

「那麼，你和梅爾尼科夫一起走着的事，不是真的？」

「真的，有什麼不可以呢？」埃夫賽問。

「還好，你還活着……可是他運氣真壞，昨天我還看見他的……」

「在那裏？」

偵探說出了一個埃夫賽住過的病院的名稱。

「爲什麼在那裏呢？」埃夫賽隨便地問。

「那是有原故的……一個哥薩克騎兵，用佩刀在他頭上砍了一下，而且用馬蹄將他踏了一會……爲什麼這樣，誰都不知道。他就是那樣的倒了下來，醫生說已經沒希望了……」

索洛維育夫在小杯子裏倒了些酒，迷着眼睛，將牠喝了下去。於是向埃夫賽問：

「總之，你躲在什麼地方？」

「我決不躲……」

「可是，你不是什麼時候都在躲來躲去的嗎？」

不知在那裏廊下，敲碎了一只盤子，埃夫賽嚇了一跳。——他忽然想起，外套裏面的手鎗，不會拿出，於是站了起來。

「沙夏好像發瘋一般的在罵你呢……」

埃夫賽心裏，好像看見了一陣紫紅色的煙霧籠罩着的月暈。——於是，使他想起了不論什麼時候總是呼嘯他人的沙夏的聲音，和他瘦骨稜稜的黃色的手指。

「他到這裏來嗎？」他向索洛維育夫問。

「我不知道……爲什麼？」

索洛維育夫的臉上發出光輝，似乎是非常的得意。他堆着笑容，聲音裏面流露着上流人特有的親切。這些，都是極度地引起了埃夫賽的反感。

沒有連絡的斷想，相互反撥，相互追逐，在他腦裏角逐起來。

「你們這些都是卑劣的傢伙……梅爾尼科夫很可憐……這個大肚子的王八爲什麼要說和薩魯平不認識呢？爲什麼？」

「你看見了薩魯平？」他高聲地問。

「誰？」索洛維育夫說，聳了一聳眉毛。

「你不是知道的嗎……那躺在病院裏的尸首……你不是親眼看見的嗎……」

「對啦，對啦……爲什麼你要這樣問？我的確看見的！」

「那麼你爲什麼和那邊的人講不認識他呢？」埃夫賽嚴酷地問。

老人似乎非常爲難，抬起他的禿頭，取笑一般的問：

「什麼？」

「爲——什——麼？」埃夫賽將自己的責問反復了一遍，比較和緩地說。

「這是不用你知道的。喂，好好的記在心裏！我可以原諒你的愚直。而且可以和你說，我們用不着你這樣的呆人。這些東西，我們不認識，不知道，也沒有用處……這個，和方纔說過一樣，你要永久的記住的……好好的記住，不要胡亂地講……」

索洛維育夫的兩只小小的眼睛，好像銀幣一樣的冷冷的發出了光輝，他的言語帶着邪惡——差不多可以說帶着冷酷的響聲，他用粗大的手指，裝了一下嚇人的樣子，嘴裏裝着嚴厲的表情，可是一點都不能引起敬畏的情緒。

「誰都一樣，埃夫賽想，『都是卑劣的東西……他們都是一黨的……』」

他很快的跑到外套的地方，拿出手鎗，對着這個偵探，威嚇一般地說：

『妳怎樣？』

老人好像很大的污物一般的纏成一團，從椅子上面滑了下來，一只手捏住椅腳，一只手乞憐一般的伸着，用可憐的聲音說：

『噫……請……不要……不要……請你饒了……』

埃夫賽將按在機上面的手指漸漸着力，因為緊張，全身戰慄起來。

『我離開這裏……明天要結婚的……我立刻離開……下去不敢了……』其他一個偵探，用害怕的聲音說。下巴上面，還是發着油光，胸口的桌布，窸窣的在那裏發抖。

手鎗不會發火。埃夫賽的手指有點疼痛。一陣劇烈的驚愕，支配了他的全體，他覺得呼吸急促起來。

『我可以給你錢，』索洛維育夫低聲說。『我什麼都不講……我一定保守秘密……不論什麼時候……』

埃夫賽舉起手來，將手鎗拋在他的面前，拿了外套，一溜煙地跑了出去。

兩個微弱的聲音，在他背後響着……

『噢噢……噢噢……』

這種聲音，好像兩只水蛭一般的咬住了他的心靈；劇烈的恐怖，用牠瘋狂一般的力量，使他拚命的逃走。水蛭不斷地追在他的後面——這時候，他覺得許多羣衆，沒有聲音地追在他的後面，細長的，貪婪的手指，好像就要抓住了他的喉嚨。這些追跡的人們，好像^在和他作弄，又像是在對他嘲笑。他們一會子出現，一會消滅。他僱了馬車，坐了一會，跳下身來，走了幾步，從新僱了馬車——可是，他們，還是追在後面，雖則不能看見，但是這些不能看見的敵人，反而使他害怕。

當他看見前面黃色樹林的時候，方才覺得鎮靜起來。許多樹木，向他伸長了沒有樹葉的枝幹，他很快的走進裏面，沿着森林，走下了一處豁谷。在那裏，他在^一根草都沒有的沙灘上面，坐了一會，站起身來，從新帶喘地望着前面跑去。不久，他在森林裏面，發見了一塊空地——他聳着耳朵，輕輕的走了幾步。前面，是鐵路的堤防，後面是一帶疏朗的森林。樹木非常稀少，裏面露出了灰白色的人家。

他很快地回轉，沿着豁谷，從新揀着密生的樹林裏面前進。

「他們要拿捕我吧！這種思想，塞住了他的心靈，他的身體覺得硬直起來。」不論怎樣，他們一定要捉我的，……一定在那裏找我吧，……或許會追到這裏來吧，……」

經過森林，傳來了一種微弱的鐘聲。這種聲音，似乎很近。在豁谷的微明裏面，樹枝好像都在發抖。在他腳下豁溝裏面的冰塊，發出了寂寞的聲音。溪水已經乾涸，祇在河底上面，淺淺的蔽着一層薄冰。

埃夫賽俯下身去，拾了塊冰，將牠塞在嘴裏，從新站起身來，好容易爬上斷崖，將皮帶和褲子的背帶繫成一起，仔細地繫着了一下頭上的樹枝。

「外套不要脫吧，身體重些……那樣可以早一點。」

他的手指發抖，好像想將頭部縮進一級，高高地聳起了他的肩膀。但是，這時候，他忽然想到：

「我不幹這個吧……或許很慢的……」

森林旁邊，火車很快的駛過。樹林發出了難聽的聲音，大地有點震動，樹枝中間露出了蒸汽和煤煙，那些煙雲籠在空氣裏面，好像熟視着下面的人們一般的飛了過去。

田雀飛來，大膽的在鬱茂的樹枝中間啼叫。牠的那種急忙而侷促的樣子，對於埃夫賽的冰冷而害怕的手指，好像賦與了一種清新的刺激。他做了一個圈子，將皮帶掛在樹枝上面，用力地將牠望下引了一下。很快的將褲帶撻合起來，做成第二個圈子，將他套在第一個圈子上面。當他一切做好之後，他深深地歎了口氣。

「好，我得禱告一下……」

可是，祈禱的詞句，已經完全忘記。他想了一會，斷斷續續的句子，確是記了起來，可是，當他未曾整理連續之前，那些斷句重新忘記了去。

「拉胡莎是知道我的運命的……」忽然，這樣的一個想頭在他心中掠過。他將頭套進圈子，一點不害怕。

地靜靜地說：

「神聖的父，神聖的子，依聖靈的名……」

他在地上尊了一脚，高高的揚了起來。耳朵後面，覺得疼痛，頭上，奇妙地感到一種從內部毆打一般的難堪。這樣，他就昏昏沉沉地跌在堅硬的地上，滾了幾轉。他的兩手，牢牢地抓住了樹根，於是，他的頭腦撞了一下，立刻失去了他的意識。

醒轉的時候，他才知道坐在崖下的豁谷上面。胸前，抱着一根絆斷了的褲帶，從他破碎了的褲子上面，看見了淌血的膝蓋。疲倦了的身體，全身都覺得痛楚，酷烈的冷氣，好像是在剝削他的皮膚。

「我是不行的。」埃夫賽絕望地想：「什麼都不成……我什麼都不知道，所以……」

眼裏，淌出了屈辱和無力的眼淚。他朝天的躺在地上，通過眼淚，漠然地望着無限的天空。天上，映出了黑色的樹枝的模樣。

並且，一個很久的時間，受着寒冷和疼痛的苛責，他默然的捲着他的外套坐着。他回想過去，於是，他無意義的生涯，好像充滿了暮秋的金一般的在他身邊經過。這種回憶，斷續的飛過，無情的地踐踏了他垂死的心靈，殘酷的地消滅了他最後的希望。

在他心裏，一種憂鬱的心絃，好像顫動一般的發出了微弱的聲音。這種心絃的輓歌，滲透了他的骨髓。在寒

冷的薄暗裏面，他將柔弱的，病態的地戰慄着的身體，縮成了無抵抗的一塊，而漸漸的接近了堅硬的大地。

沿着森林，火車不時的飛過。森林裏面，充滿了隆隆的響聲，和蒼白的光線。這種光線，飄進樹林裏面，好像是在撫摸樹枝，好像是在尋覓朋友。

光線將他——埃夫賽喚醒了起來。好容易的站起身來，依着光線，望着前面走去。走到樹林盡頭，靠在一棵樹上，靜靜地聽着遠遠的市聲。天色已經旁晚，市街上面茫然的映出了一陣紅光。

遠方，好像吼叫一般的聽見了一種鈍重的聲音。這種聲音逐漸的接近，線路開始震動起來。火車在薄暮裏面經過。等他駛過之後，截斷的暮陰融合起來，一刻刻地暗了下去。埃夫賽很快地爬上線路的堤防，膝頭拄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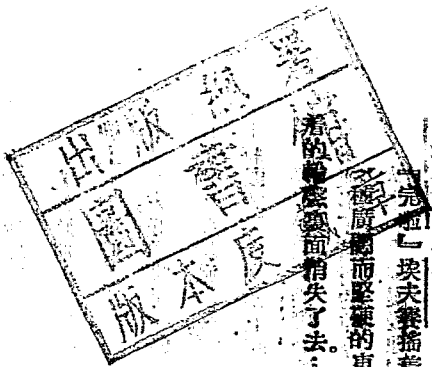
上，將頭頸睡在鐵軌上面。他，緊緊的用外套包住了他的眼睛。

幾秒鐘之後，接觸着線路的鐵軌，使他平靜起來。頭頸的痛楚，也已漸次的減輕。但是軌道逐漸的鳴響，使他全身發出了苦痛的神吟。輕輕地震顫的大地，漸次的在他身體下面活動起來。

火車鈍重地，慢慢地開來。軌道的聲音，衝擊線路材料的規則音響，喘息一般的火車的鼻息，差不多震聾了格林科夫的耳朵。他的周圍，他的內部，都是劇烈地震動，似乎將他從地上震了起來。

他已經不能再等。沿着跳動的軌道，他用尖銳的呻吟一般的聲音喊了出來：

「我已經……完了……一切……一切……」



着的臉龐面消失了去……

一種廣闊而堅硬的東西，撞在他的背上。埃夫賽倒在兩條紅色軌道的中間；微弱的喚聲，在這種隆隆地響

在磨光了的軌道上面，追上格林科夫，火車頭燈的紅光很快地滑了過去。這種光線，一刻刻地加強；兩條軌道，完全變了赤色，在埃夫賽的兩傍，很遠很遠地照着他的前路，淒厲地閃耀起來。埃夫賽的兩側，兩條閃明的線路，好像激流一般的流動。

「完蛋」埃夫賽搖着手叫。

（一九三三年譯，一九四六年重校）

好 細

著 者

M. 高 爾 基

譯 者

夏 爾 森

發 行 人

徐 伯 昕

發 行 者

生 活 書 局

總 經 售

光 華 書 店

上海·重慶
·各地·

版 所 禮 版

版 一 第 後 利 聯 月 七 年 五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版 一 第 月 一 十 年 六 十 三 號 民 華 中

1947
11
4126

101

浮生

